

武俠世界
第37年
26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鐵翼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武林煞星」。蕭延十乃契丹武士，望族之後，跟隨着遼東鐵騎對中原子民「打草穀」，胡虜將中原人民視爲牲畜，恣意燒殺姦掠。大宋與遼之戰，屢戰屢敗，這種民族恨，國家耻，罪魁禍首乃是一些武林敗類爲了一己之私，而使遼東的耶律龍慶有機可乘……鐵翼先生所著的文章，表達了武林志士的愛國情操，熱血男兒的蕭延十非但不是儒弱，而是勇於犧牲的民族英雄。欲知這一班英雄如何化解戰爭的荼毒，請閱本故事。

* * *

本期長篇刊登司空羽先生所著的新故事「飛鷹」、溫瑞安先生撰寫的「金血」續集「紅電」，司空羽先生與溫瑞安先生的著作向來頗受廣大讀友的擁戴，請繼續欣賞新的故事內容。

「風雲龍虎會」下闕本期續刊完，欲知結局如何，請閱。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的「男盜女捕」。

* * *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84.10.5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26期
(總號188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林煞星

民間種族英雄倫理故事/鐵翼·文 可飛·圖

遼東韃子 肆虐鄉邨



大地在抖顫……

長草在搖曳，偶然飛起幾隻烏鴉，帶起了幾聲淒唳，更令這氣氛轉為淒厲。

有幾縷炊烟，也有零落的犬吠聲。

一羣羊，在一個小女孩的吆喝牽領下，回來了。

「青青草，往上長！山羊兒，鬍子長……」

清脆的兒歌，歌聲飄蕩在空中，動中有靜的畫面。可惜，卻有惡魔窺伺着！

這是一羣殺人的惡魔，也是一羣毀滅的殺星。

馬蹄聲震動着地面，致令大地在抖顫……

呼嘯聲，號叫聲，破壞了動中之靜、兒歌、炊烟、村莊茅舍。

然後是哭叫聲，慘號聲……雞飛狗走，豬奔羊突。

全是動，不規則的動，馬匹往來奔馳，火升起了，血光出現了，有人在叫孩子，有人在哀叫，然而，那些猙獰、可怖的殺人者，卻發出駭人聽聞的笑聲，來表示他們野蠻得逞的快意。

還有婦人的掙扎，辱罵聲，有征服者的歡呼聲！

有吵嘈聲，有憤怒的咒罵聲。

「賊(石)敬瑭，狗皇帝……」

長刀落，這個人被砍倒在草地，鮮血迸流，染紅了草地上的長草！

長草搖曳在夕陽下，顯得更淒然，幾點紅濺在葉尖上，直指天空。

有人要衝出這個可惡的殺人圈，他們走，是幾個人，可是他們那能衝出這些惡人的包圍之下。

面前突然飛下一支長箭，將這幾個亡命奔走的農民阻住，顫巍巍的長箭，冷冷的吐出了令人心怵的光芒。

「蠻子，看你們怎樣走……」

「讓他們走，放他們走三百步，然後射……」

「對！走！蠻子走……」

闃然的語聲，是如此的陰狠，也顯示了這些征服者的殘忍，在他們眼中，這些殘餘的村民農民，不是人，而是獵物，同野豬、獐子、花鹿、狐兒沒有甚麼分別，他們該被人殺，被人屠。

人，在絕境中，總得掙扎，即使是萬無一望，也得求，也得去爭取，又何況，這些惡魔已允許走出三百步……走！即使走不出一條生路來，也希望能走出些別的機會來，而憑仗新的機會，或有個生望。

人，向四外走散，拚盡全力。

可惜，三百步，別說他們有強弓弩箭，就算是疾如飛鳥似的駿馬，也走不脫。

空中又迸發了一聲又一聲的叫號，弓矢聲、馬蹄聲，夾雜在幾聲慘叫聲中。

新的血，染紅了新的土地。

新的命債，記上了新的帳簿！

還有一個人……在死死掙扎，他沒有死，但是，讓幾匹馬團團圍住，汗珠在他那毫無血色的臉上流，恐懼的眼神，絕望的，仰頭向天，彷彿是在問天公，為何如此的殘忍，不閑不問這些可惡的殺人兇手。

遠處傳來了幾聲羊咩聲，他痛苦的跪在地上。他希望再看一眼自己新壘成的羊圈，他希望……

胸前一痛，他失望了，又是一陣鬨笑的嘈雜聲中，他不知中了多少兇器的砍斬，他倒臥在鮮血中，慢慢的嚥了氣。

然後，刹那間的寂靜，兇手們已屠滅了、洗劫了一個村莊。

在他們大遼人的眼中，這又算得是甚麼一回事，「打草穀」而殺幾十百個中原蠻子，好似是上天所默許的事……

火在燒，帶不走的東西，讓它們葬身在火海之中，那些大遼的軍士們，圍住了這個大火海在看，看他們的得意傑作，還有在戒備着這些漏網之魚。

他們對屠殺滅絕的勾當，是相當的在行，他們懂得怎麼樣來執行趕盡殺絕的任務。

他們自命為蝗蟲，因此，在這一面軍旗上，繡着一隻展翅的飛蟲！

「片瓦不留，趕盡殺絕」是他們的口號！

現在他們完美地、安善地做完了他們的工作，然後，走了。

時間已是深夜了！

馬蹄踏着屍身而去，有的在飲酒，有的在看……看着這些被毀滅的一切。

偶然有一聲犬吠，一個遼軍，一回身，一抖手……黑暗中祇聽得那狗兒的慘叫聲……漸漸的低下去，表示連最後一隻喪家犬也為他們所殺了。

然後是真正的沉寂了！

「老大，你殺了幾個?」

「才八個，嘿！不過，有個娘們，可不壞……哈哈……」

「不准說話！」領頭的軍官阻止部下的說話，立即一片寂靜，祇聽得馬蹄聲在空間盪漾！

慢慢的，慢慢的……他們來到了一幅平原地，領頭的軍官舉手示意，馬隊靜止了，軍官下馬，四週看了看，說一聲：「在此地宿營！」

好！人，全部跳了下來，很快的，用馬匹圍了個圈子，所有人全打開行包，坐在這圈子之中。

「你們就不能不沾惹那些蠻婦人的嗎？」軍官在訓斥他的部下：「延十，你的箭法是越來越好，可是心事越來越多了，甚麼手軟啦、心不在焉啦，啊！你說……」

那個名叫延十的，給罵得紅了臉，低下頭。

「你說，今天，你殺了幾頭？」那軍官連殺人，也以「頭」來算，看來，他眞的把中原百姓，當作了畜牲！

「我，我，殺了四個。」

「才四個啊，爲甚麼？」

「海哥……」

「別這樣的稱呼，這是在行軍中！」

「是，我，我想退役！」

「你說甚麼？」

「我想了很久，我想退役……」

「你……你敢！你不知這是犯多重的軍法……」

「可是，唉！左尉官，我怕，我再也沒興趣舞刀弄槍，我眞怕我會死……」

「你該記住……」那軍官是用十分嚴厲的語氣在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我們面對的是蠻子，是野獸，我們大遼的人，在他們眼中看來，就是羊犬，就是胡虜……」

「所以，我想退役……」延十苦惱地說。

「你再想想清楚，蕭家可是朝中有人，國之望族，你敢不顧這些……」

又是寂靜，有幾個大兵已經打開了行包，睡了，然後呼聲四起，一堆篝火，很光很亮，令得這個初秋的深夜，有着一份暖意，延十也睡了，可是軍官耶律海子却睡不着，依然坐在行包上。

他看了看自己所帶的那批人，又看了一眼那睡在鄰右的蕭延十，他不禁微微嘆了一口氣道：「這那像我們大遼的英雄子弟。」

蕭延十並未睡，他祇是在想，想着剛才的屠殺。

一個和平寧靜的莊落，多美的所在，有莊稼、有屋舍、有人、有豬、有羊、有狗、有雞鴨，可是，那個耶律海子却把他們當作了深仇大敵，不世的大對頭，包圍堵封……然後是殺、燒、搶，還有姦……

殺了男的，姦了女的，孩子的哭聲，引起了他們的煩燥，一刀，當了孩子娘的面前，殺她的親人，然後用强，然後殺……

他十分懷疑自己是個甚麼？

大遼的子民，該算不算人？

南蠻……又算不算人？他實在有些糊塗……

即使不是人，就不該對婦人、女子動强用粗。

人，不會强姦一隻豬，或者一隻羊、一隻……

但是，自己的朋友、同伴，却在做着這些令人噁心的事，還有先姦後殺……

人比禽獸更不如了啊！

還有那女孩子，才七八歲，生得挺活潑，一雙大眼睛，想到這裏，蕭延十下意識的，用雙手捂着了臉，但是，他依然看到了這一雙大眼睛！

是這樣的恐怖、絕望，臨死，還望住他，好像她在問他爲甚麼我該死？

「因爲，身受重傷，妳苦痛……妳無法再活下去，我出手是解脫妳的苦痛折磨……」

然而，這依然無法解除去他的內心折磨，姑娘是希望他別殺死她，別做殺人的兇手。

「死不瞑目。」蕭延十感到了萬分的恐懼，突然，他想到了走。

如果不退役，那麼，他將會繼續看到這種慘景，一對對絕望的大眼睛，會不斷的出現在他的眼前，他忍受不了這些，所以，他對自己的未來姊夫說出了他的心聲。

耶律海子是不明白舅爺的心情，但是，他始終喜歡這個小舅子。所以，當第二天天明，他命令蕭延十回南京(即是現在的北京，這時遼族以自己的京師臨潢府爲中心，而定東、南、西、北，因此，遼族的南京即是現在的北京)，這算是給他一個假期，還有，他要蕭延十聽聽自己父母、親人的意見。

蕭延十明白了海子的苦心，也就是說，放他去散散心，但是，絕不允許蕭延十退役。當自己心情平復了，那麼，他相信自己又會幹上這殺人的勾當。

蕭延十苦笑，因爲他相信自己是永不會再回來了。

當兩郞舅握手道別時，耶律海子突然從自己的馬鞍上，抽出一柄刀來了。

「延十弟，這是我家傳的寶刀，從鑌鐵之精英中提煉，鍛製而成，也是我祖父延胡親手打造的，家父龍壽公曾以此建立大功，平阿平一役中，仗此寶刀殺了三員驍將，我現在送給你防身。」

「不，海哥，你在軍隊中……」

「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個性，我說出的話，不允更改，我想做的事，更不想有人阻攔。」

「可是，海哥，這是你耶律族的名刀，也是大遼有名三刀之一的玉龍環，我怎能……不，我眞怕丟失了……」

「丟失了，那更好。」

「啊，海哥，你這話是甚麼意

思？」蕭延十可眞給弄糊塗了，這柄玉龍環寶刀，在大遼曾經鬧出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來。是耶律家族引以爲榮的寶刀，若失去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而今，耶律海子竟然說出失去更好的話來，難道，他對這柄寶刀如此的輕視？

「讓你可以明白，當我們面對南蠻之時，是不得不把他們當作野獸、毒蛇來看待的。」

蕭延十又給怔住了，昨日使他徬徨的血腥事件，依然不能令其釋懷，這些南蠻是良善、溫順，尤其是那些孩子，更是天眞得一點也不該死，如果說他們是毒蛇、猛獸，那麼我們又算是甚麼？

耶律海子並不理會延十的神情，他傲然的騎上馬鞍，然後命令出發。

晨光照耀在那面旗上，晨風吹拂，獵獵作聲，令得那隻綠色的展翅飛蟲，越形生動。

蕭延十呆呆的看着這一支馬隊，他們還是那樣的精壯，不過，不知爲甚麼，從蕭延十的眼中看出來，這支馬隊是如此之猙獰，又有說不出的可怕。

直到現在蕭延十仍是不明白，爲甚麼耶律海子是如此痛恨南蠻人。

人，難道不能夠和和氣氣的相處在一起？

人，爲甚要你殺我，我殺你？

蕭延十是不能再想下去，他祇得跨上了馬背，走向南京，他希望即刻就能到家，實在，他想看看姐姐，希望同親人有所商談，在他以爲，姐姐一定會說出個所以然來，不會贊成殺人、人欺侮人。

突然，他爲一聲微弱的叫聲，嚇了一跳。

* * *

「水……娘……水……」

在長草叢中，突然傳來了斷續的，一個一個的字音，有時候，你得留神才能聽到了這若有若無的叫聲。

蕭延十看清了四週，一片沉寂的四野，稍前，却是斷牆殘垣，有些黑烟還在上升，有血、有屍身……

蕭延十看清了，原來是被自己族人毀了的小村莊，他在沉思出神中，信馬由韁的走，走了回頭路，他下馬，留意的搜索，看見長草叢中掩沒一個孩子，一個女孩子，抖顫，絕望的在叫，簡直成了慣性似的那樣，機械地叫：「水……娘……水……」

有時高，高也祇讓你依稀聽到，有時低，那也不必說明，你是不會聽見的，血，幾乎將她封住，並且，開始變成了豬肝色。

蕭延十扶起了那女孩子，一聲極低的慘號，孩子痛得暈死過去了。

「不，別死……」蕭延十的眼淚淌了下來。

突然，他抱了孩子，騰身上馬，然後策馬直馳，前邊有一條小溪，溪水清澈，他飛身下馬，十分小心，將個女孩子穩地抱住，在他用手巾濕水，細心的抹拭下，依稀又聽到了孩子的呼聲：「水……娘……」

蕭延十用手巾沾抹着孩子的嘴唇，慢慢的，慢慢的，他將孩子的臉孔洗抹乾淨了，一個多好看的女孩子，但是，她還在受活罪，被折磨。

「爲甚麼？人得殺來殺去？」

蕭延十又開始被這個問題纏繞住了。

「水……」

那女孩子叫了一聲，現在，蕭延十開始用水壺來餵那女孩子飲水了，幾口水引起了孩子的呃咽，然後是凄苦的叫聲：「娘！痛！」

一個「痛」字，由孩子的口中吐出，蕭延十的週身，有如被擊般，起了一陣痙攣，再看清楚孩子的臉色，他不禁噓了一口氣，唉，臉白如紙，不，依稀有一些灰暗的神色，這說明了，孩子的時光不會太多。

蕭延十不禁連心也開始抖了，難道，還得用自己的手來結果了這條小生命，突然，他竟像發瘋似的叫道：「孩子，別死，求求你別死。」

孩子沒有回答，蕭延十再跑回到自己的馬身邊，一躍上馬，就如飛鳥般，自然而然的馳近了那座被毀滅的村鎭上來。

他希望找到了一片乾淨土地。

可惜，他看到的盡是死屍。

在屋中，這些被燒毀燒殘的村屋中，還看得見自己族人的「傑作」，一片不忍目睹的慘象。

就是沒法找到一個清靜的所在，讓自己，讓孩子有個安靜之地方。

趕盡殺絕，片瓦不留，蕭延十突然冷冷的對天大叫：「做得眞乾淨！」

孩子突然有了動靜，蕭延十立即柔聲安慰道：「孩子，別怕！」

「怕的應該是你。」

傳來一聲陰惻惻的話聲，蕭延十眼前一亮，一個身材魁梧、濃眉、虬髯，目光似鷹的大漢，從一坍塌的門牆角轉了出來。

「你是誰？」

「在你們的眼中，我們到底算甚麼？」那個大漢吐字十分清楚有力，但是蕭延十可聽得出大漢的語意中有着極大的忿憤。

「你……想打架？」

「打架？大遼的高貴子弟們啊！我們那裡配，我們祇配由得你們殺……殺……你看……看……」

「我不是高貴。」

「你們對中原的平民，就自認爲天的使者，大遼的王爺，你看，你看……」

「不，朋友。」

「朋友？」那個虬髯大漢可怔住了，「甚麼？」

「唉，這個孩子很可憐。」

「啊，孩子！」虬髯大漢奔了上來，他看了看孩子，抓起了孩子的手，他的三隻手指已按在孩子的關尺脈，半晌，他是吁了一口氣，道：「放下！」

蕭延十不知他要做甚麼，但對這個孩子的安危十分關心，他看出這個虬髯大漢，是能夠解除孩子的苦難，所以，他放了手，然後，囁嚅的問道：「孩子受傷可重？」

「犬、羊……」虬髯大漢吐了兩個字，是森嚴而有力，並且令蕭延十心頭大震。

「朋友！」

「別再煩我。」虬髯大漢簡直像咆哮了：「本來，你是我手中肉、網中魚，我一直來，恨極你們那些遼族的强盜，我發過誓，我要見一個殺一個。」

「爲甚麼？」

「你還問爲甚麼？難道你是盲人，難道你看不見這兒，血，血，血，還有甚麼？多好的家，多好的村莊，讓他們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多好，但是，你們這些野獸，你們這些大遼的貴人，殺燒、毀滅，我不明白，到底他們妨礙你們甚麼事？你看，」他指着一個死者，「她一個婦人，就該由得你們如此的糟蹋，如此的作賤，天生下你們來殺人，我就殺給你們看。」虬髯大漢邊說，邊將孩子放在地上，一邊由背後取下個布包來：「你來看！」

延十讓虬髯大漢最後三個字嚇了個大跳，莫名其妙地自動走近了大漢，看看大漢打開的布包。

「啊！」蕭延十臉色大變，一個騰步，人已退到了老遠：「你……殺了他們？」

「對！」

「大遼的軍長。」

「還有甚麼軍尉、夫長……我也弄不清。」

「你一個人殺！」

「目前是，以後，我會有伙伴。」

「你！」延十還想再問甚麼，突然，他看到了地上的小女孩，他明白了，自己還問甚麼？因此，他取出了刀。

「滾！」是那大漢的斥罵聲。

「你叫我走？」

「你快些與我滾！」

「但是，我是大遼子民，我不能貪生怕死，你殺了我的同胞，我得代他們報仇！」

「你敢？」

「也得試試。」

「好。」

蕭延十祇聽得大漢叫了聲，可是，面前的勁風已臨，延十的武藝，可說是遼族中有名，又何況出身世家，數代在朝掌政，因此，請來了不少有名武師指導，蕭延十本身喜武，却不好鬥，不過，事情上了身，那可難說了，不料，當眞一出手，一接招，不由心神俱震，這個大漢的武功、技藝，實在高得駭人。

蕭延十的大春秋刀法，可稱是勁炁俱貫，再加上自己悟力奇高，而由小七星步法悟出的天星游身法，非常輕靈，並且勁沉實用，一剛一柔，配得嚴絲密縫，那想到，用在虬髯大漢身上，却不知搞甚麼鬼，處處縛手紮脚，三招過後，延十面前就祇見大漢身形死死的扣住了他，並且，四週之壓力，越來越重，令延十呼吸也漸漸發生了困難。

蕭延十是一聲怒吼，刀交左手，而右手背後一掏，嗆的一聲，龍吟一道銀虹，耀目生輝的向那虬髯大漢劃去。

這就是寶刀寶劍之所以爲武林人士重視之主要原因了。

玉龍環寶刀出手，延十祇感覺到令其困難之壓力陡然一鬆，而虬髯大漢亦是臉露驚懼之色地向後退了數步。

「好一柄的寶刀！」

「逼不得已！」延十說的是老實話。

一刹那，刀光如虹，隱聞龍吟聲聲，而延十反守爲攻，向虬髯大漢連連進招，大漢祇有見招閃避，看得出，憑寶刀，延十已可與大漢拉個平手。

有幾招，延十分明已佔上風，春秋刀法本爲我國古時傳下來的刀譜之一，關雲長公，就憑此刀法威震華夏，可是，經過了唐代藩鎭之亂，到後晋石敬瑭爲帝時，獻了燕雲十八州地給大遼，他的皇帝是做定了，但漢奸賣國賊的名字是再也無法洗刷得乾淨。

春秋刀法之古譜，在大遼族人不斷的野蠻屠殺、絕滅之下，流入了他們的族中，在蕭耶朗的精心演改之下，成了蕭家獨門刀法。

這刀法講究的是，穩、準、狠、沉，還有每一招，每一式，連綿不絕，其勢相結，形成一個無形圓網，將對手困在了這無形刀網中。

本來延十爲大漢所困，因爲，刀網被壓束得極小，非但不能籠罩大漢，反而爲大漢越封越小，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憑仗寶刀之力，可以說是破圍而出，在蕭延十家傳刀法、身法之下，立即將刀網擴大，三招過去，刀網已將那大漢狠狠的圈住。現在，就祇等大漢自投羅網了。

但是，大漢是個不世武林奇才，他可以說是經過了千災萬難，在幾個武林怪傑之催逼嚴格訓練下，其實將其殘酷之鍛煉，而後練就一副鋼筋鐵骨，這才授以武林失傳百年之兵刃之神——日月七巧環。

虬髯大漢到現在，尚未取出兵刃，他也已屢次遇險，分明有幾招，延十要推進一步，或斜上三分，就可以令那虬髯大漢血濺當場，但是也不知是大漢的身法好，還是蕭延十故意手下留情，令大漢可以苦苦支撑到現在。

蕭延十自以爲眞的勝券在握。

形勢也顯示了大漢之狼狽。

「朋友，難道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蕭延十在問。

「哈哈……」

一陣震天的狂笑，大漢突然身法變，而即嗆噹隆一陣震耳欲聾的響聲，令蕭延十心頭瞭然，而眼前突現一團白氣，祇能見到白氣，其他他實在看不清是甚麼東西。

可是，這一團白氣，却令蕭延十之刀網起了極大的波動，而大漢是萬分之冷靜的，抖動了這一團會響的白氣，祇二招，蕭延十的手腕一緊，一股極大的勁力，已握住了自己的玉龍環。想到寶刀是耶律海子的，心中一凜，而勁力又來，待蕭延十要拚命運勁時機已失，五指自然的一鬆，眼前白氣回抖，耳聞嗆郎連響，而大漢已左手取刀，右手一抖一動，白氣化成了尺來長，一個圓形的圈圈，往腰際一塞，不見了。

蕭延十不禁又驚又惱，驚的是，大漢的神功妙招，惱的是，自己的心軟手不硬。

明明自己有殺死大漢之可能，但是，自己鬆了一鬆，爲甚麼。因爲，他不想殺人，依稀，那小女孩的大眼睛在盯住他，在監視他！

再想想，唉！自己說過的，人，何必要殺來殺去，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有甚麼不好。

那想到了一念之仁，有機可乘而不乘，現在落得了如斯之境地。

眼前銀光一探，玉龍環已向蕭延十投到，延十嚇了一跳，本能地向後退後了一步。嗆郎，刀在他的脚前落下。

「拿去！」是大漢的話。

「你！」

「猶疑甚麼？」

猶疑！當然得猶疑，突然，他眼前又看見了一幅殘忍而斑斑血漬的圖畫。

被他們先走三百步。

然後，長箭、勁騎。

然後，看到垂死者的可憐，而又絕望的臉容。

蕭延十不得不想到，現在，難道該由我來扮演這個可憐的角色，不，寧死不辱。

「朋友，是你勝了，想殺，就請下手吧。」

「我說過我要殺你嗎？」

「我……看慣了這一套。」

「你看慣的是甚麼？」

「我族人殺人的方法，殘忍、冷血！」

「你看慣的是禽獸行爲，哈哈，如果，我與你們一般，我與禽獸有何分別，哈哈哈……」

笑聲中充滿了凄楚之感。

蕭延十却讓笑聲撞擊得目眩頭暈。

* * *

突然，虬髯大漢在撫慰小女孩，不知甚麼時候，這個小女孩醒過來了，祇有低弱而可憐的語聲，不該稱之爲哀聲……

「小乖，別哭，大叔會醫好你……」

虬髯大漢正撫摸孩子全身，顯然，他叫孩子別哭，可憐的是，這樣一個英雄人物，他自己却已淚流滿臉。

「朋……友……」

蕭延十的語聲是如此啞澀，又是如此的怯弱，連他自己也感到了莫名其妙，一直以來，自命爲英雄好漢，無畏無懼的……如今……在這個大漢面前，竟會如此的畏葸不前！

大漢並無回答，蕭延十硬着頭皮，又招呼了一聲：「朋友，請問孩子……這姑娘……有沒有救……」

「高貴的大遼子民，請你即刻離去！」

「朋友，姑娘是我發現的，是我帶來……是……」

蕭延十突然變得萬分激動。

「所以我不殺你。」大漢陰沉的說着：「別讓我改變主意，快走！」

「但是姑娘……」

「與你無干，唉！」大漢是邊嘆氣，邊起身，臂彎中抱住那女孩，看得出，他已將個姑娘，不知用甚麼手法，令其睡着了。

一聲刺耳的口哨聲，不久，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在燒毀的村鎭中，斷牆殘垣、破瓦礫中，有着馬蹄聲，一匹黑色馬，看來很瘦，但識馬的均可看出，這是一匹純種大宛鐵雲駒。

根本不理蕭延十的反應，他逕自前去，牽着鐵騎，沉着的，走着

他自己的路。

莫名其妙的，蕭延十對這位虬髯大漢，產生了說不出的敬仰，這才是眞正的英雄遊俠……

但是，那大漢却全神貫注在女孩子身上。

他已運用了本身的眞氣，透過了孩子的十二重樓，他明白，孩子如果醒來，這血傷會令她痛苦，故以他立即運用封穴閉聲法，令孩子再沉睡，現在，他必須找個地方，爲孩子上金創藥。

他不願蕭延十在一邊誤事，再說，他也是看出來，延十有不少次是刀下留了情。

即使他不怕眞正的重招，令其送命，或者受傷，但是，他依然有所感激，又何況，這孩子是他救的。

當然，他是十分的明白，一個遼狗，竟然會疼惜一個中原子民，又何況，這個村鎮之被毀，看得出來，正是遼人的傑作。

難道，他天良發現……

唉，姑且勿論他是天良發現，或者別有打算，大漢因爲蕭延十，有此一舉，他是饒了他一命，當他摸清了玉龍環與春秋刀法之精義後，他的日月七巧環出了手，奪了他的刀，再還刀……在大漢的心中，「遼狗！你我兩不虧負！」然後，他走了……

即使紅日當空，陽光普照，大漢的臉色依然陰沉，沉得幾乎像天要下雨。

四週是死樣的沉寂，此地已變成一個死城，一無聲息。

除了馬蹄聲……

突然，飛來幾隻烏鴉，分明來啄食屍體。

大漢一時怒發，手指速彈，一聲聲哇哇慘叫，一隻隻烏鴉墜地，而大漢長嘯，他上了馬，發猛的，奔出了這個令人窒息的所在。

蕭延十看着那大漢的行動，他的心情竟然受其傳染，變得萬分的沉痛……又有幾隻烏鴉飛來，他也學那大漢那樣，用石子來擊打，但是，那虬髯大漢是鐵指玄功，蕭延十能成功的，只不過是驚走了那些烏鴉……

事實上，延十是不明白，虬髯大漢之所以走，是爲了甚麼，他只覺得，虬髯大漢殺烏鴉是對的，因爲，他不忍心這些無辜者，死後再受屍葬鳥腹之禍，所以，他代其守護着這些屍體……

突然，又一個念頭升起，自己算是甚麼？

人，是活生生的人，是由自己……還有族人把他們變作了屍體，現在，反而可惜這些屍體，這簡直沒事找事做，更可算得滑稽得可笑的事……

再說人已殺了，又幫得了他們甚麼？何況，又理得妥貼與否？至於烏鴉聞聲而來，即使不送鴉口，也勢必爲蟻虫所蝕……何必理這些！走吧……

既然想起了「走」，蕭延十的脚，竟然如懸重鉛，一步，一步，走到自己馬匹身邊，入眼簾的是畫弓、箭壺，他咬了咬牙，摘下弓袋、箭壺，大叫一聲，想摔……看到了畫弓的把上，有着晶瑩發光的寶石，這是姐姐親手所鑲……他怔住了半晌，他的雙目含淚，將它放回原處。

「我以後，再也不用你們……」

這一聲狂叫，算是將心中的壓鬱，發洩了出來，然後，飛身上馬，馬蹄敲動了平原，捲起一片灰沙……一瞬間，沒入了遠處……

* * *

這裡更寂靜……

也更像個死城了。

一陣悉悉索索之聲響起，嘿嘿，起來了三個黑衣人……三個黑衣人，看一看清楚，這三個人是女的，不過，披頭散髮的，形狀有些嚇人，何況，又在這個死城中出現，一身黑衣，眞能把他們當作了死人復活來辦。

三個姑娘，年紀相差不遠，從裝束打扮看，像是姊妹，從面目神情分辨，像是一伙同伴的。

臉色蒼白，秀眉長目，可惜這眼神太冷，也太陰，明明是個不太難看的相貌，也因爲這一副眼神，令她們變個非但不討人喜歡，反而引起了恐懼之感。

「大姊，妳看如何？」

「跟踪，留下信號，由師父自己來。」

「爲甚麼不找他打一架？」

「你配！」那個大姊冷冷的吐了兩個字。

「我是不配，大姊，但是妳有師門的騰蛇索啊！」

「我有自知之明！」

「恐怕大姊心軟了吧！」另一個接上了一句。

「老二，妳看不慣我？」

「大姊，我那裡敢呀，妳是一行之首，我只有聽命行事的份兒。」

「如此，走！」那個大姊冷冷的說了一聲，就見她左手一揚，一點黑色星光射出，在那棵燒殘的棗樹上，釘了一個八角的玉牌，然後，她的身形一動就有如一縷輕烟般的向前激射而出。

如此速度，眞該當她們是鬼，否則，那有這樣的快速……

這三個女的脚程極快，在傍晚時分，已來到了一個新的城鎮，海甸集。

* * *

這是個遼民集居地，又是不少漢民奴隸的所在，三女第一眼看到了一匹黑馬，在左側一間酒店外，三女是互相望了一眼，然後，各將自己的頭髮，挽了個道髻，長袖一擺，各人手中多了一柄拂塵，面容微改，步入了酒店。

虬髯大漢是抱住了女孩在吃飯，他還十分小心的，在餵那個小女孩。

誰也看得出，小女孩已經好了不少，還有，她已換了一身極清潔整齊的衫褲。

「小乖乖以後……我們不可能有熱食吃……」

「伯伯，我……知……道……」

「還痛不痛？」

「不，伯伯，我記住你的話，以後，再不叫……半句……痛……」小姑娘說着話，挺吃力，但是，她倔强的說着，雖然她說不痛，但是，額頭的汗珠，就如黃豆般，迸了出來。

「別再說話！」那虬髯大漢命令着小姑娘，即使他話聲嚴厲，但是，他的臉色是如此的柔和，並且，還流露着痛苦。

他又餵了女孩一口湯，小姑娘是眼神中充滿了敬愛之情，她嚥下了湯，而眼淚已滾下了面龐。

「伯伯……是我……不好……」

「不……不……小乖！」

樓梯響，有人上來了，幾個遼人健者露了面。

「蠻子，敢到這裡來撒野，好大的膽子！」

聽聲知意，嗨嗨，我們的虬髯老爺，可招惹了禍事上了身。

「我撒甚麼野？」

「蠻子還嘴硬，殺了吧。」

好，動上了手，虬髯大漢是環目圓睜，冷冷的一笑道：「別驚動了我的小乖乖！」他抓住了筷子，一出手，叮叮叭叭，一連幾聲響，好功夫，他已將那幾個遼民的刀、捧擊脫了手，更厲害的是，在擊脫兵刃之同時，也不知怎麼一來，他連帶封住了他們的穴道。

虬髯大漢冷冷的一笑，道：「本來，我是該殺了你們，不過，我還得叫店家代我準備乾糧，再說，你們，也祇是那些不知廉恥爲何物的主子的惡奴才，我不殺奴才，去叫你們的勾魂使者來，我專殺魔頭，這才饒了你們，不過，死罪可免，活罪難饒，你們就與我好好的呆上四個時辰。店家……店家……」

最後，這店家兩個字，猶如半天打了個焦雷，可憐，那個店家可算是被嚇破了膽，因此，在虬髯大漢面前，渾身似篩糠那樣的亂戰動。

「大……爺……」

「到如今，你總算認得我這個大爺了吧！」

「不，我……」

「想不到，你……竟然是個漢人。」

「是，大爺……可是……」

「你想變成大遼子民，哼哼，奴才，記住了，任你絞盡了腦汁，想瘋了你的心，你也只不過是個可憐的奴才，甚或是隻狗……當然，在大遼人的心目中，南人始終是狗，是禽獸，該殺，該凌虐——而對你……」

「很好，他們對我……」

「哼……好，至多，把你當作隻寵物，如此而已……唉！何必與你提說這些，一切乾糧、食物，準備好了沒有，你家大爺，與這位小姐，要走了。」

「是……是……」

在一疊聲的「是」中，他已招呼了手下，奉上了饅頭、肉脯，還有幾罈酒，虬髯大漢只毫不在意的看了一眼，便命令他們包紮妥當。

然後，抱了小姑娘走出了酒店，到了門首馬匹前，着人將這些東西，紮得妥妥貼貼，他是謝也不謝一聲，跨上馬鞍，一扯馬韁，走了。

「如今，你倆可以出來了吧！此君之功力，實在不是我可以對付的。」

那個大姊等大漢走了之後，才低聲與二女說話。

「可是，大姊，當時他剛運氣救那個小姑娘，功力未復，這是個極好的機會。」

「二妹，妳與此君有甚麼深仇大恨，非得如此對待他。」

「哈哈，大姊，妳還是不打自招……甚麼，我倒想問妳，此人與大姊妳，又有何深厚交情呢？」

嗨嗨，三個女子看來是窩裡反了，那個老二，非但搶白，簡直是唇槍舌劍的，直刺老大的要害。

「我與他，並無交情，但是，我不得不敬其爲人，試想，他只是一人一騎，來到了關外，所求的只是找他的親人，當他在清晨時分，見到了這個雙棗集，他不走了，他四處的找尋，他焦急的翻磚倒瓦，希望有人生存，但失望了，他不斷的在責備自己……」

「這些又算得了甚麼！」

「老二，請問，我們看見這些死人感覺又如何？當時，我們可有半分關切之情嗎？」

「這……」

「老三，妳說。」

「有點感受。」

「對，我們何嘗沒有感受，我看到他對付那個遼人，他大義凜然，並且，我們可看出那個遼人，分明已受他感動，代他驅趕餓

鴉……試想，我們是人，也是漢人，而看到滿地屍體，還想到陷害人，老二、老三，請問，我們豈不是比那些奴才、走狗更無恥？」

好了，這個大姊的一番話，可眞問醒了其他兩人，她們怔怔的望住了大姊，好像那幾個遼人那樣定住了身形般傻了。

* * *

大地上，有着人馬的飛馳，時已深夜，可是，這一人——不，看清了，還有個小女孩，一騎，却是不理時間的早晚，催馬疾馳。

爲甚麼他走得如此匆忙？

難道他是逃犯？

不，他是想救一個孩子的性命。

這懷中的小女孩，即使有他代其運用眞氣打穴，可是因爲傷得太重，有幾刀，簡直已將孩子的臟腑牽動，筋骨裂斷，孩子受了多大的苦難，他明白，所以，他必須要救活她，要她活下去，並且，要她十分健壯的活下去。

所以，他祇能驅馬直馳，希望進關，到了自己的地面上，因爲在大名府，就有一位奪命神醫王子介，可以救救這小姑娘的性命。

可是，小姑娘的小命，看來逐漸地在消失，不過，小姑娘却十分沉着的向虬髯大漢嘮叨：「伯伯，我不怕死。伯伯，你太辛苦了，可惜，我不能報答你的大恩大德。伯伯，即使我死了，我會在陰間見到了我的爹娘，還有哥哥，我會叫他們陰靈保佑你。」

「小乖！孩子，別再說下去了。」

虬髯大漢抱住了小孩子，號啕大哭了起來。

「伯伯，是我不好，惹了你哭，伯伯，別哭！」

唉！這樣淒涼的，孩子氣的話，反激引起着虬髯大漢的傷感，可憐他一籌莫展地，拚命策馳飛馳，希望能早些見到了王子介，救救這個小女孩一命。

「濮陽鑫，別走！」

前面多了一條黑影，是個女的，借一點秋月斜照，看清這一位女的身材容貌，是個年約四十左右的婦女，一襲墨綠色長袍，腰束銀帶，白上衣，粉紅褲，一對弓鞋，臉上不施脂粉，祇是鬢脚貼了一朵白絨花，嗯，是個帶孝的婦人，可不該穿有紅色褲的啊！

虬髯大漢聽見此婦叫出自己的姓名，十分奇怪，自己幾時有了個婦人仇家。

「大嫂，妳找我有事？」

「正是。」

「我與大嫂素不相識。」

「你與閻于渭可見過面？」

轟的一聲，濮陽鑫這個虬髯大漢，不禁心頭一震，他想到了自己習藝之前的事，他看到了一場武林生死鬥，林沼璜苦鬥閻于渭，結果，閻于渭殺了林沼璜。

林沼璜的夫人與女兒却不甘親人之死，千方百計，想報此血海深仇，自己受過林夫人及那位小姐的恩，可是，他看到了太殘忍的屠殺，因此，他沒能跟她們走，實在，他對江湖武林之事，懂得太少。

然後，他遇見了七位恩師，將他陷於千苦百災之血河地獄之中。三年後，他才算明白七位恩師的苦心，爲了自己習武之年紀已大，功力不足，祇能用如此的鍛煉方法，以作補助，現在他功成了。

他得到了日月七巧環，第一次出戰，就是擊殺了那個，幾乎完成陰謀的魔頭——閻于渭。

而今夜，却遇見了閻于渭的親人來報仇，他不禁搖了搖頭，唉！江湖朋友啊，你們爲甚麼這樣的祇顧住私人爭奪糾纏，學武，難道祇是爲了這些小是小非嗎？

「請問大嫂是閻于渭的甚麼人？」

「未亡人。」三個字又冰又冷。

「喔！本來，妻報夫仇，應該之至，但是，閻夫人，而今，我是別有要事，請你寬限幾日。」

「我是乘機而來，濮陽鑫……」

一聲口哨，立即跳下三條黑影，三個少女已出現在濮陽鑫的四周。

「我們知道你救人心切，我更明白你，想過居庸關直奔大名府，但是，我們却不放你過去，我們要你心須數用，我們……這才能取得成功。」

這足已說明了，婦人是不擇手段的，並且，直說出自己陰謀奸計，也就是說，她是卑鄙無恥，她是要在濮陽鑫救人不及中，成爲她的犧牲品。

可是，難道她不怕濮陽鑫豁出去，將孩子一撇算數？哼哼，濮陽鑫如果眞是如此做，她可是十分清楚，濮陽鑫將會痛苦一輩子，祇要濮陽鑫這樣做，好，她第二步奸計，就會展開了。

破壞濮陽鑫的聲名，令濮陽鑫永遠活在咒駡中。

濮陽鑫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所對付的乃是個比閻于渭更陰險殘忍的對手。這個金綫玄女蒲月琴，她心目中祇有一個人，就是獨脚魔令者閻于渭。

濮陽鑫毀了閻于渭，蒲月琴已清楚了，濮陽鑫的功力兵刃，自己萬非其敵，即使自己有威震武林的狠毒暗器金綫神針，但是，濮陽鑫的日月七巧環正是神針的尅星，她忍辱負重，她不聲不響，但是，她

一直盯緊了濮陽鑫。

她派遣了自己的弟子，魔門三女，辛玲、石玄女、麻無影緊緊跟住了對頭，她祇是在後邊遙跟，她怕自己露了馬脚。如果三女有甚麼不保，好，讓她們先送死。

早已說過，她是個狠毒絕情的人啊！而現在有機可乘，她已聽到了弟子的報告，她可是靈機一動，阻住了濮陽鑫。

濮陽鑫果然被纏住了，他氣得眼都紅了，江湖人竟然有這種不顧廉恥的惡徒。

「閻夫人，想妳也是江湖英雄，武林的人物，妳竟然說出如此無恥的話，作出如此卑鄙的行徑。」

「你說我是英雄，我配？哈哈哈，濮陽鑫大俠，你才是响噹噹的英雄人物，而我祇是個婦道人家，三綹梳頭，兩截穿衣，我那配作英雄，因此，作出些不盡不實、不熱不冷的事來，也算不了甚麼一回事啊！」

濮陽鑫可給活生生的纏住了，就在此時，一道青虹抖起，一股隱帶旋轉之力的勁風，向濮陽鑫右側掠到，這又可看出這蒲月琴的陰狠厲害之一斑，她這一招，擊的正是空檔，因爲，濮陽鑫的左手抱住了個孩子，如果他要右手出招阻架，這乃是依她之力，攻對方之逆力，再加上三個弟子的夾攻。第一招，就可令大鬍子吃個大虧。

濮陽鑫眼光如電，他是又恨又怒，又驚又駭，實在，他碰了個無恥潑婦，更兼是個陰狠的女魔頭，她的出手果然令濮陽鑫苦惱萬分。

手中的孩子該怎麼辦？

他只好一個飛天式，一手已將自己的兵刃日月七巧環抖出，人已離鞍而起，好在馬已通靈，稍有動作，已知主人意，一聲長嘶，馬蹄揚起，一個大旋轉，馬已突出了戰圈。

蒲月琴一心在濮陽鑫身上，所以全神貫注，不容外騖，待鐵騎在其眼前突出，明知第一招已經落空，連下來，勢必是濮陽鑫進擊招式，她身形疾動，身隨掌進，來搶中宮重位。

濮陽鑫人在半空，手抱八九歲的女孩，即使右手握緊了日月七巧環，一個人可是心有數用，就算他是身懷無比之技藝，但是，他的感情是全部付在救人、救世的意願上，現在，他手中有一個命在旦夕之間的小姑娘，因此，他第一個念頭，便是如何擺脫目前的糾纏。

即使他恨極了蒲月琴，不過，現在他所期望的是一走了之。

中宮重位被佔，濮陽鑫本來就不想與蒲月琴硬拚，因此，他是拚盡了最後一口眞氣，人在半空，突然的向左一側，一滑……

蒲月琴明明看到了對頭下落，她那陰柔無匹的騰蛇索已一招「烽火狼烟」，捲起了一陣勁風，迎着濮陽鑫下墮之勢直插。

濮陽鑫就是借蒲月琴這一招之勁力，日月七巧環如一股白虹，嗆郎郎一片擊响聲中，白影點住了騰蛇索之中間，她已發現了七巧環之用意，她已將勁微收，一股柔勁代替了出手炁勁，可是，濮陽鑫就借這一點之餘力，人已如大雁斜落般，向後直竄而落。

可是眼前又是一道青影打到，正是那老三麻無影的長索。

濮陽鑫第一個念頭就是「走」，他根本不想多作糾纏，但是，你想你的，別人却與你的意見相反，他這裡是一個旋風轉，並且，不希望多結無謂之仇怨，這日月七巧環竟然避開了那青索的進手招，一閃而過……

後面却來了一股極怪、極勁，而且，帶有一股極熱的勁風啞嘯，濮陽鑫不禁有點憤怒，自己是苦經三年煉獄之苦，這才練得了這耳聰目明，可是，自己出道至今，可從來沒有碰到過如此陰狠、毒辣之暗器。

憑這一陣勁風，已可判斷出是暗器，抑或是別的兵刃、拳招，濮陽鑫的確是個武林高手中的高手奇才。

這就可以見到了大鬍子的能耐，他當機立斷，身形穩住，而勁貫右臂，嗆郎郎一片繁響，然後「砰砰」兩聲極細微的啞嘯，幾點金星紅光隱現中，七巧環已憑濮陽鑫的無比神功勁招，將這江湖奇毒、狠辣的暗器，金錢神針破了十三枚！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蒲月琴的金錢神針，絕不會發十三枚，想當年她助丈夫閻于渭，殘殺中原武林同道，也不知有多少江湖大豪，死在她神針之下，而她從來沒一發就十三枚。

今晚，她已是佔了不少便宜，也可以說，她是多處佔得上風，在她以爲，濮陽鑫是心有數用，他既想奪圍而出，又想救得那個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女孩，現在，他祇不過是隨手應敵，但是，她依然施展了七絕六滅的重手法，應該是，至少也得令濮陽鑫手足無措，甚或受了重傷，那想得到……

濮陽鑫僅是一抖手、一揚勢，在日月七巧環的無形吸力攝引之下，自己的十三枚戳魂閃電金錢針，已在其日月七巧環圈中，一一毀滅……

難怪，人稱之爲武林第一煞星，實在有他不可輕視之實力。

這一來，也更激發起了蒲月琴

的殺念，一聲呼哨，濮陽鑫又陷入了三條長索之光影中。

濮陽鑫左衝右突，他毫無畏懼，可是，突然，他發覺有一對眼神，對他萬分關注！

濮陽鑫可以說是與生俱來，也可以說是經過了三年煉獄之鍛煉，令他眼神特別敏銳。

他可以從眼神中見到此人的心底。

他不得不爲這對眼神擔心，他怕這個小姑娘會因此而受到有所拖累，如果，眞的有拖累，這該是他的罪過了……

在石火電光的那一刹那，濮陽鑫都已連發二記重招，令得那個少女，不得不手忙脚亂……

但是，後面傳來了陰惻惻的話聲，是那個閻夫人。

「好俊的身手，可是，濮陽鑫，我得問你一句話！」

「妳說！」

「如果我這玄女金綫神針，不向你打，而改個地方，請問你又該如何？」

「妳說甚麼？」一時間濮陽鑫是極難明白對方話中之用意。

「我說，我專照顧那小女孩……」

「妳說甚麼？」濮陽鑫非但憤怒，簡直是眼中冒出火來：「這孩子與妳有何仇怨？」

「當然沒有仇怨，但是，她却可以助我成功！」

「妳就不怕造孽？」

「哈哈哈……」笑聲有如夜梟：「濮陽鑫，哈哈哈……我是來報仇，怕甚麼傷天害理……」

「但是，孩子與妳何干？」

「伯伯！」

是如此的哀弱，也是如此的沉着。

「讓我死吧！」

「不，孩子！」

突然，三縷金光，向濮陽鑫的背後打到，無聲無息，分明蒲月琴是拿準了時機，這三針，實在可將這一代大俠毀了。

「師父……」一條黑影掠來，又聞三聲炸音，這個蒲月琴的大弟子辛玲，突的飛身阻住了這三枚金針，雖然，她的功力不弱，但是，她始終沒法阻擋住師父的不傳之秘，玄門七煞炁，她是代濮陽鑫擋住了三枚金針，這代價是她自己一條命。

「妳爲甚麼？」

「師父，此君……大仁……大義……」

「妳……反叛師門？」

「對不起，師父……」

濮陽鑫抓緊了七巧環，兀立在辛玲之前。

「還不與我快些滾？」

宛如石破天驚，並且，他是如此的厭惡與憤怒，辛玲的受傷，不，簡直是絕無生理之望，令他恨極了這個蒲月琴，但是，這個陰狠惡毒的女魔頭，她又怎能輕易的罷了手。你叫她滾，她却是陰惻惻的看住了濮陽鑫道：「憑甚麼，你要我離開此地，玄女、無影，妳們與我上。」

石玄女，麻無影是無奈何的，也可算是敷衍了事的，向濮陽鑫前後夾攻，而蒲月琴却口中發言，手中發針，來對付濮陽鑫！

「我專打那個小女孩，大鬍子妳們對付吧！」

濮陽鑫就算是有通天本事，但是，蒲月琴的最後一著要招，確實給與他更大的困擾，即使，石、麻兩女是功力不足爲其對手，這玄門利器，金綫神針却幫了她們不少忙，爲了希望這垂死的小孩子，不再受這江湖毒器的摧殘，大鬍子是受盡了苦惱，吃盡了苦頭。

即使在如此危難的時候，濮陽鑫依然不肯放下孩子。

明明，他如果放下孩子，就可以取得勝利，可是，他連那一刹間的空隙，都不肯放鬆。

那小姑娘在他懷中流淚，她眞希望死，心中求着死神立即與自己會面。

後面有勁風破空之聲。

幾枚驚人的勁箭，射入了戰場，好厲害的神箭，這勁風突然將蒲月琴所發的金針抵消了。

蒲月琴不禁心頭大震！

「是好朋友，請你來，幫在下一個忙！」濮陽鑫已看出了，這長箭的來意，分明是幫着他，因此，他大聲呼喚！

「好，請說，幫甚麼忙？」

「將這可憐的小姑娘，帶離戰圈。」

「好。」

祇見一條人影，其疾如箭，在一套彎銀虹的護身下，滾入了戰圈，濮陽鑫下意識地將小女孩一放，而却已看清了來人，正是那個遼人。

時機刹那萬變，實在不容濮陽鑫多思多疑，他手一空，好個人中神龍，祇見一團白虹，帶起了嗆郎繁響，祇一躍，已來到了蒲月琴身邊，七巧環似神龍隱現般向其圈到。

這就可以看出蒲月琴之機智不凡，在如此情況之下，她却是一揚手，三縷金綫，向這團白氣投到，而她自己身形向外側掠去。

七巧環本身俱有吸攝力，金綫神針雖來三枚之多，但是在濮陽鑫的「五星聯珠」的吸攝之下，微聞三聲炸音，三道紅星火光一閃即沒，金綫神針又給破了。

濮陽鑫的身法是自然而然地移向外側，可是，眼前的兩道青索圈到，分明是石、麻兩女的騰蛇索，阻住了去路。

這就是兩女的糊塗了，濮陽鑫之所以被兩女所纏，並不是兩女能纏得住他，而是濮陽鑫受制於一心幾用，更可惡的是，蒲月琴的金綫神針，專門分耗濮陽鑫的心神，這才勉強達到目的，現在濮陽鑫已心無顧忌，兩女又怎能是他的對手。

「還不與我閃開！」

嗆郎郎一連串的龍吟聲中，石、麻兩女突覺週身爲一股無形炁力所束，可是眼一花，勁力一鬆，而濮陽鑫已人影不見了，祇聽得他怒嘯之聲。

「賊婆娘，別走……」

但是，蒲月琴已竄身入了一叢密林之中。

不過，金綫數縷直打落當面濮陽鑫眼前，濮陽鑫嘆了口氣，七巧環一阻一緩，炸音連聲，金綫神針是毀了，蒲月琴的人影，也消失了。

濮陽鑫是茫然的站在當地，半晌，他聽得小女孩叫聲，突然，他想起躺在地的辛玲。

「二妹、老三，別帶走……我……」

辛玲尚未死——濮陽鑫看到石、麻兩女有所行動，他祇一個騰步，已來了辛玲倒仆之地，麻無影及石玄女立即放下了手，她倆想走……

「走，我不會難爲妳們。」濮陽鑫一面蹲下了身子，看着辛玲，問道：「妳貴姓？」

「大……俠……」

「別這樣的稱呼我。」

「快 走…… 妳 得 救…… 這個……」

「我不該救妳嗎？」

「我已……無藥……可救！」

「小姐，小姐！」

濮陽鑫大眼中淌下了眼淚。

可是，他永遠不會明白，爲甚麼這個江湖女子，會背叛師門，爲了救他而她可將條命送了。

誰又會明白，濮陽鑫如此一位江湖豪俠，動不動會流淚？

「小姑娘交給你！」是那個大遼子民的話聲。

「謝謝你！」

濮陽鑫一聲口哨，那匹鐵騎踱着小步來了，他一騰身上了馬背，他回過身來，眼淚依然在面龐上流，他很大方向那位大遼子民拱手作揖：「我實在沒有時間。」

「我可有時間啊！」

「你說甚麼？」

「我現在放假啊，好了，大俠，走吧！」那個遼民也上了自己的坐騎，催促着濮陽鑫走。

小女孩越來越衰弱了，濮陽鑫的臉色越來越難看……

南蠻子民　民族傲骨

濮陽鑫的騎術極佳，那個遼人的騎術也不錯，很快的，兩人進關，趕奔大名府的神農山。

濮陽鑫莫名其妙的看着這個不是伴的伙伴，現在，他已換上了漢人的裝束，臉色比那初見時開朗得多。

他記得清清楚楚的，當他初見此人時，除了有股剛狠慓悍氣外，還有一重愁緒表現在臉上，而現在，這股愁緒沒有了。

他甘願爲自己作伴，冒名濮陽十進了關，一路來，濮陽鑫從不主動找他說話，而他自當是個啞吧，根本不找話說。

有幾次，小姑娘偶一的慘呼，可以看到此君的濃眉緊皺，看來他比小姑娘更痛苦。

他有不錯的身手。

又有柄上佳的寶刀。

他是大遼的子民，也是殺人的兇手。

尤其是在野蠻，無人性的打草穀行動中，他們，是可怖又是可恨的兇手。

現在，他却跟隨在自己的身後，而自己又一時不好意思避開他……

他出過力，他救過自己，如果沒有他的出現，蒲月琴的糾纏，勢必會令自己無法圓滿收場。

他給自己擊敗過，自己恨不得殺了他，但是，這小姑娘是他所救援帶來的。

當他看着小姑娘時，濮陽鑫突然有着某種瞭解，他與自己，同樣關心，這個喪失家園、家人的小姑娘。

但是，就不怕他別有陰謀？

咱們的濮陽大俠，素來沒懷疑過人，本性是偏於向善的，故此，他永不相信人會用陰謀、毒計對付人，他所看出的只是殺戮，然後報仇。

兩騎馬在飛馳，已來到了神農山的百草山莊，這裡是人稱奪命神農醫聖王子介的隱居所在，是個清淨的所在，是個門前車馬疏，難得故人來的所在，可是，今日，却有着不少人和馬。

「甚麼人……到此幹甚麼？」

當濮陽鑫與濮陽十一入山谷，附近的莊門首，就有人聲勢汹汹的，阻住問話。

「請問尊駕，又是甚麼人？」濮陽鑫雖然心中氣忿，但是，依然好聲好氣的問訊。

「是老子問你，你問老子甚麼甚麼？眞他娘的，不知死活，來人

啊！把這兩個混小子，給我趕出谷去。」

聽吧，竟然有這樣蠻橫不講理的人，濮陽鑫到此地步，依然是不動火氣，爲的是，救人要緊。

「這位大哥，何必如此大火氣，請問王子介王先生，可在家中，就說晚輩濮陽鑫請見，有人命關天大事……」

「別與我嚕嗦……滾……」這人可依然高聲怒斥，並且一旁來了三個虞侯打扮的人物，前來驅趕濮陽鑫，這就令濮陽鑫有些不高興了。

小姑娘是越來越急迫的須要王子介的神醫妙術，廻天奪命，而這些高官的家奴們，却在此地阻擋，已經說出了「人命關天」，就該有個通融，而他們，竟然連人命也不理……這豈不是太過蠻橫無理了。

這些虞侯全有些武功，平常欺壓平民百姓，當作了家常便飯，濮陽鑫即使具有不凡之江湖聲譽，可是與他們官場中人，根本無甚麼聯繫，所以，這些人把他當作了平民百姓看待。

「你就與我滾了出去！」

一邊說，一邊動手動脚，嗨，這下可不是撞準了對頭剋星，或者是一個小報應吧，也有可能該有此刻，那位虞侯老爺手才推上濮陽鑫的身時，濮陽鑫一手抱了小姑娘，而一手只起了三隻手指，冷冷的喝道：「不要動……」可憐，想動，也沒法動了。

濮陽鑫點穴封勁，已令這位虞侯，成了副怪模怪樣站在那裡，動也不能動了。

現在，已不可以言語來解釋甚麼了，再說，既然不可言喻，就該闖……

濮陽鑫大踏步的走，第二個還在阻撓，第三個更在叫，一聲之驚叫、慘號，來阻攔的人是越來越多，但是，跌翻在地上的不少，被制住身形，不能言動的，也更多，連那個首先發話的，大模斯樣的那位老爺在內。

濮陽鑫是點穴封住了那些狐假虎威的奴才，那個濮陽十更厲害，他是暗下重手法，將幾個看來可憎之輩，傷了個狠狠的。

「朋友請留貴步！」

將近莊門了，來了四個達官打扮的英挺人物，將通路封住了。

「啊呀……有了虞侯，還有保鏢的呢！」

「兩位到此作甚？」

「朋友，你難道看不見我手中有人要來求活命的……」

「對不起，王大夫沒有空。」

「王大夫……哈哈……」

濮陽鑫一陣大笑，然後，他是朗聲說道：「朋友，看來，你並不是王大夫子的朋友，你根本不配在此地代他老人家看門，並且王大夫也不見得有空與你們打交道，沒空來見我！」

「尊駕何人？」

「我何必說給你這種奴才聽？」

「你說甚麼？你敢侮辱我？」

「哼哼，我一生最恨見三種人，第一遼人，第二官府，第三就是你們，這批保鏢。」

「放屁」，那個鏢頭可發火了，一解披風，長衣一卸，然後是解了隨身兵刃、鍊子槍，他橫眉怒目的向濮陽鑫道：「我倒要領教領教，尊駕的高招！」

「我是來求醫，不是來打架！」

「大哥，由我來打發他們吧？」

是那個濮陽十說話，濮陽鑫看了鏢師的卸袍、出兵刃、立門戶，他目光如電，已看出此君的身法，實在是高出這鏢師許多，再說他本來要闖進草屋去，他無時間與那些鏢師他們亂纏，可是，他對這兩個字有了懷疑。

「大哥！」這兩個字可令人不自在。

他——只有他清楚，此君是個遼人。

本來，他稱呼自己是朋友，還嫌髒了這兩個字，可就是想不到，現在，由朋友又進了一級，不，可以說越了一大步，感情也自然而然地進了一大步。

「大哥，」他不禁對這位大遼子民又看了一眼，而濮陽十滿臉正經，眼中充滿了敬仰之情，濮陽鑫心中陡的一震。

他實在不明白，他爲甚麼對自己如此之敬慕……他又發覺懷中的孩子在呻吟，他痛苦地看了孩子一眼，又看了濮陽十一眼，點了點頭，他走了。

後面已傳來了打鬥聲，並且勁風掠過，本來想阻攔他的三個鏢師，全給濮陽十截住。

因濮陽十之阻截，使濮陽鑫是擺脫了沿路的糾纏，現在是登堂入室了。

本來，這裡有幽靜的小徑，而且是開滿了各種花草樹木的園藝圃，但是，濮陽鑫那有心情來欣賞這些，他的全副精神，都專注在孩子身上……

現在的孩子，差不多全仗濮陽鑫的元氣保住了命，但是，這是用强力的拖延，這就令孩子受苦極大，憑仗了他的無比慈愛，激起了孩子的求生意志，一時間是痛苦，死神壓倒了孩子的求生意念，而一時間是孩子的强烈活命意志擊退了死亡。他除了用慈愛與關懷，及輸送本身之精力眞氣外，他實在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現在，總算來到了百草山莊，他以爲，已來到了天堂，因此，他

根本不理會，這草堂上有甚麼人。他在咕嘀：「小乖到了，你……就快有活命之望了……」

「你是怎麼進來的？」

濮陽鑫面前多了一個二品朝服的大官，生得還算是清秀，只不過，太盛氣凌人。

「我是來找王大夫的。」

「找他幹甚麼？」

「大人，你看，這是被遼民屠殺之孩子，受了重傷，得救她小命！」

「找大夫看病，你就與我走。」

「甚麼？」濮陽鑫不禁惱怒了。

「本部堂就是來請大夫出診的，到現在尚未見到人，而你又想來打岔，豈有此理！」

這位大人可眞會打官腔，就因爲他來請王大夫，所以，不准別人打岔。

「來……人……」那位大老爺又在發號施令了，「去查查門前的那許多飯桶，怎會不阻住此人進來？」

就在此時，草堂右角轉出一個青衣少女來。

這少女年才十七八歲，脂粉不施，荊釵布裙，但是，豐神挺秀，宛如仙露明珠，嗨嗨，我們的大老爺，一見那少女，可就暈了頭，連說話也變得含糊不清了。

「啊呀呀，小姐，不……神仙……」

他在這裡，語無倫次，可是，這位小姐却理也不理他，但是，却萬分親熱的對那個滿面風塵僕僕的大鬍子說話，並且抓住了大漢的右手，神采飛揚地……

「大哥哥，果然是你，我聽見你的話聲，我還不敢相信呢？因爲，我們估計你，這一去至少得三月半年，方會再來，大哥更說你，不再來了也說不定，可是，你到底來了啦！」這姑娘一口氣說了一大串，濮陽鑫却是心不在焉的祇是聽。

「你，怎麼啦？」

「救命，英姑娘！」

「啊！來，讓我來看看！」

「啊呀呀，原來果然是位神仙，原來，小姐也善方脈，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那個官員來打岔了。

「大哥哥，我求你一件事。」

「英姑娘，妳有事祇管吩咐！」

「不敢當，請你把這幾個討厭的傢伙打發了。」

「慢來，慢來，我趙居琳乃是大宋宗室，並且，現居二品部堂，這位小姐，妳該有個耳聞，想我詩酒風流，乃當今第一流人物。」

「草野匹夫，不配與你們這種閥閱貴胄之家來往，大老官，請便！」

濮陽鑫算是堵住了這位自命不凡的宗室人士的路，請他走。

當然不會成功。

好在這位英姑娘已接過了那個小女孩，濮陽鑫算是空出了雙手，與這位大老爺對了面。

「喂喂，英姑娘！」

「英姑娘豈是你叫得的？」

「啊哈，你叫得，本部堂爲甚麼叫不得？」

「唉！因爲你乃是金枝玉葉，皇親國戚，與我們村野匹夫，焉能相交，所以，大人請自重，請便！」

「且慢，我是來求醫的。」

「你不見，她正在忙啊！」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怎可以先到而後治。」

「請你明白，王大夫根本不是行醫大夫，敢請另求高明，請！」

「本部堂就是不走，坐守在此，哈哈，反正，這病啊，看與不看，也無甚緊要了。」

又走出了一個文士，年約二十三四歲，生得猶如玉樹臨風般，濮陽鑫一見，就打招呼道：「啊呀呀，文弟，你爲何到此時才現身？」

「我就是怕煩呀，唉！」那少年來到了趙居琳身邊，舉手爲禮道：「趙大人，尊駕此來究爲何事？」

「小事，小事，哈哈哈，足下高姓大名？」

「唉！我啊，就叫王文！」

「與那位英姑娘是何關係？」

「問這個幹甚麼？」

「大有關係，大有關係，哈哈哈！」

這陣笑，令得那個王大有十分厭惡之感，然後，他是沉聲道：「趙大人，你先是聲勢洶洶而來，又是走狗，又是保鏢，將小人之山莊鬧了個烏烟瘴氣，我們爲求太平，也不想得罪你們這些爲官作吏的，所以來個閉門不出，可是你，又是咆哮，又是喝罵，將我的下人嚇得走避不及，而現在，却又說沒事了，你們這些做官的，也吃得太閒了啊！」

「不，王兄，請別誤會，我說是小事，不是沒事。」

「小事，用得着如此大驚小怪？」

「本來是大事，現在，一見這位英姑娘麼，嘻嘻，這大事就化爲小事了，啊呀呀，王兄！」

「我那配與你稱兄道弟呀，趙大人，你如此模樣，莫非別有用心？」

「聰明、玲瓏，哈哈，我是爲救小妾之痛，而今，啊呀呀，小妾如果與英姑娘相比簡直是天壤雲坭之別。」

越說越豈有此理，但是，這位

自命金枝玉葉的貴冑公子，却是毫不感到自己的鮮廉寡耻，依然是口沒遮攔的，在那裡信口雌黃。

濮陽鑫簡直是氣得說不出話來。至於，那位少年公子，也讓這如此無賴無聊之人，弄得手足無措。

不想，就在這個尷尬時候，突然來了個壯漢，他可不像濮陽鑫與那個少年文士，先是抖手抓住了那位趙大人，兩個又响又亮的大嘴巴，然後是兜胸一把，抓住了他，祇聽得他哈哈一笑道：「給我滾了出去！」

就他一揚手，一運勁，這位嬌生慣養的王孫公子，可就吃了個大虧。人，似騰雲駕霧似的，給摔出了草屋。

他還有幾個貼身衛士在，一見此人滿臉英悍之氣，並且，看出他出手快，身形俐落，一個個為其先聲所奪，又何況，外面那個趙大人還在叫呢！

「好大的狗膽，啊呀呀，來……人……與我打……」

一聲呻吟，夾雜着一聲叱罵，聽來令人感到又可笑，又可惱的，可是，他叫了幾聲，可沒見有人來助長其威風，反是那幾個貼身侍衛，已經來服侍他了。

「大人，請息怒！」

「大人，請保重！」

一疊聲的安慰，七手八脚的攙扶，將個袍帽歪斜的二品大人扶起。現在，他可不敢自己進草堂了，祇是在發號施令，叫人上，叫人去抓他們見官，可惜，沒有人敢奉命行事，他覺得奇怪，那些保鏢們呢？

在你勸我扶的情況下，他總算出了門，他看見了那些被打得七顛八倒的虞侯家奴，還有保鏢。

趙居琳算是醒了一醒神，但是他不甘心，因為他一見了那位英姑娘，他就不肯死了心。

且不提這個狗官，現在，堂上是濮陽鑫與少年文士的互相唏噓，朝政不修，而官不恤民，雁門關外的大批土地，燕雲十八州的苦難鄉親，他們得受苦受難到何年何月？

濮陽鑫訴說了他目睹的一切，他流淚了。

少年文士也激動得臉色慘變。奇怪的是，那個濮陽十也流下了淚。

「閣下尊姓大名？」那個少年文士見濮陽十傷心流淚，他突然想到，濮陽鑫尚未將來人介紹認識，今日，就全靠了此君的莽撞，標勁，將這幫令人作嘔的傢伙趕出了莊門，所以，他對此君有份好感。又何況，他是濮陽鑫帶來的朋友，俗語所謂：「未見其人，先見其友。」如此人物，想必不差，故上前請教。

「在下濮陽十！」

少年文士不由一怔，濮陽是個稀姓，甚麼？他也姓濮陽，難道是鑫哥的親戚？

「他乃是我的大哥。」

更加打上個突，濮陽鑫是個孤兒，他那會有兄弟，喔，是族弟，對！

「原來是濮陽……」

「別聽他的鬼話。」濮陽鑫實在忍不住了，他不得不闢謠，可是，還沒有時間說話解釋呢，堂後脚步聲中，出來了一個身穿黃衣，足登麻履的瘦小老人，衣着平凡，不過萬分整潔，臉容慈祥，可是，當他一見了濮陽鑫，便戟指怒斥。

「你怎會如此的疏忽，如此的大意，你可知，你累那個可憐的女娃挨了多大的苦，誤時誤刻，唉，你還有心情與人爭强鬥勝？」

「是，鑫兒領責。」

「領責就夠了嗎？你可知，如果不是英兒先施三連眞炁，這孩子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啊！如今，這孩子……」

「唉，全是你累害她的啊，得吃三個月的苦。」

「這……可有辦法，祇要有辦法，你出題，鑫兒無論如何，也得辦到。」

「沒辦法，骨斷筋裂，氣血已戕，而你拚命將自己的功力眞氣施送與她……」

「若不如此，孩子分分刻刻，可能嚥氣。」

「不，就因為你好强，你不肯聽話，如果你學了英兒的三連神訣，你就可令這孩子，早已解脫了斷骨筋裂之難，到了此地，再經我用藥療傷補身，她不出七日，就可痊癒，但是你，不肯學……」

老人的話，令這個豪邁、慷慨的大俠低下了頭，紅了臉，有多尷尬，就多尷尬的怔怔的，站在那裏。

濮陽十可就不明白，這是為了甚麼？

濮陽鑫為了這孩子，可說是出盡了心力，他為了不放棄這孩子，寧可自己陷身在萬分苦難之陷阱中，受那個陰狠惡毒的女魔頭打擊。

如果沒有自己，因一念好奇，不，該說是為其那坦白、誠懇、豪邁，更且與無限之天眞及赤子之情感動，那麼，他決不會鍥而不捨的，跟踪在他身後。

如果自己不看到他對孩子的關顧與慈愛，他更不會死心塌地的，為其隨從，他在這個大鬍子身上，依稀看到了神聖之光芒。

他不是一國之君、丞相，或者具有權威的人物，但是，他却是別具一股懾人之氣度。

他會發怒，他也會流淚，他是人，一個眞正的人，就因為如此，越形顯示了自己，及自己的族人，是禽獸不如的屠夫！

突然，又想起了他一句話：「你看慣的是禽獸之行為，如果，我與你一般，我與禽獸有何分別！」

他由心底泛起了敬仰之情。

難怪辛玲會捨身救他，因為，他是個頂天立地的，坦誠無畏的大俠，是不能為宵小邪魔，奸計地陷害的人物。

現在他受人訓斥，在他看來是寃枉的，因此，他站了出來，他那剛狠、慓悍的是與生俱來的蠻性子發作了，他大聲說出了他的心中話。

「老人家不該斥責他。」

「老人家應該向他道歉。」

「你們坐在這裏舒服，而他是跋涉奔波，並且，受盡千災萬難而來的。」

他說得口沫橫飛，不料，老人是淡淡一笑，手一抖，一股勁風，却封住了濮陽十的口。

從種種跡象顯示，濮陽十不是個庸俗子弟，更不是個粗魯無智傢伙，從其跟隨濮陽鑫，而不令濮陽鑫發覺其跟踪之能耐看來，他分明是個有心人，一個有心機的人，奇怪的是，他怎會為人一招即封，毫無還手之道？

濮陽十是否浪得虛名，不見得！

那麼這位看來清潔整齊的小老人，更令人震慄，豈不是這小老人比濮陽鑫更具神通、神威？

無論如何，濮陽十口是已被封住了！

「你給我少開口。」小老人的話，是威嚴而懾人，頓使全場肅靜無聲。

連四週的空氣，也有着凝結的感受。

「我想不到你，會如此之無賴……」小老人冷冷的看了濮陽鑫一眼，話聲也顯然的越形不滿！

「爹，這……這又是為了甚麼？」那位少年文士連說話也不大俐落的詢問着。

「你問他自己！」

「濮陽兄，這到底是為了何事啊！這位兄台……」

「他是大遼人……」

「啊！」的一聲，這四週空氣更為森冷！

然後，是大家沉默了！

這個時間最難過的是濮陽鑫，因為他突然有所警覺。

這位大遼人，他與中原子弟，有着不可磨滅的民族仇恨。

而這裏的人，那怕是個傭女、下人，誰也見不得遼狗契丹人，一見面，非拚殺不可！

而他自己將他引上了門！實在，唉！也祇有自己明白，此人——與一般契丹遼民有着極大的不同！

他不仗勢欺人！

他還救了那個小女孩。

更因為不放心自己，他出了手……

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出了手解救了自己，不，該說，也解救了這孩子的苦難！

一路上，看得出他的關心！

走了二三天，因為他的表現，令自己對他有了感情，並且十分自然的，泯去了種族之分歧！

一直到老人出現之前，他根本已忘了他是遼人。

何況，一聲朋友，一句大哥……

他委實有些糊塗。

但是，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他依然是遼人！

是我們民族的對頭人！

濮陽十何嘗不焦急，他明白自己的身份。

他是個聰明人，故而，他也已看出了老人，之所以憎恨自己的原因，因為，他是個異族人！

但是，他有千言萬語，他有着山高海闊的理由。

可惜，他無法分辯！

因為，他的口被封住了！

他的身形，被點住了。

「濮陽兄，到底是怎麼回事？」

嗨，救星來了，那位宛如仙露明珠的少女出來了，分明，她早已看出了此地的僵局情形……她插進來，希望能打破沉寂，更希望說出個道理來。

她問濮陽鑫，用意濮陽鑫却分明看出了，這位小姐的關注之情。

可惜，濮陽鑫可說不出口，他說不來大道理，他祇是在想，自己為甚麼會鑽進了個死胡同！

少女又一回頭，對老人笑笑道：「爹，大哥哥惹惱你啦？」

老人不回答。

「為甚麼，嗯！」少女向老人走去。

「問他自己！」

「爹，你明知大哥哥不善說理。」

「也好，犬羊，你自己說罷！」

老人邊說邊一揚手，好功夫，濮陽十祇覺得喉間有一股熱氣冲來，可以開口了，但是身形依然故我，無法行動。

「老鬼！」濮陽十早已瞥了一肚子氣，再說他已看清了形勢對自己實在糟糕透頂，反正如此，他說話，可全帶有火氣。

「你叫我說甚麼好？人言南朝人，蠻不講理。你看出我是個契丹

遼人，但是，我並不來偷，又不來搶，再說，請看，我穿着打扮，那有遼人的痕跡！」

「這就可見你居心叵測！」

「放你娘的屁……」

「不可！」濮陽鑫不得不出聲示禁了！「你，唉！王大夫，此事，是我的不是，可是，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有甚麼得不得已？」

「此君，不錯，是契丹遼族人，但是，奇怪，這幾天來，我可根本沒想到這個問題！」

「啊！大哥！」濮陽十這聲大哥，叫得可算得感情充沛，並且，眼中有淚！

「或者，他與我一樣，唉！我又該怎麼樣說話，他救人，他奮不顧身……他爲了我，插手在江湖間，一路上，我看到他對孩子的關懷，因此，我渾忘了民族大恨，我將他帶到了此地……」

「你還代他粉飾……」

「王大夫，我一直把你當作長者、前輩，我決不敢在你面前說半句一字違心話，我不是代他粉飾，但是，我不得不據實稟告，還有，那孩子的生死，也有所解說……」

「濮陽鑫！」

老人的語氣越來越鄭重了！

「你食言了！」老人的話，可以說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彈了出來那樣，神情嚴肅，態度凜然……

濮陽鑫臉色慘變，不過，他卻是萬分激動地說着：「我那會食言，我一直看到血、屍身、燒毀的村莊、倒塌的牆壁，我恨極那些屠殺、野蠻的遼人……我發誓，我要殺死……這些强盜，這些蠻徒，但是，難道，我們自命爲俠義禮義之邦的人，與那些禽獸一樣，或者說，我們與他們比賽……殺，無理的殺，濫殺……」

「夷憂大防，濮陽鑫，你……你可別忘了！」

「我決不敢忘，可是……我們決不能濫殺無辜，我們……決不能與這些滅絕人性者看齊……」

「爹，我相信大哥哥的話。」突然，那個英姑娘斬釘截鐵的說了一句，以表示她是與濮陽鑫站在一邊。

「與我殺！」

老人突然迸出三個字！

殺誰？當然是殺濮陽十。

誰來殺？他面對的是濮陽十！，濮陽鑫給鎮住了。

「如果不殺這遼狗，濮陽鑫你以後，永不許再進我的莊門！」

「不，爹！」兩兄妹異口同聲……

「住口，濮陽鑫，你竟然爲了一個遼狗，與我一家絕交，你自己再想個明白清楚……」

這是以絕交相脅！

濮陽十突然想起姊夫耶律海子，哈哈，好得很，一個恨南人如蛇蠍，而這個老人，卻恨遼人如猛獸。

他想到了濮陽鑫那一番感情充沛的話，他由心底說出個好字來，果然是個有義膽的漢子，隱隱之中，他十分高興，這一次的懸崖回頭，交上了這一位是非分明的大英雄……

但是，現在看到他的爲難，突然熱血上湧，他正想開口叫濮陽鑫出手殺了自己，讓他維護這交情！

可是他耳邊，又聽到了濮陽鑫說的話。

「王大夫，我已想過了，請恕我方命之罪，我必須帶這位兄弟走，我決不能貽人口實，當然，我也已想過，如果今日我不殺此人，我勢必爲中原武林道所唾棄，甚至我會變成個不堪聞問的、不齒於人的人物。」

「但是王大夫啊，即使是殺了此人，絕無人洩漏半點風聲，只可惜，暗室欺心，方寸難饒，我寧可爲此事遺臭萬年，決不能昧着良心，毀了此人……」

「你何必這樣傻……」

「小兄弟，我放你走！」濮陽鑫已來到了濮陽十身前，好快的手法，只一拍一推，老人的獨門功炁五禽訣，爲其五星吸引力所化解！

濮陽十全身一鬆，突然，他對小老人一躬到地，朗聲說道：「本來，我就該拔身飛溜，我不忿，我更不明白，我犯了甚麼罪……」

「你還不與我快滾，我豈肯與遼狗對話！」

「嗨嗨，我總算領略了，眞正的可憐與眞正的野蠻，是如此一副面目！」

「文兒，還不快代我打發了這犬羊！」

勁風突現，那個長身玉立之青年，已是一移脚步，就此扣住了濮陽十！

到此地步，也不再是說話的時候，是拚生死的對招，濮陽十賦性慓悍，也頗有機心，一出手，就將耶律海子所贈的玉龍環寶刀取出，一聲龍吟，一彎銀虹，首先將個少年圈入了禁圈……

「大哥哥，你不可插手！」是那個英姑娘驚叫。

「我不能眼看文弟毀了這位小兄弟……」話聲中，一條長大的身形，已强闖入內！

濮陽十可以看出這位大俠的愁苦神色，突然，他心頭大震，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中，這位本來看來十分英風豪邁的遊俠，一下子，老了十來年，而愁苦，煩惱的神色，籠住滿臉……

他是一位愛護朋友，是非分明的熱血男兒啊！

於此可見，自己的事，令他受了多大的打擊。

令他耗了多少心血，作出了令其心神俱摧的決定。

即使如此，濮陽十依然看到了他的英豪仁義之氣度，濮陽十不知爲甚麼，眼淚是不能自制的流了下來！

「你想殺我？」少年邊出手邊問。

「我永不會殺你！」濮陽鑫苦痛的回答。

「那麼……濮陽兄……這可是你的不是了！」

「怎見得？」

「你是立於有敗無勝的地位，我爲了父命所遣，我會不遺餘力的，向你只有出手而無回護的殺手招……」

「爲甚麼要令他們看戲……放了他！文弟，或者，或者我是不配與你稱兄道弟了……不過，我可以束手就縛，靜候處置……」

「不，不，我祇是想代你解決了這犬羊……」

邊說，那個青衣少年，突的一個「雲龍現」身法如風，越過濮陽鑫而向濮陽十兜頭撲去。

這可是青衣少年的殺手神招，濮陽十即使是家學淵源，有名師指導，在大遼，或者可以稱爲勇士，在中原，尤其是在武林道上，那麼，春秋刀、天星游，算不了甚麼……又何況那少年心切父命，在言談之間，越過了濮陽鑫，這一招「雲龍現」，連下來就是飛龍入海式，一招之中，暗伏七手而成，式式扣緊了濮陽十的死穴。

更可怕的是濮陽十，才覺少年身形臨，而全身莫名其妙的，爲一股無形吸力吸住了，即使玉龍環寶刀似虹，鋒利無比，青衣少年，是爲求一招成功，本身已將這個因素估計在內，所以，現在的濮陽十之招可以說是無的放矢，亂劃亂砍……

看來青衣少年的殺手神招，接近成功了……

濮陽十的耳中，突然，聽得濮陽鑫的咆哮：「還不快走！」

濮陽十還沒弄清怎麼一回事，莫名其妙的，自己後腰已爲人抓住，一股大力湧來，人已向天井小徑落去。

後面傳來了幾聲驚叫，有人墮地聲。

「大哥哥？」

這英姑娘的叫聲響徹雲霄……

濮陽十回頭一看，只見濮陽鑫已跌翻在地，大口血由其口中噴出。

耳邊又響起了濮陽鑫的大叫。

「還……不……快……走……」

濮陽十淚眼模糊中明白，濮陽鑫是爲了救自己，他在自己千鈞一髮之際拚力闖了進來，抓住自己，擲出重圍！

可惜，他奮不顧身的結果，是自己捱了打，替代他受了傷，大哥爲甚要麼這樣，是希望自己走，而自己眞能就此一走了之嗎，不，濮陽十昂首的走了回來！

＊　＊　＊

「你們可以殺我，但是，得讓我看看濮大哥，」濮陽十的慓悍勁又來了！

可也眞難怪他啊！說實在的，他太感動於濮陽鑫的眞實、坦誠的表現，然後，他想到，自己該死，莫名其妙的跟他來，爲甚麼，因爲，他佩服濮陽鑫。而今，自投羅網，自找死路，死了活該，說甚麼，也不該累死了大鬍子，所以，他昂然走近了受傷的濮陽鑫的身前。

大鬍子已無法支持了。

即使他用手撐起了他的身體，太多的血，已令他手肘無力，他只能慢慢的低下了頭。

「文 弟……請……讓 他 出門……平安……的離去。」

「大哥，你就別爲我操心了，我不領這個情。」

「你……」濮陽鑫是苦痛的搖了搖頭，然後，他又一聲咳嗽，血又湧出了口。

「你走吧！」

是那個老人出現在濮陽十的面前，命令他走。

可將個濮陽十怔住了。

「但願你回去之後，記住這一幕，我們中原子民，並不好殺，亦希望你能夠體貼此君之心，儘量少殺，當然，最好不殺無辜的人！」

啊！濮陽十已給濮陽鑫的行爲，感愧得心痛如絞，而今，再聽到這老人如此的說話，他惘然若失。

「血，只會令人變得更兇殘，無良，只會令殺孽加重，只會令人變成禽獸，朋友，你自己去想吧……」老人嘆着氣說着話，然後，他是一彎身，抱起了濮陽鑫，可憐，濮陽鑫已昏死過去了。

由此可見，此君之赤誠、眞摯。

再看看出手的少年，他是淚流滿面，他比自己更傻的屹立不動。

少女走過來招呼道：「大哥，你怎麼了啦？」

沒有回答。

「大哥。」英姑娘尖聲叫，總算好，這一聲尖叫，算是將他的魂，叫歸了竅。

「你怎麼了？」

「我……我……」少年還有些沒

醒透的感覺：「濮陽兄呢？」

「爹，抱了他走了。」

「我……怎會擊傷了他？」

「因爲，他全神貫注的在救我，他疏了神，他……」濮陽十接口說着。

「喔，如此，你爲甚麼還在此處？」

「我不走啦。」

「你想死？」

「大哥，不可……」少女英姑娘沉聲阻止了他：「大哥，你該去看護着大哥哥！」

「這……」

如此的人物，現在，可變得有些失魂落魄樣子。

濮陽十却是旁觀者清，他們誰都想去看濮陽鑫。

現在，誰也有着內疚之感。

青衣少年是走了，只剩下那個清秀靈慧的英姑娘，看來她也是强抑住心痛，與濮陽十開口談判。

濮陽十是不希望離開草堂。

英姑娘斬釘截鐵的，此地決不留客人。

但是，濮陽十說甚麼，也得看到濮陽大哥，平安無事，方自己走，否則，他是死乞白賴的，得留在此地。

到門口去，最後的決定是，不能留在草堂，可於門階下，暫避風雨，「不能通融。」姑娘說，而是她不能作主如此而已。

濮陽十果然說走就走，他走出大門，他棲息在這百草山莊的門口。

當夜，他吃了些乾糧，又喝了幾口帶備的酒，然後倒往台階一側，睡了。

常言道：天有不測風雲，半夜裏下了雨。

常言又云秋雨連綿，好一下，就下了一個不停！

濮陽十大爺，除換了一身雨衣外，就甚麼也不理，依然在等。

三天來，這大門未開過，當然，也沒有人來看視過濮陽十大爺。

是深夜時分。

秋雨漸濃，四外黑得可憐，而秋風淒雨，即使是大遼子民，習慣於豐草茂林，幕天席地之生涯，到底一連幾天，爲雨所困，難免令其有着某種愁緒。

「哼！眞他娘的，好像這門中人全家死光了。」這是一句牢騷話，那想到，濮陽十這一說，却有人接了口，這可令他嚇了一大跳。

「不是死光了，是走光了。」

這話聲是如此陰沉，氣氛又是如此的蒼涼，濮陽十本來就是心情欠佳，現在，可幾乎爲這兩句話，引得笑了出來。

陰惻惻的，眼前好像有一條人影，但是，在如此秋風愁雨愁緒萬千境況之下，他幾乎把來人當作了鬼。

「爲甚麼你不說話？」那個人影發問了。

突然，濮陽十心頭一震，他一個翻身，想飛身入莊，因爲，他算是後知後覺，想到了這山莊中，是否眞已無人跡，他想看個清楚。

不料，眼前一黑，勁風加雜着秋雨濺了他一身水，雖然有雨衣，但是，有幾滴水珠濺在他的臉上，使他隱隱作痛，濮陽十不禁心頭一凜。

「你想到那裏去？」

「到莊中去。」

「去幹甚麼？」

「去看看，你說的究竟是人話，還是鬼話？」

「你把我當作了人。」

嗨嗨，這句話可將個濮陽十鬧了個暈頭轉向，不把他當人，難道當作了……

「我不是人，是可憐的牛，哈哈！你可聽說過牛頭馬面……吶……就是森羅寶殿上的……」

越說越玄了，他是津津有味的長篇大論在演繹着甚麼森羅殿、牛頭馬面，但是，對方那會知道濮陽十此時的心境。

他深怕誠如此「牛」所言，莊中人已走光了，那麼，他將後悔莫及。

任誰都可以走，就是濮陽鑫不能走。

現在，他是很急要見到濮陽鑫，誰想到竟被這個莫名其妙的怪物所阻擋。

所以，他毫不理睬，一閃身，展開了天星游身法，想掠過那隻「牛」。

唉，他自命爲「牛」，其實比狗更靈敏，不知怎麼一來，他又被這隻「牛」阻住了。

濮陽十連施七種身法，連闖七次，一次比一次快，一次比一次勁，其中有一次，更是連闖帶出招，嗨嗨，這一次，他幾乎撞上了那隻牛。

濮陽十爲自己的「後知後覺」生了氣。

從幾滴水珠，引起發痛，就該領略到，對方實在不是一個普通人物，而自己還亂闖亂撞個甚麼？別說七次，就算七十次，看來也闖不過，這道「牛」關啊！

「服了你！」濮陽十洩了氣道。

「那就好了。」

「可是，你認不認識我？」

「不認識。」

「那你阻住我幹甚麼？」

「我來找王家的人，找不到……該算是『聽見』了你，我便找你來問訊一下。」

濮陽鑫不忍心濮陽十毀在青衫文士……

「奇怪，你要問甚麼？」

「他們那些人，到那裏去啦……」

濮陽十幾乎將「活見鬼」三個字說出了口，試問，他自己直到如今，莊中人走光了與否，尚在未知之數，問我，那豈不是問道於盲？

「我眞以爲，你在開我的玩笑。」濮陽十還想說出自己的心意，那想到這句話不知那裏得罪了這條牛，引得那條牛發了牛脾氣。

濮陽十祇覺得喉間突有一股勁力壓來，這股勁力又陰又韌，令他的喉間一窒，而人，祇覺得軟洋洋的，不料叭叭叭叭，一連四響，濮陽十祇覺得眼前有不少金星飛舞，捱了四個大巴掌，口中有血。

然後是勁力一收，他又可以自由的活動了。

試問濮陽十那裏能受得了這些，一聲怒吼，祇聽一聲龍吟，白虹一掠，濮陽十與這條牛交上了手。

刀風勁厲，白虹似練，濮陽十心中憤怒，他自覺毫無不對之處，這莫名其妙的四個大巴掌可打瘋了他的心。

春秋刀法有其不可輕視的實力，又何況，玉龍環寶刀在握，更有一點是，濮陽十已發了强悍之勁，這出手發招，全是有去無回的拚命招式。

這隻「牛」却是陰惻惻、冷冰冰的，隨着這刀鋒進退，雖是「牛」性較爲溫馴些，如果犯了性，却是蠻得驚人，又何況，龐然大物，鈍得令人嘆息，那想到眼前這隻「牛」啊！是又靈又活，又快又疾，濮陽十反而被他激出了蠻勁。

莫名其妙的濮陽十又是爲一股暖氣所壓，令他四肢軟綿綿的，無法施力，而眼前一暗，胸口一緊，嗆郎一聲，玉龍環寶刀墮地，一股又勁又急的大力從後推來，耳邊祇聽得陰惻惻的牛兄說話：「進去吧！」

濮陽十倒也聽話，十分規規矩矩的向前射去。

眼前一亮，有光，不過，這光是綠幽幽的，就因爲綠幽幽的光綫下，這四週看來，充滿了鬼氣。

秋風秋雨……

四週幽綠……

濮陽十幾乎疑心自己由人間已經入了地獄陰曹地府。

「牛頭。」

是一個婦人的語聲。

濮陽十由心底泛上一股寒意，令他幾乎牙齒打顫，爲甚麼？四週的光，外來風雨聲，再加上這一聲「牛頭」，呼叫得似鬼哭又似梟鳴，濮陽十連汗毛全已豎了起來。

自然而然的，由「牛頭」想到了「馬面」。

然後想到了「森羅寶殿」。

這就難怪四週冷得奇怪。

後知後覺的濮陽十，突然發現了個破綻，森羅寶殿有閻君，從來未聽見過有閻君夫人。

「牛頭，爲何引此人到此……」似鬼哭的婦人在問話。

「君夫人，此人或者有用。」是先生答話。

「或者……唉！你也太多事了吧。」

「是，不過，君夫人，你要處理鬼王，這就空了缺啊！」

「唉！」這一聲嘆息，聽來更令人心酸，神戰，然後似遠似近，似鬼哭神號的語聲：「你說啊！爲甚麼通風報訊，爲甚麼吃裏扒外？」

濮陽十心中一涼，甚麼？他們在審問自己人，他想起身，看個清楚明白，他祇起了一半，立即發覺自己的四肢百骸，瘦溜溜，軟洋洋，似是中了甚麼邪。

不得已，看清四週，才發現自己身後有一個白衣人，匍匐在地，想必審問的是此君。

突然，眼前是一蓬黑影抖起，在幽綠的光芒中，此君已甩髮，現相，祇見一張血跡斑駁的面。

「因爲，我自覺形慚……我發現我……太卑垢無能。」

「鬼王，你是借了和尚罵賊禿，你是在罵我？」

「不，君夫人。」那個被稱爲鬼王，披頭散髮的白衣漢子分辯着：「我何必駡妳，更不想刺傷妳，因爲，他們的愛國感動了我，唉！不錯，我祇配稱之爲鬼，而濮陽鑫，才是個眞正的人。」

「濮陽鑫，他與我們無仇。」

「但是，他與王家是好朋友，濮陽鑫爲了他，而受了傷，王子介爲了濮陽鑫，他將畢生功力，這五禽玄炁，全借療傷而輸入了濮陽鑫身體中。」

「甚麼？王子介輸功？」

「是。」

「他的兒子不會五禽炁神訣？」

「不會。」

「他的女兒呢？」

「更不會。」

「他毀了功，王子介也毀了功？」

「對。」

「這是我報仇的好機會，而你……」

「我通知他們走，所以，他們走了個乾乾淨淨。」

* * *

一聲極慘厲的笑聲，一條綠影，一閃即逝，而一片血光，濮陽十已看清了那鬼王的胸前一片血漬。

分明是來人出了手，但是，看清了，濮陽十不禁也嚇得尖聲大叫。

好厲害，好陰狠的手法。那鬼王竟然給來人一下子揭去胸前的皮膚，明白了，也是爲人活生生的剝去了層皮。

那來的這等狠殘手法的？

漸漸……鬼王在哼……這哼聲，聽來令人毛骨悚然，然後，他在發抖，抖得越來越厲害，依稀，還可以聽到了這牙齒碰擊的聲音。

這是爲甚麼？這是甚麼？濮陽十越來越給這裡的氣氛逼得透不過氣來。

「朋友，你……幹甚麼？」濮陽十實在不明所以，問了這一句。

「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我勸你少管閒事。」「牛」在一旁，陰惻惻的接了一句。

「好……厲害……的……陰燐攝魂！」是鬼王的嘶叫。

可以當得上一句「慘極人寰」。

這就顯示了君夫人出手之陰狠毒辣。這所謂「陰燐攝魂」——分明是一種有毒藥物，夾雜在掌風之中。

從種種跡象所示，看出了這是個邪教的組織，而邪教往往對付自己人，比對付一般人更慘無人道，更絕滅人性。而那個鬼王，分明已爲自己人的家法所折磨。

可是，濮陽十却是萬分之不忿，也萬分之同情，由於聽到了鬼王爲了放走濮陽鑫、王子介那些人，他這才受到了君夫人如此之折磨。

「君夫人！」濮陽十叫了一聲，這一聲叫，令他發現了自己的聲帶，有着嘶啞之感。

「你不必多言多語，牛頭已說過，你自身難保。」

君夫人語聲刺耳難聽，並且，更有幾分懾人心魄的陰森味道，但是，却嚇不倒濮陽十的。

「想不到中土人氏，對付自己人，比外族人的手段，更狠毒萬分。」

「你說甚麼？」

「我說……」濮陽十還想有所說明，喉間一熱，而一股極柔和的熱力，將其發音一阻，濮陽十祇覺得有股說不出的軟洋洋感受，引使他眼皮重，心頭沉。

「便宜了他。」

濮陽十祇聽得君夫人的語聲，他祇想睡。

那想到，一聲極慘厲叫聲中，又聞得遠處傳來了一聲長笑，笑得驚心動魄。

濮陽十心頭一凜，凝神間，祇聽得聲到人到，而眼前一亮，幽綠的光芒稍斂，而一條苗條的身形，手中拿着一支耀目之的火把，發出熊熊的火光，出現在這草堂之上。

是蒲月琴，濮陽十不禁嘀咕了一聲。

借着這一股火光，算是看清了四週的一切。

居中而坐的，是個身穿墨綠色麻衣，手執鳩杖的婦人，可滿頭綠髮，披散四週，連個面容也遮住了。即使如此，在長髮披拂中，依稀有兩點綠色星光，嗯，是眼睛，不過，這眼神看來令人心凜。

這麻衣婦人身後，有四個打扮非僧非道，不男不女的傢伙，面無表情，手執長幡、短劍、一鐘、一磬。

在麻衣婦人身前，一左一右，站着一黑一白兩個壯漢，嗯，一個是牛兄，另一個勢必是馬弟。

地下那個鬼王已仆臥在地，一動不動，分明已死了，因爲，濮陽十依稀聽到了君夫人說過一句話：「便宜了他。」

這個所謂便宜，就是給他少受更多更酷烈的折騰，而送他歸了天！

然後，他看到了蒲月琴，沉着地，手執火炬，昂然而立。

「是妳，閻夫人，唉！我早就該想到你。」

「既然知道是我，那你們還不與我走得遠遠的？」

「很好，本來我也該走了，閻夫人，這可是我第二次的讓妳了，看在尊夫份上，妳自己小心了。」

「我明白，但是，你大可不必看在死人的份人。」

「哈哈哈……」

君夫人的笑聲，比哭還難聽，但是，她還是算笑了，笑得十分歡暢。

「我明白你的心意，希望挾持了這個小伙子，代你找到濮陽鑫，但是閻夫人，我怕妳是辦不到，本來，我曾說過讓妳三次，第一次，爲奪七三玄經，我讓了妳一次。

「妳以爲憑仗妳七三玄經中之神功，可以尅制日月七巧環嗎，我已說過，妳辦不到。

「現在，事實證明了，我沒看錯，妳根本沒辦法，也沒時間能練成七三玄經，現在，是第二次，再有一次，閻夫人，到那時，是該妳避我了，不過，試想，妳有可能避免我來找妳嗎？」

「當然無法避免。」

「哼哼，哼哼，知道就好，妳就好自爲之吧。」

「且慢！」蒲月琴見君夫人想走，她突然出聲阻住了她，道：「武娘子，請暫勿走！」

「有何賜教？」

「妳說，妳欠過拙夫之情？」

「嗯！」

「我已蒙妳兩次相讓，唉！但是，我的目的，祇有一個，就是報了這殺夫之仇。」

「精神可嘉！」

「武娘子，妳說尚可讓我一次。」

「或者助妳一次。」

「好，就請助我一次。」

「怎麼助法？」

「將這小子交給我，唉！我的心事，既然給妳說穿，我也不必再裝作强人，我所求的是報仇。」

「嗯！」君夫人在沉思。

「何不殺我，何不殺我？」可憐濮陽十在哀求，求她們殺了自己。

突然，大門打開了，進來了不少人，有鐵鍊聲，有吆喝聲，人馬雜沓中，走進了山莊，走上了草堂，爲首的二員將官，後隨的才是衙門中的捕快班頭。

「奉中書大人鈞諭，大名府堂示，特來捉拿遼黨，你們乖乖的給我站在那兒。」

那個將官，一口官腔，說得兵哥們，指手劃脚，他們寅夜奉命，連夜趕來，可憐，他們是來送死了。

老實說，現在的所有在百草山莊的人，沒半個是循規蹈矩的村戶小民。他們是殺人不貶眼的魔頭，一般人尚且恐怕爲他們發現了踪跡，有所不幸，他們竟然如此大模斯樣的闖上了死地。

「孩子們！」那個牛兄先開了口：「你們奉命來抓人？」

「對，呃，沒有半個標緻的，那個叫英姑娘的呢？叫她出來，嗯，我們奉命，可不敢得罪。」

他還在口沫橫飛之時，眼前突然一暗，而一股暖洋洋的氣流，流過全身，令得這位將軍大人，四肢有說不出舒服之感，可是，臉上發熱口中發甜，耳邊聽得啪啪連响，那位將軍大人，可給人打得發昏，最後是一股大力推來，渾身甲胄的大將軍，被人像拋一個稻草人那樣，擲出老遠。

一連聲的啊呀，哎唷，分明因這位大將軍的摔倒，其他人給帶倒了一大批。

「如此膿胞，怎能上得戰場，殺得敵人！」是君夫人在說話，然後是一聲冷哼。

濮陽十祇見四條人影出了手。

唉！簡直是令人心神俱震，這四個看來怪模怪樣，不男不女的傢伙，這殺人的手法，可算是乾淨俐落到了極點。

長幡捲頸。

短劍刎頸。

鐘鎚敲頭。

磬引刺頸。

快是快到了極點，而被捲、被刎、被敲、被刺的人，根本沒思考、認清之餘地，簡直是一瞬間，連個呼叫也來不及的死了。

長幡捲頸沒血，不稀奇，連劍

刎、鎚敲、引刺……也祇不過是喉間一點紅色，這小小一點傷痕，就令活生生的人，見了閻王。

濮陽十是心神俱震，蒲月琴何嘗不臉色大變。

這分明是殺人示威，也算是給蒲月琴看清了君夫人的實力！

但是，蒲月琴何嘗不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並且是剛愎自用的兇星，爲了丈夫，爲了報仇，她只是求成功，不擇手段。

就算君夫人的示威，對其有某種的威脅，不過，她依然鎮定如常！

「好手法！」蒲月琴冷靜的說着：「但是，我只求妳一件事，我要帶走這個遼狗！」

「唉！閻夫人，我何嘗不想由他身上帶出了王氏一門……」

「七三玄經也肯讓，這一次……」

「這一次，可與七三玄經不同……」

「我是久聞武娘子妳，言重如山！」

「妳何必逼我了！」

「我已說過，爲求報得夫仇，我是不擇手段！」

「牛頭。」君夫人得與部下商量了。

「君夫人！」牛兄恭敬的應了一聲。

「你看如何？」

「君夫人，屬下之所以扣住此人，就是想君夫人能憑此人，在遼東開出個新基業來！」

「但是，我受過閻于渭的好處……」

「倒不如由我們代閻夫人報仇！」

「看來，她所求的是，親手刃對頭！」

「多謝武娘子體恤……」蒲月琴說的話，只有這麼一句充滿了激情，是眞心誠意的感謝君夫人！

濮陽十突然清楚了自己的身份，自己將會變成了釣魚用的香餌！

從雙方對自己如此之重視，濮陽十更看清了濮陽鑫的爲人。

他是一個眞正的游俠，一個民族的驕傲者！

耳邊又聽見了王子介老人的語聲：「但願你回去之後，記住這一幕，我們中原子民，並不好殺，亦希望你……能夠體恤此君之心，儘量少殺，當然，最好不殺無辜的人……」

「血，只會令人變得更兇殘更無良，只會令殺孽加重，只會令人變成了禽獸，朋友，你自己去想吧……」

不錯，濫殺，只會令人變成了禽獸。

這幾個殺人的，那一個有着人的心腸？

爲了報仇，爲了某種慾望，他們的行動，那有些人的氣味？

君夫人是陰陽怪氣，不，簡直是鬼氣森森……包括了她的手下，甚麼牛頭馬面、喪門、弔客，已名符其實的變了鬼。

自己該死，該我死……

但是，可憐的是，他給君夫人交給那個蒲月琴。

以後，他勢必會……成爲惡人手中的工具……

可憐的是，他求死無門！

四肢是軟綿綿的，他直到如今，還是不明白，那會成了個廢物，他到底是否中了邪，令他變成了廢物。

可以吃飯，也可以睡覺，所謂，起居飲食，一無所苦，如果想運用眞力，或者打拳踢腿，却使不上力。

坐在大車上，有人照顧，正是蒲月琴的弟子，石玄女、龐無影。

他想到了濮陽鑫，現在，大哥又在何處，他的傷勢，他所救的那個小女孩……

濮陽十這個大遼的蕭延十突然流下了激動的眼淚，他越來越擔心濮陽鑫，會爲了自己而中計，但是，憑其一貫以來的作風，看來，濮陽鑫是一定會自動投入陷阱——如果他發覺自己在蒲月琴手中的話，因爲，他才是眞正的，頂天立地的奇俠。

辨析是非　維護正義

來到了一個村落。

時間已是傍晚時分。

蕭延十被扶下了大車，他有些頭昏，更有些氣惱，一路上，他不知鬧過了多少次的彆扭，也不知多少次無理取鬧，想與龐無影石玄女吵架，但是，她們不理他，分明，她們有她們的打算。

現在他被接待了，進了一間村舍瓦屋，只見蒲月琴冷冷地，坐在桌子一角，見了蕭延十冷笑了一聲道：「別再無理取鬧了，對你沒有甚麼好處，再說，我們不會殺你，只求可報了仇，我們就將你交回武娘子。」

突然，遠處傳來了人馬嘶叫聲。

蕭延十不禁心中一凜。

這聲音是他熟悉的……

兩門一開，只見一個村民直跌落了進門，在絕望的、苦痛的叫聲中，他死了……背上，插着令人心怵的長箭……

「我們交糧……交賦……你們……也……殺……」

有人在哀叫，但是，接下來是

絕望的悲叫。

蕭蕭馬嘶，火在燃燒……而人在號叫……

門又開，來了兩個遼兵……蕭延十想叫……

但是，兩點金星，兩聲炸音，遼兵今日算是撞了對頭——兩聲極悽厲的號叫中，死了。

這垂死的號嘯，大遼子民與中原子民並無分別，是叫得如此的淒厲，痛苦與不幸，蕭延十不禁思潮起伏，不，可以說是突有所悟，哈哈一笑，人，那來甚麼貴賤之分，大限到來，還不是一樣……

濮陽鑫之難能可貴在乎他不做一件與心有虧之事，他不計較甚麼貴族賤民，在他眼中均是一視同仁。

但是當兩個殺人的遼兵屍身爲金線神針所轟出門口時，突然，耳邊傳來熟悉的號令聲！

「是海子……」蕭延十，幾乎叫出了口來。

「發火箭燒這座房子……」

果然是耶律海子，也只有他，可以如此當機立斷，並且，立即有了對策。

在海子的命令下，火箭如雨點般，向他們存身的小屋射到，立即，將這座小屋給大包圍住……

大遼的强弓勁弩，實在令人畏懼，多年的對外戰役中，大遼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也因此，這些火箭的引發，不得不令蒲月琴有所忌憚。

在目前，誰想闖出火海，那麼，勢必會被那些大遼之硬箭所傷。

「蕭延十……你爲甚麼不開口？」

「我開口作甚麼？」

「引得他們來救你！」

「哈哈……蒲月琴，妳難道忘了，我蕭大爺早就想死了？」

「是延十弟……」外面傳來了耶律海子的驚叫聲！

「不錯，是他，」蒲月琴立即接下口道：「快撲滅火，將人馬退後百步……」

「妳先放蕭延十出來……」

「哈哈哈，我們可不會上你當……」語聲中，門口火焰飛揚中，出來了四個人……

爲首一個正是蕭延十，不過，他已爲蒲月琴扣住了頸間大穴，後有兩女，石玄女與龐無影。

突然，一股勁風，向蒲月琴射來，蒲月琴冷冷一笑，正想移影換位，讓蕭延十阻一阻長箭，可是，又想到與武娘子的約定，手中慢得一慢，那想到，大遼有名的能手，耶律海子已是一股風的，向蒲月琴捲到。

蒲月琴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大遼宗室之人，竟然是個如此的硬手，蒲月琴手一揚，一點金星打出，不料一把極疾極勁的神刀，向蒲月琴的手切到，而一股旋風般的陣風，將她全身捲住，十分自然的，她左手一鬆，而手中一空，眼前一花，蕭延十已爲人從自己手中搶去了。

蒲月琴一聲怒嘯，雙掌互有陰陽，一個「劃分鴻濛」，雙掌立即抖出兩股絕對相反的勁力，將奪圍搶人的對手扣住，而一面已準備自己的殺手鐧，金線神針七絕手法，想擊斃敵人……

不想嗚嗚啞嘯聲中，幾支長箭，極準極狠的射到，石玄女、龐無影各執青靈索，出盡全力，總算將來箭引開，可是遼兵分明是訓練有素，嘯嘯連綿不絕，有如結成了一個箭陣那樣，向三女不斷射到！

這就難免令三女手忙脚亂了。

又何況這個耶律海子的武功技藝，雖說是大開大闔，變化不多，但是，蒲月琴却是爲此種人大智若愚的出手招式，弄得頭痛萬分……

加上這箭陣的威脅，蒲月琴即使金針連揮，在打遠不打近的情形下，金針之威力頓然被阻滯得光芒全無！

有幾下，如果不是師徒三人，心意相通，門戶緊嚴，三人幾乎全給這長箭所毀了。

眼前一亮，蒲月琴突然看到了一條紅影……

一張俏美，夾雜三分英爽之氣的面孔，面帶嚴霜的向她冷笑，而刷刷刷，連環三招，一柄奇形兵刃，已向其連環進招，並且，這三招，全是招呼了自己的命門大穴。

蒲月琴是憑仗騰蛇掌緊扣門戶，才算連阻三招，可是，石玄女與龐無影，却是危機四伏，險難重重！

「青妹，妳來了啦！」是耶律海子的歡欣的招呼聲。

在他身後却傳來了苦痛的語聲：「姊……退下……」

奇怪，這可令海子有着萬分的不滿，蕭延十怎會說出這種的喪氣話來！尚幸，他的青妹，自己的未婚妻，並不聽蕭延十的話，依然使着青陽鈎，對付那婦人……

在自己精心訓練而成的箭陣包圍下，再加上自己的大截手法，已被包圍困住的三個江湖女子，再有未婚妻的青陽神鈎，那麼，成功可望……

不料，就在此時，蕭延十邁着蹣跚的脚步，向他們走來，看得出蕭延十之武功已失，他不得不招呼舅子，但是，他還是掙扎着走來。

「姊姊，別打，走，我們走……」

聽得出，蕭延十的話，有着哭

音，偶一回頭，海子看到了蕭延十的臉上淚流。

少女是萬分的沉着揮動着青陽鈎，這柄奇形兵刃，在她的奇幻變招催逼之下，石玄女的肩頭見血，麻無影的幾乎爲少女之一招三式，剖了個一開二。

形勢越來越對蒲月琴不利。

蕭延十進入了圈子。

「姊姊，不可殺人！」

「他們不是人！」少女沉着地說道。突然，祇見她一伸左手一扣就扣住了蕭延十的左手，一揚勁，蕭延十爲其封穴，擲出，她是臉色不變，依然萬分瀟灑的助海子圍攻三女，蕭延十還想招呼……還想說，他說不出聲，祇能乾瞪眼，讓自己的族人，將他安置在一邊。

勁箭如潮，依然在射。

突然，一條魁梧的人影出現，也不知用甚麼身法、手法，見他如神龍一現的，在那些箭手面前一晃，這些訓練有素的箭手，竟然爲一股神力所壓，一扣一放之際，一個個聽得錚的一聲響：「弓弦斷了！」這些神箭手的弓弦斷了，試問，又怎麼能射箭？

勁箭一停，三女的形勢轉穩。

蕭延十看清了來人，突然，他一口鮮血噴出，惡血冲穴，就此將姊姊所封的穴道冲開，即使他已傷重血虧，但是，他却精神振奮地大叫：「大哥……」

來人正是濮陽鑫。

濮陽鑫看了蕭延十一眼，蕭延十不禁熱血上湧，他心中萬分感動，因爲，他看得出，濮陽鑫這一眼，有點難以言喻的關切之情……

嗆郎的龍吟響聲，濮陽鑫已仗七巧日月環，扣住了海子與紅衣少女的兵刃……

「妳們還不快走？」

「我們不領你的情！」蒲月琴又陰又冷的說着話。

「總不成我看妳們送命在此！」

「哼！後會有期！」

三條人影掠出，又是七點金星，向濮陽鑫射到。

不知那裏來的三支長箭，迎住了這江湖聞名喪膽的金綫神針，七聲炸音中，又是一支長箭，其勁無比的，由後射到。

蒲月琴本來借此暗算濮陽鑫，更且擄走蕭延十，那想到，來了這支神箭，逼使她匆匆逃出這個重圍。

濮陽鑫現在是神威陡增，日月七巧環，有如一團活的白虹一樣，將大遼有名的殺手，耶律海子與蕭月純青扣住了。

蕭月純青的青陽鈎，本是極其神威的奇門兵刃，可是，不知爲甚麼，非但無法鈎、鎖、扣、封對方的兵刃，反而處處有被反尅的現象，這可以說是，蕭月純青從未有遇見過的怪事！

她師父又再三說明，這青陽鈎其實是具有六陽戟、三才叉、四棱鐧、月牙鈎之多種兵刃之長，爲兵刃之祖，武林之救星，舉世無雙，天下無敵，可是，今晚，非但無法對付這個大鬍子，那郎郎作響的兵刃，而且，雖還有未婚夫，大遼第一勇士的截神手的助力，仍是不敵。

此人是誰？

別說蕭月純青心中起疑，就是耶律海子也不禁目眩神搖之下，有此一問。

但是，現在的情勢，可令他們無閑暇來探姓問名，其實大鬍子的七巧日月環，將他倆困了個密不通風，那怕稍有一絲一毫的疏神，就得爲這聽來心震的環子所傷、所殺……

有不少遼兵遼將看出不妙，他們已荷荷作響，預備一擁而上，圍攻這大漢，可是，他們才有所動作，一枚勁箭首先射中了一名頭目的心胸，令其翻身落馬。

這可鎮住了這批殺人的魔鬼。

那面綠旗在迎風招展，使得那隻飛蟲看來栩栩如生，可是，殺氣不盛。

「大哥……放他們走……」

「不能。」是大漢十分堅定的回答。

「啊！爲甚麼？」

「他們殺人如麻，如果放了他，將來……」

「他是我姊夫……」

「啊！」濮陽鑫一聲叫，突然住了手，然後，他是萬分煩厭地揮了揮手道：「走，與我走得遠遠的……」

「大哥！」

「我不是你的大哥！」

「但是，我始終認爲……你是我的大哥！」

「走，希望，我以後……永不再見到你！」

「我會再見你，我會追隨你！」

「十弟，你在做甚麼？」

「姊姊，我在求……唉！大哥！」

濮陽鑫苦笑了笑道：「我幾時有你這樣個兄弟？我，好恨啊！」

「恨我？」

「不，我恨我自己！」

「爲甚麼。」

「不爲甚麼，我叫你們快些走，別再在我面前出現，我……會殺你，我會殺你們……」

濮陽鑫鬚髮戟張，他睜目四望，蕭延十突然覺得，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個人，是個天神。

蕭延十何嘗沒有看清四週，有多少人，無辜的人，死在血泊中，

而自己的親姊姊，蕭月純青，她的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至於那耶律海子，更顯露出了他的不憤！

蕭延十依稀聽出姊姊在說話：「他們不是人。」

是如此的冷靜，又是如此的殘酷！

明明是人，而她竟敢睜着眼睛說瞎話，寒着臉，鐵了心的說，他們不是人！

如果，濮陽鑫因爲這個理由，而說他，蕭延十和他的姊夫，不是人，又如何？

蕭延十看看姊姊一眼，所得的印象是，她越來越是顯得陰沉、冷酷、無情！

濮陽鑫走了，還有那個相貌英挺、斯文的人，他認得，他是王子介的公子，也是那個出手傷了濮陽鑫的那個中原能手。

他並無表示甚麼，當他看到濮陽鑫走了，他也擲下了弓箭，跟隨了濮陽鑫沒入了暗處。

「大哥……」蕭延十，絕望地叫了一聲，明知不會有甚麼回音，但是，他依然叫了——然後，自言自語的那樣說道：「血，我看到太多不應該流的血……」

「兄弟，你在招呼誰？」蕭月純青冷然的問着蕭延十。

「我叫的是……」

「一個中原蠻子！」

「我們是大遼人民？姊姊，難道我們眞的是神祇，而他們是畜牲？」

「禽獸。」

「可是……」蕭延十尚未說清他的心意，可是，他突然看到了耶律海子在命令着手下，依然得貫徹他的主張，殺，殺，放火。

人馬已在開始行動。

人發出了荷荷之吼聲。

馬打着響鼻，「灰灰」的嘶叫……

「與我站着。」

蕭延十不知那裏來的怒火，他的叫聲雖然因爲傷患之故，而明顯地有中氣不足，但是，這叫聲滿含着憤怒之意！

「延十弟，你這是幹甚麼？」耶律海子冷冷的看着蕭延十，臉上一無表情。

「我正想問你，海子哥，你想幹甚麼？殺人、放火，來個絕滅人性的大屠殺？」

「我不明白，這有甚麼不對？」

「我何嘗明白，你這樣殺、掠，有甚麼理由？」

「因爲，他們禽獸不如。」

「他們到底欠了你甚麼？他們種田，他們繳租納糧，憑甚麼理由我們去如此的殺害？」

「你跟我來！」是海子的命令。

蕭延十莫名其妙，不，可以說是在積威之下的自然反應，他跟了海子走。

他看到了證明，有七八個屍體，大遼子民的屍體，也是耶律海子的部屬。

一個個長箭貫胸，分明，是那個看來斯文，挺秀的文士之傑作。

「殺我一人，就得十個或百個的蠻子來抵命。」

「他們就是如此值錢，而那些中原人……」

「你到底是大遼子民，抑或是南蠻的走狗？」

「海子哥，我們是人，他們也是人，誰也沒有權利，可以如此强加一切——我不希望如此的殺，殺，殺……」

「哼！」耶律海子的這一聲哼，表示了他極度憤怒，煩惱之意，也表示了他永不接受蕭延十的解說，他沉着地，踏上了馬背，他更瞪着蕭延十，一面左手擺動，向後示意，馬蹄聲中，他撇開了蕭延十。

但是，蕭延十阻停了海子，甚至於抓緊了海子的坐騎嚼環！

耶律海子突然神色一變，一抖轠繩，蕭延十立感一陣巨大的撞擊力，由於他傷重未癒，嘔血稍寧之時，這個突然打擊，令他百上加斤，一陣血腥由喉間透出，眼前一黑，他已經昏死在地……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他由迷惘中醒了過來——發覺人在顚簸中……

一個翻身，不，他好像被綑綁住了那樣。

睜開眼睛，嗯，看到了天上的雲彩，不過，馬上又閉上了眼睛，因爲，受不住陽光的刺激。

「嗨嗨，小伙子，醒啦。」

掙扎着，再睜開眼睛看看，一張面孔有些異樣的人，看來有些熟悉，在向他笑。

「牛兄！」蕭延十驚叫了一聲。

「很好，這個腦袋尚未出事！」

「是，你，救我！」

「對！」

「爲甚麼？」

「一時也說不出個名堂來，哈哈哈！」

「他們，他們人呢？」

「甚麼人？」

「那些殺人的……放火的……」

「他們？唉，傷了一大片。」

「那一邊的人傷了一大片？」

「那些遼幫的精兵！」

半晌沒有聲音。

「甚麼？蕭延十，你難過了，因爲死了你的族人……」

「或者……牛兄，請問，帶隊的……」

「還有你的姊姊呢？嗯，是不是？還算好，他們沒事，哈哈是我們出了手，你明白了沒有？」

一時間蕭延十那會明白這些，反而是糊塗了，自己的族人，那會由這些人所救……

原來，當耶律海子第二次發號施令時，立即，遭到了强弓硬弩的招呼。

大遼的勇士是千百中挑選的能手，他們喜馭烈馬，能發勁弩，更且是善使馬刀的殺手！

那想到，今晚，他們遭到了中原英俠的辣手！

當耶律海子的號令一發，召來二百的馬隊衝出，預備又一次的燒殺屠掠！

但是，幾聲長笑中，奪奪連聲，晚風吹來，旗聲獵獵，耶律海子首先看到面前，有一面大旗直插地上，旗上一只張牙舞爪的猛虎，背插雙飛翼在風聲中，顯得栩栩如生。

然後是半空中傳來了朗朗語聲：「我們不想多殺人，也算你們幸運，有那位具正義人性的朋友作了保證。否則，我叫你們，一個也別想走出我們的包圍中，識相的，立即與我滾……」

耶律海子那肯接受這些，他是一聲怒嘯，躍馬橫刀，首先衝了上來！

一陣勁箭，耶律海子是左閃右避，東格西架，但是，就算海子的武功非凡，更且聽風辨音，有獨特之造詣，那想到，對方的箭狠又準，强而有力，海子的連格帶架，却已令他手瘦臂痲……

又何況，後面傳來了一聲又一聲的驚叫，怪號，墮馬，才明白，自己的部下，已經死了不少。

突然，他左臂一陣疼痛，「噗」的一聲，分明已中了箭，他一咬牙，一磕馬背，颼颼連響，海子總算躲過了連環而來的强箭，而後却依稀聽得了女子的慘叫聲，海子不禁心神俱震，難道蕭月純青受了傷，送了命……

奇怪，馬還在走回頭路！

接下來是蹄聲雜沓的，走着，走着……

耶律海子有些昏了頭，迷了神，不過，他只是明白一點，這一次的人打草殼是失敗了。

在天微明時，耶律海子是醒了，他看清了一個大遼子民打扮的百夫長，在對他笑。

別說是百夫長，在這一個中隊中，耶律海子是沒有一個，他叫不出名字來，但是，他却說不出，這個百夫長是誰，還有他的笑，還透着些邪門！

「你別對我瞧，眞的，你不會認識我……因爲，我並不是甚麼大遼子民，橫帳的力士！」

「啊……你……」

「別這樣緊張，神經兮兮的，哈哈，這對你不太有利，老實說，如果，我們與那些個飛虎會若有甚麼聯繫，你們早就沒了命，還有，你，哼哼，說眞格的，還不是我的對手……」

「賊南蠻！」耶律海子是一個翻身，輕易不肯使用的袖中雙煞出了手！

這是遼東大豪鐵中英的獨門暗器，陰、靈、狠、殘，無與倫比，一個陰陽兩儀的圓筒中，藏有相生相剋的兩種風葉形的暗器，一種勁而直打；一種柔而旋轉，而兩種暗器在兩股不同的機簧帶動下，發出紫、黑兩股光芒，百步之內，對方爲兩股火炁所罩，必定慘死……

現在，耶律海子是到了拚命的時候，他眞的怕這個對手，會搶奪了他的軍權，將自己那些手足，引入了死阱，故此，在相隔如此近的情形下，打出了這不同暗器！

變生肘腋，又加上暗器陰毒神妙，應該是必操勝券。

不料，左側不知來了股甚麼樣的柔力，而明明是陰陽雙炁所化的紫、黑兩股光影，莫名其妙的，向左投去，耶律海子耳聽一陣清脆的金屬細響聲中，見是一個非僧非道，不男不女的怪人，向他冷冷一笑，而手中的引磬，却附上了一層紫、黑兩色光華。

「好厲害的暗器，如果沒有大使者的天磁磬，我豈不中了你的暗算？」

耶律海子已經明白，自己的暗器，乃是爲這只毫不起眼，看來黝黑難看的引磬所吸，但是，一招已出，再不客氣，明刀一揮，可是，那個假扮百夫長的傢伙，是嘿嘿一聲，冰冷徹骨的笑聲中，雙手一揚，耶律海子只覺得一股極怪異的暖力，向其壓到，而一種說不出的軟、懶感覺，由心底滲出，直達四肢……

「讓你也試試這三陽九和玄炁的味道吧！」

耶律海子就此懶得不想動，不過，他的心中又急又忿，可是，他已莫名其妙，讓那個心懷叵測的百夫長，(海子是吃準了此君有極大的陰謀)一招制住了……

「你……意欲何爲？」

「放心，我可不會殺害你！」

「難道，你要我比死更難受？」

「耶律大爺，如果你好好的聽我話，你是不會有甚麼難受，反而，大有好處！」

「我專殺蠻子……」

「我們並不阻止你，反而救了你，還有你的部下！」

「爲甚麼？」耶律海子無論如何，不敢相信，天下有這樣的好事。

由於他屠殺中原子民，令這個屠夫有了種疑忌，畏怯之心情……

又何況，他現在落在南蠻之手中。

無論如何，不會放他們過門，所謂將心比心，自己非但殺戮南蠻，更且是無所不用其極，而他却認爲是無上之樂趣。

現在，反過來了，他相信，中原蠻子，會更陰狠百倍、千倍的報復！

拿自己開心引自己入陷阱，然後，死於絕望可怖、狠毒……之中。

他想自殺，可是，他現連手指也懶得動一動，這不是已經說明了，南蠻還有更可怕的手法來消遣他。

有馬蹄聲傳來。

出現在他眼前的是，自己的未婚妻，蕭月純青。

「海哥。」她叫了一聲，然後，下馬上車，將耶律海子扶了起來：「我已與他們談妥了。」

耶律海子根本不明白，談妥些甚麼，但是蕭月純青，却向那個假扮百夫長的蠻子說道：「牛兄，請你收了三陽九和玄炁吧！」

蕭月純青一邊說，一邊連遞了一枚三寸來長的令符，牛兄微微一笑道：「擔保他，不會冒失出手。」

「我會跟他說明的。」

「此事關係重大。」

「我們明白。」

「好。」

牛兄先是一推掌，擊向耶律海子的胸口，而耶律海子祇覺得一股冰冷徹骨的陰勁令他如墮地獄，牙齒打顫，抖得格格作响。

半晌，這股陰勁漸漸由心底游散，這就好了，游到那裡，本來軟懶之炁，就給這陰勁驅散，人也漸漸開始擺脫了這軟綿綿、懶洋洋的感覺。

「海哥！」蕭月純青用遼語對耶律海子有所說明。

耶律海子本來神色驚異，然後，是越來越沉着，最後，他沉默了。

他站在大車上，看了看後面，有一輛金碧輝煌的大車，車中有個中原武林的人，而自己將與這個人合作。

這一次的合作，將會令大遼有極大的好處。

至少，耶律海子可以得到武林秘笈七種，還解除了一個心腹大患。

至於，這位人，將會在大遼開創門戶，他可當他們的護法，然後，可以更恣意屠殺那些歸順的南蠻村落，解除了他自己心目中的對頭。

還有，據蕭月純青的指示，說不定護法可以繼承門戶之長，而成爲眞正的大遼門戶。

人馬在進行中，不過，蕭月純青却脫離了這一個縱隊，現在，她是別有任務。

她將再去勾引一支契丹之龍隊勇士，前來與耶律海子會合，以便將這個陰謀更圓滿的進行完成。

「我們就這樣與令姊，還有令姊夫有了默契。」那個牛兄將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訴了受傷未癒的蕭延十。

蕭延十明白了，這些武林人士是別有陰謀，並且，有極大的可能會利用自己作香餌，引使那些血性的俠士入陷阱。

不能，蕭延十打定了主意，他是無論如何不甘心陷害他心目中的英雄好漢的。

天幸是他的三陽九和玄炁，在牛頭的表示好感下，自以爲是同道中人，代他解了。蕭延十因爲一時的衝動，而逆血破穴，不過，這三陽九和玄炁之餘勁尤在，現在，才算是徹底的清理了。

熱愛和平　英名長存

一路上，他祇是默默的走。

玉龍環寶刀是物歸原主，依然是在蕭延十手中，他却始終未見過耶律海子。

在涿州的城外，飛蝗旗又發了次威，屠了一個大集峪的山莊。

蕭延十無法阻攔，却乘亂走脫了。

蕭延十從現在開始，他是狠狠的反釘住這個殺人的縱隊。

他無法與他們對抗，但是，他却深悉海子的行動與安排，他却是不顧一切的，搶先報訊，他是在事先的防範下，處處與耶律海子爲難。

今日是個陰冷的冬時分。

這裡是葛州的小倉集。

一片寧靜，和一片祥和，但是却傳來急促的馬蹄聲，一騎快馬，載了個少年英雄人物，似箭的奔到鎭口。

鎭口的小酒店中，坐滿了閒人。

店東主以爲是來了客人，走出來招呼着。

「請問此地可有鎭長、村長、父老、主事人物？」那壯士急促地問着。

「客官，看你神色匆忙，敢問有何貴幹？」

「快……撤……退……」

來人正是蕭延十，他已看清了自己的姊夫是昧盡天良，並且爲求殺人，竟然由邊鎭，殺到了州郡中心地帶。現在，他們已由打草穀，演變成了江湖暴徒，打家劫舍的强盜、流寇了。

蕭延十不希望死人，因此，他是儘可能的搶先通風報訊，但是，當其在此有所說明時，突然背後傳來了陣勁風。

蕭延十本能的，迴身避招，可是，當他發現襲來的兵刃是兩柄三尖戈時，他不由心神一凜。

戈環嗆郎，但是來襲者，環聲全無。這分明，這兩人的出手、功力，尤其是這一股穩勁沉力，使人不敢有所輕視，想不到在這個山峪小鎮集中，隱伏有如此之高手。

「胡奴，敢來危言聳聽！」

嗆郎郎的聲响中，加雜了出手者的怒斥，蕭延十是聽出了自己是給人看出了來歷。

他是萬分苦惱地催馬而走，走出了兩名大漢的包圍圈，然後，雙手一拱道：「我自知身處嫌疑之地，但是，請你相信我，我絕不是危言聳聽，我是眞心誠意的，請你們……速離危地。」

「鄉親們你們信是不信？」

「我們那會相信這胡狗之言？」

「我們好好的，爲甚麼得撤出本村？」

「這傢伙分明別有企圖。」

「我們不上當。」

人羣洶湧，誰也不肯相信蕭延十的話，並且，有不少人更口出汚言，令蕭延十萬分苦痛。他眼中有淚，看着這批人，爲甚麼？他們不相信自己？

「大家別吵！」

嘿，這一聲語音並不洪烈，但是聲音悠長有力，並且別具威嚴的將衆人喧嘩嘈吵之聲壓住，人羣分開，祇見一個年方二十左右的少婦，走進了這個圈子。

「淳于娘子來啦，咱們聽她的。」

衆聲喧嘩中，聽出這位大娘子是有些來歷。

少婦來到了蕭延十馬前，她神色莊重的問道：「尊駕從那裏來，爲何甘作遼奸，本鎭之人，與你有何關連，令你如此關心？」

哼！好厲害啊！少婦的問話，令蕭延十萬分的難以啓齒，他爲了不甘心作殺手，他深受濮陽鑫之感動，還有，更看清了自己族人的兇殘無艮，他才前來報訊。

耳邊依稀記得王子介老人的話，是的，他不希望有這種濫殺無辜的罪行劣跡發生。

可是你問他，他又怎能說出個名目來，還有，即使說了，又有誰能相信？

因此，他祇能萬分尷尬的拱手說道：「我但求心安，我不希望流血，當然，信不信由你，我隻手難遮天，我祇求你們相信我，撤入山區。」

說畢，他想走了，但是，他那能走得了。

由於這一番說話，軟而無力，任誰也難相信，如此一走了事，可就更易令人疑心，所以，他剛想躍馬就走之時，面前勁風一掠，一道青影，疾如飛燕，向其面門打到。

蕭延十一低頭，略避來招，然後，長嘆了一聲，撥馬想走，但是，這少婦是個武林名宿之後，家傳玉燕凌霄手，輕靈快疾，並且出手奇特，何況，又有天山玄靈功作輔，蕭延十就算是出盡了全力，也非對手，這幾日來，他是屢受壓抑心情不暢，飽受風霜之苦，這功力非但未復，反而是更有萎退之跡，請問在此長彼消之情形下，蕭延十焉有倖理！

尚幸少婦之出手雖勁、靈、狠、辣，她也不想出手過份，祇不過想阻住來人，問個清楚明白而已，可惜是，即使如此，少婦始終不敢太過低估對手，而第一招，蕭延十躲得總算瀟洒，她恐怕輕敵受挫，第二招，玉燕迴翼，就此對準了蕭延十背後十三大穴。

蕭延十祇求脫身，這就令他吃了大苦，背後勁風臨，他還想低頭縮背，卸去來招，一股又狠又沉之勁力已到，就勢一壓一掠，背後「肺兪」穴一麻，耳邊還聽得有人叫，「嫂子不可！」而蕭延十身子一麻，心頭一凜，不由自主，翻身跌坐地上。

蕭延十醒來之時，耳邊隱聞弦响，蕭蕭馬馳、人號之聲，他還想跳起來，渾身有如被拆散了一樣，有着說不出之痛苦，還有有，他越聽，這些殺手的聲音，越淸晰，越來越令他感到有刺心的難受，他擔心着這兒的人，他們是否眞的撤退了，自己的警告，究竟發生了功效否？

「呼！」的一聲響，一支火箭已由空中飛墮，這支帶有琉璜和香之火箭，火燄不會輕易熄滅，漸漸的，它會燒着了引火物，蕭延十想熄火，可惜，他渾身苦痛萬分，但是，他咬緊牙關，他下床，簡直是滾下床，滾着，滾着，然後壓住了火箭，再滾，滾，滾，直到火燄熄滅了，他自己又幾乎暈死了過去。

遠處傳來了幾聲慘叫。

他聽出這是契丹武士的垂死呼叫！

漸漸的馬馳聲越來越遠……

突然，又傳來嗆嗆幾聲叉環響，然後重物墮地聲中，蕭延十不由心神俱震。

門打開了，祇見一個契丹武士現了身。

借一點天空餘光，看一看淸，來人乃是牛頭，蕭延十大惑不解，爲甚麼，爲甚麼？他假扮契丹武士。

有幾聲叉環響，蕭延十突見牛頭身，有着銀光晃動，可是，牛頭他是冷冷一笑，一反手嗆郎幾聲，又見他手一抖，一揚，兩條白光閃處，奪奪兩聲，又聽得兩聲悶哼，分明，這兩個使叉的高手給牛頭解決了。

然後，他看了四週，他桀桀一笑中，手一抖，蕭延十祇覺得肩頭一痛，他可是連聲也未出，昏死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蕭延十依稀聽得有人叫喚，聲音十分遠。

他相信自己死了。

這就有了個自然的反應，他感到冷。

睜開了眼睛，四週一片黑暗，對，陰曹地府，該是這樣的黑暗……

但是，叫聲越來越近了。

依稀，他覺得有人扶住了他，而叫聲近在耳邊，他還感覺到有絲絲暖意。

「濮陽十，濮陽十！」

叫的是他的化名，他萬分喜愛這個名字，好像，他根本就該叫濮陽十似的……

但是，誰在叫自己，這個名字，極少人知道的，他應了聲，這聲音十分啞澀！

「總算醒來了……」是一個男子的欣然語氣，濮陽十幾乎感動的流淚，這是誰，如此的關心自己！

「賢侄，這娃兒已醒了！」一個蒼老的語聲，令濮陽十感到熟悉，突然，他想到了王子介。

「是王老前輩！」

「難道祇有王老前輩能夠救你？」

是王子介，這聲音是那個藥王、神醫，蕭延十自命耳聰目敏，並且，過耳不忘，但是，聽了語聲，這老人分明有着不滿的意見，他不是王子介又是誰？

「前輩……」

「不必再講，哼哼！奇怪，一個大遼子民，爲甚麼做這種傻事，而且，幾乎死在自己人手中……」

「請教老前輩，尊姓大名？」

「濮陽十，你就別問了，睡了，別運氣，別耗力，當自己是個死人，這樣，可以早些恢復你的功力！」

「是……是，多謝老前輩。」蕭延十是明白了，這位前輩代自己療傷，可是，自己却不得不想到了這裏的百姓。

門外突的有着急驟的敲門聲。

「爹爹，孩兒回來了。」

可惜，這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濮陽十聽得來人的語聲十分嘹亮，並且夾雜些焦急之意。

「是傑兒回來了！」

有人開了門，有步聲，蕭延十始終是個習武人，他聽得出，來人的功力極好。這步履聲顯示了此君之神定氣旺，自己到底在甚麼地方？本來，當作是陰曹地府，現在發現了人聲，這可證明，此地不是地獄，可是，爲甚麼會如此之黑？

「爹爹，由孩子來施救。」

「傑兒，你說甚麼，你來救，難道以爲你自己的功力已沌，勁力已透……」

「大可一試。」

「胡說，人命關天……」

「但是爹爹，他，那配稱人，他是遼狗，胡奴！」

叭的一聲，清清楚楚，這是一個大耳括子，分明老人動了火，而那個被稱之爲傑兒的，捱了老人——父親的打——當然，打的是因傑兒稱濮陽十爲遼狗，胡奴！

「爹爹！」捱打的在求告……

「不准多言，祇憑其濮陽十三個字，就不該視之爲狗、爲奴，又何況，人家本是一番好意，而給我們那些自命不凡者看了個扁，又是駡，又是打，人家大量，不想打這種無謂之架，再說，碰見了不講情理的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才捱了打，因此幾乎送了命，憑着這些，爲父的不該救他？」

「可是，父親，這一來，你會散功三個月。」

「三個月又如何，你王大伯，更將畢生功力玄炁，輸給你鑫哥……」

「啊！王文兄，此話當眞？」

「唉……」祇聽得一聲長嘆！

濮陽十！蕭延十却已聽得淸楚明白，是王子介的公子，是他？再想，也祇有他可以證實自己的苦心，因爲，他是淸楚自己的，如何化名濮陽十，如何與王子介吵架……

他聽了王子介的輸功事，他心情激動，中原眞有不少光明磊落的好漢，而自己……

「老前輩！」濮陽十大聲叫。

「你發甚麼狂？」

「我求你一件事，別爲我費事，我不配，因爲，我是個遼奸，你何必救一個遼奸……」

「放你的狗屁。」

「我是……」下邊的字還未說完，一股極細極勁之熱力，由蕭延十頂門貫入……分明，有人在運本身內力，輸入傷者之體，代療傷毒。而這股熱力一經注入，蕭延十感到萬分之悶、煩、燥、焦。

漸漸的，可以感到這股又細又勁的無形炁力，在四週游轉，首先，沿百滙穴，經心經百脈，這股炁力走到那裏，有如一團烈燄在炙，在燒，令蕭延十有着被烤，被逼，而令本身的眞元向外洩，借着排汗，眞氣慢慢的向外洩了。

這是散功，蕭延十突的想到這兒，但是，他非但不强自收束，反而任其外洩。

蕭延十心中想：好吧，洩完了勁，散完了功，哈哈，這倒好，以後，也不必再爲這些事煩惱了。

自己受人濮陽鑫的感動，不求再見無辜人被殺，但是救了中原子民，自己就是大遼的叛民啊！

爲了這個緣故，他感到自己的功力，一點一滴的向外洩，他毫不在意，反而希望快些完畢，此時，他想到了睡，對，睡一覺，等到醒來已經變成了個飯桶。變成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凡人，該多好，想到了這兒，他是不再猶豫，緊閉雙目，心神放寬，由於別無牽掛，這睡魔立即降臨，蕭延十他是睡着了。

奇怪，才睡着，即入夢境！

有人追逐，有人出手，他被困入了重圍，萬分的危急，萬分的重壓，令他透不過氣來！

一時似墮烘爐，燒得遍體汗流。

一時似入冰窖，穿骨透心的冷，冷得他抖顫。

一瞬間，頭上似有千斤重閘壓來。

週身乏疲，四肢無力，他有如夢魘般的掙扎，這是絕望的掙扎，他突然想到了死！

奇怪的是，他本能的引使下，他竟然自動的伸出雙臂，大叫……

他果然叫出了聲，這叫聲刺激着他的耳部，他突然發覺，這叫聲並不太低、太弱……

他跳起了身。

在心跳神震，汗下，氣喘之情形下，他起了身，他看不清四週，不過，他却是立即明白了，他並未毀功，因爲，他已發現了自己即使在心跳，氣喘之情形下，但是全身之勁力充沛，依稀，比本來的自己，有增進而無減退之跡象……

分明，他已受到了這個看不清面目的老人所救！

他起身，他闖出了門，看到了陽光，依自己久居野外的經驗來看，現在是傍晚時分，不過，不知已是第幾天的傍晚時分。

看了看存身之所，是個簡陋的天井，自己在左側一個廚房走出，身後是莊門，而右手邊是個草堂。四週靜悄悄的，他得找主人，更得當面叩謝恩公，還有，他依稀記得，老人救了自己，會令老人本身受到了散功之害。

而自己是個契丹武士，對方則是中原子民。

自己族人，一直以來視中原人物爲禽獸，他們自己手上沾滿了中原子民的血。

一直以來，自己族人，在毫無理由下，屠殺了這些平靜安寧的村民，無辜的人民，契丹武士視之爲該死的畜生。

但是，人家却如此的出盡全力，不把自己視爲敵人。

越來越重的自責，令蕭延十非得找到了他們，說一說他心中的悔恨不可。

可惜四週無人。

他走過了四週整個的山莊，沒半個人影。

開門奔出去，除了一匹馬，自己的一副行裝之外，全個村鎭有如死鎭！

「人呢？人呢？」他大叫，他奔走，但是，四無人聲。

獵獵風响，捲着旗幡，他不禁心一涼，循聲而視，祇見一面綠旗，那隻飛蝗在迎風招展。

有幾具屍體，是契丹武士。

然後，可以發現，有些火燒痕跡，斷垣殘牆，當然，還有人屍馬骸。

這兒經過了激烈的戰鬥，村民取得了勝利，然後，空羣出走。

蕭延十心情是複雜的，他怕自己族人被殲滅，更怕無辜村民被屠殺，又怕自己的親人被牽入。

「水！」

這一個低弱的呻吟，有如雷轟般，令蕭延十震住了，他循聲掃視，見屍堆中，有着呻吟聲，他飛快的搬動屍體，他探視每具屍骸，突然，他看到了一張張的熟悉的臉孔，慘淡的陽光，照在慘淡的死屍臉上，却給與蕭延十又一種的傷感。

突然，他見到了他自己的親屬，那個大遼有名的勇士，耶律海子——嘴唇在顫動，證明他尚未死，蕭延十不禁心臟緊縮了。

「水！」

突然，蕭延十想到了那個小女孩，突然，他更看清了，在垂死掙扎中的人，那怕是自命不凡，英雄人物，與一個被折辱，被屠殺的小人物毫無分別。

他取來水壺，他餵灌了海子。

漸漸地發現了海子在流淚，一個英雄當其步入末路時，是該哭的吧，蕭延十木然的在想。

他扶起了海子，耳中依稀聽得海子在說：「好餓！」

蕭延十不禁一聲長嘆道：「海哥，我代你去找東西吃吧。」

他放開了海子，預備上馬奔走尋找，突然發現了自己行裝邊，有隻新的布袋，一摸，其中有些硬物，取下解開一看，有金錠銀子，也有乾糧肉脯，他的心，又像給人狠擊了一下。

分明，那些是救自己的人留下的，他們想得多麼週到，設身處地，唉！自己就不見得會做這些事，至少，不會有這好的安排。

他餵了些肉脯，海子迷迷糊糊的吃了幾口，飲了些水，口中還有些未吃完的肉脯，他却睡着了，而月亮已開始升起，暗淡的月光，照着可憐的屍骸，還有那個半死不活的海子。

遠遠傳來了幾聲馬嘶，夾雜着幾片落葉，幾聲嗚咽，蕭延十感到無比的孤獨與蕭索。

突然，有急驟的馬蹄聲，來的不是一匹兩匹，而是一大羣，蕭延十不禁大吃一驚，甚麼時候，還有這樣的人馬調動，他到底是契丹武士，他更看清了此地的四週，這是大遼從中原子民手中奪來的地區，也就是說，這兒的大隊人馬之出現，極少是中原的部隊。

何況，有耶律海子的部隊在，又何況自己的姊姊已奔赴幽州請兵，這兒一定是有海子的傳訊訊號，而這批軍士，一定是契丹的部隊。

越來越近了，果然是大遼的先頭尖兵。

「是誰領軍？」蕭延十想到垂危的耶律海子，他希望這些人能給與助力，所以，他現身問訊。

「是延十？」

「啊！是三伯父，你來就好了……快……海子哥……」

一騎馬似飛的來到，一個紅臉長鬚子，神態威嚴的老人，出現在蕭延十的眼前。

蕭延十看清眼前來人，果然是契丹族中的大豪，海子之父耶律龍慶。

蕭延十立即將海子受傷之事說明，耶律龍慶臉色不變，下馬，邁開大步，跟隨蕭延十來到了臥屍之所，這許多的契丹武士屍骸，並未引起老人之傷感，好像他是看慣了死人，因此，無動於衷，沉着地探視着海子。

「沒用的孩子！」半晌，老人吐了一句訓斥之言，然後，雙手平按，一陰一陽，按住了耶律海子的心胸之間，而後面又傳來了步聲，四個契丹武士，冷冷的、木然的拱衞着龍慶老人。

颼颼颼半空間，突然射來了幾十支長箭，從其破空勁嘯之聲來說，這些發箭之人，分明個個功力不凡，並且，人數起碼超過十名。

此地是個死鎭，是個鬼鎭，就算是蕭延十沒有詳細搜索，容或掛一漏萬，在這四週，那會有人埋伏，並且，這長時間，毫無動靜，聲响，這豈不是令人難以明白，還有，這些人的耐性，更是驚人啊！

龍慶老人却是毫不在意，絲毫不動，他依然神注在海子這個半死不活的人身上，至於那些密如風雨的强弓勁箭，却有四個武士，各擧長矛長盾，一封一圈，一舞一揮，耀目盾牌矛的撥動之下，長箭紛紛下跌，從長箭之反彈力來看，射箭的果然是膂力駭人。

耳邊又是馬蹄聲急馳音，人叫，馬嘶當中，蕭延十已看清了這些契丹武士在一面黃旗引導之下，成扇子形那樣，向四週移動，就如一股海潮般，蔓延而上。

又是一聲衝天雷响，人聲呼叫中，在這個死鎭集中，突然紅光衝天，屋頂、街巷，人頭隱隱，而長箭勁嘯，有如雨下，看得出，一場大規模的民族戰爭已掀開了序幕。

有幾騎駿馬，在矢箭陣中突出，兩柄巨斧，三枝銀槍，有如擺了一個馬陣，向龍慶老人存身之所殺到，後面還有殿後支援——四匹高頭大馬。

噹噹的震耳巨响中，兩柄巨斧，已砍在契丹武士鋼盾之上，而兩柄月牙刀已在盾牌之中，有如兩條毒蛇般，向兩匹馬頭點到，好個用斧力士，騎術精湛，收招奇快，但見他把馬頭打側，月牙刀落空，而兩柄巨斧一回架，阻個正着，噹噹兩聲的聲音，雙馬已越過執盾武士，武士還想追踪而上，又是銀光燦然，一枝銀槍「撥草尋蛇」，點開月牙刀，中宮直進，持盾武士一聲哼，盾牌一阻銀槍，借勁使勁，堪堪避過了銀槍一擊之威。

巨斧揮動，銀槍如電，後面又再來了雙鎚、雙刀，四個持盾武士，雖說是契丹武士中的特出人才，但是，這些義軍個個已與遼邦人士有着血海深仇，因此，這出手發招，全是拚了全力而戰，再說，人數又多，這可令遼兵吃了大虧。

有幾招，幾乎令他們受了重創，送了性命。

「延十，爲何不出手？」

是龍慶老人的斥責聲，由於四個持盾武士，圍成一圈，死命的阻住了義軍，故而，龍慶老人可以安然無恙的解救兒子。

現在老人無暇分身，蕭延十却是空閒啊，他應該出手相助才是，老人却是不明白蕭延十的心意，以爲延十昏了頭或者太過關心海子，而忘記出手，老人這才招呼了一聲。

其實，蕭延十目前是困處在矛盾之中，他的厭戰情緒是越來越高，他實在不明白，爲甚麼要這樣，你殺我，我殺你？

還有，他越來越恨自己的族人，因爲他越來越看清楚了，自己族人，那些貴族老爺的貪佞，殘忍、兇狠、毒辣，他們拚命屠殺，屠殺那些無辜的人民。

有多少中原子民，因爲故土被佔的原因，他們接受了大遼的統治，他們承認了大遼的政權，默認着大遼橫征暴斂，他們用血汗來灌

濺大遼，而自己的族人，竟然尚不知足，墮落到形如匪徒。

並且，還加上那些汚衊：「禽獸！」

他眞想仰天大呼，自己的族人是：「禽……獸……不……如……」

而現在，他聽到了一聲又一聲慘叫。

他看見了血，他看見了死人。

莫名其妙的，他同情正義起而反抗的義軍！

他在暗暗道：「這是懲罰。」

所以，當龍慶老人，要他舉起長刀時，他惘然了，但是，他突然有所醒悟，他即使同情義軍，自己在這個情景之下，他是個契丹武士，他不可能得到義軍的同情，他勢必要與他們同歸於盡。

他苦笑，他起身，他步向戰場。

而銀光一閃，一柄銀槍已向他刺到，他本能的一低頭，而右肩却一陣劇痛，他一個頭昏，他幾乎跌倒，但是一聲慘叫，一聲馬嘶，眼前馬立人倒，他看看清，使銀槍的已死在地下。

「你這是在幹甚麼？找死！」是老人的訓斥聲。

蕭延十定了定神，看了看清四週，一刹那，這一支龍慶老人所率領的精銳軍馬已被包圍了。

也不知道甚麼時候，自己的小包圍圈中，多了兩個契丹武士，而一個一回頭，給蕭延十看在眼中，可令他驚在心裏，因爲這個武士正是那個牛頭。

現在，可算是殊死之鬥，三枝銀槍祇剩下了二枝，不過，壓力是越來越重，如果不是有牛頭，加另一個武士的出現，那麼，四個持盾武士勢必有所傷亡。

即使有了生力軍，四個武士依然是力竭聲嘶。

突然，蕭延十眼前祇見一條魁悟的黑影閃動，一匹高頭大馬慘嘶了一聲，一條人影，由馬背上跌下，原來，正是龍慶老人出了手，老人祇一掌，已將義軍中的長刀手，斃於馬下。

那邊傳來了契丹武士的嘶叫。

「延十弟，你可看到了，你可明白了……」

延十一回頭，祇見耶律海子臉帶猙獰笑，雖然氣血未暢，但是，他還在點醒着蕭延十。

「這些獵犬，這些禽獸！」

一聲嘆，一聲悶哼，義軍中雙鎚將之一，爲龍慶老人一掌結果了。

「哈哈，好，爹，再殺幾個……」

蕭延十有說不出的難過與反感，但是，他無法開口，他無法表示，因爲，他難道眞能叫一聲：「遼奸！」或者背叛了自己的民族！

遠處傳來了一支旗火。

契丹軍歡呼大叫，分明，又有契丹軍馬馳來。

聽得一聲巨吼，在左側一片山坡上，站着一匹黑馬，一個甲胄整齊的武士在招呼，山坡下突然飛出一支義軍，宛如一條黑龍般，捲入了戰圈。

龍慶老人飛身上馬，大叫道：「蠻子們想走，阻住他們，扯住他們……」

可是，這一股義軍的出現，砰砰連響，一刹那，空中瀰漫着琉璜氣息，並且，一股又一股，一團又一團的影烟四起，這就令龍慶老人一籌莫籌了。

因爲，在互相難見面的情形下，這就抓了黑，摸了瞎，一個不留神，大有可能會自相殘殺，爲求避免這個損失，祇能運功自顧本身，假使再爲人暗算所中，可算是大船翻在陰溝裏，更加的犯不着，所以，他立即下令，靜候勿動。

蕭延十却放了心，唉！這場屠殺，或者算是血戰吧，能夠靜止了，這就好。

半晌有人在呼叫。

漸漸的，彩霧又開始消失。

人，總算看得見了，在山口却來了一支軍馬領隊的，正是蕭延十的姊姊，蕭月純青。

戰爭停止，而龍慶老人在戰場巡視，看到了有傷的義軍，他是命令殺。

一聲又一聲的慘叫，在深夜的空間盪漾，是更進一步的說明了戰爭的殘酷呢，抑或是證明了契丹武士的滅絕人性。

蕭延十兀立在一個高坡上，每一聲的呼叫，像重鎚擊中了他的心臟，風吹在他的臉龐上，而臉龐上掛着冰冷的淚。

他想起了中原人士的善良，別說是輕傷，那怕是奄奄一息，他們依然會出盡心力的救護自己，唉！如果自己是中原子民，別說一條命，十條命，也得毀了。

「你在想甚麼？」又是龍慶老人的問話。

蕭延十看到了老人的威嚴的臉容，他的心頭一沉，他想到了老人的出手之狠辣，更想到了他的武功。

「想不到你，竟然變成了個懦夫。」老人聲色俱厲的訓斥着蕭延十：「你想逃避，你想退役？爲甚麼？你哭了，契丹的勇士是永遠不會流淚的，而你，墮落到了如此地步，我問你，到底中了甚麼邪！」

「我……」

「你是不是我積帳中的勇士。」

「我是……」蕭延十聽得出，他的語聲，是如此的軟弱，一絲也沒有勇士的氣概。

「你承認是契丹武士，好！」老人手一揚，蕭延十看見一個高大的契丹武士，拖了一個人，一個混身鮮血的義軍，來到了他的面前，手一放那義軍仰臥在地上。

「替我分解了這隻畜生。」

老人的命令，震動了蕭延十。甚麼？分解，這是契丹處置犯人，最狠毒的手法，在他們族中，殺一個犯人有肢解、有折腰、有決口、有斷齒、有剝皮等酷刑，但是這分解，比肢解更進一步，凄厲的出手，斷手、斷足、斷骨、斷踝，不可令犯人因痛而暈，或死，也就是說，必須被刑者，每一刀有每一聲的慘叫，證明眞未死。

這比凌遲更慘酷的惡刑！

老人要蕭延十出手，對付這樣一個義軍，一個無辜的人。

殘殺無辜，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令他們醒悟，讓他們停手不殺。

刀在深夜的天空閃耀，老人臉色凝重地遞給了蕭延十，但是，蕭延十又如何？他看到了老人深深的眼光時，他神怯氣懦的接過了刀，老人臉色微變，嘴巴有着一絲笑意，那想到蕭延十看到老人這笑容時，他如發了狂一般叫道：「這是禽獸的笑，這是惡魔的笑！」

「你待怎樣？」

「走！」

「走到那裏去？」

「四處流浪。」

「忘了你是人？」

「就因爲我是人，我才不甘心與你們……」

「畜牲！」老人一聲怒喝，一抖手，好快的手法，將長刀輕輕易易的，由蕭延十手中奪了過來，然後，一個刀花，刷的一刀，向蕭延十劈去。

蕭延十是不能不一閃一避，奇怪的是他十分輕易的掠出十步，龍慶老人的神光刀法，爲天下一奇，在其出手十步之內，無人可以輕易擺脫老人的刀光神網，可是蕭延十却能一個側身，强掙脫老人的刀光幻影籠罩下，這就令龍慶老人大大的感到驚奇。

老人因恨蕭延十的懦弱，大大有傷老人之心，明知蕭延十乃是自己親家之獨子，但是，他依然要處決了延十，然後向親家陪罪，說明理由，不想，自己一個疏神，也可能自己一時恃老疏忽，一擊不中。

不過，蕭延十乃是自己看他長大的晚輩，蕭延十之武技功力，自己深明其斤兩，可是，這一退一掠在自己刀光神網下脫身，分明已遠超自己的想像，他那裏來這麼好的功夫？

何況，他右臂有傷，傷在那些蠻子之手中，自己怎麼會不及個蠻子？

「老王爺，你不可能毀了這個要人的啊！」

莫名其妙的，這時候，那個牛頭却開了口。

「他是要人？」

「對，如果你想成功，祇有他，能引得他們自投羅網，哈哈哈！」牛頭在笑，笑得蕭延十心震肉顫。

「如此說來，他是死不得。」

「死了，他便宜了，而你也完了。」

「好！青兒聽你的。」

「三伯父。」

「唉！我不知該說甚麼，總之，我把他交給妳，希望妳好好的看住他。」

「是。」蕭月純青是恭敬的施了一禮，然後，滿臉關懷的向蕭延十走來。

「延十，我們走吧！」

「姊，姊！」

「唉！你還承認我是你姊姊，這就好了！」

「你們是有爲而來？」

「嗯，你看得很清楚，十弟，說你不長進，你是大有長進，姊姊看得出，你析事辨非，頭頭是道，可是，說你有長進，你，唉……」

「姊姊，你們想害人。」

「不，我們是爲了解除心腹大患。」

此時，蕭延十見牛頭走過來。

「他是甚麼人？」

「他是我們三伯父的心腹重人，紇沙烈！」

「他叫牛頭，他是甚麼森羅殿中的牛頭，他是牛頭。」

「他是代我們撲滅中原武林道的人！」

「啊！妳說甚麼？」

「你且看！」

突然，契丹軍馬分開了，有一輛大車，緩緩的駛過來。

蕭延十，看着這輛大車，有些眼熟，好似在那裡看見過的，而大車來到了牛頭之前，他一開車門，沉聲叫道：「出來吧！」果然出來了三個女人。

蕭延十幾乎叫出聲來，是蒲月琴，還有她的兩名弟子，石玄女、麻無影。

他想過去聽個明白，但是，他却給自己姊姊阻止，突然，他有着一種十分驚駭之感，分明，這裡有着陰謀，就算那個武娘子君夫人，也在不知不覺之中，中了那個名「牛頭」，其實是契丹武士紇沙烈的陰謀。

現在更可證明了，他們非但是濫殺無辜的屠夫，更且是武林的魔星。

他自然而然的想起了那個大鬍

子，那個受人愛戴的濮陽鑫，可是，另一個念頭又在他心中升起，一連串的殺戮以後，海子的行爲如匪盜，分明也是陰謀中的環節，他們就是希望引出濮陽鑫。

他們處心積慮的撲滅義軍，眞正的原因，是要引出濮陽鑫。

那麼，扣住蒲月琴又爲了甚麼？

至於森羅殿的君夫人，他們目的又是爲了甚麼？

更可疑的是紇沙烈，他又是爲了甚麼？

蕭延十是解不開這個結了，雖然他相信，也吃準了這一定是個陰謀，可惜，他無法理出一個明確的頭緒，來解釋這個陰謀，當然，也說明了蕭延十無法能幫助濮陽鑫。

他是多麼希望，自己能幫助濮陽鑫啊！

* * *

可是，濮陽鑫又如何？他正在趕路呢，這一次，他的身後，有着一個清麗脫俗的紅粉佳人，正是百草山莊的那個英姑娘，她深情地看着濮陽鑫，而眼前依稀看到了濮陽鑫的淚容。

爲了自己的父親，那個醫中之神，他哭過，如果，不是父親說出來所以輸功之原因，這個性情中人的大俠，眞會用强，反輸神功與自己父親。

現在，爲了救治淳于天英，他用了强，他將淳于傑，他的好朋友制住。

然後，用自己父親所傳五禽玄炁，將淳于天英恢復原狀，自己精力未復，立即趕上鐵嶺山，找到了義軍首領江宗翰，可惜，他遲了一步，義軍已趕下山去，希望毀了那支綠蝗軍。

濮陽鑫發覺大遼第一高手，人稱大遼東神龍的耶律龍慶已出現，他就知道，義軍將會碰到了個厲害的對手，自己單人匹馬，加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大可以渾洒如意，更且令綠蝗軍疲於奔命，可是，以義軍之聲勢，正面與之爲敵，那麼，憑仗老神龍的陰謀策劃，義軍之主力，勢必爲其拖住，然後，爲其一股又一股的吃掉。

爲了這個原因，他希望探視老神龍的動態，然後，將其引往別處，解決了這條老神龍。

在黃塵飛揚的大道上，濮陽鑫飛馬前進，突然，他一扣韁，坐下鐵騎一個人立，一聲長嘶中，然後四脚杵地，動也不動的在喘氣，而濮陽鑫是身形離鞍，向前走去。

路邊有個土包，不，是個人，濮陽鑫將此人扶起……看一看清，是個非僧非道，不男不女的傢伙，濮陽鑫微微一笑，道：「英妹，妳看看是誰？」

「西方使者。」王玉英早已飛馬趕到，不過，她不下馬。

「你就怕我……」此人聽得濮陽鑫說出了他的來歷，他可是陰惻惻的說話了。

「哈哈！」是濮陽鑫雄渾的笑聲道：「西方使者，你的大穴爲我所扣，還有，鎖骨在我掌握之中，你又怎能出甚麼鬼計。當然，我是想向你打探那些事，所以，才裝作中計。」

一聲驚叫，兩道黑影，由路邊竄出，分明是想向王玉英出手。

不料，濮陽鑫彈指而下，一聲長笑中，兩道黑影顯然爲其所阻而分立在王玉英之馬側。

「好功夫！」

又是兩個非僧非道的人，異口同聲，喝了聲采！

「大哥哥……看來森羅鬼母自己出馬了！」王玉英在馬背上遙望遠處，然後，她報了個訊！

濮陽鑫微微一笑，手一抖，西方使者只感到一股無形勁力，將他她推出老遠，與其他同伴會合……

一頂大轎，出現在這荒凉的大地上，看來是不倫不類，但是，當你一看到這四個轎夫時，你不得不有所震動，因爲，這四個大漢，分明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脚步輕靈，而且是在如此黃塵滿道的地上，並無沙塵揚起，四個人就如一個人。而一個人在肩上有物之情形下，更施展了草上飛輕功，試問，這豈是一般武師所能辦得到的事？

濮陽鑫是沉着的，看住了這輛大轎。

突然，四人說停就停，站在濮陽鑫前十步之道，三使者已拜伏在地……

一聲極瘖啞的語聲，由轎中傳出：「起來！」

三個使者才算是鬆了一口氣，個個拱立在轎之左右。

「濮陽鑫，我找了你很久！」瘖啞聲又由轎中透出。

「不見得！」

爆個冷門，濮陽鑫未出口，而是少女王玉英搶了先道：「很久前，你找的是我爹！」

「妳是藥老兒的女兒？」

「是啊！五禽神訣、七禽經籍，已傳給了大哥了，然後，妳才找他……唉，可憐的涂鬼王，他艮心發現了，而性命也是到了盡頭，大哥哥，我先出手，抑或你代他報仇。」

蕭延十沉着道：「唉，大好身手，却只是爲了私人仇怨，搶經奪譜書，實在令人感到痛心。」

「這話不錯。」轎中人接了口：「濮陽先生，老身也不想淌這混水了，以前我是的確，希望奪得五禽神訣，這部神訣是本門的對頭尅

星，也是本門的重寶，如果得到了它，與本門的玄陰森羅炁會合，立成不死之身，百年來，玄陰森羅門之所以難求大成，就是被五禽神訣主者所苦……

「一直以來，我爲求取得神訣，我先後利用獨脚魔法主者、東海七煞等人……可惜，全爲王子介所敗，然後，又出現了個你，我利用你與王子介交誼，我故意引你救人，唉！你是一心想着那些屠殺無辜之契丹武士身上，我引出了耶律龍慶這一系大遼東世家，使你疲於奔命，加上蒲月琴的糾纏，我希望你受傷，我希望王子介出手，想不到是你成功了！」

奇怪，玄陰森羅門士的主者，君夫人武黛珊竟然說出了她的陰謀毒計，爲甚麼？

王玉英感到驚奇，而濮陽鑫却是神色不動，既不問訊，也不插口。

「濮陽先生，你不感到奇怪？」

濮陽鑫是微微嘆了口氣，搖了搖頭，慢慢的，跨上了自己的鐵騎。

「你不原諒我？」瘖啞的聲音，顯然有了焦急之意。

「妳要我代妳做些甚麼事？」

「這……」

「唉，君夫人，我所幹的，是救人的事！」

「這件事，並不違背你的原則，我所求的是殺耶律龍慶。」

「我本來就是去找他。」

「我怕你上當，老實說，這個引君入彀之計，是我所佈置的，却想不到爾虞我詐，更想不到我門下也有奸細混入。」

嗨，原來如此，君夫人是發覺自己也爲耶律龍慶所算計，她只好向濮陽鑫洩秘。

她說出了她的苦心，她化粧成契丹武士，她才看穿了牛頭的眞正來歷身份。

耶律龍慶是個絕頂的能手，他非但令人覺得他祇不過是個一勇之夫，並且，一直以來，裝瘋賣傻，給予君夫人如此厲害的人物，也產生一種錯覺一種痲痺大意之感。其實，他是陷阱密佈，並且，遠在二十年前，在森羅門中，已伏下了牛頭，紇沙烈這樣的一隻伏棋。

當君夫人一發現這個陰謀後，武黛珊並不是一個草包，立即猜透了對方這整個的計劃。

爲甚麼宋遼之戰，宋軍屢敗？

爲甚麼中原武林，一直屈處下風？

這一羣契丹武士的作爲，看來是加深了民族間的血仇，不但抄、殺、擄、掠……有多少武林門被消滅，而契丹的武術却得以快速的發展。

尤其是冶金、打鐵，竟然成爲天下第一。

是誰功勞？是耶律龍慶的苦心策劃之功。

君夫人之與遼勾結，分明是助紂爲虐，更是代耶律龍慶翦滅中原武林道，然後，君夫人是蜻蜓吃尾巴，「自吃自」。

君夫人不得不感謝那個蕭延十，是蕭延十對君夫人說出契丹皇族之隱秘。

就因爲這樣，君夫人更佩服濮陽鑫的人格，否則蕭延十又怎會出賣自己的民族。

然而，蕭延十却要忍受着契丹族之酷刑。

君夫人走了，她疏忽了一件事，由於她立即向「牛頭」逼供，可就讓蕭延十，暴露了他的罪行。

他本來就是已深惡痛絕，這些泯滅天良之屠殺，現在，他發現了自己已成爲個「遼奸」時，他根本不想走，他束手就縛，他已經成了具行屍走肉。

「我不在乎！」他祇是嘀咕着這一句話。

姊姊向他哭求，希望他自甘禁閉十年，但是，他不想，他祇是想到了儘快死。

但是，龍慶老人是不能讓他安安逸逸的死，他用了大遼最原始，也最殘忍的刑法，太陽風化五毒酷刑。

尚幸在初冬時分，曝於陽光之下，不算太酷熱，不過，這冷風吹襲，令人難堪。

最可憐的是全身塗蜜，引來了各種毒蟲、螞蟻……

蕭延十就是在這種酷刑下，日受千災百難，他想死得痛快，但是，每日黃昏，他勢必爲人所救，代其療傷，以便次日，更清醒的受咬噬、鑽骨之刑。

漸漸，他看出來了。

分明，耶律龍慶是別有毒針，將自己作爲釣餌，引人前來。

引誰？濮陽鑫？

蕭延十破口大罵。

蕭延十要求一死。

可是，犯了國法，又不再顯示他的懦怯與無能，武士們有羞於爲伍之感，因此，他無法以償所願，相反的，是受到了苛毒的待遇。

姊姊也對其放棄了。

蕭延十不配稱做爲契丹武士。

蕭延十是個叛國者。

這就註定了他的下場，現在，他與中原豬狗並無分別。

在太陽下，全身塗蜜，頭戴面罩的蕭延十，被縛於地上，四條堅實的地樁，四條堅靭的牛皮帶子，將他「大」字形的縛得緊緊的。

有蟲、有蟻、有蝎子、有蜈蚣……

突然有了馬蹄聲。

濮陽鑫策鐵騎，有如一股旋風般的飛來。

「不……可……來……」

蕭延十在面罩後顫聲叫着。

但是，濮陽鑫是鬚髮戟張的飛馬而來。

一聲哨子響，箭如飛蝗的向濮陽鑫射來，濮陽鑫分明有了準備，祇見他日月七巧環刀出手，嗆郎，一聲龍吟，一股白影飛舞，而錚錚連響中，長箭勁弩，全爲濮陽鑫擊開，而鐵騎似飛，已闖入了蕭延十困身受刑之所。

濮陽鑫不禁是眼中有淚，恨聲的說道：「沒有天良的畜生。」

好個濮陽鑫飛身下馬，手執日月七巧環，祇見他一抖手，白虹罩住了蕭延十赤裸之身，又見一蓬光影起處，七巧環已吸攝住了無數毒生物，一揚手，就此抖出老遠，然後，他是掌削、指捏，將縛住蕭延十的皮帶斷了，他一把扶起蕭延十，一聲口哨鐵騎飛來。

「朋友，你想走？」

身後，突然多了一批人，爲首的，身披猩紅披風，赤顏白髮，身材魁梧的老人，後面一個英悍少年將軍，一個劍眉朗目的英挺少女，還有四個盾牌手。

「不走，又待如何？」濮陽鑫傲然的回答。

「你不問問老夫？」

「某家來去自如，何必勞煩閣下。」

「哈哈，未免太狂，哼哼，濮陽鑫，如果你能走出三步，老夫向你叩頭。」

走不出三步？

好個濮陽鑫發現這老人，言中有意，他是突有所悟，還想出手，爲其所救的「蕭延十」，倏的雙扣手，已扣住了濮陽鑫之左右鎖骨。

一聲驚人心魄的怪笑聲中，濮陽鑫還想挾騎飛去，但是，一股陰柔無比的三陽九和炁，已將他全身勁力扣壓住了。

「你看如何？」耶律龍慶萬分得意的說着。

「濮陽先生，我看你還是乖乖的跟我走吧！」

「你是誰？」

「紇沙烈，森羅門下的牛頭，漢名仇無尊。」

「好計謀。」

「不得不爾。」

「蕭延十呢？」

「他，哈哈哈……老王爺，他想見蕭延十。」

「好……」耶律龍慶掌擊三下。

四個契丹武士，架住了個渾身血漬斑斑的人來，這才是眞正的蕭延十。

「延十，看看誰來了。」龍慶老人是冷冷的說着，這語聲雖然不高，但是，蕭延十有如被雷轟一般，祇見他渾身抖了幾抖，然後，抬起頭來，睜開了這無神的眼睛，四處搜索。

看到了，濮陽鑫那激動的臉色，還有，他身後有個附骨之蛆。

「大哥……」這一聲叫，出自契丹武士之口，是如此的激昂，又是如此之深情：「你來了，你到底來了，但是，你爲甚麼這樣笨，人言中原人士，詭詐無比，不，現在，你却爲自命不凡上天子民的契丹人所詐……爲甚麼？我知道，你爲了我唉，大哥……」

蕭延十一邊叫，一邊說，一邊拖着疲乏無力的脚步，一步一個血印的，向濮陽鑫走來。

「你爲甚麼來？」

「我不能棄你不顧。」濮陽鑫眞誠的說着。

「我是……濫殺，無辜的……契丹人……」

「你有良心，你有道義！」

「我這個假良心、假道義，將你陷入了……阱中……」

「那也無所謂。」

「你……該恨我。」

「我恨自己，不能救了你……好吧，走！」

濮陽鑫走了，那個紇沙烈，仍如附骨之蛆，那樣，扣住了他，他得意走着。

在經過這渾身血傷的蕭延十身側時，他得意地看了他一眼，他陰惻惻的說道：「蕭延十，今日，是你死期到了，我不會再代你受這個活罪了，哈哈……」

那想到他笑得太早了。

突然，他腋下被點，眞氣因此而一洩。

突然，他看見一張笑臉，是這樣的得意，亦是如此之苦惱。

突然，他感到了雙手被滑開了，被反扣了。

突然，他發覺自己已軟洋洋的，癱瘓在地上。

「賢弟，快跟我走。」濮陽鑫已因紇沙烈的炁力一洩之際，他的無比神功，五行神功夾雜了先天五禽玄炁，立即反客爲主的掙脫了三陽九和玄炁之扣，他看淸了蕭延十竟然在傷重力疲之情形間，奮力一擊，他才想到了淳于天英的話，他非但救了蕭延十，更將自己四十年苦功修練之「五陽神功」輸在蕭延十身上，現在，這神力發揮了它的神效。

自己是甘心跳火坑，中了計，而紇沙烈，是得意忘形，不防濮陽鑫，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股剩餘的五陽神力，扭轉了局面，現在是反客爲主，他該走了，應該帶蕭延十一齊走了。

但是，蕭延十不想走。

蕭延十跪在地上，向濮陽鑫叩頭！

「大哥，我……多麼希望……有你……這樣的大哥……可惜……我……是……個遼人……」

蕭延十萬分吃力的轉了身子，面向契丹營帳那面，依然跪在地上，向耶律龍慶那些人叩着頭道：「三……伯父，我在你們的……眼中祇是……個叛國者。但是，因爲我看清了，我們是濫殺無辜，我更看清了，血流得多，太不應該了，人爲甚麼不能和和氣氣的過着日子。」

「賢弟……」濮陽鑫幾乎哭出聲來：「現在，可不是你解說的時候，走吧！」

「到那裏去？」

「天涯海角，何處不是家？」

「不，大哥，我心中有愧……大哥，我求你一件事。」

「你說……」

「別殺……別打……」

「辦不到。」

「爲甚麼？」

「是他們辦不到的，是他們啊，兄弟……」

「三伯父……請你，別再打……別再……」

「畜牲！」

耶律龍慶是恨聲的斥責了一聲。

那想到眼前黑影到，白虹現，嗆郎郎的聲中，一股無比的勁力，已將個大遼第一大豪束住了。

耶律龍慶不愧爲大遼第一能手，如此疾勁的壓力下，他只一蹲身，一個猛虎下山式，卸了來勢。

濮陽鑫爲天下第一武林健者，本身天賦異秉，再加上五位風塵前輩的別出心裁的練功法，將個濮陽鑫變成了個震古鑠今的武林奇才，一招大天龍式，勁力稍見被卸之跡，他一聲冷笑，耶律龍慶突感，一個無形吸力，將其全身吸住。

這可令個耶律龍慶心神俱震，他根本沒有見過這樣異乎尋常出手，他心中明白，自己如果爲這股吸力吸了，那麼自己勢必會給這股吸力控制住，這後果也就不堪設想了。

他力提一口眞氣，幾十年苦練的大辟魔神罩，發出了威力，自己的不錯身法，算是硬拚了一下。不過，他就怕濮陽鑫再變招。一變招，自己又得再找支力之點。

耶律龍慶可算是料事如神，他怕濮陽鑫變招，而對頭却眞的變了招。

尚幸，四盾牌已由左右捲到，青盾夾擊，長刀如電，向濮陽鑫週身殺到。

耶律龍慶再不敢强挺，在四股巨力夾護之下，他借機退出重圍。然後，再發動攻勢！

現在是五個打一個。

算算，這四盾牌，號稱契丹力士四天王，盾大、份量重，再加上耶律龍慶所悟化的四象刀陣，可說是穩重，縝密的刀網，就算五行功，五禽炁的厲害，也該可以拚鬥個把時辰，又何況還加上自己的大辟魔神罩……勝雖無望，敗也未必吧！不料，一交上手，立即可以看出了，五個人是敗象畢露。

不論四刀盾牌是如何進招，也不論自己是如何的善於移形換位，借勁打力，而濮陽鑫的眼神，始終盯緊了五人，並且，眼神所注的，就是他的死穴。

耶律龍慶越打越不是味道。突然，他產生麼莫名其妙的消極悲觀之情緒。

三代以來，他們耶律系之攘奪天下武林秘笈，看來，全是廢物。

三代以來，耶律系之所謂武術開山巨擘，祇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怪談而已。

而眞正武林神技，今日算是讓其大開眼界！

自己千方百計的想奪取的，就該是他的這一份。

突然，他恨極了蕭延十，明明，已可到手，明明，這陰謀佈置得天衣無縫，不想，竟然壞在這個小畜生的身上，他不禁殺心頓起。

「紇沙烈，替我殺了這個叛國賊！」龍慶老人怒吼了一聲！

紇沙烈回過氣來，他的功穴被點，勁力一散，經過一段時期的休復，並且無人侵擾，也算是無恙了，他起身了，他本來就是恨極了蕭延十，現在，聽了耶律龍慶的呼叫，他是更爲無忌無憚！

「不必你動手！」是蕭延十平靜的語聲，蕭延十手已舉過頭，從容的，揮拳下擊。

但是，一聲巨吼：「不可！」聲到人到，蕭延十聽到了紇沙烈的慘叫，不過，他依然揮拳下擊。

頂門着拳，而自己已爲一人扶住，一股無比深厚的勁力已透穴而入。

雖說是石光電火，一瞬之事，可是兔起鶻落，濮陽鑫抽身、出招、擊賊、施救，他是一氣呵成，可惜，蕭延十已奄奄一息了。

「你……大哥，何必……輸力於我……」

「別說話。」濮陽鑫嗚咽着。

「我還能活？不……大哥……爲甚麼，你我異族相殘……我不想，眞不想這樣，你殺我，我殺你，大哥，別爲我再中計，我活着，算甚麼？甚麼也不是，那麼，讓我死吧！」

「賢弟！」濮陽鑫在大叫。

「別……殺他們……」

蕭延十閉上了眼睛，臉上露出坦然，得意的一抹笑意！

濮陽鑫是滿目是淚，他是一個虎跳，白虹如環，向耶律龍慶等人捲到。

四盾牌，再加上耶律海子、蕭月純青，幾名貼身騎士也加入了戰圈，誰也知道，濮陽鑫是拚了命，他們得保衞耶律龍慶的安全。

現在，可以看清了濮陽鑫的驚人技藝。

戰圈中，他就有如一條鬧海的金龍一樣，誰要與他接觸，就得給他反彈出老遠！

契丹的騎士是出了名的慓悍，但是，狼牙棒是滿天飛，馬一匹匹長嘶，翻倒，耶律海子是雙戟脫手，四盾牌有二個鮮血直迸，原來，當盾牌爲七巧環捲走時，連手臂也給絞斷了！

「你們可明白了。」

是濮陽鑫震人心魄的吼叫。

耶律龍慶是一敗塗地，他們祇有等死的份兒。

「殺你們，就如殺隻雞，宰隻羊般！」

聽得出，濮陽鑫的聲調已越來越蒼涼了。

「但是，我不殺你們，我不殺你們，因爲，我那可憐的兄弟，生前求過我，一再的求我，別殺你們……本來，你們濫殺無辜，將可憐的中原子民當作了禽獸，我就該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可是，我不殺你們！至少，今日，我不能殺你們……因爲，我口上雖然沒有答應，我心中已允許了，我那苦命的兄弟。」

這樣的大俠，說着說着，他竟然哭了。

他慢慢的走到蕭延十屍體旁，十分小心的，將他抱了起來，然後，一回身，對那些木然的契丹人說道：「我相信你們是不會要他了……看他身上，全是血，而血也是紅的，難道，你們殺死的中原子民，他們的血是白的，或者是黑的？他——是一個眞正的契丹武士，他在你們眼中，是個叛國者，在我們大宋朝，他是個異族人，不過，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我的兄弟。」

他慢慢的上了馬，慢慢的，逐個的看了各人一眼，突然，他大叫了一聲：「濮陽十，跟我走吧！」

鐵騎是一聲刺耳的長嘶中，撒開四蹄，如飛般的走了，馬蹄捲起了一片灰沙。

而契丹的軍營裏，却突然竄起了火苗。

當契丹武士撲滅了怪火後，耶律龍慶發現走了蕭月琴及其兩名女弟子。

突然，老人有所警覺，你殺我，我殺你，將來，終歸有一日，自己爲別人所殺……

但是，不能不殺，他身邊又依稀聽到了濮陽鑫說的話：「辦不到，不是我辦不到，是他們……」

契丹武士至死不悟，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蕭月純青哭了，即使海子的柔言相勸，可也無法令純青休止，相反的，海子發現自己與未婚妻是越來越有着無聲的隔膜……

爲甚麼，他不明白？

蕭月純青是哭他的兄弟，她突然覺得，蕭延十形象又高又大，現在，她明白了，延十實在不是個儒夫，試問，那一個儒夫敢如此的勇於自我犧牲！

他更加不是個叛國者，如果，他是叛國者，他是大可不死！他可以跟濮陽鑫一道走。

現在，她算是清清楚楚的看清了自己的兄弟，是個殉道者……

她後悔自己看錯了延十，她更後悔自己如此的不懂事，對待延十竟然視之爲禽獸，其實，眞正的禽獸，是自己……不，自己連禽獸也不如了啊！

濮陽鑫，她想到了濮陽鑫，爲了自己的兄弟之死的傷心形狀，他的慷慨言語，他的誠懇、坦誠的風格，難怪自己兄弟爲之仰慕，而自己……

想到這兒，她嘆了口氣，眼淚如斷了線的珍珠……低低的，她說出了心底話：「祝福你，濮陽鑫大哥，祝福你！」

祝福些甚麼？

說不出個名堂來，總之，一切的祝福，她全心請求賜福濮陽鑫……

＊　＊　＊

在雁門關口，有着一道山崖，這道山崖是宋、遼之國界線。

雖然是宋朝立國至今，已少有對外之戰爭，但是，雙方的游騎，巡戈，是少不免的。

而小接觸，打些小仗，再加上契丹武士的打草穀。

你殺來，我殺去的，雙方各不相讓！

今日，天色是十分之陰森，冷風刺骨，有幾聲馬嘶，也有幾聲鳥鳴……

一座新墳，在宋遼交界處堆成。

一個虬髯大漢，立着一塊石碑，石碑上無名無姓……

「大哥哥，你立着這塊無字碑，不怕別人笑話！」一個青衣女子，生得千嬌百媚，可是，對那個虬髯大漢却萬分體貼溫柔的。

「我會怕人笑話？」

「唉，大哥哥，我怕人，毀了它！」

「誰敢？」

「沒名沒姓的，就算無主之物！」

「他……他那裡來的主？」這句話說得沉痛無比！

「唉！大哥哥……依我看，倒不如寫上六個字！」

「我明白你的心意，可惜，他不會承認，他已深惡痛絕自己是個契丹武士……如果，你題『契丹武士之墓』，我相信，他會認爲這是罵他，唉，毀，我相信是沒有人毀它的……」

「喔！你會在此地陪他？」

「嗯！」大漢爽朗的點了點頭，然後，雙眼眺望遠處，有如自言自語地道：「這兒是配他埋骨的地方，也只有這兒，非宋非遼，還有，讓他看看，這兒宋、遼兩國人民……不再你殺我，我殺你，賢弟！你安息吧！」

大漢又流下了淚……

「大哥哥，你不走了？」

「嗯！」

「我得代你找安身之所了。」

「呃，英妹，妳……」

「我也不走了！」

「還有我們。」遠處來了一乘大轎，顯得很不順眼……並且，這瘖啞的聲音，聽來令人刺耳……

「濮陽先生，你代我清理了門戶，毀了那個仇無尊，我代你送走了一個大對頭蒲月琴，唉，老身現在算是由這個契丹武士身上，看清了一件事，武林，江湖，唉！簡直是豈有此理，我已對蒲月琴說過，我會找你！然後，互相合作、對付、制止這些無情之屠殺，我求她與你解仇、消怨，她不肯，好，我就與你倆，看着她又能掀起些甚麼樣的風波來！」

大俠濮陽鑫，他是一言不發，因爲他感到了爲難。

這位千嬌百媚的王玉英，令他也有被束縛 之感，一直以來他是以霍去病的名言自勵：「匈奴不滅，何以爲家？」

現在，看了看夕陽下的王玉英，在笑，笑得又如此之美，但是，自己又得守住這孤墓！

突然，他一凜，玉英豈不是要與他一樣，伴的也是孤墳……

爲了不令她如伴孤墳，他只得向她笑，笑得很可憐！

不過，玉英却覺得他笑得很美，很美……

（全文完）

民初技擊鬥智故事／朱雀‧文　可飛‧圖

風雲龍虎會

上文提要： 袭忍東六十大壽，其義兄——倫九頭親自道賀。倫九頭現在金融界是風頭人物，在商界更是具有龐大實力的企業家，但他至今在黑道中仍有極大影響力……倫九頭身邊有兩大保鏢：程欽與白鵬，正當三人踏進袭公館大廳之際，程欽却被人一槍命中心臟，兩結拜兄弟因此翻臉成仇，爲的是五大街的地盤……



爾虞我詐　同歸於盡

梅鑑英眉頭一皺：「衹怕倫九爺會不高興。」

梅堯湘嘆了口氣，道：「倘若連一張請柬也不發給他，咱們却也有點說不過去！」

「這又不然，」梅鑑英冷冷的說道：「咱們和袭忍東向來都沒有甚麼交情。」

梅堯湘道：「雖沒有交情，亦未必交惡。」

梅鑑英道：「婚宴之日，他們能不來諸多騷擾，已是上上大吉，發帖給袭忍東，我看是不必了。」

梅堯湘沉吟了半晌，點點頭道：「既然這樣，算了罷，但在這段時間內你切莫生事。」

梅鑑英笑了笑道：「我既然快要做人家的大舅子，當然不會在這時候去亂生事，衹是……」

梅堯湘瞪着他，冷冷道：「你又有些甚麼歪主意？」

梅鑑英道：「衹是在不久之前，潘小香死在我的手中，你以爲袭忍東會就此作罷麼？」

梅堯湘一怔：「殺潘小香的時候，你露出了廬山眞面目嗎？」

梅鑑英輕輕的點了點頭。

梅堯湘頓了頓足：「咦！你是太不像話了。」

梅鑑英淡淡一笑：「就算咱們沒有幹掉潘小香，袭忍東也同樣不會放過咱們，這個老頭兒的野心，實在是不小。」

梅堯湘寒着臉道：「無論如何，咱們現在都不能去動人家一根汗毛。」

梅鑑英聳聳肩。

「動人汗毛的事，我絕不會去做，要就爽爽快快的給他一刀。」

梅堯湘的臉色更難看，叱道：「別在這時候弄出不愉快的事情來。」

梅鑑英嘆了口氣道：「要天下太平，恐怕衹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梅堯湘「哼」的一聲：「都是你媽不好，自幼就把你們寵壞了。」

梅鑑英又是一笑。

梅堯湘瞪了他一眼，忽見女兒來了。

* * *

鳳鳳的確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梅堯湘看見了她，不由從心底愉快起來。

「爹！」

「鳳鳳，結婚的事該去準備啦！妳快要作新娘子了。」

「唔！我不嫁了！」她嘟起了小嘴。

梅堯湘大笑道：「別孩子氣，人家聽見了會笑的。」

「我不管別人笑不笑，」鳳鳳的眼睛流露出動人的神采：「你若還笑我，我就不嫁，不嫁，一輩子都不嫁！」

梅堯湘眼珠一轉，故意扳起了臉孔道：「你不嫁出去，留來何用？」

梅鳳鳳挨近父親，嬌柔地一笑：「當然是留在爹身邊，侍候爹爹。」

梅堯湘瞪着她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我幾時騙過你來着？」

「那很好，那麼我可以辭退這裏所有的僕人了。」

「爲甚麼要辭退他們？」

「有妳在旁侍候，爹爹心滿意足，他們留來何用？」梅堯湘大笑地說着。

「我不來了，爹老是這樣子的。」鳳鳳杏腮漲紅，好像是眞的在生氣。

梅堯湘忙道：「別發小姐脾氣，爹不過胡說八道就是了。」

* * *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雪。

夜色蒼茫，白鵬穿一襲褐色的皮襖，冒着風雪來到了草溪。

九點四十三分，他從皮襖裏摸出了一瓶高粱，一飲而盡。

他是與酒爲友，還是與酒爲敵？所以要把一瓶又一瓶的酒喝下肚子裏。

他分不清楚。

他是與誰爲友？又是與誰爲敵？

他也同樣分不清楚。

他甚至幾乎已經忘記明天就是他結婚的大好日子。

* * *

這一段婚姻，招來了不少羨慕的眼光。

梅鳳鳳是個美人兒，家裏又有財勢，白鵬能夠娶到她，看來這下半生是不用愁的了。

用這種眼光看這段婚姻的恐怕是錯了，不但錯，而且還錯得很厲害。

* * *

喝了一瓶高粱酒，並未使白鵬有暖烘烘的感覺。

他的心裏還是那麼的冷。

這種從心中發出來的冷意，簡直可以把天地萬物一起凍僵。

天地萬物不會死。

但一個人的心若是死了，在他的眼中，天地萬物也同樣不再是有生命的東西。

白鵬的心彷彿已死。

他直到現在還活着，也許是完全由於「仇恨」，而不是「愛」，他似乎已變成了仇恨的奴隸！

他曾面對鏡子，對鏡子裏的白鵬說：「我根本就沒有想結婚。」

鏡子裏的白鵬接着道：「就算我眞的想結婚，對象也絕對不是梅鳳鳳。」

白鵬說第一句話的時候，鏡子裏的白鵬也同時在說着，說第二、三句話的時候，站在鏡外的白鵬也說着同樣的話。

白鵬彷彿已分不出那個才是眞的自己。

這才是一生最可怕，也最可悲的事。

因爲人若到了這種地步，他已是身不由主，甚至不知道是甚麼人，甚麼力量在操縱着自己。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這本是人類絕對無法控制的。

* * *

白鵬來到了一條陰暗的小巷裏。

這條小巷很骯髒，處處都是垃圾。

幸好這時天氣很寒冷，垃圾不容易發出那惡臭的味道。

但這裏畢竟是骯髒的地方，連白鵬都想不出理由來解釋，自己爲甚麼會來到這裏。

就在這個時候，他彷彿已聽見一個女人熟悉的聲音。

「你眞好，下次一定再來。」

這聲音是從一間破爛的木屋裏傳了出來，他又聽見另一個陌生的男人聲音：「我的老婆若是有妳一半溫柔，我也不必到處找女人。」

那女人吃吃一笑。

這陣笑聲，不但令白鵬憤怒，也令他有一種想嘔的感覺。

他已聽出，這竟然是紫花的聲音。

* * *

紫花！

這個女人一定就是紫花！

白鵬立刻衝了上來，一脚就把那木屋的門踢開。

一個赤裸着上身的中年男子，臉已嚇得變黃了。

他瞪目結舌，不知道怎麼樣才好。

他正想說話，一團黑影已向他迎面撞了過來。

這團黑影衹是在他的眼前晃了一晃，就已撞在他的臉上。

那是白鵬的拳頭。

這中年漢子不懂武功，就算他是個攻擊高手，捱了這一拳之後，也勢必倒下不可。

在他背後，還有一個女人。

白鵬嘶聲道：「紫花，妳不能再幹下去。」

這個女人的臉色已變得像是窗外積雪般蒼白，但她還沒有被嚇破膽昏倒過去。

「先生，你要找紫花？」

「我在找妳。」

「我是櫻桃，不是紫花！」

「櫻桃！櫻桃！」白鵬瞟了瞟眼睛，「妳是櫻桃，不是紫花？」

這女人吃驚的望着他。

「先生，你……找錯了人。」

白鵬沉默了許久，忽然彎下腰，嘔吐了。

這女人的確不是紫花，而是櫻桃。

門已毁，外面的風雪已吹了進來。

櫻桃很冷。

白鵬也很冷。

他忽然走過去，擁抱着櫻桃。

「妳是婊子?」他喘着氣問她。

櫻桃雖然驚得在發抖，但仍然盡量保持着鎮定。

她點點頭道：「是的。」

「很好。」白鵬祇笑，笑得像個白癡：「我是個混蛋，妳是否願意陪着我渡過今晚?」

櫻桃這次連回答的勇氣都消失了。

白鵬掏出一叠票：「我有錢，但性命恐怕不會太長久，因爲我要去殺一個惡人，那惡人也想殺我。我有不少願意和我同生共死的兄弟，他也有很多甘願爲他賣命的亡命之徒。這次火併，他一定會死，而我恐怕也無法再活下去。紫花，不，櫻桃，妳懂嗎?妳懂嗎?」

櫻桃望着那叠鈔票，連眼珠都快突了出來：「我懂，我懂!」

白鵬大笑。

就在這時候，屋外忽然響起了一聲古怪的聲音道：「白先生，你是不是要找紫花?」

白鵬似從夢中驚醒。

「癩皮狗?」

他猛然轉身，立刻看見了癩皮狗。

癩皮狗訕訕一笑：「看現在的情況，我是不方便走進來了。」

白鵬目光一閃，道：「你的確是不方便走進來，但我却可以走出去。」

櫻桃大吃一驚，急忙攔着白鵬：「先生，你不要走!」

「妳現在是不是想對我說：『我很喜歡你?』」

白鵬忽然寒着臉。

櫻桃鼓起了勇氣，說：「我既喜歡你，更喜歡你手上的鈔票。」

白鵬凝視着她，忽然大笑道：「夠坦白，夠意思，妳能說出這種話，這些鈔票就有一半是妳的了。」

他立刻把其中一半送給了櫻桃。

櫻桃拿着這些鈔票，簡直不能相信這是事實。

白鵬把另一半塞在癩皮狗的手中。

「拿去花，但最好別拿去賭。」

癩皮狗却不肯收下。

白鵬却瞪着眼睛：「爲甚麼?」

癩皮狗眨眨眼睛，說：「我雖然又窮又髒，但却不能白拿你的錢!」

白鵬道：「你告訴我，去那兒可以找到紫花，這就受之無愧。」

櫻桃道：「她已經不在大富里。」

白鵬道：「我早已聽人說過，自從那天吵罵過後，她就離開了家。」

癩皮狗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阿狗也不知道紫花去了甚麼地方。」

白鵬呆住。

癩皮狗吸了口氣道：「剛才阿狗看到你有點不對勁，所以……」

白鵬揮揮手，點點頭道：「不必說了，我本來就是個瘋子。」

「不，你不是瘋子，祇是受到的壓力太大。」癩皮狗滿臉關切之色。

白鵬强顏一笑，仍然把那些鈔票塞在癩皮狗的手裏：「這些鈔票你拿去吧，別爲了這點小錢讓我不愉快。」

癩皮狗祇好收下了。

「你明天就要結婚了。」

「不錯，你明天一定要來喝杯喜酒。」

「我一定來。」

白鵬露出滿意的神色。

但癩皮狗却看出，他仍然想念着紫花。

* * *

同日深夜十一時卅分，裘公館中仍然是燈火輝煌。

裘忍東在聆聽着勞庭的報告。

勞庭垂下臉，連說話的聲音都比平時細小得多。

裘忍東却直逼視着他。

「勞庭，這是你第三次失敗!」

勞庭嚥了一口唾沫，道：「老闆，我們已約好了對方的龍頭老大在青泉嶺下相會，但當我們去到青泉嶺的時候，老大不見了，貨也不見了。」

裘忍東冷冷道：「這批貨最少值萬塊，轉手後最少可賺十倍以上的利潤，但現在一切都完了。」

勞庭緊握雙拳，道：「我們是給人暗算了。」

裘忍東冷冷一笑道：「這批貨現在已落在別人的手中，原來是咱們該賺的錢現在却落在別人的口袋裏。」

勞庭的臉上在淌着汗：「屬下一定要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不必了。」

勞庭一楞。

裘忍東接着道：「這是鐵環黨幹的好事了!」

「鐵環黨?」勞庭大感意外：「屬下一直還以爲是倫九頤幹的。」

裘忍東沉着臉：「鐵環黨已和倫九頤勾結上了，難道這事你竟然

完全不知道?」

勞庭咳嗽了兩聲道：「此事屬下略有聽聞，聽說白鵬明天就要和梅堯湘的女兒結婚。」

裘忍東說：「不錯，這是倫九頤一手策劃出來的好戲。」

勞庭道：「他若和鐵環黨聯手對付咱們，倒是件傷腦筋的事情。」

裘忍東冷笑了一聲：「勞庭，你幾時變得如此畏首畏尾?」

勞庭連忙道：「老闆休誤會，既使倫九頤與鐵環黨聯盟，咱們也是絕對不怕的，祇是與其等待，不如自己先發制人，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

裘忍東點點頭，微微一笑道：「這才像話。」

勞庭也在點頭，哈腰躬身，一副奴顏婢膝的模樣。

裘忍東忽然又問：「林禮和小高怎樣了?」

勞庭的臉上立刻綻露出笑容：「我這兩位小師弟都有點賭癮，聽說他們現在都已去了賭場。」

裘忍東眉頭一皺。

「可知他們去了那一間賭場?」

「是在紹尼路第十二號那一間。」

「你可知道那賭場是誰的?」

「這個……咳咳……」

「你是不知道，還是喉嚨不舒服?」

「咳……是不知道。」

「那麼我現在告訴你，那是鐵環黨的賭場。」

「那可糟糕了。」

「你在爲林禮和小高擔心?」

「這個自然，他們祇有兩人……」

「不必害怕，他們絕不是祇有兩個人前往的。」

「老闆，你早已知道他們去了賭場嗎?」

「老實告訴你，他們去賭場，本來就是我的主意。」

「老闆想砸了梅堯湘的賭場?」

「不錯，要幹就幹，一幹就要幹得徹底，幹得狠，務必要令鐵環黨和倫九頤永遠抬不起頭來。」

「不錯，這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很好，這句話正合心意。」裘忍東大笑，忽然呼叫一聲：「裘海!」

一個老僕立刻應聲而出。

裘忍東大笑着，道：「現在正是喝兩杯好酒的時候，備酒。」

裘海立刻斟酒。

裘忍東拿起左方一杯，一飲而盡。

「果然不錯。」

勞庭也拿起另一杯，祇喝了一半就放下。

裘忍東一怔：「你不舒服，連酒都祇喝了一半。」

勞庭微笑道：「屬下的酒量本來就不行，喝半杯已很足夠了。」

裘忍東望着他，喃喃道：「幸好我也早有準備，就算你祇呷一口也已足夠了。」

勞庭臉色一變。

「老闆，這酒……」

裘忍東淡淡一笑，道：「這酒很好，尤其是你喝的那一杯，更好。」

「好在……那裏……」

「可以治喉嚨腫疼。」裘忍東悠然一笑，慢慢的說道：「你喝了之後，就永遠都不會覺得喉嚨不舒服了。」

勞庭臉色大變。

「老闆……你在……你在……在跟我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裘忍東的臉孔突然地拉長：「你三番四次計劃失敗，這是否也算是開玩笑?」

勞庭嗆咳。

裘忍東冷冷一笑道：「你的喉嚨一向都是有毛病的，現在大可以安心了。」

勞庭氣得渾身發抖。

他突然慘叫了一聲，掩胸倒地，隨後翻滾了幾滾。

裘忍東連看都不看他一眼，祇是淡淡的說道：「你要小心一點，別弄翻了古玩架上的古董!」

勞庭忽然又再站起來，指着裘忍東破口大罵道：「老賊，你一定不得好死……」

他罵到這裏，突然撲向古玩架。

一隻彩色花瓶被摔破了。

裘忍東嘆了一口氣，對裘海道：「這瓶子價值不菲，是我花了三塊錢才買回來的。」

勞庭已仆下，死不瞑目。

直到他完全嚥了氣爲止，裘海忍不住問：「這瓶子祇值三塊錢?」

裘忍東搖搖頭。

「你聽錯了，不是三塊錢，是三十塊錢。」

裘海怔住。

過了半晌，才嘆息說道：「人老了，耳朵不靈，阿海越來越不用了。」

裘忍東默然半晌，才開口道：「叫大個子進來，把勞庭和摔破了的瓶子一起掃了出去。」

* * *

十一點五十五分，還差五分鐘就是凌晨時份。

裘忍東喝了一杯濃茶，然後去洗個熱水澡。

在此同時，距離裘公館東北三里外的一間賭場，已在天翻地覆之中。

* * *

血流成河，他們所流出來的血，已可以滙成一桶，足夠可讓裘忍東以血洗澡。

雖然賭場慘案轟動了整個大都市，但白鵬和梅鳳鳳的婚禮仍然如期的舉行。

這是倫九頭的意思，也是梅堯湘不變的決定。

他們都不甘心在暴力下低頭。

因爲他們本來也是靠暴力在黑道上崛起的。

既然裘忍東已擺出了以硬拚硬的態度，他們也決心與對方硬拚到底。

不向惡勢力低頭，是眞英雄和梟雄的本色。

梅堯湘和倫九頭都是梟雄，都是大都市裡不可一世的黑社會大亨。

就算他們各自爲戰，也絕不會向裘忍東讓步、退縮。

更何況，現在他們已聯成了一條陣線，其勢力雄厚，已足夠與裘忍東作一生死的決鬥。

* * *

有錢能使鬼推磨。

財可通神。

金錢雖然不是完全萬能，但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它在人類社會中，的確具有極大的力量。

昨天晚上，癩皮狗還是一個骯髒，衣衫殘破的流浪漢。

他雖然不是乞兒，但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他與乞兒沒有多大的分別。

甚至有人認爲，他比乞兒還更令人討厭，也更令人爲之同情。

因爲許多人都說，他是一個有神經病的「都市怪物」。

但到了今天晚上，他變了。

他整個人由頭髮到脚跟，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已完全沒有昔日的癩皮狗的樣子。

白鵬給他的鈔票只是花了五分之一。

但這已很足夠了。

他現在不但乾淨，斯文，而且還穿一套氣派十足的純黑禮服。

即使有人以前見過癩皮狗，但現在一定無法認得出來。

但白鵬是例外。

他認識癩皮狗，並不是認識他的衣服，而是認識他的這個人。

所以，當癩皮狗遠遠在門外出現的時候，他已認出這個衣飾煌然的人就是癩皮狗了。

他親自把他迎了進來。

「阿狗，眞高興見到你。」

癩皮狗一笑，却是笑得有點古怪。

他把一份禮物送給白鵬。

「這是送給你的結婚禮物。」

白鵬衷心地說：「謝謝你。」

癩皮狗却在搖頭：「你不必謝我。這份禮物不是我送給你的。」

白鵬一怔。

癩皮狗沉默了一會，才緩緩的接着道：「這份禮物是紫花姑娘送給你的。」

白鵬的臉立刻發白。

他馬上把禮物拆開。

這份禮物軟綿綿的，赫然竟是一把烏溜溜的頭髮。

白鵬的臉色更蒼白。

「這……這是甚麼意思？」

癩皮狗神情木然，說：「她要出家爲尼。」

白鵬手足冰冷。

他把癩皮狗拉在一邊，問道：「她在甚麼地方？你一定要告訴我知道。」

癩皮狗搖搖頭。

「不！我不能說。」

「爲甚麼不能說？」

「紫花對我說，你若去找她，她馬上就死在你的跟前。」

白鵬突然彎下了腰，咳嗽。

他的心在絞痛。

直到現在，他才發覺自已是多麼的荒謬。

他眞正愛上的人，並不是人人讚美的千金小姐梅鳳鳳，而是曾經滄海淪落火大坑的紫花！

單是這一點，已夠令人認爲荒謬絕倫的。

但在他本身而言，他認爲荒謬的並不是這一點，而是今天他的新娘子不是紫花，而是一個雖然認識時日頗久，但自己却並不眞心愛她的梅鳳鳳。

這才是最荒謬，也最不可諒的事。

癩皮狗提醒他：「現在並不是追悔的時候，你已勢成騎虎，梅小姐現在已經是你的合法妻子。」

白鵬緊握着拳頭，恨不得立刻死掉。

但他知道自已不能死。

程欽、小黑棠的血仇，還等待自己去爲他們洗雪。

癩皮狗望着他，臉上儘量裝作很輕鬆的樣子。

但他的心却和白鵬一般的沉重。

* * *

婚禮在熱鬧的氣氛中完成。

雖然有人擔心裘忍東會在這個時候前來滋事，但這擔心似乎是多餘的。

賓客已漸漸散去。

就在這時候，倫府的二樓突然傳來一聲槍聲。

* * *

槍聲甫響，白鵬的人已像一支箭般飛向樓上衝去。

他看見倫九頭一個手下，掩着胸臉色大變的從樓梯走了下來。

但他走沒多遠，人已像葫蘆般

滾了下來。

他跌倒在白鵬的脚下，胸前一片血漬，幾乎把他的衣裳染紅了一半。

他顯然是活不成了。

白鵬吸了一口氣，再向上衝。

突見梅鳳鳳從新娘梳粧的房子裡走了出來。

她不是自己走出來，而是給一個黑衣人箍着脖子拖出來。

一柄威力强大的手槍，正指在梅鳳鳳的太陽穴上。

這黑衣人大約是三十五六歲，唇下有一顆不大不小的黑痣。

白鵬怒喝道：「甚麼人？是不是缺乏盤川？快放下她，甚麼事情都可以慢慢商量。」

黑衣人獰笑。

「哦，你一定就是那個姓白的新郎倌了。」

「不錯！你要怎樣？」

「不要怎樣，只想帶走新娘子。」

「不行。」

「我現在給你十鈔鐘的時間考慮，到時再說不行，我就開槍。」

倫九頭、梅堯湘兩大亨也走到了梯間，兩人面面相覷。

他倆都是威震一方的梟雄，但這時却爲之手足無措。

梅堯湘忽然叫道：「朋友，咱們都是吃江湖飯的人，你要甚麼條件才釋放我的女兒？」

黑衣人冷冷一笑：「別拖延時間，就算你把所有家財都放在我脚下，還是談不攏的。」

梅三公子在梅堯湘的背後，冷冷道：「你可知道，此舉將會弄成怎樣的後果？」

黑衣人一怔道：「後果如何，我從不理會。」

環視衆人一眼，叱道：「誰再多言，這新娘子就得血濺當場。」

他的話充滿了恐赫，衆人不期然打了一個寒戰。

白鵬抽了一口氣：「好，咱們讓開一條路，但你要甚麼條件才釋放新娘子？」

黑衣人冷笑道：「明日之內，自有分曉。」

梅堯湘怒道：「憑甚麼要我相信你的話？」

黑衣人淡淡一笑：「不憑甚麼，單憑這把手槍，因爲此刻你們絕無其他選擇的餘地了。」

梅堯湘厲聲道：「我拚了不要這女兒，也要把你擒下來。」

他氣勢洶洶，梅三公子和鐵環黨的幾個打手已準備隨時一湧而上。

黑衣人冷笑，忽然伸手撕去梅鳳鳳的衣裳。

梅鳳鳳露出了半邊肩頭，再撕下去，可要當場出醜。

梅堯湘臉色大變，戰聲向梅三公子和手下喝道：「退下！你們統統都給我滾出去。」

鐵環黨、梅堯湘的命令是絕對沒有人敢違抗的。

即使是梅三公子，也不敢在這個時候反抗父親的命令。

剎那間，鐵環黨的人退得乾乾淨淨。

梅鳳鳳急得快要哭了。但她還是儘量的忍耐着。

她可憐兮兮的望着白鵬。

白鵬很想救她，甚至以死一拚也在所不計。

但現在他不敢拚。

他雖有一身本領，但却是陷入了投鼠忌器之局。

黑衣人又在厲聲疾喝。

「還不讓開一條路，梅鳳鳳馬上就得死！」

能夠在今天混入倫府，幹出這件轟天大事的人，自然非是泛泛之輩。

這黑衣人終於成功地擄走了梅鳳鳳。

大門外早已有一輛汽車接應。

黑衣人上車後，露出一副勝利者的微笑。

梅堯湘看在眼內，簡直連肺都氣爆了。

在汽車開始開動的時候，白鵬大聲問：「朋友，有種的留下姓名！」

這黑衣人笑。

「白鵬，你不妨緊記着，我姓林，叫林禮！」

說到「林禮」兩個字時，汽車已絕塵而去。

「林禮！」梅堯湘恨得牙癢癢的，大聲叫道：「總有一天，我把你身上的每一根骨頭都拆下來，拋進大海裡。」

梅三公子從來沒有見過父親如此的憤怒，而他也是在極度憤怒之中。

祇有倫九頭木無表情的坐在大廳裡，眼睛閃動着一道奇異的光芒。

* * *

梅堯湘大發雷霆，但却無補於事。

他終於冷靜了下來。

「這一定是裘忍東幹的。」

「當然是裘忍東。」倫九頭嘆了口氣：「我以前是豬油蒙了心，竟然會和他成爲結拜兄弟。」

梅堯湘盯着倫九頭道：「九爺，這件事你有甚麼看法？」

倫九頭苦笑。

「事情發生在我的地方上，我自然是願負全責的，但那有甚麼用？」

白鵬道：「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救鳳鳳脫離險境？」

梅堯湘忽然對兒子說：「給我搖個電話，找裘忍東談談。」

白鵬卻反對。

「不要向那老賊求饒！」他說：「裘忍東絕不會答應你任何形式的要求，他根本就是要趕盡殺絕。」

梅堯湘額頭已冒了汗：「你是說，他會殺了鳳鳳？」

白鵬黯然無語。

他的意思已很明顯：「就算裘忍東殺了鳳鳳，也不是絕無可能的事。」

但癩皮狗却在這時候插上了一嘴：「裘忍東絕不會殺鳳鳳，因爲鳳鳳若死了，對他來說全無好處，反而不如留着她，還可以牽制着咱們。」

癩皮狗一直都站大廳的角落裡，誰也沒有注意他。

他這時侃侃而談，却居然說得頭頭是道。

梅堯湘一怔道：「你是誰？」

倫九頤也盯着癩皮狗。

「我叫阿狗。」癩皮狗毫不慌張，緩緩的說道：「雖然我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却是白鵬的死黨。」

衆人的目光剎那間都集中在白鵬的臉上。

白鵬立即說道：「不錯，咱們是生死之交，對於阿狗，你們可以絕對信任的。」

倫九頤輕輕的哼了一聲，沒說甚麼。

梅堯湘却因爲癩皮狗剛才說的話，對他產生了好感。

「不錯，這位狗兄說的一點也不錯，裘忍東並不是傻子，他絕不會無緣無故殺死鳳鳳。」

剛才是癩皮狗安慰他。

現在，他是自己安慰自己。

新婚之夜，忽然發生了這種的事，這當然令人很不愉快。

* * *

從這一晚開始，白鵬忽然感到有點不對勁。

但他却無法看出不對勁的地方在哪裡？這是很玄奧的預感。

而這預感，是將有極度危險的事發生。

* * *

翌日清晨，梅堯湘在家中接到了一封信。

這封信是由一個報販小童送來的。

這小童甚麼也不知道，祇知道有人給了他一塊大洋，叫他把這封信送交梅堯湘的。

梅堯湘看了這小童兩眼，知道從他身上是查不到甚麼的。

他也給那小童一塊大洋，然後才叫他走。

這封信內容很簡單。

既沒有上款，也沒有下款，又有兩行字，寫道：「是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蓮花閣恭候大駕光臨。」

* * *

這是挑戰書！

梅堯湘知道，現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了。

他立刻派人把這件事通知了倫九頤。

不到了十分鐘，倫九頤、白鵬兩人都來了。

倫九頤接過了信，一看之下，臉有慍色。

「裘忍東實在欺人太甚，他簡直連我也沒放在眼內。」

梅堯湘目注着他，道：「九爺，依你的看法，該怎麼辦？」

倫九頤冷冷道：「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的。」

梅堯湘咬牙道：「到了這種田地，是不由咱們不幹的了。」

倫九頤道：「但令嬡在他手中，形勢對咱們是大大的不利。」

梅堯湘哼了一聲：「可是現在我們已不能再忍下去，否則裘忍東遲早會把你我一口吞掉了。」

倫九頤冷冷的一笑：「雖然他的胃口不小，但是合你我之力，他絕對吃不下去的。」

梅堯湘道：「這件事全拜托九爺幫忙了。」

倫九頤嘆道：「老梅，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咱們此刻是同舟共濟，誰都不必說半句客套話。」

梅堯湘擊案朗聲道：「好，今天下午的事咱們全力以赴，祇許成功，不許失敗。」

兩人接着握手，兩隻手緊緊的握在一起。

白鵬站在一邊看着，一言不發。

* * *

下午五時卅分，蓮花閣門外殺氣騰騰。

一向在蓮花閣前擺賣生果的賈四叔，已悄悄的收拾好一切，離開這裡了。

他不喜歡看見別人流血。

他知道流血的事，不久之後一定會發生的。

* * *

梅堯湘依約準時而來。

他並非單獨而來，陪他一起前來的，還有另一位黑社會大亨——倫九頤。

這兩位黑幫鉅子一起出現，四週當然不乏一流好手隨後護駕。

白鵬、梅鑑英均暗中抖擻精神，但表面上看來，他們都是那麼漫不經心的，彷彿懶洋洋似的。

正當白鵬踏進蓮花閣的時候，突聽得一人厲聲喝道：「姓白的小子，還我兄長性命來。」

呼嘯聲中，一人如飛將軍般從蓮花閣內衝了出來。

這人並不高，和白鵬相比，是矮了一截。

但他的身裁却絕不弱小，簡直强壯得像隻慓悍的犀牛。

白鵬瞳孔收縮，冷冷的道：「鐵蟹鉗常勝？」

這人大聲叫道：「老子正是常勝。」

白鵬冷冷的道：「常杜不錯是死在我的手中，你若要替他報仇，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常勝從喉嚨中發出了一聲怒吼道：「我宰了你這婊子養的狗雜種。」

他撲前，氣勢駭人已極。

他彷彿已不像個人，而是像一頭充滿原始野性的惡獸。

他絕不會放過白鵬。

同樣地，白鵬亦絕不會放過他。

黑小棠的血仇，此刻正是洗雪的時候。

* * *

常勝雖然身材較矮，但他這人却是渾身是勁。

他撲前，身子躍起，竟然躍得比白鵬的頭還高三尺。

「嗨！」

他一脚凌空踢出，就像一把巨大的錘子從天而降。

白鵬沒有硬接這一脚。

他轉身疾閃開去。

常勝一脚踢空，身子「噗」聲落在地上，但他變招極快，反手揮拳，猛擊白鵬的鼻樑。

常勝這一手拳，名叫「力轉乾坤」，已不知有多少人的鼻樑給他這一拳打歪。

但白鵬的鼻子沒有歪，因爲常勝的拳快，他閃得更快。

他一低頭，常勝這一拳從他的頭髮上擦過。

白鵬趁勢從常勝的左側反攻。

他右手五指虛扣，疾抓常勝的左胸肋骨。

以白鵬的指力，這一下子若是扣個正着，常勝的心臟恐怕很難再保得住。

常勝當然看出這一着厲害非常，急忙用盡全身氣力，一掌向白鵬的右手劈去。

常勝左手掌上顯然具有獨特過人的功力，這一掌劈出，重點全放在白鵬右腕的脈門上。

這一掌若劈正白鵬的右腕上，白鵬這隻手掌就算不廢掉，最少也得暫時喪失了戰鬥力。

但白鵬的招式又突然一變，棄手用脚，用膝蓋猛撞常勝小腹。

常勝大吃一驚，以膝還膝。

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骨裂之聲響起，接着常勝臉色大變，冷汗如雨。

這一撞之下，他分明吃了大虧。

但他仍然具有慓悍作戰能力，一咬牙，從褲管內裡抽出一把半尺長的尖刀，「颯」的疾向白鵬胸膛上刺去。

這一擊極準，也極狠。

他的動作一直都是那麼勇猛，每一出手，完全是拚命的打法。

就以這一刀看來，他雖然最少有八分把握可以把刀子插進白鵬的胸膛中，但他的半邊身子，也已完全暴露在白鵬的手底下。

就算他能一刀殺了白鵬，他也難免要捱上對方重重的一擊。

白鵬拳脚上的力量，可不是開玩笑的，常勝雖然紮實，但能否捱得住對方致命的一擊，也是大有疑問的事。

但常勝似已完全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殺死白鵬。

他已下了極大的決心，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殺了白鵬。

然而，白鵬却不願意把自己的生命就此拚掉。

他來到了蓮花閣，本也具備着拚命的決心，但沒有親眼看見裘忍東倒下去之前，他還不想就此死在蓮花閣中。

既不想就此拚掉性命，自然非要閃避不可。

他是讓了常勝一着。

常勝怪笑，趁勢逼前，突然手中尖刀飛脫射出，怒擊白鵬咽喉。

白鵬身子一沉，再避開這一刀。

但常勝身子敏捷，又再竄前，一爪緊緊捏着白鵬的脖子。

* * *

常勝的外號叫「鐵蟹鉗」，他這一捏的力量實在絕不尋常。

白鵬的臉色脹紅。

常勝一口氣急攻下來，到此刻似已穩操勝券了。

他的臉上甚至已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但就在他以爲即可殺掉白鵬的時候，左頰突然一陣劇痛。

白鵬竟然有反擊之力，而且還是依樣葫蘆，以同樣的手法捏着常勝的脖子。

常勝用盡全力，務求先把白鵬捏死。

但忽然間，他的右腕又是一陣的劇痛。

白鵬以一指擊在他的右腕脈門，使常勝的右手又是一陣劇痛，又是痲痺。

白鵬一擰身，已經掙脫了常勝的鉗形攻擊。

常勝怒吼，極力掙扎。

但白鵬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根本就無法掙脫。

他的舌頭漸漸向外吐出，臉上的肌肉也漸漸抽搐，變形。

白鵬終於放開了手。

但常勝已然氣絕了。

* * *

常勝甫仆下，一人輕輕鼓掌。

「好俊的身手，果然不愧九爺麾下第一員猛將。」

鼓掌的人，是身披貂皮的袭忍東。

他在蓮花閣的閣樓，凭欄觀戰。

底層幾乎坐滿了人，其中不少是身經百戰的江湖殺人好手。

袭忍東顯然是有備而來的。

白鵬冷冷一笑：「諸位嚴陣以待，白某今天倒要一開眼界。」

倫九頤叱道：「別沒規矩，袭爺是何等身份？豈容你在他面前大放厥辭？」

白鵬忍住怒氣，祇是怒盯着袭忍東。

這時候，鐵環黨的黨羽也已紛紛進入了蓮花閣。

磨拳擦掌之聲，不絕於耳。

這裏隨時隨地都會爆發一場激烈的大戰。

每個人都已有了心理準備。

倫九頤突然拾級而上，登上閣樓。

梅堯湘叫道：「九爺小心！」

白鵬本欲護着倫九頤，却被拒絕。

「袭爺畢竟是我的兄弟，他是不敢對我無禮的。」

袭忍東仍然是倚欄而坐，靜靜的望着倫九頤走上來。

「袭賢弟，愚兄希望你能把梅小姐釋放，以息干戈。」他走到袭忍東的面前，很鎮靜的說。

袭忍東淡淡一笑：「我若把梅小姐釋放，對我有甚麼好處？」

倫九頤點點頭道：「愚兄會給你一筆酬勞。」

「酬勞？甚麼酬勞？」

「你是個很好的媒人，愚兄自然要好好的謝你。」

「媒人？我是越來越不懂了。」

倫九頤哈哈的大笑：「你把梅鳳鳳交給我，讓她成爲愚兄的姨太太，這豈非是一件美事麼？」

白鵬，梅堯湘聞言，俱是臉色大變。

「倫九頤，你在說甚麼？」梅堯湘鬚眉俱竪，聲音已因憤怒而顫抖。

倫九頤在閣樓大笑。

「梅老兒，你上當了！」

袭忍東也在大笑：「這裏是蓮花閣，也是鐵環黨全軍覆沒的地方！」

白鵬睁大了眼睛，大聲道：「九爺，別忘了袭老賊曾在壽宴中向你開黑槍！」

袭忍東哈哈大笑。

「小子，你錯了，那一槍本來早有安排，並不是殺九爺，而是殺程欽的。」

白鵬臉色死灰，狠狠的盯着倫九頤。

倫九頤也望着他，微笑着說：「程欽雖然對我忠心耿耿，却老是處處暗中維護着鐵環黨，看來，他和梅老兒也有點交情。」

梅堯湘怒道：「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你暗中安排好這條毒計殺程欽，繼而利用白鵬和鳳鳳的婚姻來拉攏咱們鐵環黨？」

倫九頤慢慢的說道：「咱們兄弟表面不和，甚至看來弄成水火之局，其實是一個圈套。」

袭忍東悠然一笑，盯着梅堯湘說：「現在，這個圈套已把你緊緊的套住，你的寶貝女兒已落在咱們兄弟的手中，而鐵環黨中人，也完全在咱們指掌之中。」

白鵬目光如火，直逼視着倫九頤，咬牙切齒一字一字的說道：「倫九頤，白某人看錯了你，義父也跟錯了人！」

倫九頤淡淡一笑，繼而嘆道：「你本來是很有點能力，可惜時勢如此，我再也無法把你挽留了。」

白鵬冷冷的一笑，道：「這些日子以來，你一直都在利用我，也利用鳳鳳對我的感情。」

倫九頤淡淡道：「現實本來就是殘酷的，爲了要達到目的，就要不擇手段。」

「不擇手段！」白鵬吼叫了起來。「現在我總算是看清楚了你的禽獸眞面目，難怪林禮能在倫家擄走鳳鳳，原來這一切都是你暗中安排的。」

「不錯，你現在才想到這一點，却是未免太遲了。」

「倫九頤義父的血仇，我一定要用你和勞庭的血洗雪！」

忽聽一人陰惻惻的笑了起來：「開槍殺程欽的並不是勞庭，而是我！」

一個黑衣人，悄悄的在梯間出現。

「林禮！」梅堯湘怪叫了起來：「好小子，你竟敢動我的女兒！」

林禮冷冷一笑，並不理睬梅堯湘，祇是對白鵬繼續道：「勞庭雖然是我的師兄，但他又蠢鈍又自以爲槍法如神，袭爺一直都不信任他，又怎會把如此重要的任務交給他去處理。」

袭忍東冷冷一笑，道：「勞庭本來就是個庸才，我已把他幹掉了。」

林禮凝視着白鵬：「程欽是我

開槍殺死的，那一槍，使你們都對袭老闆和九爺產生了誤會，以爲他們已陷入決裂的階段。」

他一面說，一面拔出了一把手槍。

槍管直指白鵬。

林禮微笑道：「你能夠和你義父死在同一把手槍之下，這也未嘗不是一種緣份。」

「砰！」

槍聲忽響，一人倒下。

但倒下的人却不是白鵬，而是手中握有槍，但猶未射出子彈的林禮。

鮮血從林禮心臟部位流出。

一槍已命中要害，林禮連開槍射殺自己的人是誰都不知道，人已倒了下來。

他從樓梯滾跌下來，一直滾到白鵬的身旁。

他的眼睛仍然瞪着，彷彿在問白鵬：「是誰殺了我？」

他已死。

死人是不會問任何問題，也不可能聽見白鵬的回答。

即使白鵬想告訴他是誰開槍殺他，也在所不能。

因爲開槍殺林禮的是個身穿白衣白褲的男人，而在此之前，白鵬從來都沒有見過他。

對白鵬來說，這是個陌生的人。

* * *

白衣人靠牆站立，手中一把槍忽而指向袭忍東，忽而指向倫九頤。

「你們都別動，一動就腦袋開花！」

「小高，你瘋了？」袭忍東怒喝道。

原來這人竟是林禮的師弟小高。

小高冷冷一笑：「我沒瘋，瘋的是你們！」

倫九頤抽了一口氣，道：「小高，先把槍放下來，你要甚麼我都答應你。」

小高冷笑道：「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倫九頤道：「我保證絕對不騙你。」

「不，不，你放心！祇要你放下了槍，坐下來，甚麼事情都容易商量。」倫九頤的態度很眞誠，臉上漸漸露出了充滿信心的微笑：「錢，不成問題，你要多少？儘管說個數字，你若要權勢，咱們兩兄弟已一大把年紀了，這也該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

「少放屁！」小高倏然地冷喝。

倫九頤的臉色變得很難看：「小高，你還想怎麼樣？」

小高冷冷一笑道：「我要你在我的面前跪下來。」

倫九頤强顏一笑。

「小高，這種玩笑開不得。」

「誰跟你開玩笑。」小高臉罩寒霜：「你不跪下，我開槍。」

倫九頤臉色死灰，遲疑着。

突地，小高扳動槍機。

槍聲一響，再響！

倫九頤慘叫一聲，跪下。

小高竟然眞的連開兩槍，兩顆子彈分別射進他的兩條小腿骨裏。

倫九頤額上冷汗如漿，臉部肌肉扭作一團。

「你竟敢開槍……」倫九頤嘶叫着。

小高冷笑道：「你以爲我是個膽小鬼，不敢開槍對付你這個黑社會大亨？」

他這句話是對倫九頤說的，但一雙眼睛却逼視着袭忍東。

袭忍東屏息着呼吸連動都不敢動。

雖然在他身邊不遠，有不少心腹份子，但他們都不敢在這時候輕舉妄動。

倫九頤已痛得臉無血色。

就在這時候，一人緩步登上閣樓。

「小高，這次辛苦你了！」這人微笑着，悠悠然的來到倫九頤的面前。

倫九頤仰首一望，來人竟然是梅三公子。

* * *

看見了梅三公子和小高之間的密切關係，倫九頤和袭忍東方始恍然大悟。

袭忍東長長嘆了一口氣，對倫九頤道：「咱們千算萬算，只算到了梅老兒，却算不到他的寶貝兒子。」

梅鑑英淡淡一笑：「兩位前輩手段的確高明，可惜你們怎麼也想不到，小高在八歲的時候，就已開始和我到處闖禍。」

小高悠悠一笑，道：「自從我們分手之後，這世界就太平多了。」

「然而好景不常，我們現在豈不是又再在一起？」

「每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例必有人遭殃。」小高嘆了一口氣，道：「好像從前的屠猪老八，曹大將軍，乞丐大帥，還有流氓街的四大金剛，他們遇見我倆，實在是不幸之至。」

梅鑑英笑了笑：「隨着年齡漸長，咱們要對付的混蛋也越來越不簡單了。」

小高用手槍指了指袭忍東，又指了指倫九頤道：「你說他們都是混蛋？」

梅鑑英一笑道：「他們倒不能稱爲混蛋。」

小高道：「不是混蛋是甚麼？」

梅鑑英道：「是混世魔王。」

「混世魔王？」

「不錯，他們都是吃人不吐骨的混世魔王，遇上這種魔王，只有兩條路可走。」

「是甚麼兩條路？」

「第一條路，是死在他們的手下。」

「還有第二條路？」

「第二條路是要他們死在自己的手下。」梅鑑英淡淡的說。

小高一笑：「看現在的情況，我們似乎不能死在這兩個混世魔王的手下。」

梅鑑英點點頭道：「所以，現在死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和你。」

「不錯，你說得一點不錯。」小高大笑，槍管一移，對準了袭忍東的臉。

袭忍東已嚇得臉無血色。

「別胡來……」

小高微笑着說：「我不會胡來，殺你這種老不死，又何須再開第二槍？」

一下震人心弦的槍聲同時響起，袭忍東眉心間爆開了一個血洞。

「啊……」

他只叫了這麼一聲，人已翻倒，從欄杆處跌了下去。

梅鑑英大笑道：「好槍法！」

倫九頭已絕望。

他知道這一次，誰也救不了自己。

雖然他有不少手下跟隨而來，但這時候佔着優勢的是鐵環黨。

因爲袭忍東已死了，他的手下已無半點鬥志。

而倫九頭本身也已雙腿被廢，他和死不相上下。

他突然大聲嘶叫：「我現在只求你一件事，也給我在臉上開一槍，越爽快越好！」

小高沒開槍。

因爲梅鑑英已上前，以一柄匕首刺入了倫九頭的咽喉。

＊　＊　＊

局勢瞬息萬變。

白鵬站在那裡，不禁看得呆住了。

自從鳳鳳給擄劫的時候開始，他已發覺到有點不對勁。

但不對勁的地方在哪裡？當時他却又無法弄出一個所以然來。

但即使他再想三年，也絕對想不到局勢竟然變成這個樣子。

一直都在利用自己的倫九頭，當他以爲計劃成功，可以把鐵環黨中人一網成擒之際，冷不防小高變節，先殺林禮，繼而把他雙腿射成廢殘。

到最後，袭忍東死在槍下，倫九頭也同樣的難逃一死。

現在控制着大局的是兩個年輕人。

小高實在是興奮極了。

他和梅鑑英互相握手，互相道賀。

「小高，你的槍法越來越進步了。」

「英，你的身手也越來越敏捷了，聽說你還學了日本柔道。」

「你知道我學過柔道？」

「在武漢的時候我就已聽人說過。」

「你的消息眞靈通，我的確是學過柔道，但造詣平平。」

「聽說你是柔道四段。」

「不錯，」梅鑑英淡淡笑：「有一點是你不可忘記的。」

「是甚麼事？」

「無論怎樣，你絕不應該去和一個練過柔道的人握手，因爲這是最危險的。」

「謝謝你的提醒，但你是我的死黨，就算和你握握手也沒有關係。」小高的臉上充滿了自信的微笑。

「這個自然，難道我會把你摔一跤嗎？」梅鑑英笑了起來。

小高也在大笑。

但他的笑聲未已，梅鑑英踏步使勁地把小高整個人淩空拋了起來。

＊　＊　＊

一聲驚呼，小高的人飛了出去，飛過閣樓的欄杆，向底層跌下。

他做夢也想不到，梅鑑英竟然會在這個時候向他出手。

這一跤摔得不輕。

他被摔得鼻腫臉青，那把手槍也已跌落地上。

「鑑英，你瘋了。」他是驚怒交集，滿臉不相信的神色。

梅鑑英從梯間走了下來，微笑道：「這就是柔道，也是我給你一個教訓。」

小高瞪着他道：「你爲甚麼要這樣的對付我？」

梅鑑英聳聳肩，道：「不爲甚麼，也許是因爲你這個人太危險，連倫九頭、袭忍東這兩位不可一世的大梟雄都栽在你手中，我又怎能把你留下來，養虎爲患？」

小高氣得臉如土色，「梅鑑英，我做夢的時候也沒想過，你竟然會是個如此卑鄙的小人。」

梅鑑英更悠然一笑，「現在隨便你怎麼說都無所謂，反正這裡已是鐵環黨的天下，除了我父之外，誰都無法阻止我殺你。」

梅堯湘皺着眉頭，忽然嘆息道：「我已老了，從現在起我已退休，鐵環黨的一切就交給你去幹了。」

他的確已老了。

就算他的人本來還不算老，但經過這一次任何人都無法預測的巨變之後，他整個人彷彿已萎頓了下來。

他說了這句話之後，就走了。

小高茫茫然地看着他的背影，臉上露出了絕望的神色。

梅鑑英冷冷的一笑：「小高，念及你始終是我的好朋友，你現在可以選擇如何死法？」

小高咬了咬牙。

「你一定要我死？」

梅鑑英冷然道：「大勢如此，我不得不殺你。」

小高慢慢的從地上爬了起來：「好一個大勢如此，我這一生人最錯誤的事，就是交上了你這樣的一個朋友。」

梅鑑英默然，又漸漸地逼近了小高。

突然聽得有人冷冷的喝道：「別碰他，否則我立刻轟碎你的腦袋！」

梅鑑英本已準備再度出手，給予小高致命的一擊，但現在只好乖乖垂下了手，完全不動。

喝止他的是白鵬。

白鵬的話絕不是用來恫嚇梅三公子的。

因爲他已不知何時拾起了小高的那支手槍。

槍膛裡還有子彈，不必太多，只消一顆子彈，就已夠要了梅三公子的性命。

槍管已對準了梅三公子的頭部，以白鵬的性情而論，他隨時都可以開槍的。

梅鑑英盯着白鵬，忽然嘆道：「咱們已是親戚了，你又何苦幫着外人來打自己人呢？」

白鵬冷冷的一笑。

「打自己人雖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對你這種冷血兇徒來說，却是最好不過的現眼報！」

梅鑑英道：「你現在雖然可以一槍殺了我，但你可會想到，這裡已是鐵環黨的天下，你殺了我，也絕對不會逃得出去的。」

白鵬道：「殺你一人，我已有賺無蝕，就算以一命換一命，那又有何憾。」

梅鑑英道：「彼此彼此。」

梅鑑英吸了一口氣，又道：「你現在放下槍，離開蓮花閣，以後，你走你的陽關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保證鐵環黨的兄弟們絕對不會動你一根毫髮。」

白鵬苦笑道：「只可惜你現在的話，已很難令人相信。」

梅鑑英勃然變色道：「你要怎麼樣？」

「不怎麼樣，把小高交給我。」

白鵬說：「我要保護他離開這裡。」

梅鑑英搖搖頭道：「不行，小高對我來說，是一頭危險的猛獸。」

「他是猛獸，我呢？」

「你是鳳鳳的丈夫，而我是你的大舅子。」

「高攀不上，」白鵬斬釘截鐵的說道：「我要走了，小高也要走，你再强留，槍膛裡的子彈可不會客氣。」

梅鑑英臉色鐵青：「白鵬，這將會是你畢生所犯錯誤中最嚴重的一次。」

「我不後悔。」

「好，我現在給小高一條活路，但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請說。」

「三天後清晨，在南郊古寺外，我等你。」

「行！」

「這一次，我以信譽保證，要和你作公平的決鬥。」

白鵬還是重複着那一個字：「行！」

＊　＊　＊

白鵬盡力保小高，離開了蓮花閣。

小高摔得頭昏眼花，但他總算看清楚了，梅鑑英根本就不能算是個人。

他交上另一個朋友——白鵬。

他相信不會讓他感到失望。

＊　＊　＊

擄走鳳鳳的是林禮。

但囚禁鳳鳳的却是小高。

囚禁鳳鳳的地方，除了小高和林禮之外，就祇有袭忍東知道。

但現在，林禮和袭忍東都已死去，唯一知道鳳鳳囚禁在甚麼地方的人，就祇有小高。

＊　＊　＊

鳳鳳被囚禁的地方，是在一間兩層高的屋子裡。

這裡的環境很幽靜，甚至不比鳳鳳的家稍差。

小高帶着白鵬來到門外，輕按門鈴。

立刻有兩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啓門。

小高對他們說：「袭老闆死了！」

兩個漢子聽得一怔。

「你說甚麼？」其中一個問小高，他顯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高重複地說着：「袭老闆死了！」

「他是怎樣死的？怎會死的？」

「有人開槍，打中他的臉。」

「是誰這樣斗膽？」

「小高。」

「小高？那一個小高？」

「唉！你怎麼這般蠢的，我就是小高嘛！」

兩大漢一怔，互望一眼，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小高已一拳重擊過去。

其中一人立刻跟蹌後退，接着天旋地轉的昏倒過去。

另一人吃了一驚，知道不妙，急急揮拳擊向小高。

但他的拳頭才揮出了一半，腦袋已經被白鵬用手槍狠狠的擊中了，登時也昏死過去。

樓中立刻有人叫道：「甚麼事？」

又是一個青衣漢子衝了下來，見狀大驚。

白鵬微笑上前，一拳斜切他的右頸。

這青衣漢子倒有點功夫，側身一閃，反手揮出一拳，急打白鵬面門。

但白鵬的動作畢竟比他快，身子一沉，青衣漢子一拳打空，白鵬又是斜刺一掌，依然是切向他的右頸。

「唷！」

這一掌他再也沒法躲避，更無從招架，也就相繼昏倒地上。

小高微笑着。

「你的武功不俗。」

白鵬沒有回答，直向樓上衝去。

＊　＊　＊

白鵬終於把鳳鳳帶回家中。

他並不是把鳳鳳帶回自己的家中，而是帶到梅堯湘的家中。

白鵬本來就沒有家。

他現在的處境，似乎和癩皮狗不相上下。

他沒有隱瞞事實，他把這段婚姻的一切秘密，都告訴了鳳鳳知道。

鳳鳳沒有哭。

雖然她傷心，雖然她失望，但她對白鵬說：「我不怪你，爲了義父，爲了小黑棠，無論你怎麼樣對我，我都不會怪責你。」

白鵬默然。

「鳳鳳，這一輩我是永遠欠妳的了，這筆債，就算我甘願立刻死在妳面前，也是無法償還。」

鳳鳳强顏一笑：「不，我不要償還，更不要你受到半點傷害，我們都祗當它是一場惡夢好了。」

雖然她是儘量忍耐，但最後，她臉上的笑容，已無法隱藏眼眶內晶瑩欲滴的淚珠。

她終於轉身離開了白鵬。

白鵬茫然地望着她的背影，呆立。

倏地，一張沉肅的臉在他面前出現。

「白鵬，從現在開始，我再不想看見你，鳳鳳也是一樣。」

梅堯湘已下了逐客令：「你出去！」

＊　＊　＊

離開了梅家，白鵬有點像個白痴。

小高陪伴着他，忽然道：「有人在等你。」

白鵬茫茫地說道：「是誰在等我？」

小高說道：「霍滔、司徒羣、史天遜，還有癩皮狗。」

白鵬彷彿從夢中驚醒。

霍滔、司徒羣以前一直都是袞忍東手下的猛將，而史天遜則是倫九頭的人，他們在這地方上都可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癩皮狗爲甚麼會和這些人混在一起？

白鵬想了想，問小高道：「他們在甚麼地方等我？」

「袞公館。」

「袞公館？」

「不錯，現在袞公館已成爲了霍滔和司徒羣的地方。」

「霍滔、司徒羣要承繼袞忍東的事業？」

「不，他們不敢坐上這個位置。」

「他們不坐，誰坐？」

「你！」小高盯着他，緩緩的說道：「除了你之外，誰都不敢坐上這個寶座，因爲他們都不配。」

「我配嗎？」

「在他們的眼中看來，的確是祗有你才配，就連史天遜都是這麼說的。」

「癩皮狗怎會和他們在一起？」

「因爲癩皮狗也相信，祗有你才能擔起這個重任，去對付梅鑑英所統治的鐵環黨。」小高的態度很嚴肅：「癩皮狗願意跟着你，所以他也留在袞公館中。」

「我本來就對不起梅堯湘，更對不起梅鳳鳳，又怎能眞的去殺梅三公子？」

「這種事絕對不能混淆在一起，梅鑑英絕不會放過你，他的行事手段，可以從蓮花閣一役顯露無遺。」

白鵬在猶豫着。

小高忽然揮手，一輛汽車立刻駛了過來，駕車的人是白鵬認識的，他就是史天遜。

白鵬終於登上了汽車，到了袞公館。

＊　＊　＊

袞公館昔日的主人雖然已經死了，但這座瑰麗堂皇的大廈，仍然沒有變。

它仍然巍然聳立在高尚住宅區中，而且四週都滿佈好手，使它更形穩固，就像一座守衞森嚴的堡壘。

白鵬在史天遜和小高的陪伴之下，進入了氣派非凡的大客廳。

他駐足廳口，那是程欽被殺的地方，血，已洗淨，人，已入土。程欽的仇已洗雪，但那又有何用？

霍滔、司徒羣熱烈的歡迎白鵬。

白鵬沒有故作謙讓，他成爲了他們的首領，對白鵬來說，局勢發展到了如此地步，是他絕對想不到的事。

＊　＊　＊

晨曦，霧薄風輕，南郊古寺外，梅鑑英設几，几上擺下美酒佳饌，恭候白鵬。

旭日漸昇，從古寺的簷處，緩緩冒出。

不久，白鵬來了。

令人詫異的是，白鵬祗帶着癩皮狗而來，霍滔、司徒羣、史天遜甚至小高都沒有和他一起。

梅鑑英看看他，忽然問道：「你的人呢？」

白鵬指指癩皮狗。

梅鑑英皺了眉頭：「你祗帶了這位兄弟，就敢來這裡赴約？」

白鵬道：「我是來赴你一人之約，帶着這位兄弟而來，本已嫌多了。」

梅鑑英道：「你不必用話來套我。今日之戰，絕對公平，本三公子決不會以多欺少。」

白鵬淡然道：「如此最好。」

梅鑑英冷冷道：「你剛來此地不久，且休息一會，咱們才作公平決鬥。」

白鵬沒有拒絕的道：「如此多謝了。」

他居然躺在地上，仰望着天空。

梅鑑英仍然坐在几前，自斟自飲。

「你甚麼時候可以動手，儘管說。」

白鵬沒有回答，居然還闔上了眼睛。

＊　＊　＊

八點零五分，梅三公子終於發現了，白鵬不是睡覺，而是已經在昏迷中逝世。

他怒吼起來，一手揪着癩皮狗：「他怎麼死去的？」

癩皮狗沒有半點驚惶失措的樣子。

他眨了眨眼睛，淡淡的說道：「我母親是個間諜。」

梅鑑英怒道：「我管你娘是間諜還是母狗，我現在是問你，他怎會死的？」

癩皮狗冷冷一笑：「我母親早已變成了一堆枯骨了，她臨死的時候一貧如洗，祗給了我兩顆藥丸。」

梅鑑英臉色一變：「毒藥？」

「不錯，是毒藥。」癩皮狗慢慢的說：「這種毒藥可以讓人在昏睡中安然而逝去，就算是睡在他身邊的人，都不會知道這人其實是已服毒身亡。」

「他媽的。」梅鑑英一個耳光摑在癩皮狗臉上：「你爲甚麼給他這種毒藥？」

癩皮狗冷冷的說道：「因爲我知道，他這個人已實在活不下去。」

梅鑑英臉色發白：「他爲甚麼活不下去？祗要他這一戰贏了我，他就是這個城市裡的第一號大亨。」

癩皮狗冷淡的道：「正因爲他這一戰的對手不是別人，而是你。」

梅鑑英鬆開了手，長長吸了一口氣：「他是看不起我？」

梅鑑英的手掌又已舉起，癩皮狗却冷冷的看着他，臉上毫無退縮之意。

但梅鑑英這一掌沒有打下。

癩皮狗又緩緩的接着道：「他對不起你的父親，更對不起梅小姐，他若在這一戰中殺了你，他會覺得罪孽深重，與其如此，倒不如一死謝罪。」

「混蛋，這種辦法比縮頭烏龜還更沒有種的。」

「他本來就常常說自己是個混蛋。」

「你算是他的甚麼朋友？竟然把毒藥送給他，讓他死去？」

「你駡得好，我祗不過是他的豬朋狗友而已。」癩皮狗一笑，笑聲帶着一種說不出蒼涼之意：「而且我有神經病。」

「神經病？」

「不錯，無論怎樣，混蛋已死了，但有神經病的豬朋狗友却還活着。」

「你還有一顆毒藥丸，爲甚麼不陪他一齊吞下去。」

「我本來也有這個意思，但現在已吞無可吞了。」

「何謂吞無可吞？」

「這混蛋把兩顆毒丸一起吞下去。」癩皮狗嘆了口氣：「祗不過我陪他來到這裏，已沒有活到明天的打算。」

梅鑑英目中寒光暴射：「你以爲我會殺你？」

癩皮狗道：「難道你會放過我？」

梅鑑英道：「我要殺的並不是你，而是白鵬。」

他嘆息了一聲，接道：「現在白鵬既已死了，我又何必多殺一人？」

癩皮狗忽然跪下，向他磕了三個響頭。

「我很感激你，」他磕完這三個響頭之後，又站了起來：「我感激你，並不是因爲你不殺我，而是你給我一個埋葬白鵬的好機會。」

梅鑑英神色木然。

癩皮狗不再說話，背起白鵬，

一步一步的離去。

這一戰，梅三公子是不戰而勝。

但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沒有獲得勝利，他已給人擊敗，而擊敗他的人，也就是已經服毒自盡的白鵬。

＊　＊　＊

風暴似已平息。

梅鑑英已控制了大局。

他們贏得了一切，但每當夜闌人靜的時候，他卻感到那麼空虛寂寞。

一月二十六日黃昏，他來到了白鵬的墓前。

他派人到處偵查，差不多花了一月時間，才找到了白鵬的墓。

墓很簡單，處地更是異常僻靜。

它居然是位於一間尼庵之旁。

梅鑑英癡癡的望着這座墳墓，喃喃的道：「你是不敢與我一戰？還是不屑與我一戰？」

四周寂靜如死，墳墓裏的白鵬當然也不會回答。梅鑑英又說道：「你不敢面對鳳鳳，這一點我瞭解，但你可曾知道，你死後，連我都不敢面對鳳鳳了！」

白鵬還是沒有回答。

夜色漸臨大地，癩皮狗攜一瓶酒，蹣跚地出現了。

「大亨！你竟然找到這裏來？」

癩皮狗很意外地。

梅鑑英點點頭道：「但我現在已準備要走了。」

癩皮狗癡癡一笑：「你快走，千萬別搶掉我這一瓶酒。」

梅鑑英道：「我不會搶掉你的酒，但卻願意付三百塊把它買下。」

梅三公子真的給了癩皮狗三百塊，然後，拿走了那瓶酒，狂飲殆盡。

癩皮狗癡癡一笑，他忽然又大聲笑了起來道：「真想不到，你竟然會喝下了我這瓶酒，這本來是阿狗用來自殺的，好讓阿狗以後永遠都陪伴白先生的。」

梅鑑英怔住，但他不相信，他不相信這瓶酒有毒，因為他根本不相信癩皮狗有自殺之心，可是他錯了。

癩皮狗的母親的確給他兩顆毒藥，而白鵬當日祇吞了一顆，而另一顆，現在已溶在這瓶酒之中。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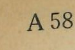
一月廿七日，清晨。

一個尼姑來到了墳前，看見癩皮狗正坐一個人的臉龐上。

這人已死，尼姑驚問：「他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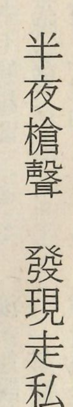
癩皮狗一笑，回答道：「紫花，我已為白先生報了仇。哈哈，誰還敢說我有神經病……」

（完）



偷龍轉鳳

記者奇遇記／麥美倫・文
可飛・圖



半夜槍聲　發現走私

「砰砰砰」三下槍響突然在沉靜的黑夜中響起。那時，李斯剛拖着疲倦的腳步從車子中走了出來，那三下槍聲，令他整個人都為之一震，立時伏在地上，滾到了車子底下。

緊隨着那三下槍響的，是一陣刺耳的子彈呼嘯聲，那拖曳着長音的「噓」地一聲響，聽來實在是驚心動魄。李斯盡量將身子往車底縮，但是他卻又立即想到，那不怎麼安當，若是子彈射中了汽油缸，燒了起來，那麼，豈不是仍然糟糕？

是以他立即又從汽車的另一邊滾了出來，他的身上，也染滿了車房地上的油漬，他滾出了車底，一躍而起，他剛站定，又是「砰砰」三下槍響，和一陣子彈呼嘯聲。

李斯的疲勞已不知飛到何處去了。這時，他全身每一條神經都緊張得像是繃得緊緊的弓弦一樣。

接着六下槍響，而車房中只有他一個人，射擊的目標無疑就是他，有人要謀殺他，而他卻沒有反抗的餘地，只能躲避。

車房中十分黑暗，而槍聲是突如其來的，李斯根本連槍聲的來自何方也不知道。

這時，他迅速地四面打量了一下，他飛快的向前奔出，來到一根大石柱的後面。

到了大石柱之後，李斯才喘了一口氣，在石柱後，除非子彈射穿石柱，不然的話，他暫時是安全的了。

可是，他才往後一站定，又傳來了「砰砰砰」三下槍響，李斯的身子陡地向石柱靠去，他甚至不由自主伸出手來，抱住了那根石柱。

在一剎那間，他以為自己已經死了！

因為子彈是從他身後射來，他是絕沒有躲避的餘地的，他一定是死了。

可是，當他抱定了石柱之後，他卻一點也沒有感到疼痛，他沒有死，那三槍並沒有射中他。

李斯呆了一呆，那實在是沒有甚麼可能的事，從槍聲聽來，距離十分近，大約不會超過十碼，在那樣近的距離中，還會射不中他，那麼，想要謀殺他的人，槍法也未免太不夠水準了！

當李斯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的心中固然是驚惶，但是和剛才一聽到槍聲時，那種急於逃避，緊張得連想一想的空間也沒有的情形，卻已大不相同了。

他迅速地想到了，他一共聽到了九下槍響，可能不止有一個槍手在車房中，但是，爲甚麼每一個槍手，一開槍便是三響呢？而且，又爲甚麼三下槍響，都是聽到一陣槍彈的呼嘯聲，還有，九下槍響，應該有九枚子彈射了出來，那九發子彈射到甚麼地方去了呢？

直到現在爲止，李斯還是只聽得到槍聲響，而沒有見到那九發子彈射中了任何的事物，車房中並不是一個廣闊的空間，那九發子彈應該射在車上，射在柱上和牆上，無論如何，他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當李斯想到了這一點時，他心中陡地一亮，他已經完全知道那是甚麼一回事了。

他的心中不禁暗自叫了一聲「慚愧」，由於他是從極度緊張狀態中鬆弛下來，他的額反而沁出了汗來，他伸手抹着汗，後退了兩步，大聲喝道：「好了！全都給我滾出來！」

他的呼喝聲在寂靜的車房中傳來了廻聲，李斯的聲音變得更嚴厲，他厲聲喝道：「再不滾出來我可要不客氣了！」

這一次的呼喝聲有了作用了，只見從一輛車後面，從一條石柱之後，以及一個陰暗的角落裏，慢慢走出三個人來了。

那三個人的身形都十分細小，他們慢慢地向前走過來，李斯雙手叉腰，神氣昂然地站着。那三個人來到了他近前，燈光照映着他們的臉，他們原來都是十二三歲的男孩子，在他們手中，每人都有一柄來福槍。

他們三人望着李斯，看他們的神情，像是竭力忍住了笑，但是却又不敢笑的模樣。

李斯走了過去，將他們三人手中的來福槍奪了過來，那來福槍握在手中，也是重甸甸地。李斯一勾槍機，便發出「砰砰砰」三下槍響，接着便是「嘘」地一聲呼嘯聲，從槍柄中另一個部份小孔中傳了出來，那是和眞槍幾乎沒有兩樣的玩具！

而那三個小孩子，李斯自然也是認識的。那是他的鄰居，李斯和他們，還可以算是好朋友哩！

李斯氣憤的將三枝玩具槍拋在地上，喝道：「好了，這算是甚麼把戲？三更半夜，你們不去睡覺，却躲在這裏來嚇我。」

那三個男孩子中的一個仰起頭，道：「李叔叔，你常常說你如何如何勇敢，如何與匪徒搏鬥，我們只不過想試你是不是眞的勇敢？」

李斯挺起了胸膛，道：「你們試驗的結果怎樣？」

三個男孩子一起笑了起來，道：「李叔叔，你逃得快，但如果我們手中持的是眞槍，那麼，你早已經死了，你說對不對？」

李斯不禁苦笑了一下，的確，如果眞的有三個槍手埋伏在車房的話，那麼，他或者能夠逃出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射擊，第三次的射擊他是一定逃不過去的了。

他揮着手，說道：「行了，行了，爲了懲罰你們的惡作劇，明天星期天，我取消和你們一起去看電影的節目，快回去睡覺。」

那三個男孩「啊」的一聲驚呼，臉上現出十分失望的神色來。

其中的一個向李斯拱拱手，用武俠小說中的口氣問道：「大人能否收回成命？」

李斯厲聲道：「不行，你們的玩笑開得太大了！」

另一個長嘆了一聲道：「我等苦也！」

李斯不禁笑了起來，但是他却竭力忍住了笑，那三個男孩子拾起地上的槍，跟着李斯一起走出了車房。李斯望着他們手中的來福槍，和眞槍幾乎沒有分別，道：「你們這種玩具是哪裏買來的？」

那三個小男孩一聽，臉上突然現出了十分吃驚的神色來，各人都站定了不再走動。

李斯的心中不禁起疑，道：「怎麼一回事？是哪裏買來的？」

一個男孩道：「我們……不是買來的……」

「好傢伙！」李斯道：「那是偷來的麼？」

另外兩個急忙搶辯，道：「也不是，我們只不過是借來用用，玩一玩罷了！」

李斯道：「是啊！當然是未曾徵求過主人的同意，嗯！」

三個男孩子的神色都很尷尬，他們互相望了一眼，然後才道：「我們雖然未曾和主人說過，但是他們也一定不在乎了，因爲他們有許多柄這樣的槍，堆滿了一屋子，總有好幾十柄之多，我們每人只不過一人取一支而已！」

李斯順口問道：「堆在甚麼地方？」

「在三樓。」三個男孩子搶着回答，道：「一箱一箱的，全是這種槍，是今天上午，那兩輛大卡車運來的，運完之後，他們就走了。」

「我不信他們不鎖門。」李斯道。

「他們自然鎖了門，而我們是從浴室的窗口爬進去的。」一個男孩子得意洋洋地說道：「我是占士方！」

這個男孩姓方，他本來不叫占士方的，但自從占士邦成爲偶像之後，他說甚麼也要自稱占士方。

李斯嘆了一聲，道：「你們這種行爲是犯法的，你們要我告訴你

們的家長，還是……」

占士方着起慌來，他慌忙地搖着手，說道：「不要告訴我們的家長，我們將槍放回去好了。」

「再爬進去？」李斯問道。

「不必了，我們爬了進去之後，已經從裏面打開了大門，我們隨時都可以進去的。」

李斯道：「好，我和你們一起進去，我要親自看着你們將偷來的東西放回去，我才放心！」

他們一起上了電梯，來到了三樓，占士方奔到一個單位的門前，伸手一推就將大門推了開來，而且還順手亮着電燈。

這幢大廈每一層都有兩個單位，李斯知道，其中三樓一個單位，一直是空置的。

現在，李斯向門口看去，看到那空置的居住單位中，堆着足有一百個木箱，其中的一個木箱被撬開，箱中全放着那樣的來福槍。

每箱外有許多文字，說明箱中的是玩具來福槍，每一箱是一百四十枝。

李斯來到了箱前，順手拿起一支來，那自然是一大批準備出口，或是推出市面銷售的玩具，發出的聲音，和它的形狀，都如此逼眞，它之所以受歡迎，可以說是毫無疑問的事了。

李斯取了一支在手，又順手勾了勾槍機，手一勾動，便聽得「砰」地一聲響。接着，在李斯面前一幅牆上，便出現了一個彈孔，牆上的灰粉，落了一大片。而且，一股極强的反震力，將李斯撞退了半步。

李斯不禁呆住了，他手中握的，不是柄玩具槍，而是一柄眞可以殺人的玩意兒！

在那一刹那間，不但李斯呆住了，連那三個小傢伙也都嚇傻了，他們抬起頭望着李斯。李斯怔怔地望着手中的槍，那絕不是玩具槍，那眞的是遠程來福槍，是眞能殺人的。

李斯無法估計，在那麼多的玩具槍中，還有多少枝眞槍，除非他能夠一支一支都試射一下，而他也無法想像，那三個男孩子在這裏取了三枝槍，如果他們之中的一個，竟取到了一枝眞的來福槍的話，會有甚麼樣的結果。

李斯究竟是一個反應十分靈敏的人，他立時捉着三個男孩子，道：「走，走，你們回家去，越快越好，今天晚上，再也不要出來，別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這三個男孩子雖然頑皮，可是他們剛才也看到了眞槍射擊的威力，他們的神情緊張得在發抖，李斯一推他們，他們掉頭就走，急得連門也不及打開。

李斯走過去，替他們打開了門，眼看三個男孩從樓梯上奔了上去，他才略略放了心，他立時反手將門拉上。這時，他早已有了決定，通知警方。

在那批玩具槍中，隱藏着眞槍，爲數可能不少，那樣軍火走私方式，倒是別開生面的。試想想，海關檢查人員怎麼會一柄一柄的去試，而那些玩具槍又造得如眞槍幾乎沒有分別。

李斯剛將門關上，升降機的門突然推開，從升降機走出兩個人來。

那時，李斯站在門前，那兩個人才跨出了升降機，便發現了李斯，瞪着李斯，從他們眼中那種兇狠和疑惑滲揉的神情看來，他們是絕不會走過去向李斯噓寒問暖的了。

李斯的心頭也「怦怦」亂跳了起來。

他幾乎立即可以肯定，那兩個人就是房中那批軍火的私運者，而他竟然是那麼不大好運，未曾離開這裏，就遇上了他們。

李斯的心跳得十分之劇烈，但是他却也知道這時候需要的是鎮定，是以，他打了一個呵欠，懶洋洋的向升降機走了過去。

幸而他剛剛關上那居住單位的門，是以他料定，那兩個人可能還未肯定他是那屋裏出來的，他只要能夠進入升降機就安全了。

他裝着若無其事地向前走去，當他來到升降機門口，那兩個人各自打横跨出了一步，攔住他的去路。李斯裝出十分愕然的神情來，道：「你們想幹甚麼？」

那兩個人面目陰森，都將一隻手插在衣袋中，李斯可以毫無疑問，他們的衣袋中一定有着手槍，那也就是說，他需要加倍小心的應付。

兩人中一個並不回答李斯問題，却反問道：「你是幹甚麼的？」

李斯又打了個呵欠，道：「肚子餓了，出去吃碗雲吞麵，你們是剛搬來的麼？怎麼我以前沒有見過你們，你們就住在這裏？」

李斯說着，向那門指了指。

那兩個人冷冷地道：「你少管閒事！」

李斯聳了聳肩，道：「大家都是鄰居，問問有甚麼關係，不高興的話，不問就是了。」

他一面嘀咕，一面向升降機走了進去，當他走進升降機之後，他覺得升降機的門，實在關得太慢了，好不容易，升降機外面的門關上了，裏面的門，也自動關上，李斯這才總算鬆了一口氣。

可是就在升降機開始向下落去的時候，他突然聽到外面的人大聲怒吼，道：「捉住他！」

接着便有人用力拉動升降機門的聲音，但升降機已在移動，門自然拉不開。李斯完全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那當然是那兩個人在打開了門之後，發現有人曾進入過屋裏去了。

升降機向下落，李斯連忙按住了機內的「2」字，在二樓停了下來，他又忙再按「9」字，升降機又向上升了上去。

他估計這兩個人可能會從樓梯奔到底層去攔截他，是以必需利用升降機來逃走，那兩個人奔到了樓下，發現升降機又在上升的話，再追上來，一定追不及了。

升降機向上升着，到了九樓，李斯推開了升降機的門，他聽得下面大約是四五樓之間，那兩個人在呼喝道：「快，他停在九樓！」

那兩個人分明是循着樓梯追上來，李斯住在八樓，打開他住所的門，閃身而入，將門口露出一道縫，向外張望，他看到那兩個人迅速地向上奔去。

他立刻將門輕輕地關上，然後，他一秒鐘也不躭擱，就撥了警局電話，道：「我發現一批軍火，在我住的大厦三樓，可能有上百枝來福槍。」

值日警官問道：「你住在甚麼地方？」

李斯說出了地址，道：「你們快派人來，剛才有兩個人要追擊我，他們可能就是藏械的主兇，如果你們來得及時，還可以捉住他們。」

「好，請問你的姓名？」

「我叫李斯。」

那值日警官顯然曾聽過李斯的名字，是以他說了一句道：「李先生，原來是你。」

接着，李斯就放下了電話，他來到了門口，他不敢開門出去，因為對方有兩個人。而且，他們既然膽敢窩藏那大批的軍火，自然也不在乎殺人滅口了。是以，他只是將耳朵貼近在門口聽着。

外面似乎一點聲響也沒有，李斯也不敢肯定那兩個人是不是已經離去，他等了五分鐘左右，便聽到警車聲傳來了，在深夜中，聽到那種「嗚嗚」的聲響，對犯罪者而言，自然是心驚膽戰，但是對這個時候的李斯來說，却有着安全感。

在警車聲停下之後，李斯才打開了門，他向升降機望了一下，升降機已降落到地下，樓梯上已可聽到警員的呼喝聲和撞門聲。

李斯連忙沿着樓梯飛奔而下。他奔到了三樓，警員已將那單位的門撞了開來，有兩個警官正在各持着一柄槍在研究。

李斯才出現，那兩個警官便向他望來，道：「你就是報案人嗎？」

李斯道：「是的。」

那警官又指着那些箱子道：「你以為那些槍是軍火？那全是玩具槍。」

李斯倒並不感到意外，他早知道警官一來，會有那樣的反應，是以他立即道：「是的，在玩具槍中，夾着有真槍！」

那兩個警官的臉上，現出極為嚴肅的神色來，道：「真的？」

「一點不假。」李斯立即回答道：「我起先也以為那些全是玩具槍，可是你看！」

他伸手向曾被子彈射中的地方，指了一指，那兩個警官回頭一看，便下令道：「打開每一隻箱子，檢查每一枝槍，要小心！」

十幾個警員立時開始行動，李斯剛才在偶然發射一發子彈之後，立時拋棄了那柄真槍。這時，他也難以在這許多玩具槍中，認出那柄真槍來。

但是他十分有信心，因為那些玩具槍中，的確是夾雜着真槍，那是毫無疑問的事。

他也參加了檢查工作，在仔細的檢查之下，要分辨是真槍和假槍，自然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是槍的數量實在太多了，一箱一箱被打開來，每一支槍都經過了檢查，所費的時間實在也不少。

到了凌晨二時，檢查仍在繼續中，另一輛警車到達，一個警官帶着一個肥頭胖耳，滿臉驚訝的人走進了屋子來。

那胖子一進屋，便叫了起來，道：「天！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了？」

那才來的警官向兩個警官問道：「這位是『快樂玩具廠』的東主，這一批玩具槍是剛從澳洲來的，要運到東非去，我們在檔案中，查到了他是這批貨物的經手人。」

那胖子急得頓足道：「怎麼了？我是報了稅的，這批槍，後天就要上船，你們將它拆了開來，那是甚麼意思？你們說！」

那兩個警官道：「有人說，你這批玩具槍中，夾雜着真槍。」

那胖子大聲罵了起來，道：「是誰說的？哪一個神經病這樣說？」

李斯站在一旁，臉上不禁紅了起來。

這時候，他也不禁氣餒起來，因為只剩下兩三箱未經檢查，而所有經過檢查的槍枝，也全都是百分之一百的玩具槍。

李斯知道，其中至少有一枝應該是真槍的，那具真槍他曾經發射過，那是絕不會有錯的，但是現在，却連一枝槍也找不到。

這枝槍自然有可能給那兩個人帶走了。但是，難道這裏，本來就是只有一枝真的來福槍嗎？李斯抹了抹不由自主流出來的汗道：「是我這樣說的。」

那胖子立時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那警官道：「既然有人報告，我們循例定要檢查，我們會替你回復原狀的。」

那胖子沒有再出聲，只是氣呼呼又着腰，在屋中走來走去。

還有幾隻箱子，都被打開來了，檢查已經完畢，那兩個警官一齊向李斯望了過來，李斯的臉脹得更紅，他勉力想在臉上擠出一些笑容來，但是他却覺得自己的臉上的肌肉十分僵硬。

在刹那間，他幾乎是疑心自己曾經經歷過的那一切，是因為太疲倦而產生的幻象。當然，他立即否定了這種的想法，他不等那兩個警官開口，便道：「這裏一定有過一柄真槍，不但是我一個人，還有另外三個人可以證明了這一點的。」

那兩個警官的臉上本來已有些怒氣的了。但是，一聽得李斯那麼說，他們互相望了一眼，神情緩和了些，一個警官道：「李先生，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麼，何以那一枝槍現在不在屋中了？」

「我曾遭到兩個人的追擊。」李斯解釋着：「他們並沒有追到我，或許他們知道我一定會去報警，是以才取走了那枝槍，我仍然認為他們將真槍混在玩具槍中，一定有其極重大的陰謀。」

那兩個警官又望了李斯一眼，又過了一會兒，道：「好的，但是我們現在要收隊了，請你在中午之前，帶着那三個證人，一起了警局來吧！」

李斯忙道：「當然可以，但是警方人員必需要派人在這裏看守着麼？」

那兩個警官笑着道：「不必了，這裏的一切槍枝，都已經檢查過了，證明了全是玩具槍，還有甚麼必要留守此地呢？」

李斯呆了一呆，那胖子却在這時嘰哩咕嚕地罵着，道：「天下有這種吃家飯拉野屎的神經病，多管閒事，多半是發夢未曾醒！」

李斯想要衝上去，和那胖子玩具商理論，但是想想現在自己一點證據也拿不出來，只好忍氣吞聲，沒有再說甚麼。

* * *

這時，警員正忙着將玩具槍一柄柄包起來，仍然照原來的樣子，放進箱子之中，然後又將箱子釘好。李斯站在一邊，也沒有人來理會他，他實在不是味道，那兩個警官也看出了這一點，其中一個拍拍他的肩膊，道：「如果你能夠找多幾個證人來，那麼，警方仍然會認真處理這件事的，現在，你可以休

息了。」

李斯一聲不出，轉身就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倒在床上，他疲倦得全身的骨頭像是要散了開來一樣，他想和王小鳳通一個電話。但是，他却只在床上翻了翻身，並沒有去打電話。

因爲，他想到，當自己帶着那三個男孩到警局去的時候，是一定可以見到王小鳳的。

接着，他就矇矇矓矓地睡着了。

＊　＊　＊

李斯帶着那三個男孩子來到了警局的時候，已是下午五時了。

那兩個警官本來是約定他中午以前到警局去的，可是李斯一覺醒來，已經是下午四時半了，他連臉都未洗，就去找那三個男孩子。

李斯才走進了警局，昨天晚上去搜尋槍枝的兩個警官便已迎了出來，道：「李先生，我還以爲你不會來了，你的證人呢？」

李斯向身邊的三個男孩子指了一指，道：「就是他們，他們是全看到的。」

那三個男孩子雖然是頑皮，但是一進入了警局，他們都顯得拘謹起來，縮在李斯身邊，睜大了眼睛，望着那兩個全副武裝的警官。

那兩個警官向這三個男孩子望了一眼，便立時沉下了臉來，道：「甚麼意思？」

李斯還不明白那警官的責問，他反問道：「甚麼叫甚麼意思？」

那警官發怒道：「李先生，你先報告說是有大批軍械，藏在那樓宇中，但是我們搜尋的結果，却一無所獲，你又說有三個證人可以證明你的投訴，但是現在，你却帶來了三個孩子。」

李斯十分憤怒，他大聲地說道：「三個孩子又怎麼樣？他們的確可以證明我的話，我曾在那屋子中，隨便拿起一枝槍來，那是一枝眞的來福槍，我還發射了一槍！」

李斯說到這裏，轉過頭去問那三個男孩子，道：「是不是？那是一柄眞的來福槍。」

那三個男孩子怯生生地道：「是。」

然而，那兩個警官對這件事像是再也沒有興趣了，其中一個道：「準備向那玩具商道歉吧！」

另一個一面點着頭，一面向李斯揮着手道：「你可以回去了，帶着你的證人一起走！」

李斯將聲音提得更高，他幾乎是在大聲嚷叫，說道：「你們不準備接受我的投訴麼？不相信這其中一定是有着重大的陰謀嗎？」

在警局中，是很少人用那麼大的聲音來說話的，是以一時之間，警局內的警官和警員都向李斯望了過來，一間辦公室的門打開，王小鳳探出頭來，道：「李斯，你進來，我和你談談。」

李斯看到了王小鳳，瞪了那兩個警官一眼，才帶着那三個男孩子一起向前走去，他進了王小鳳的辦公室，王小鳳皺着眉，道：「你的投訴，和警方昨天晚上的行動，我都知道了，但是詳細的情形怎樣，你是不是能再說一次呢？」

李斯嘆了一聲，他想說，他已對外面的兩個警官說過了，但是他却沒有那樣說，只好將昨晚的情形，又再向王小鳳說了一遍，特別着重他被兩個大漢追擊，幾乎落在他們的手上這一點。

王小鳳用心地聽着，道：「可是，昨晚搜查的結果，却甚麼都沒有查到。」

「那自然是他們把眞的來福槍藏了起來。」

「那麼，」王小鳳想了一想道：「你認爲其中有甚麼陰謀呢？」

「那批玩具槍，和眞槍太相似了。」李斯說道。

「現在的玩具武器，都越來越和眞的相似，有的甚至還可以發射出子彈來，除非它們發出的子彈能夠傷人，不然，法律並不禁止它們出售，和轉運的。」

李斯的心中十分混亂，他感到其中一定有陰謀，但是他却找不出一個頭緒來。

王小鳳柔聲道：「李斯，你沒有確實的證據，而且不巧得很，看到你射一槍的又是小孩，牆上雖然有槍擊過的痕跡，也沒有說服力，警方暫時不會採取公開行動的，但是，我一定命人暗中監視，就在你的住所的附近，你也多加注意，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

李斯不得不承認王小鳳的說法，他多少有點沮喪，攤了攤手，道：「也只好那樣了！」

他離開了警局，先將那三個男孩子送回家中，然後他才上他的事務所去，上午的事，全都堆積了下來，那天，李斯一直忙到了午夜，才駕車返家。

當他來到他居住的大厦門口之際，他看到停着兩輛大卡車，正有十幾個搬運工人將一箱一箱的玩具槍搬上那兩輛大卡車上。

李斯將車駛進了車房之中，熄了所有的燈，他坐在車中靜靜的思想着。

昨天，那玩具商就說，這批玩具槍是立即就要啓運，運到東非去的，那麼，現在他們在起貨，也應該不是甚麼出奇的事情。

可是，事情難道是眞的就那麼簡單麼？

李斯大約想了兩分鐘，他走出了車子，由車房的後門離開，然

後，他再繞到了大廈的正門，躲在一個陰暗的角落中，向前看着。

看來，一切都沒有甚麼異樣，搬運工人在搬着箱子，將箱子疊在大卡車上，那個玩具商也在，正在指揮着，李斯也注意到，有幾個像是便衣探員的人，也在觀看搬運工作進行中。

那胖子嗓門很大，不斷地在叫道：「快些！這批貨趕着要上船的。」

不知是五樓或是六樓，有人打開窗來，一個男人粗言穢語地罵了一句，吼道：「深更半夜，別大聲嘈吵！」

那胖子又嘀咕了幾句，聲音也低了下來，李斯看到那幾個便裝探員向前走去，來到了那胖子的身邊，其中一個向胖子表露了身份，胖子道：「怎麼？昨天晚上檢查過了，今天又要檢查？」

那便衣探員道：「當然不是，現在已經是午夜了，你們深夜工作，妨礙人家睡眠。」

那胖子忙道：「對不起，眞對不起！我們趕着要送貨下船，就快好了，我們盡量不發出吵聲來。」

那三個便衣探員站在一旁，看了一會，搬運工人紛紛上車，那胖子也上了大卡車的車頭，兩輛大卡車向前駛了出去。

李斯心中的疑惑却仍然沒有減少，他奔進了車房，開動了車子，立即駛了出去，他駛過兩條馬路之後，便看到了那兩輛大卡車。

這時，他更感到自己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因爲那兩輛大卡車轉了一個彎之後，那條路並不是通向海邊的碼頭去的。

李斯使自己的車子和那兩輛大卡車保持一定的距離，他一直在後面跟蹤着他們，直到他看到了那兩輛大卡車駛向一座倉庫。

李斯不禁感到失望，那批玩具槍顯然是換了一個儲存的地方，準備運到那座倉庫中去儲放而已，他的跟蹤變得一點意義也沒有了。

他停了車，伏在駕駛盤上，他眞的曾在那批玩具槍中發現過一柄眞槍，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李斯至今仍然莫名其妙，他嘆了一聲，眼看着倉庫打開，那兩輛大卡車駛了進去，他已經準備掉轉了車頭回家睡覺了。可是，就在刹那間，他又看到了一個極其奇怪的現象！

他看到了那兩輛大卡車駛進了倉庫，倉庫中黑沉沉地，只看到了人影幢幢，好像有不少人，接着，那兩輛大卡車又駛了出來。

那兩輛大卡車只是到了倉庫中去轉了一轉，接着又駛了出來，那是爲了甚麼？

李斯看得甚是淸楚，那兩輛大卡車駛出來之後，倉庫的摺鐵門傳出了「砰砰砰」的聲響，已經關上，像是甚麼事情都未發生過一樣。

那兩輛大卡車依然向前駛着，李斯將那卡車的外形全記在心中，卡車的車廂上漆着：「肯記」兩個字，卡車的車牌號碼等等，他都記着，所以，他肯定那兩輛大卡車，只是在倉庫之中打了一個轉。

李斯立即又駕車繼續跟踪，他一面緊盯着前面的兩輛大卡車，一面心中在急速地轉念，他首先想到的是卡車駛進倉庫去，是載了一些甚麼在車上，然而，他立時又推翻了這個想法。

因爲卡車是一直駛進了倉庫，立時又駛了出去，其間不過幾秒鐘，那麼短暫的時間，實在不可能加上一些甚麼的。

這時，那兩輛大卡車正向碼頭駛去，李斯駕着車，保持着一定的距離，跟踪着他們。

前面的兩輛大卡車突然轉了一個彎，在卡車轉彎之際，李斯循着路燈的光芒，看到了兩個卡車的司機，他看到了那兩個司機，便陡地呆了一呆。

那不是原來的司機，李斯立即可以肯定這一點，現在的那兩個司機，其中一個戴着帽子，另一個的面目極其陰森，決不是原來的那兩個司機。

李斯的心中陡地一亮，他至少知道卡車駛進倉庫，是爲了甚麼了，那是換了兩個司機。

碼頭的燈光很明亮，當那兩輛大卡車在碼頭邊停了下來的時候，李斯下了車，盡量找陰暗的地方向前走去，他看到碼頭上有職員走向已停下這那兩輛卡車，那玩具公司的胖老闆從車上跳了下來，和職員交涉着，將一大疊單子交給那職員。

碼頭上有不少警員在巡邏，很多碼頭工人正在起卸貨物，喧鬧得不像是在午夜，李斯仍然想不透，爲甚麼那兩輛卡車忽然換了司機。

他躲在一排大圓桶後面，一面向前看着，一面心中仍然在迅速地轉着念頭，而這時，碼頭工人已經來了，卡車上的木箱開始卸貨，當第一隻木箱從卡車上扛下來，放在搬運車上的時候，李斯心中陡地一亮，他明白了，完全明白了！

他是看到那木箱之後，立時明白的。

卡車上所有的木箱，看來和從他住所樓下搬出來的木箱並沒有甚麼不同，但是李斯看到那是不同的了。

在木箱的外面，都箍着鐵皮條，在他住所樓下的那些木箱，鐵皮條都被撬開來，再釘上，鐵皮條變得彎彎曲曲不整齊。

但是這時，在那兩輛卡車上搬下來的木箱，箍在木箱上的鐵皮條却是平整而新淨的。

那就是說，這些木箱，外表看來雖然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並不是他住所樓下的那一批，而是在中途被掉了包。

掉包的工作，自然是在那倉庫中進行，一模一樣的兩輛卡車，是早已等在那倉庫之中的，等到兩輛載着玩具槍的卡車駛進倉庫，這兩輛卡車就立時駛了出來，所以，其間的時間才湊得如此之緊。

四輛卡車幾乎是完全相同的，連車牌也一樣，所以，李斯看到了木箱上整齊而不扭曲的鐵皮條，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那麼，這些木箱中，當然不會再是玩具槍了，不是玩具槍又是甚麼？

李斯的心中閃電也似的有了答案——眞的來福槍，當李斯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不再猶豫，連忙走出了陰暗的角落，向一個在碼頭上駐守的警官直走了過去。

他來到了警員的身前，十分緊張的道：「請你立即截停這一批貨物，我懷疑那是軍火，大批的來福槍。」

李斯一面說一邊指着那兩輛大卡車。

那警官用一種十分奇異的目光打量着李斯。但是他並沒有採取行動，他只是低頭，對着一個無綫電對講機，低聲道：「A站報告，有人說那兩輛卡車是軍火，這人就在我面前。」

那警員說完了這一句話，立時拔出了佩槍來，指住了李斯道：「你別動！」

李斯在剎那間，眞是又驚又怒，可是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從那裏來的，他們全是碼頭工人的打扮，但是，李斯却在其中看到了一個熟悉臉孔，那是一個高級警官，不消說，當時圍着他的人，全是警方人員打扮的，那警員也收起了佩槍，「哼！」地一聲道：「李先生，你又來妨礙我們進行緊急任務？」

李斯急道：「我是要報警，有一大批軍火要偷運出去，這怎麼算是妨礙你們執行任務？」

那警員凝視着李斯，道：「李先生，我們早已接到了情報了，說是有一大批軍火今晚要在這裏轉運，我們才在此守候的。但是，我們並沒有發現，而你，請回去休息吧！」

李斯頓足道：「我已經發現了！」

那警官像是不耐煩地沉聲道：「在哪裏？」

李斯往那兩輛大卡車一指道：「這些箱子中，就全是軍火。」

那警官沉下了臉，道：「別開玩笑了，李先生，你已經報告過一次，警方人員將這些木箱全打開過，你也知道結果是怎樣的？」

「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了，他們在中途掉了包，我可以肯定這一點，你看看那些木箱的包裝，看看那些箍在木箱的鐵皮條，不像是被撬開過的麼，那兩輛卡車正是你們要找的那批軍火。」

那警官回頭望了一眼，在剎那間，他臉上的神情變化，是迅速而多種多樣，他只呆了幾秒鐘，便突然拔脚向前奔去。

他一面奔，一面揮着手，不到半分鐘，在那兩輛車的周圍便圍滿了七八十個警方便裝人員，那警官已向胖老闆表明了身份。

那胖老闆在怒叫着，道：「這算是甚麼？又要一箱箱打開來麼？你們已經檢查過一次了，這一次又是那個瘋子告訴你們的，說箱子中是眞槍？」

那警官不禁也有些猶豫，但是李斯却已挺身而出，大聲道：「還是我！」

看那胖老闆的神情像是恨不得將李斯生剝了皮，他揮着手道：「太豈有此理！你們已檢查過一次了，爲甚麼還要檢查？」

那警官的聲音鎭定而平靜的道：「因爲這些木箱，不像是我們曾檢查過的那一批！」

胖老闆臉色突變了，而槍聲突自卡車上響起，警員立時伏地還擊，碼頭登時亂成了一片，李斯在地上滾動着，尋找着掩蔽物。

槍戰持續了十五分鐘，便已停止了，因爲警方的力量十分充足，胖老闆和他的手下，不是受了傷，就是高舉雙手投降，第一隻木箱被打開了，箱中全是嶄新的來福槍，眞正的武器！

* * *

王小鳳在搖曳的燭光下和李斯起舞，她道：「警方早已接到了轉運軍火的情報，軍火販子想來也知道風聲洩露了。所以，引你去報告警方，檢獲那一批玩具槍，然後再偷龍轉鳳。」

李斯道：「別談公事！」他輕吻王小鳳的臉頰，音樂醉人，這正是輕歌曼舞的時候，李斯也眞的有點沉醉了。

（全文完）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五彩傳奇

懲戒風流少寨主　再設妙計整八邪

上文提要：小彩和別浩拜完天地，催促將十四箱賠嫁的珠寶搬入別家的寶庫去，還說如果庫中財寶不夠多，她再叫人去娘家搬些來，別世雄父子只一聽已利令智昏，破例親自引小彩入寶庫去。到庫內，小彩突然出手制住別世雄父子，再挾持二人出來掩護八邪入庫，順利地將別家的金銀財寶裝進十四個箱子裏，在衆目睽睽下離去……

馬背上端坐一個少年郎，那副表情，叫人見了就知道他是在這兒等人的。

這人！正是小五子。

小五子根本沒有離開，青龍鎮抬出花轎的時候，他便饒道潛到別家寨後山坡上。

那個地方十分妙，人隱在坡頂上，整個別家寨便全看見了。

小五子悠閒的隱在一棵大樹上，隱隱然地還能看見別家寨前面的戲台。

小五子也看到小彩拜花堂，別家寨內的熱鬧景象他看得眞切，當文公度幾個人又進入別家寨的後花園，小五子不由得笑了。

這是一次不流血的搶劫，小五子很滿意。

他只是要對別家父子加以懲罰，他不想殺人，也不願意看到殺人，他長大了，也想到自己是南大俠之子。

小五子的心中一直就是這麼想，所以當八邪滿載離去之後，他也潛下大樹準備離開別家寨這是非之地了。

但當小五子看到別家寨忽然出現一隊人馬在寨前集合，便不由得心中驚訝。

這些人怎是八邪對手，追上去只有送死。

小五子不願這些人前去送死，但他又無法可施，便決心自己出面了。

小五子拍馬攔在大道上，只見別世雄父子當先衝過來，別世雄肩頭上還扛着一把大砍刀。

人馬在別世雄的一聲大吼：「停！」中停下來。

百匹健馬發出紊亂的鐵蹄聲，別世雄已戟指小五子咒罵，道：「個小崽子王八蛋，你原來沒有走呀？」

別浩也大吼道：「小五子，你個畜牲，你還有臉來見我們？」

別世雄砍刀一揮，吼道：「先把這小東西拿下！」

別浩也狂吼道：「圍起來！」

小五子淡淡的道：「老寨主，你們能不能聽我把話說完再動手？」

別世雄叱道：「明敞着你們是一夥的，他娘的，把我別家寨的金元寶全部掉了包，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小五子道：「你們若不聽我把話說完，一定會後悔的，而且，從此別家寨也完了。」

別世雄道：「你少聳人聽聞，老夫不吃這一唬！」

別三成見大夥又把小五子圍在中間，火把照耀下，裡三層外三層都是人，也都是刀，他這才對別世雄道：「寨主，我們且聽聽他說些

什麼，若是胡謅一通，一陣亂刀砍了他。」

別浩冷叱道：「小五子，你跑不了啦，有什麼屁就快快的放。」

小五子仍然一副莫可奈何的表情，道：「認眞說來，我也是受害者。」

小五子眞正是受害者。

小彩也眞正是受害者。

他二人家破人亡，害在上官玫瑰與七惡八邪之手，只是到現在他二人還不知道。

他二人甚至還不知道是兄妹倆。

別世雄一瞪眼，道：「騙鬼！」

他重重的哼了一聲，又道：「打從見了你，我就發現你是個鬼靈精。」

小五子舉起右手發重誓，道：「我小五子要是那幫人一夥的，我必遭天打雷劈，死在屎坑裡！」

他聲音很高，所有人全聽見了。

別世雄道：「像你們這種人，發誓等於放個屁！」

小五子道：「老寨主，別以爲你帶的人多我便會怕了你，若非爲了救你們，就你剛才的不禮貌，我便叫你滾下馬叫我小祖宗。」

別世雄狂吼一聲，道：「我宰了你！」

大砍刀便在他的叱罵中平斬出手，火把照耀出一片光華，刀芒發出「忽咻」之聲，猛往小五子攔腰斬去。

「噹！」

別世雄的大砍刀重逾三十二斤，加上他臂力渾厚，別說是殺人，便是一棵大樹，怕也會被斬斷。

不料，「噹」聲甫起，刀芒忽然消失，一支老籐棍阻住了別世雄的奮力一刀。

別世雄的刀無法往前殺，他甚至抽回刀也覺得有困難，就像小五子手中握着一支磁鐵棒，把別世雄的大砍刀吸住了。

小五子淡淡一笑，右手老籐棍往前推，推開別世雄的大砍刀。

別世雄的第二刀再也殺不出手了。

這只是平淡的一招，別人以爲小五子是本能的出手攔阻，但別世雄心中明白，這小子有本領。

大砍刀垂下指着地，別世雄道：「你有什麼話，快說！」

小五子道：「我本來已經走了，可是我突然想起來，那送嫁粧的七個人有問題。」

別世雄正要問明白那些人的來路，他相信只要知道那批人是誰，他有辦法追回自己的金銀財寶。

別世雄立刻問道：「你原來不認識他們？」

小五子道：「我只認識小彩姑娘，連那個女人我也只見過一次面。」

別世雄道：「在什麼地方見的面？」

小五子道：「青衣江邊上的大土屋子裡。」

別世雄道：「你怎麼想起送嫁粧的有問題？」

小五子道：「我曾見個一個人，這個人叫石老三，他在大散關開酒店，老寨主，你聽個石老三這個人吧？」

別世雄道：「難道是八邪之一的石老三？」

小五子拍手，道：「對，對，就是他，八邪之一的石老三。」

別世雄驚怒交加的道：「你是說石老三混在送嫁粧的人羣中？」

小五子道：「我是說送嫁粧的人就是八邪，他們全來了。」

別世雄不相信的道：「當年我也曾見過文公度，我還同齊飛同舟過黃河，怎麼我就沒看出來？」

小五子道：「他們一定化了粧，加上你只顧看元寶，那會想到是八邪？」

別世雄長嘆一聲，道：「完了，完了，我完了呀！」

別浩道：「追上去再說，總不能叫他們大模大樣的跑了吧！」

別世雄道：「追上去又怎樣，我們十個也殺不過他們一個人，送死呀！」

別三成道：「也許不是八邪，就算是八邪，我們只要圍緊了殺，不見得吃虧的是我們。」

別世雄道：「當年西京總督府被七惡八邪聯手劫去那麼多的寶物，震驚江湖，官府出的賞銀，每名十萬兩銀子，可是直到現在……」

小五子道：「所以我義不容辭的前來攔阻你們，沒有萬全準備，千萬別去追趕，老寨主，你什麼時候看到過一羣綿羊追虎狼？」

別世雄幾乎吐血，他忿怒的道：「你小子怎麼事後才想起來呀？」

小五子道：「老寨主，別氣惱，我自有主張。」

別世雄道：「一定又是坑人的餿主意。」

小五子道：「是不是坑人，你聽了之後才知道。」

別世雄道：「說！」

小五子道：「西京總督府這十年來，一直在找七惡八邪，當年幾個助拳的高手，一定與總督府有聯絡，何況緝拿七惡八邪的告示，一直懸貼在大街上，老寨主，誰不爲十萬兩銀子而動心？」

別世雄道：「說出你的主意來。」

小五子道：「不才我曾到過無憂島，如果你前往西京走一趟，聯絡幾位高手助拳，妥爲策劃，我就帶你們前往無憂島，直搗八邪的老窩去！」

別世雄聞得小五子的話，立刻收起大砍刀，道：「好，如果捉住八邪歸案，我只追回我的金元寶，官府賞金全是你的。」

小五子道：「我一個單身漢，要那麼多銀子幹什麼？」

別浩道：「小五子，如果眞的找到八邪，證明你是個熱心過頭的人。」

小五子道：「什麼叫熱心過頭？」

別浩道：「幫忙幫得叫人不敢領教，更不敢恭維。」

小五子道：「總有一天你會知道。」

別世雄心中明白，江湖上七惡八邪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自己率領百名弟兄追趕，無異羣蛾撲火，活找死，這小子說得有道理，天底下是沒有綿羊追虎狼這回事……

無奈何的嘆口氣，別世雄道：「老夫眞不知要謝你？還是恨你！」

小五子淡然的道：「那是你一念之間的事，我當然希望你謝我，王八蛋才希望有仇恨！」

別世雄道：「二更天了吧，今夜你就住在我別家寨，我們商議如何找八邪！」

小五子道：「不，我不去你別家寨。」

別世雄一瞪眼，道：「這時候我怎會放你走？你答應同去找八邪的……你……」

小五子忙笑道：「我雖不與你同行，但一定同你去找八邪，老寨主，我這就要去西京，咱們一月爲期，我在西京等着你。」

別世雄道：「西京那麼大，我到什麼地方去找你？」

小五子一想，本來去老君廟最好，又怕惹上麻煩事。

小五子忽然一聲笑，道：「有了，我在震遠鏢局等着你，你去總督府報信，只要你邀到高手，我立刻領你們去青衣江無憂島。」

別世雄道：「就這麼說定了，我們不見不散。」

小五子道：「老寨主放寬心，你的元寶不會掉，我一定帶你找。」

提起了那麼多元寶，別世雄就想大哭。

別浩心中也絞痛不已。

原是想討個「金」媳婦，那會想到反而被八邪弄得大傷元氣，怎不令人嘔血？

小五子正要撥馬走，別世雄突然問道：「小五子，我問你，那個女人她是誰？」

小五子笑道：「這也難怪，七惡八邪甚少在江湖上興風作浪，所以你忘了！」

別世雄沉痛的道：「他們興風作浪一次，就等於江湖發生一次大災難，可是，我想不到他們竟會打主意打到我別某人的頭上來。」

小五子道：「樹大招風，風過有浪，少寨主以後收斂收斂，也就會風平浪靜，天下太平。」

別浩一愣，別世雄又問：「你還未告訴我，那女人她是誰？」

小五子道：「七惡八邪中，各有一個厲害的女人，七惡中的女人叫『萬人迷』白爾艷，八邪中的女人叫『死要錢』嬌嬌，這兩個女人的手段高，武功更高，誰要遇上她們，算他祖上無德。」

他等於在罵別世雄祖上無德。

但別世雄却未會過意來。

別浩已問道：「小彩又是誰？」

小五子道：「小彩是個好姑娘，就是邪氣不拉的。」

別浩道：「小彩是他們一夥的？」

小五子道：「她不同他們一夥，所以我才認識她。」

他若承認小彩是他們一夥的，小五子就脫不了關係。

認識一個人很普通，天底下到那裡都會認識幾個人。

就像別浩現在認識小五子一樣。

於是，別世雄大感後悔的道：「我若知道那女人是八邪之一的『死要錢』嬌嬌，我隨便使個手段就收拾掉她。」

別浩接道：「收拾一個就是十萬兩銀子。」

別世雄沉聲道：「別說了，氣死我了。」

別世雄怒叱着撥馬回去。

別家寨的人利時間又奔馳回去了。

小五子緩緩調轉馬頭，他幾乎想狂笑。

他能夠給七惡製造麻煩，爲什麼不給八邪再來一次生活吃？太好了，這好像就是上天安排好了的。

上天安排他去爲八邪製造一次大麻煩。

小五子最喜歡這樣，邪惡的人怎可令其安逸的過日子？

小五子忍不住笑了。

* * *

人逢喜事精神爽，小五子快樂的在馬上吹起口哨來。

他的口哨技術是跟「八隻手」錢一串學的。

錢一串如果站在黃鶯羣中吹口哨，誰也分辨不出來是黃鶯叫還是人吹的？

小五子吹起口哨來也是這樣，他從五歲就跟錢一串學會吹口哨了。

美妙的口哨聲在夜間聽來格外的好聽，小五子騎在馬上好自在，他似乎沉醉在思維的妙境之中，臉上有些樂陶陶的樣子。

小五子想起兩次帶給惡人洞的麻煩，七大惡人──叔叔阿姨全掛了彩，只怕這時候都還在惡人洞中養傷吧！

現在……

現在他正合計着八邪。

令小五子傷腦筋的，就是無憂洞的叫門密語被文公度那老小子更換了。

嬌嬌說：「文公度在十年前就把叫洞門的密語換了，他怕錢一串或包藍出賣八邪。」

如果自己知道進洞密語，一個月之後，一定把別世雄他們引進無憂洞。

不過，小五子想到青衣江邊住着「冷面小刀」成器與「死要錢」嬌嬌，先引人去整整這兩人，也是「好」事一件。

小五子正在興頭上，前面的大路上忽然黑漆漆一大片，好像大路到了盡頭上。

猛的勒住馬韁繩，健馬長嘶一聲人立而起，幾乎把小五子掀下馬。

小五子極目看，路上橫着一棵大樹幹。

小五子四下望一陣，他下馬走到路邊來。

路邊有塊石碑，上面刻着「三神坡」。

石碑附近三棵大樹，如今倒下一棵來。

三棵樹一定表示三尊神，小五子摸摸斷樹的根，他不由得心中想笑。

這種事只有八邪才做得出來。

一定是八邪阻追兵，他們才在這塊上坡地段，砍斷一棵大樹。

小五子笑着笑着開口罵道：「混帳王八蛋，砍倒大樹要絆人吶！只有那些缺德帶冒煙，絕子絕孫不是人的臭狗蛋，才幹得出來。」

他罵的聲音大，也引得附近一聲吼，道：「小狗操的，老子揍你！」

「嘩啦啦」一陣响，樹葉叢中冒出七個惡漢來。

一支鍊爪子，「嘩啦啦」已到小五子的頭頂上。

擰身騰空而起，小五子斜掠在五丈外的地面上。

他快，七個黑影也不慢，鍊子爪、大砍刀、尖刀長刀帶小刀，一下子全往小五子殺過來，光景活像一羣餓昏了頭的野狠。

老籐棍點戳戟打，小五子在空中就沒下來，他的四週响起一陣劈哩啪啦鞭炮也似的聲音。

七團黑影便也往四下裡彈開來。

七個人裝做不知是小五子，他們落地再上，且發出哇呀呀的怪叫聲，恨不得把小五子剁成肉醬。

小五子落地未起來，七件兵刃已近身。

猛然一聲尖哨，小五子的身形蜷曲，「咻」的一聲貼地閃出四五丈外，就在他的身後面，「彭」的一聲激起一片碎石飛揚，文公度的鍊子爪入地半尺深。

小五子用的是白爾艷的絕學「蛇行功」。

七個大漢正是文公度等人。

小五子沒猜錯，文公度選在這兒揍活人了。

不，文公度選在這三神坡要殺人了。

當然，他算定別家寨的人一定會追來──別家寨的人是追來了，只是又被小五子勸阻回去了。

文公度等馱着元寶趕忙走，匆匆的走了五十里。

文公度等過了三神坡，他命嬌嬌與小彩二人繼續往前趕，他們七個人就等在山坡前。

文公度七個人躲在樹葉裡面打瞌睡，他們要養足好精神等宰人了。

如果別家寨的人一口氣追趕他們五十里，到這時候一定需要喘口氣，文公度他們就可以逸待勞，迎頭痛殺。

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不料却見小五子快馬趕過來，而且還在樹前大罵。

文公度七個人本來都想再試一試小五子的武功招式，這時候只裝沒看見，黑着臉幹起來。

小五子閃身在大樹前，立刻大笑道：「我就知道是你們幾個在搗蛋，哈……果不期然！」

文公度幾個人不能再殺了，小五子身份表明，怎麼好再出手？

笑笑，文公度提着鍊子爪，道：「是你呀，小五子，你不是走了嗎？」

小五子道：「你們早就知道是我小五子了，至少十丈之外你們就看見是我小五子，文叔又何必說謊話？」

當面戳穿別人謊言，是給人下不了台。

但文公度却不然，他嘿嘿笑道：「小五子，難道你剛才不是在罵我們八個人？這種場面你一看就知是我們幹的，你不恭恭敬敬的請我們出來相見，反而一頓臭罵，你小子不是找挨打？」

小五子笑道：「我本來就是罵你們的，你以為我會罵誰呀！」

文公度叱道：「可惜剛才沒宰了你！」

小五子道：「你們宰不了我，你們也不會宰我，別忘了，我小五子可是你們的東床快婿，天底下那有泰山泰水殺他們嬌客的？」

文公度聞言當即哈哈大笑起來。

巴結幾個也笑了。

他們七個邪魔最愛聽的，便是小五子這句話。

南英死了，但把八邪的那股子怨氣，出在他的一雙兒女身上，那該多麼令人開心。

「笑面虎」勞一匡嘿嘿笑的拍着小五子道：「小五子，剛才你所施展的功夫可眞不賴呀，難怪羅老大放心大膽的讓你出來闖世面。」

小五子笑道：「小意思，難登大雅之堂，能脫出你們的圍殺，是我幸運。」

巴結吃吃笑道：「好小子，說瞎話了。」

小五子道：「巴叔猜對了，這幾句話全是瞎話，可不是我心裡的話，不過，我總不能對各位大吹自己了不起了吧！」

文公度臉皮一緊，道：「小五子，你不但學了七惡的本事，也學了他們那種目空一切的倨傲模樣。」

小五子道：「也因為我是你們未來的東床快婿。」

文公度又是一聲大笑，道：「好了，好了，閒話少說，小五子，你怎麼來了？」

小五子道：「我能不來嗎？」

七個人一瞪眼，文公度逼近小五子，道：「這話什麼意思？」

小五子道：「我要為各位斷後呀！」

文公度道：「斷的是什麼後，我們就擔心別世雄那老小子不來！」

小五子道：「別世雄來了，別家寨的人馬像蝗虫那麼多，弓箭手六七十，玩命的大漢一百多，這些人要是追上來，文叔呀，你們也不見得有便宜佔！」

文公度幾個人彼此看，巴結道：「別家寨眞有那麼多打手？我看多不過一百人。」

其實小五子幾乎把別家寨追來的人說多一倍，如果說得少，文公度幾人不在乎，更顯不出他小五子的能幹。

小五子道：「我看足有兩百人，光火把就拖洒一里長。」

文公度冷冷的道：「小五子，別長他人志氣，我們也有好準備，你可要看一看？」

小五子四下看一眼，笑道：「不就是擋在中央的這棵大樹？」

文公度笑道：「小五子，你站着可別動，馬上叫你知道我的手段！」

小五子再一次四下看，文公度手一招，七個人已閃到兩棵大樹邊。

「鬼見愁」石老三與「閻王舅」李黑子二人伸手去推樹，另一棵樹後面站的是齊飛與勞一匡。

文公度一聲叫：「倒樹了！」

他的吼聲甫落，三神坡前的兩棵大樹已發出「卡察」聲，「嘩啦啦」暴響中，兩棵大樹壓下來。

小五子一腳踢在馬屁股上，自己已借力平飛出七丈外，他還未站直身子，身邊一聲「咚」，差一點沒有打中他。

於是，地上激起一片塵土飛揚。

小五子的心便也隨着飛揚的塵土沸騰起來。

「黃雀」巴結哈哈笑道：「小五子，你逃出來了沒有？你可不能被壓死喲！」

文公度道：「那小子精得像個猴，壓不住他的。」

小五子雙肩一晃，人已到了文公度幾個人面前，他戟指文公度就開罵：「老混蛋，你是個瘋了的豬呀！」

文公度大怒，叱道：「你找挨揍？你敢罵我？」

小五子怒道：「若非看在小彩份上，我不但罵你，我還要殺了你。」

文公度一瞪眼，小五子又道：「你想害死我呀，你難道忘了，我是你們的養老女婿，坑我對你們有什麼好處？難道你們又有了比我更可愛的人？」

文公度道：「誰說要你死？我只不過有兩個主要的原因，要你知道罷了！」

小五子道：「是什麼樣的兩個原因？」

文公度道：「第一個原因，是要你小子知道，別家寨追兵雖然多，我們可並不怕，路上大樹先擋住，然後兩棵大樹壓，就是這麼一下子，準叫他們先死一半人！」

小五子看到塵土已飄去，三棵大樹已把大路蓋了三四十丈長，他相信文公度沒吹牛。

文公度又道：「第二個主要的原因，我想試試看能壓死他們多少人，所以叫你站在路中間！」

小五子不解的問道：「為什麼？」

文公度道：「別家寨沒有一個比你的功夫好，大樹壓下來，你也才不過剛好躲得過，別家寨活的一定不多，哈……」

小五子心中不是滋味，八邪拿他當實驗品了。

小五子忽然放聲笑起來。

文公度道：「你笑了！」

小五子道：「當然，我爲什麼不笑！我一想到妙事就會不由自主的想笑，哈……」任何人想到妙事都會笑。

「冷面小刀」成器道：「什麼妙事？」

小五子道：「當我也對各位下功夫使手段，整得你們像洞裡不敢出來的小老鼠般吱吱叫的時候，一定很令人開心了，哈……」

文公度忿怒的道：「他娘的，七惡眞會調教，他們弄出這麼個混帳小子來。」

勞一匡笑得兩隻眼睛幾乎沒有了，道：「這也正是羅老大他們成功的地方，有關這一點，我們還得對小彩加强惡補才是。」

李黑子與石老三同時點頭，道：「對，加强惡補。」

文公度道：「小五子，你是怎麼把別家寨的追兵擋回去的？」

小五子道：「我直接告訴別世雄，你們就是青衣江上無憂島八邪！」

文公度道：「姓別的聽了有什麼意見？」

小五子道：「姓別的卯上了，他一定要追趕，可是我又對他說，當年總督府那麼多高手也吃了癟，你這點人馬算什麼！我又告訴他，天底下沒有綿羊追虎狠的，何必往虎口送羊？」

巴結道：「他被你說動了心？」

小五子道：「沒有！」

巴結道：「那又爲什麼不追來了？」

小五子道：「我告訴他們，說不定八邪又摸上別家寨去了，快回去吧！」

這幾句話是小五子臨時揑造的，可是他也說中八邪的心中了。

文公度的巴掌幾乎要往小五子的臉上打下來。

文公度迭足，道：「個小王八蛋，你果然是個不折不扣的鬼靈精。」

小五子道：「我爲你們擋過追兵，你還想修理我？太過份了吧？」

文公度指着山坡一邊，道：「小五子，誰叫你多事？你壞了我們大事情，你知道嗎？」

小五子一怔，道：「怎麼說？」

文公度道：「我們早已擬訂好了，就在這兒宰活人，然後騎馬進別家寨，姓別的寶庫中還藏有白銀像座山，麻袋我們已備妥，誰要你中途管閒事？」

小五子這才眞的吃一驚！

別家寨已損失那麼多金元寶，也夠別家父子心痛了，如果追的人到了這三神坡前，先被大樹壓，別說是陣腳大亂，先就死傷幾十人，餘下的又那是八邪對手，其後果一定是全軍盡沒，一個也休想活着生離。

小五子心中快樂，自己無意間救了別家寨的人。

笑笑，小五子道：「這件事該罵的是你們。」

文公度道：「你還有理由？」

小五子道：「我當然有理由，你們既然打算洗刼別家寨，當初怎不同我說明白？」

文公度道：「你又不去別家寨，對你說了做什麼？」

小五子道：「可是，你們要知道，我攔住追兵，也是在幫你們呀！」

「黃雀」巴結搖搖手，道：「算了，算了，既然把話說開了，我們也不怪罪你了，小五子，你打算到什麼地方？」

小五子道：「我知道你們絕不會把弄來的金元寶分我一份的，是嗎？」

文公度叱道：「沒揍你已經便宜你了。」

小五子笑道：「其實那些金元寶全是我的。」

小五子幾人吃驚的直瞪眼。

小五子又道：「甚至你們每個人所有的藏寶也全是我小五子的，我又急着分的什麼元寶？」

文公度氣唬唬的逼近小五子，道：「你放的什麼溜溜大臭屁！」

小五子淡淡一笑，道：「請問各位，你們之中那一位有親生的兒女？」

文公度幾人全楞住了。

他們之間誰也沒有兒女，就算是親戚，也早已斷了幾十年，誰敢認他們是自己人？

小五子又笑道：「不就結了？人總是會老的，人也免不了要死，你們的寶貝再多，也保不了你們不死，尤其是老死，我請問，到了那時候，該由誰來爲你們辦後事？」

小五子看看文公度幾個，又淡淡的道：「養老送終，大概只有我小五子與小彩夫妻二人了。」

文公度這才喘口氣，道：「你還替我們養老送終？」

小五子道：「那當然，就算不喜歡你們的人，但看在你們玩命流血弄得的寶物份上，也要盡盡半子之孝心！」

文公度大罵，道：「他娘的老皮，你倒坦白得緊！」

小五子道：「比之那些做人家親兒女的人，表面上一片孝敬，暗地裡咒罵他有金子的親爹娘早死的王八，要可愛多了！」

「閻王舅」李黑子乾乾一笑，道：「小五子，我有話對你說，你小子可要牢記着！」

小五子笑笑，道：「李叔請

講。」

李黑子道：「眞要有那麼一天，你可不能全吞沒我的寶物，留幾件好的陪葬呀！」

小五子拍拍胸脯，道：「沒問題，一句話！」

李黑子哈哈大笑起來。

文公度幾人心中不是滋味，弄了那麼多財寶，最後還是替小五子與小彩忙，眞不知自己是幹什麼的！

「黃雀」巴結道：「小五子，你還未曾告訴我，你要去那兒？」

小五子道：「西京，我沒有忘記劉石頭欠我的，震遠鏢局也許就是我了。」

文公度擺擺手，道：「走吧，走吧，看見你我心裡就不舒服！」

小五子笑道：「敢情我的話太坦白了，提到死，誰也會在心中起疙瘩，不過，文叔放心，等你走不動時候，我背你，你要是死了，我檢最貴重的寶貝塞在你的棺材裡，然後再請來道士二十四，和尚四十二，黑夜白天超渡你，就算你在陽間殺了許多人，閻王爺也會原諒你。」

文公度越聽越火，也越不是滋味，他暴吼一聲，道：「滾，滾開，我不要再見你！」

小五子還眞的嚇一跳，他見文公度臉上泛青，便石老三幾個也是不悅的樣子。

小五子當然明白八邪在發火，只是八邪都並未向他出手，至少沒有一個向他逼近。

只要能把文公度幾人氣個半死，小五子心中就會樂哈哈的好自在。

爲什麼他有這種感覺？他自己也不知道，就好像他生來就是要折騰七惡八邪似的。

吃吃一聲笑，小五子抱拳對文公度幾人深施一禮，道：「言多必失，我的話多說了，對不起，雖然我說的話全是心中大實話，可是你們不聽，我也沒法，我走了……」

文公度幾個人誰也未開口。

他們不用開口，小五子只要從他們每個人的眼神中，就能看透他們的心事。

小五子的馬還被幾根樹枝壓在地上未站起來，他走過去看了看，回頭笑道：「還好，只是絆在這兒，要是被壓傷或壓死，怕是要騎你們的馬了！」

小五子拉開樹枝，又把坐騎拉開，他輕鬆的騎在馬上，笑道：「雖然這次買賣我白忙一場，但是看到各位滿載而歸，我打心眼裡高興，噢，對了，我忘了告訴各位一件大事情了！」

文公度沉聲道：「說！」

小五子道：「我離開天山不老峯的時候，羅叔要我轉告各位，一年之後我與小彩要拜花堂了，要你們多合計合計，結婚的場面要大大的熱鬧一番。」

文公度幾人對着看，忽然一齊哈哈大笑起來。

文公度幾個人，只有聽到小五子這句話，才會令他們打自心眼裡狂笑出來。

他們共同辛苦敎出的小彩，就要同她的哥哥結婚了，他們八邪與七惡的這項創新傑作，就要付諸實現了。

「刀公子」南英的後人，立刻成了七惡八邪的接棒人，這種令人驚訝的事情，天底下誰會想得出來？

小五子當然想不到，他還以爲文公度幾個人在故意裝樣子，無非是叫他快走路。

小五子拍馬走了，他的笑聲猶在空中飄蕩。

文公度大笑變冷笑，他重重的道：「等他們結了婚生了子女，我們再把眞相說出來，就不知這小子還笑得出來笑不出來了，嘿……」

* * *

小五子拍馬往前馳，荒山與高原交錯處，人煙十分稀少，雲淡風輕，他已撥馬往東南方。

這時候最是叫人想心事的時候。

一個人只要是孤單的時候，便一定會想心事。

這些年來，七惡之中已沒有一人提起「刀公子」南英的名字，因爲小五子長大了。

小五子只記得剛能記事的時候，聽人說自己是南英的兒子，大俠南英威震江湖，只是，自己怎會落在惡人洞？羅老大他們爲什麼對自己加以調敎，至今他不明白。

小五子只有這件事情糊塗。

他在馬上望望天，心中又想到兩狼山。

是的，他應該去兩狼山。

這件事他不能隨便講，尤其是七惡八邪，他更不能對他們提。

便在這時候，迎面三匹快馬馳過來。

小五子用目看過去，馬上是三個花枝招展似的女子。

小五子撥馬大路右面，他在想，這三位穿得眞漂亮，衣裳還發出飄洒的波浪形。

三匹快馬馳到小五子的面前，迎面馬上的女子已叫道：「喂，你呀，我們正在找你。」

小五子也看清楚了，敢情正是百花谷的上官玫瑰。

上官玫瑰橫馬攔住小五子去路，道：「跟我們走。」

「去那裡？」小五子勒住馬。

另外兩個女子，小五子也只認得一個，那便是頭插一朵白蘭花兒

的上官蘭花。

就在小五子看向另一女子時候，那女子已吃驚的道：「眞還有些像，你……」

小五子道：「像誰呀？」

上官玫瑰已對小五子道：「她是我大姐上官茉莉。」

小五子點點頭，道：「原來妳們是三姐妹！」

上官玫瑰道：「我們一共七姐妹！」

小五子道：「蝴蝶門下七金釵！」

上官玫瑰道：「你知道？」

小五子道：「江湖上很多人知道。」

上官玫瑰道：「你去那裡？」

小五子道：「西京公幹去！」

「公幹？」上官玫瑰道：「什麼要緊的事情？給誰幹的呀？」

小五子道：「我給我自己幹，天底下誰叫我替他們辦事的？」

上官玫瑰笑笑——她笑起來十分迷人，就像畫像上的美人兒一樣，只可惜微現皺紋在額頭上。

她的牙齒還是閃閃發亮，亮得就像鬢上垂下來的銀墜子，銀墜子發出閃閃光芒。

上官玫瑰的語音很甜的道：「在天山不老峯的時候，你幫了我們找到姓包的那兩個惡人，我還未曾謝你呢！」

小五子道：「只可惜我沒有幫妳們去打壞人，妳不會恨我吧！」

小五子說着，雙目看向上官蘭花。

上官蘭花的丈夫「絕一鏢」劉言死了，上官蘭花也受了傷，但如今看來，她好像已恢復了。

上官玫瑰道：「我們爲什麼會恨你？記得你說你叫……小五子，對吧！」

小五子點點頭，道：「不錯！」

上官玫瑰道：「你願意跟我們一起走嗎？」

小五子輕搖着頭，道：「不，我要去西京！」

上官玫瑰道：「如果我再請你幫忙呢？」

小五子笑笑，道：「我已經幫過妳們了！」

上官玫瑰道：「我們也沒有忘了欠你一次情！」

上官玫瑰的口吻在變。

變得有些溫柔，變得像個眞正的女人，在說話。

眞正的女人說出來的話十分悅耳，讓男人一聽，便知道這是可愛的小女人。

當年，上官玫瑰就會以這種極溫柔的聲音，向「刀公子」南英表衷情。

此刻她見小五子十分像南英，便不由得把說話的語氣變得溫柔多了。

自從南英死後，上官玫瑰就不再如此輕聲細語了。

小五子道：「在妳們還未償還那份人情之前，怎好再向我要求什麼？」

上官玫瑰道：「你需要我們還你的人情債嗎？」

小五子道：「我得想一想才知道！」

上官玫瑰道：「那麼，你就快想吧！」

小五子早就在想了。

他想到了兩狠山，但他又不敢直認自己是南英的兒子，因爲自己是七惡養大的，一旦承認自己是南英的兒子，一定會壞了爹的聲望。

但兩狠山既然有爹的墳在那兒，自己爲何不去看一看？

小五子眨眨眼睛笑道：「上官姑娘，我是個崇拜英雄的人……」

上官玫瑰道：「許多人都崇拜英雄，所以許多人也都想成爲英雄。」

小五子道：「當年的南大俠算不算英雄？」

上官姐妹俱都一怔！

上官玫瑰道：「南大俠當然是英雄。」

小五子拍手笑道：「可好，上次我幫妳們找到仇家，這次你們帶我去瞧瞧南大俠的墳墓，這樣，你們就不欠我的人情了！」

上官玫瑰道：「你想去兩狠山？」

小五子道：「妳去不去？」

上官茉莉道：「這樣豈不是繞到青衣江附近了？」

小五子笑道：「無憂島就在青衣江！」

上官玫瑰道：「你也知道無憂島？」

小五子道：「八邪就住在無憂島上的。」

上官茉莉道：「你還知道江湖八邪？」

上官玫瑰道：「八邪早已絕跡江湖了！」

小五子忽然大笑起來。

上官玫瑰道：「你笑什麼？」

小五子道：「要找八邪，那太容易了！」

上官茉莉道：「你知道他們在那兒？」

小五子心想，八邪兼程回無憂島，只怕已快到了，上官姐妹一個個孤傲難惹，不如先逗逗她們。

一念及此，小五子笑笑，道：「你們知不知道有個別家寨？」

上官茉莉道：「上次我們去天山，也曾經到過別家寨。」

小五子道：「那敢情好，你們去了別家寨，什麼事情就會知道了！」

上官玫瑰道：「難道八邪去了別家寨？」

小五子道：「別家寨寨主，『禿豹』別世雄這一回可慘了，我眞擔心他會上吊！」

上官茉莉道：「怎麼一回事？」

小五子道：「八邪個個是瘟神，一個瘟神就叫人受不了，一下子去了八個老瘟神，我的媽，別世雄怎麼不倒楣！」

上官茉莉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小五子道：「兩三天了吧！」

上官蘭花道：「姐，我們要找的是七惡中的包大頭與陶民兩個傢伙，何必再去找八邪？」

上官茉莉道：「姓包的要找，八邪中的那個女人也要找！」

她目中露出凶芒，小五子立刻就看出來。

小五子雖看出來上官茉莉目露兇光，但他却猜不到上官茉莉爲什麼恨嬌嬌？

原本在上官茉莉的心中，她也暗暗戀着南英，只是她自覺年紀比南英大，所以她一心想幫小妹上官玫瑰。

只要南英能成爲百花谷的女婿，上官茉莉也一樣的快樂。

但南英却被嬌嬌害死了。

上官姐妹一直認爲南英死了。

上官玫瑰道：「我贊成大姐的主意。」

小五子笑道：「最好不過，這樣吧，妳們先去別家寨，也許別世雄在邀約幫手，妳們去了，他一定歡迎，要知道人多好辦事！」

上官玫瑰道：「百花谷自己有力量對付仇家，老實告訴你，我們這次出谷，就是先摸清仇人的動向，然後找他們一決勝負！」

小五子道：「那你們更應該去別家寨，三位大姐，再見了。」

小五子要離去，上官玫瑰道：「你等等。」

小五子道：「等什麼？」

上官玫瑰道：「你不是說要去兩狠山嗎？」

小五子故示輕鬆的道：「我去不去無所謂，過些時再去也一樣，不能誤了妳們的大事！」

上官玫瑰立刻對上官茉莉道：「大姐，你同四姐先去別家寨，我陪小五子去兩狠山，半個月後，我們去七里蕩相會，如何？」

小五子聞得七里蕩三字，幾乎想大聲狂笑。

七里蕩有個夜來香，他才整得那女人慘兮兮，如果自己再去七里蕩，那才叫寃家路窄。

上官茉莉已點頭，道：「好吧，你就陪小五子去兩狠山，小妹呀，你是應該去給南大俠上炷香了。」

上官玫瑰道：「十多年來未再去了吧？想起來心中就十分傷感情！」

小五子又從上官玫瑰的眼神中，彷彿看到一種他從未見過的眸芒。

那是一種包含着酸甜苦辣都有的複雜眼神。

如果上官玫瑰知道小五子就是南英的兒子，她一定不會有這種眼神。

如果小五子知道，他的母親是柳柔柔，而且柳柔柔又是死在上官玫瑰的陰謀之下，他一定會殺了她。

小五子看了這姐妹三人之後，他淡淡的道：「如果上官姐姐這樣決定，我當然不反對！」

上官玫瑰道：「好吧，我就陪你去兩狠山。」

小五子道：「等到過兩狠山之後，我再答應妳們的要求，不論是什麼要求，我都會盡力而爲！」

上官茉莉直視小五子，道：「我相信你的話！」

於是，上官茉莉與上官蘭花拍馬直往別家寨。

其實，小五子眞的猜對了。

「禿豹」別世雄已力邀道上幾個朋友，其中就有酒肉和尚在內。

酒肉和尚與劉言的交情不錯，當年在十八盤荒山中一戰，酒肉和尚就是不顧一切的救走「絕一鏢」劉言。

如今劉言死在天山不老峯，酒肉和尚恨透了七惡八邪，他當然會出一臂之力的。

小五子與上官玫瑰轉而直往兩狠山。

上官玫瑰不時的看着小五子，她心中在想：「天下不少人長得很相似，這小五子也眞有點像南大俠，能與他併騎一同，心中總是多少有些安慰。」

上官玫瑰有了這種想法，便立刻對小五子客氣不少，也有了關懷。小五子當然也發現了。

但他却裝做不知道，有時候他甚至連上官玫瑰問他的話，他也不願回答。

但上官玫瑰似乎在小五子的這種神情上看到了什麼。

當年，當年「刀公子」南英對自己就是這樣。

南英的冷淡，有時候令她氣結，自己那一點不如柳柔柔那個騷女人？

上官玫瑰每想到這裡，心中就冒火，現在……

現在小五子也露出這種神情，上官玫瑰立刻換了一副冰冷的面孔，道：「小五子，記得你曾經對我說過，你是在天山長大的！」

（未完・卅三）

紅電

六人幫故事之三／溫瑞安・文
可飛・圖

夫妻恩愛惹妬忌　開罪惡少遭毒害

娶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為妻，是不是件幸福的事？

不知道。

但對男人而言，這是夢寐以求的「好事」。

「好事」不等於「幸福的事。」

「幸福」這碼子的事，肯定不是一廂情願就可以隨手能拾的。

如果是一個很醜的男人娶了一個很美麗而又十分溫柔的女人為妻呢？

那絕對是他的「福氣」。

假使他能夠永久地持續地擁有她的話。

這一點，却是非常不容易做到。

有的男人就是明知做不到，所以寧可把美麗的女人當作「艷遇」，而不敢娶之為妻。

當然，不是有很多男人可以拒絕這種「艷福」的。

連「銀戟溫侯」呂布、大唐國君李隆基、「平西王」吳三桂都無法抗拒，更何況區區一個巴閉。

所以巴閉享盡艷福，以此為由，故而理直氣壯。何況他的愛妻雖然美得出神入化，但絕對是賢妻良母，決非紅顏禍水。

大家都羨慕巴閉有這樣一位美妻、這樣一個賢內助。

有人說：人的幸福就祇那麼多，要是你先十年享了八十分的幸運，剩下的十年，也祇有賸下的二十分了；也有人說：人的幸福其實都祇有這麼個分數，要是你事業上已有了九十分，那麼，可能子女之親，就祇有剩下的十分了。是以，你可能能夠名成利就，但說不定却短命夭壽；也可能艷福無邊，但緊隨而至的是後患無窮。

你說呢？

也許，「有風毋要駛盡𢃇」、「不要得理不饒人」……這些話，就是從這個角度上悟出來的。

* * *

雖然還沒有說出，巴閉已感覺到自己很滿足，何況，他還正值精壯之年，他的太太甘玲身段是那麼潤腴豐滿，到時候要生育了，想來決不會是件難事。

他不但對自己很有信心，對他太太也極有信心，對他們共同的未來就更有信心。

他是個老實人，他老實得甚至在拍拖的時候，也是甘玲先拖他的手、先向他示愛、甚至先向他奉上親吻的。

甘玲是個很有才幹的女子。她本來祇在街邊幫她母親賣馬鈴薯過活，居然在多年努力、省吃儉用下，儲錢開了一家路邊咖啡茶檔，靠她的姿色和人面，生意興隆，於是不單賣茶，連吃的東西，包括：炒蛤粉、喇沙、咖哩、港式點心、肉骨茶、釀豆腐、炸雞、糖水……等都應有盡有，一應俱全。賣不同的熟食的小販，像衞星似的圍繞着咖啡店為中心，甘玲就成了老闆娘。

才那末幾年光景，她就開成了當地規模數一數二的酒樓，她自己當了眞正的「老闆娘」，親自招待客人，而且也是「生招牌」。有她在「主持大局」，大家自都趨之若渴；單是她那一截勻稱、潤滑白淨的藕臂為大家斟茶倒酒，大家不喝都已喝醉了。把圓口袖口一開直開到膊上腋下來，沒那麼修長勻圓的手臂，也可眞撐不了場面。

可是這「老闆娘」，却還沒「老闆」。

追她的人自然多。

而且是很多很多，就如天上的星星那麼多。大家調笑着、親近着欲沾芳澤，但甘玲一方面不得罪客人，另一方面又巧妙推拒，絕不讓那些醉翁之意的客人得逞。

她祇是陪客，不陪睡；賣酒，不賣身。

她一向如此。

可是，這麼一個弱女子，祇有一個老媽媽，沒有任何家勢背景，要做到左右逢源，潔身自保，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有些「客人」是不能得罪的、無法抗拒的（例如：當地的大豪、暗牌——即便裝警察——政府官員）但她頂多祇在百般無奈中應酬、周旋一下，始終能保不沉淪墮落。

這些人，不管多有錢，多有勢力，多有權，她都不喜歡，至少，決不視為終身所託的對象。

她却看上了巴閉。

巴閉沒有很多錢。

巴閉雖然是個教頭，在當地很有點俠名清譽，但事實上並沒有甚麼權。

巴閉當然不算英俊。

而且還有點口吃。

他頂多祇是夠紮實強壯。

甘玲總不會因為他夠壯而嫁給他吧！

要是這樣，她還不如嫁頭牛算了，至少牛祇吃草，省米飯。

她喜歡他的平實。

他是那種祇要一旦愛上那個女子，就會用刀尖在自己心裏刻上她的名字，永不磨滅的男人。

他讓她有安全感。

他看來有點悶，老是氣虎力壯的樣子，但對女人却很溫柔，而且，假使懂得他的脾性的話，還可以發掘他大情大性一如兒童般純眞好玩的地方：他會倒着騎摩托單車。他會用鼻子嗅出那兒的地底有煤礦的味道。他嚼食物的時候聲音脆響得像咬破一粒粒的乒乓球。他會對狗、貓還有魚說話，他說他養的那三缸魚都會叫他做爸爸。

甘玲喜歡這種男人。

純眞、豪壯、善良、有胸襟，對女人用情眞而專。

甘玲久閱人矣，當然懂得選擇。

所以她雖知道巴閉稍笨一點、微窮一些，她也願意嫁給他。

很多人說甘玲平時聰明這時蠢，甘玲却認為自己選擇了個可託終生的對象。

女人注重的是終身的幸福，尤其像她那麼一個在風塵中咬牙挨苦熬過來的女子，嫁一個丈夫，不祇要為自己選一個好老公，還要為她年邁的老母找一個好女婿，為她未來的兒女找一個好爸爸，更要為她的「美食軒酒樓」找一個好老闆。

她堅信自己沒有看錯。

不會選錯。

沒錯。

* * *

巴閉待甘玲千依百順。她叫他買菜，他就買菜。叫他剷草，他就剷草。叫他一身大汗的快去洗澡，一身大汗的他本來就不愛洗澡也祇好為她去洗澡。叫他初一十五吃素，一向無肉不歡的他每逢十五初一也祇好吃齋。

他聽她的話。

因為他愛她。

一個人愛另一個人，如果愛得很深，很容易會成為這個人的奴隸。

却有一件事，巴閉是絕對不肯「聽話」的。

那就是要他不聽顧影的話。

因為他佩服顧影。

他愛甘玲。

但他崇拜顧影。

崇拜和愛，是近似但不同，絕對不一樣的兩種感情。

所以當你崇拜一個人，別以為就可以和他一生一世、結為夫妻，因為崇拜一個人需他美學上的「距離」，而愛一個人則愈是親蜜愈情深徹底才無怨尤。

甘玲也明白這點。

她向來跟顧影沒有衝突，顧影覺得她是個了不起而且不得了的女人（了不起是她的才幹，了不得是她的美貌），甘玲則認為顧影是不得了和了不起的男人（不得了是他的學識和武功，了不起的是他的魄力和志向）。

是以她不以為老公跟着顧影去闖蕩，她倒覺得這是她老公「學好」的最佳途徑。

巴閉雖比她威武、強大，但在她心目中，巴閉却祇能算是個大孩子。

一個蠻牛一般（悍野和勤奮）的大孩子。

甚至在床上。

* * *

在牀笫間，巴閉的歡快，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可言喻的。

像甘玲這樣一個豐腴、潤艷，又帶點冷和艷的女子，加上她的年紀比他略長，需索是無盡而不斷的。

有時候，他正在練氣運功時，她的手却已伸入他褲襠裏搜索着，他的氣功立即僵化如鐵。有時候，他們還在酒樓用餐，她却用足踝踢他，甚至用趾尖爲他卸下了襪子……

她是個需索强烈，夜夜狂歡的女子。

那有甚麼不可以？

他們恩愛。

甘玲美。

巴閉强壯。

* * *

然而巴閉今晚特別歡快。

他倆在黑暗中的喘氣剛剛才漸平息，在這溫熱滋潤的胴體上，巴閉祇覺得每一次進入時的欲仙欲死，此際就算死在那裏他也心甘情願。

今晚他却不這樣想了。

因爲他不是「死在這裏」。

而是「生在那裏」。

因爲他剛聽到了：

一個喜訊。

甘玲在滿足的含羞中告訴他：

她有了——

他的孩子！

* * *

他快要做爸爸了！

——他第一個反應：竟是想要馬上告訴他武館裏的人，尤其是顧影！

雖然，其實顧影跟他「有了孩子、快要做爸爸了」其實並沒有關聯，也沒甚麼關係。

沒想到，這「關係」馬上就來了。

——不但關係到他孩子，還有他本人還有甘玲的生與死。

因爲這候，他們忽然聽到外面傳來一種聲音。

唸經。

然後外頭震起一道電光。

却沒有雷聲。

兩人這時候仍在床上。

他們都在那一道無聲的電光裡瞥見，對方目光的奇異和震驚，而剛剛的歡愉仍有殘景遺留在眼色裏未全消融。

而那一道電光，竟是紅色。

紅電。

似血。

* * *

巴閉住的地方比較荒僻，四週都是膠林園丘，而且養了兩頭相當凶且只聽命於主人的犬。

然而，却沒有狗吠。

誦經聲已到了門外。

漆黑的蒼穹剛閃過一記不尋常的紅電！

屋外有人唸經。

輕聲喃喃，綿綿不絕，似還不只一人誦經。

——在這樣一個深黑的子夜裡！

* * *

剛剛得悉自己「快要做爸爸」了的巴閉，本來第一個反應就是喃喃自語：

「我快要做爸爸了。」他說。

他說。他說。他說。如是者許多次。很多遍。不計其數。

這時，在床上待巴閉一向溫柔但對酒樓來客摸手摸脚予以冷若冰霜的甘玲，對生孩子的事是既喜悅也羞赧，見巴閉儍乎乎，便笑說：「豈止你快要做爸爸，孩子又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也快要做媽媽了。」

「是呀，」巴閉這才大夢初醒，喜悅的說：「妳快要做媽媽了。」

他抱着她，好高興。平時，別看他牛高馬大，氣勢浩壯，却很少主動跟妻子親熱，多是甘玲先逗引他。

甘玲很高興。懷一個孩子的喜悅有時要比袋子裏有一千萬還愉快。她撫摸着肚皮，其實那兒還甚麼都沒有，她已好像聽到嬰兒在哭喊了。

巴閉却更離譜，他把耳朵貼在她肚皮上聽，細聽。

然後說：「他叫爸呢！却不知是男還是女的……」

甘玲呼了一聲：「那有這麼快，眞樂昏了你……」

這時候，外面又閃過紅色的電。

閃過兩人眼色裡的懷疑。

——他們聽說過以前有一組深諳異術飛降的法師，名號也是被人稱作「第九流」的，凡是他們作法對敵時，例必先祭起一道紅色的電。

接着是誦經的聲音，像一字一字的梵文，自他嘴中唱出，聲音包圍了這漆上黑色的木板長屋。

也不知是爲了甚麼，或是生起了甚麼預兆，一向驍勇善戰，素來天不怕、地不怕的巴閉，向他的愛妻沉聲說了一句：「無論發生了甚麼事，都要活下去，爲了我，爲了孩子，嗯？」

然後他從床板上站了起來，取了一支足有二尺半長的手電筒，走了出去，打開了門。

* * *

他家的門外的廣場。

廣場是洋灰地面，同時也是籃球場。

附近沒甚麼人家，却有一名師弟、兩個徒弟，就住在長屋旁的閣

樓上和雜物房邊。

這三個人住在這兒，也幫甘玲的酒樓做事，他們本來就是無家可歸的人。

兩名徒弟，高的叫高就，矮的叫高足，都在道館裡學藝。

那名師弟，跟着巴閉也已經很久了，姓劉，大家戲稱之爲「阿虫」，久而久之，大家就眞的當他是「劉阿虫」了，他也無所謂，也不求出名，更不想出息，他只好色、愛喝酒賭博就是了。

不過，他可不敢碰甘玲。

——不僅因爲甘玲的丈夫是巴閉，而甘玲本身也是個只可以遐思不可以染指的潑辣女子。

劉阿虫從來沒這個膽子。

——當一個色狠，還眞正要點色膽才行。

巴閉打開門，就看見在暗夜裡，至少有三十幾個人，都用袍子罩着臉部，圍繞着自己的屋子，唸經。

——與其說是經文，不如說是咒。因爲經文念誦時予人一種心寧氣定的感覺，但這些人在唸誦這些詭異的字音時，却傳來了一陣陣殺伐和妖氣，一個人一面唸一句「阿彌陀佛」，一面一刀斬下了活的鷄頭祭奠。

巴閉一見，心中一寒。

他是個武者。

他不怕決戰。

——武鬥，決戰，就是他的本色。

可是他却對這種令他將信將疑，天地間的一種馬尿味的異力妖氣，很是感到渾身沒着力之處。

他當然也試過被人伏襲、圍毆、狙擊(剛在回家道路上就遇上了一次)，他只知力戰，不知懼畏，但在對這種神怪詭秘的對手時，他還是難免覺得頭皮、脚底和心裏都有點發痲。

後院不住發出鷄啼驚咯之聲，連不小心打碎了的蛋响，透過那咒語聲竟清晰可聞。

那咒語喃喃不絕，巴閉竟瞧見籬邊一朶本來枯萎了玫瑰花竟又盛開，還發出糞便一般的氣味來。

更令他難以相信的是，他感覺自己竟是看到了：許多蝴蝶自屋子裏的逢隙間飛出來，而成千上萬的螃蟹正從竹籬笆外爬進來。

更令他自己難以置信的是：

他自己竟也在唸咒——

——跟那些罩着眼耳口鼻舌的人一齊唸同一種聲音、同一樣韻律、同一句咒語！

乍然發現了這點，巴閉馬上省起了顧影曾教他一句吸煞的眞言：萬咒之王。

* * *

他立即夾着手電筒，合指成龍頭，大喝：「唵嘛呢叭咪吽！」

咒聲立止。

人影幢幢，却未散去。

他的兩個徒弟，也自閣樓裏連跌帶爬的滾了下來，發現竟有那麼多的人和那麼怪的事，一時張口結舌，瞠目不已。

奇怪的是，他養的狗始終沒有吠過。

他的師弟劉阿虫也還沒醒。

劉阿虫喝了黃湯，自然大夢不醒，可是狗並不會喝酒，何況是他養的兩隻名種獒犬。

他輕吹了兩聲口哨，故作輕鬆但依然結結巴巴問：「你們是誰？來……來幹甚麼？」

只見一個鼻子特別大、也特別勾，眼睛非常小但眼色非常狠，同時嘴唇十分薄也十分拗，抿着以致唇角向下彎的人，站了出來，嘖嘖有聲的說：「一開口，就問那麼老土的話，眞難爲你老婆竟會嫁給你。」

巴閉一聽，心中馬上肯定來者是誰了。

「毛更，果然是是你，裝神弄鬼的，這算甚麼？嚇人……還是唬鬼？」

其實他心裡也知道，毛更既然率衆來得了這裡，恐怕事無善了的了。

他一面揚聲問，一面示意叫他兩名徒弟過來。

高就和高足也自然會意，悄悄的攏了過去：他們武功也有底子，但半夜三更的突然要面對那麼多妖怪一般的敵人，誰說不慌惶就絕對是假的，只不過兩人臉色還算很鎮定。

毛更更走近幾步，巴閉住的是矮脚樓，有幾級木階，他也老實不客氣的用電筒照着對方的臉，只見毛更臉白唇青眼紅，犬齒微現藍光，走路時脚跟離地，他就知道對方在未來前已作過法，祭過魔頭。

毛更走近來，眼睛似很不適應巴閉手上的强光，一雙小眼本來已小得像條線而今更瞇得像那兒沒有這對眼：

「我來問你一句話：你要是背棄顧家，加入我的『九柳玄壇』或是我三弟的『救世搏擊堂』，我可以付你顧影給你的十倍的錢。但我要的是：忠心，還有賣命。」

「不。」巴閉馬上說。

他的弟子高就細聲對他說：「他們……他們人多，好漢不吃眼前虧……不如你就先答應他再說。」

「做人要講信義。」巴閉說：「不可以說了不不……算數。」

他另一徒弟高足也勸他：「他們來勢洶洶，你不答允，我怕……雙拳難敵這麼多的手啊！」

巴閉放聲喊了回話：「毛更，你若有心找我加盟，好應該：應該光明正大的大白天來，半夜三三更的的……的的摸上來……這是甚麼意……意思？」

說着，又撮唇吹了兩下口哨。

他是看來故作輕鬆，其實是懷疑自己所養的犬隻遭了不幸。

「看來，我是慈悲爲懷，但好人難做了。」毛更一張臉像浮腫了起來，陰惻惻笑說：「而你，今晚你却連人都做不成了。」

然後他回頭吩咐：「來啊，把巴老大的愛犬獻上來吧！」

巴閉終於看到了自己的兩頭愛犬。

——死狗。

一頭狗已給砸爆，左眼祇剩下了一個血洞，右眼連着血絲，就掛在鼻頭上晃着。

另一頭舌頭伸出足有八寸長，呈紫蘿蔔，是給毒死的。

巴閉一看，整個人就似在黑夜給點着了火。

他們殺了他的狗。

——對他一個那麼不善言辭的人，陪他超過八年的狗，當然有着十分特殊的感情，甚至是一種「親情」。

他馬上想衝下去。

但有人扯住了他。

沒有人能扯得住他。

他的衝勢像是在懸崖邊上沖瀉的瀑布，更何況是情緒已「爆炸」了的他。

別人不能。

但這人能。

這人沒有用力，其實也沒用甚麼力，却祇輕輕一挽，巴閉已陡然而止。

止步。

那當然就是在黑夜裡仍白晰得如一朶栽在沃土上的艷麗水仙花般艷麗的女子：甘玲。

「你要注意，」她細聲對他說：「他們殺掉了你的狗，就是不怕跟你結下深仇，這樣的來勢，不可不防。」

「可是他們殺殺殺……殺了波比和有利……」巴閉嘶聲說。

「狗已經死了。」甘玲說：「人不能死，你已是孩子的爹了。」

一聽「孩子的爸爸」，巴閉立即沉着了下來，向高足低聲吩咐：「去把阿蟲挖起來，好傢伙。」

甘玲也向高就交代：「我們這邊一交手，你就立即趁黑逃出去，找顧伯……」

却聽毛更說：「巴閉，你那迷得人魂兒飄上天的老婆也出面了，這樣最好，我的手足們等得不耐煩了，在酒樓裡，讓人碰一下都變臉，這下我們想給你看箇瘀痰塞死喉！」

一衆人都笑了起來。

笑聲就像急促交媾時的喘息。

巴閉已情知事態嚴重，他暗向甘玲囑咐：「拿長棍來，重手的那把！」

一面一夫擋關的守在木梯上，吼說：「你們這樣無法無天，殺了人……還是是要要償命的。」

「償命？」毛更笑了。

一衆人也都嘻哈笑了，此起彼落，像在觀賞一場脫衣舞。

「正好有幾個外來客，我們殺了你，幹了你老婆，命，就拿他們來償好了。」

巴閉覺心頭一陣發毛。

這時，甘玲已把棍子遞了給他，接了棒，掂掂重量，巴閉始覺心頭上鎮定了些，這才放下了塊石頭穩住了陣脚。

「毛更，你若是男子漢，明天就在道館上鬥。」甘玲揚聲說：「我先生一定奉陪。」

毛更哈哈大笑。

「嫂夫人，妳現在有所不知，但待會兒就知，我眞的是男子漢！」大家又都怪笑起來，毛更更把話說下去，「不必你先生奉陪，妳奉陪就好。」

巴閉狂吼一聲。

他手中的棍子，沉甸甸的至少有二十斤重，但在他手上旋舞起來，在夜色中盡是霍霍虎音，直似紙一般輕。

「來！來啊！」巴閉舞着直逼了下去：「誰敢碰她，我我我……」

忽然一個人自後撲了下來。

巴閉沒想到敵人會自背後「屋內」這樣的撲下來。

他砸了一棍，那人應聲落下。

這回，是毛更用手電筒照給他看。

落下來的人原來竟是他的師弟。

劉阿蟲！

* * *

劉阿蟲死了！

頭殼破裂，腦漿溢出，但給他們砸的一棍處，仍紫血滲流了出來，打從臉部五官一直溢了過去，像把他的眼耳鼻唇都要塡上一道赭色輪廓似的。

他們竟殺了劉阿蟲！

* * *

巴閉心中惱恨，但更震驚。

這樣的陣勢，是擺明了是不死不休的了。

大家沒有十寃九仇，這地又已是沒有法律的地方，一般械鬥，很少要鬧到這樣子：既然弄到這田地，那麼，不但自己有險，祇怕老婆和徒弟也甚危矣。

對方絕不會留下活口的。

他仍挺棍對着前面的敵人，轉首呼喊：「你們先走，我頂着。」

但話未說完，祇聽高就狠狠的啐了一句：「我頂你媽個屁！」猛上前，一刀已刺入他的胸腔裡去。

他震愕多於痛禁，同一時間，却見高足已抓住了正要掙扎前來的甘玲。

他睚眥欲裂。

但高就已迅速退開，他一向慣於斥罵高就動作太慢，反應太緩，而今才察覺這個徒弟的進退身法其實速度之快遠超乎自己想像，並且跟高足同心合力一左一右的箝住了甘玲。

他痛楚。

恨極。

他大喊了一聲：「天！」

他現在已變成轉身向着屋內，他本來居高臨下，以棍封鎖住梯口，現在已全然亂了陣脚。

他背後的敵人一湧而上。

* * *

其實，如果他夠聰明，反應夠快，事情不是沒法挽救的，而他至少還可以抗敵於一時的。

第一，如果沒有內應，毛更和他手下不可能如此無聲無息的進入這兒，設下了重重包圍，而仍能神不知、鬼不覺。

第二，要不是發生意外，劉阿蟲畢竟是個習武的人，就算醉酒，也不致到了這樣如火如荼的時際還熟睡如死——除非他眞的死了。

第三，既然看到劉阿蟲死了，而且屍首是從後撲倒下來的，他驚愕之餘，却沒去警覺，在他背後屋內的，除了他太太，就祇有高足和高就兩人。

這三個疑點他都沒有發現，至少，沒及時發現。

在江湖上，一次大意，足以致命，更何況是三次疏忽。

* * *

接下去的格鬥，不長，也很不公平。

他已負了傷。

重傷。

敵人自後一湧而上，把他的背部一下子打個稀巴爛，他無心戀戰，揮棍亦去救甘玲，但這回是高足抽出了把冷刀，按貼着甘玲在暗夜裡仍雪樣白晰的脖子，他就一下子像給抽空了氣的輪胎，完全喪失了戰鬥力。

一下子，他也不知捱了多少拳、多少脚、多少根棍子。其中一個六呎四高的大個子，按下了他的腦袋用膝蓋頂，如是者四、五下，他終於搖晃了起來，另一個一臉奸相的漢子伸手扳住了他。

他一口都是血。

他結結巴巴不是叫痛，祇在喃喃哽哽的重覆一句話：「不要傷害我太太，不要，求你！」

毛更在肯定他的手下已取得絕對的勝利後，雄赳赳的走了過去。

他的手下已跟他配合慣了，他一頷首，至少有七八支手電筒的强光都直射在巴閉的臉上，那一張臉，一隻眼睛已腫得核桃般大，唇角裂開，一嘴都是血。

毛更看了一眼。

祇看一眼。

然後他一手扯住巴閉的頭髮，定住了他的頭顱，另一拳就擊了出去。

卜。

鼻骨碎裂的聲音。

還有甘玲的尖叫。

「不！」

* * *

鮮血大量的從巴閉鼻端淌了下來，好像水龍頭忘了關掣似的，不過，也許他沒聽到自己鼻骨斷裂的聲音，却清晰聽到甘玲的呼喊。

「……不……公……平……」

他掙扎、喘息、語不成音，字句和着血塊吐了出來。

「我祇要勝利，不要公平。」毛更囂狂的說：「祇要我成功了，寧可失信於天下，你又奈我何？何況，這兒的事，今晚的情形，誰也不會傳播出去。你的好徒弟，一早就給我收買了。我不是老三，他行事要有英雄感，我才不那麼憨居，我要贏得最輕鬆、最享受！」

「……警方……會查出來的……」巴閉提醒自己在絕望中的這個希望，希望毛更因而收手斂殺。

「說夢話！你們是受害人，全死了，怎麼報出眞相？我都說了，我會留下証據，擺明是那幾個來自港台中國大陸的傢伙幹的，不就得了！」毛更以一種全勝者的姿態說：「你要我告訴你多少次才聽得懂，嘿！」

「我我我……我求求……你一一件事……」巴閉抱着最後一線希望。

「你說，你都快死了，莫說一件事，一百件我也會答應你。」毛更忽然轉變了態度。

「你你……求你……放了甘玲……她她她……她有了孩孩孩……子……」

甘玲的哭聲頓時尖銳了起來，大概她是想呼救吧，但隨即變成模糊不清的聲音，大概給人捂上了嘴。

毛更偏着頭，問：「就這要求？」

巴閉點頭，充滿期待。

毛更再問：「沒別的了？」

巴閉搖頭。

毛更笑問：「你不求我放過你？」

巴閉慘笑：「你你你……不會放……放過我的……」

毛更突然一腳踢了過去。

踏在他的鼠蹊裏。

巴閉悶嘶。

毛更的第二腳是踢向着巴閉的臉。

他把巴閉踢得仰臉倒下，又一腳(皮鞋)踩着他的頸，用力的旋扭着足踝，甚至可以聽到巴閉的頭骨和地板發出磨擦的異響。

然後他一面用力踩着人頭一面吐着唾液的邊說邊罵：「你做夢！我告訴你，我爲甚麼這麼恨你，還有顧影，我們兄弟在這兒算是有頭有面，但甘玲嫁給了你，張小愁却喜歡上了蔡四幸，我和行哥都記住了這件事，那夜，行哥幹掉了姓蔡的，幹了張小愁，今晚，該輪到我了。你放心，待會我會更賣力，我要把你在她肚裏的孩子也擠出來。」

他這樣用力把人頭踐踏的時候，他身邊一名身材魁梧高大的保鏢，人稱他爲「死士」(他原名叫做史斯)的漢子，也生起了一陣子的鷄皮疙瘩。他聽說過：日本侵華的時候，也會把中國人不當人，盡情凌辱摧殘，而今他也有這種感覺。

「我告訴你，我毛更喜歡的東西，沒有人可以搶去，誰要搶走，都得要付出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的代價！」

他收起了踩着人頭的腳，是要地上的人能清晰的聽到他的說話。

「我也告訴你，我忍到今晚才下手，是因爲得到老哥的答允：再不動手，祇怕連蔡四幸的案子一起給人踢爆了，不如再來一兩宗大血案，把那幾個不識好歹的外來客一齊坑掉了結！」

他揪起了整個頭部都是鮮血淋淋的巴閉：「你壯啊？堪熬呀！我再告訴你，我今晚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我要你親眼看着我們這些禽獸，一個一個的輪姦你的老婆，桀桀，當然，我是第一個先上……幹這種樂事，我從不甘於後人……」

巴閉猛然一掙，但兩名漢子眼明手快，已拖住了他雙臂。

巴閉一張口，血水迸噴到毛更臉上，毛更閃躲不及，也一身血汚。

「格格格……」

他陰險的笑着。

「格格格……」

越笑越是猖狂。

「我就用這張血臉來跟你老婆開心、親熱，就替你去執行夫妻權利和義務，可好？」

然後他吩咐他的左右手。

「他那麼喜歡血口噴人，拉他入房，要他看着我幹他老婆，你們一面把他的牙齒逐隻敲下來。記住，一定要他保持清醒，聽到、看到、感覺得到。而且，我完事之後，他嘴裏一隻牙齒都不許剩下來，而且，還要活着。」

月黑風高。

他下了令。

他的手下不敢不聽，也不會不聽命。

毛家三兄弟裏，表面上，最兇暴的是毛錫，因爲他武功最高，而且最逞勇顯能。毛念行最是和善，笑臉迎人，但誰也不敢得罪他，他是毛鋒之後，毛氏企業裏最有實權的人——甚至在這後來的幾年裏，毛鋒已逐漸老耆，也漸放手不管事了，毛念行的權力日益上漲。至於毛更，他學的是異術、茅山，甚至還盛傳他養有「鬼仔」，得罪毛錫的人，最多給他痛揍一頓；開罪了毛念行，可以求饒，將功贖罪，因爲毛念行正招兵買馬，也收買人心。不過，要是不小心惹怒了毛更，可不好死，甚至也不知自己命喪何時何地了，唯一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死無葬身之地。

巴閉就是一例。

他甚至還不知道自己開罪了毛更。

甘玲也不知道。

她拒絕的登徒子太多，她也忘了毛更在內，而且還不知他會如此記仇，更會這樣報仇。

毛更的手下自然聽命，而且，在這月黑風高之夜，折磨一個瀕死的人，姦汚一個花一般的婦人，使這些人都回復了原始的獸性，幹着使他們莫名其妙但連獸都不如的事。他們這一面看，一面拍手喝采，一面自瀆手淫，但又各自警惕不走馬，以免待會兒輪到他們的時候，就不能上場打眞軍，白白錯過眞箇銷魂的機會。

* * *

巴閉有二十六隻牙齒，他聽人家說過，有卅六隻牙齒，是帝王將相格。卅四隻，也封侯將相，富貴非凡。卅二隻，亦是人上人，非富即貴。三十隻，則是中等人，衣食無憂。廿八變則算是平凡人，廿六隻恐難免低賤刑傷，而廿四隻以下祇能算是「鬼牙」，有夭折之虞。他不信這些，他的牙齒很牢實，他覺得祇要能吃能嚼的牙齒，就很好了，管它多少！

也因爲他的牙齒眞的很硬實，並無脫落，所以，對方眞的連扯帶拔，又敲又撬的拑出了他的牙，一共二十六次！

他當然掙扎。

對方就打到他不能掙扎。

他想閉口。

但對方就砸爛他的嘴巴。

然後拔牙。

他一面承受這種可怕的痛楚(甚至連舌頭也給撕扯掉祇剩下五分之二了！)一面還聽到甘玲的長呼轉入哀號，求饒成了呻吟，那個對他而言比黃金翠玉還値得珍惜的女子，給人像最貧窮國家的老妓女都不如一般的淫辱着，還被迫發出那淫亂的聲音，毛更在極度淫樂中威脅甘玲做一些連對她丈夫也羞赧未做的動作：

「妳給我樂一樂，要是我滿意，就不踢妳肚皮，不然，我一脚，妳的胎兒，就保不住了，多可惜啊，嘖嘖嘖，他也要求他媽媽讓他出生長大的，是不是……」

「來，你替我這樣弄一弄，要弄得好好的，妳要是敢咬下去，你丈夫就死定了。我手下那麼多，妳傷了我，誰都不讓他活。妳知道，我不騙妳，妳想要他活，就得先讓我舒服，我下了這口子火，一開心，既已跟妳快樂得要命，就不要他的命了。妳別裝鬼，妳敢咬，他就活不了！」

「妳別哭，祇管讓我爽一爽。我是個從不失威於婦人的男子漢。妳看妳，這下子多姣，妳這讓我滅火了，我甚麼事都好答應妳。不殺那頭蠻牛又怎樣？他的命算甚麼嘛！牙我是拔定了的，教訓教訓他而已嘛！沒了牙，可以裝假的呀！留得命在，怕甚麼！」

於是，在巴閉的吼叫聲中，甘玲任他玩弄，而且，還要玩弄他須要的。

這一切都在衆目睽睽下進行，而且，還在她丈夫慘嚎裏發生。

最後，她丈夫的慘嘶逐漸失音，沒了聲。

當然是毛更愈漸高漲的呻吟。

呻吟，乃至呼喊。

呼喊，甚至大叫。

一輪粗俗不堪的話語之後，他大聲嚷叫了：「好個姣婆，舒服死我了！」

之後，都靜下來了。

* * *

大家都看直了眼。

毛更是舒服過了，但大家的興頭都給撩得火紅火綠了。

那女人仍蜷伏在迷暗中，修長的腿和手臂，一抽搐就蠕動一次粉紅的乳浪，那兒還隱見水漬。她的三角褲明明已給毛更撕破了、扯下來了，但三角地帶仍黑聳聳的一大片，像穿了黑色短內褲似的，那兒也膠黏了些液體。

一衆人都急不及待，嘴乾舌澀。

何況毛更在今晚行動前已答允過了的：有福大家享。

女人嘛，我用過之後誰要誰用好了，用完了就「撕掉」。

現在，可輪到他們了。

他們祇等毛更的一聲號令。

* * *

幹完了那件事，毛更感覺到無比的舒暢。他吸一支煙，每一口煙舌尖都傳來焦辣味，看着嬝嬝飄升的烟圈，他覺得自己眞是快活過神仙。

有權眞好。

有錢眞好。

任意妄爲眞好。

他一向不快活。他們三兄弟，却是同父異母所出。他覺得他父親最不疼惜的是他。他不像老三阿錫，是么仔，最愛他。也不似老大行哥，是長子，最受信重。家長都駡他不學好，不長進，老愛學那些鬼鬼怪怪的玩意。他覺得自己有個不快樂的童年、少年。

所以，他盡做些使自己快樂的事，不惜把這些快樂諸加於別人的痛苦上——管他的，祇要自己快樂就好，何況加諸於別人苦痛中的快樂特別刺激過癮！

抽完了那根煙，他又揪起奄奄一息的巴閉，問他：

「你都聽見了？看見了？」

巴閉那張口已成了一個血洞。

但血洞裏仍傳出了極其模糊難辨的聲音：

「我做鬼都不會放過你。」

聲音確實難聽，但這次居然沒有結巴口吃——也許，到了這個地步，反而不會再有這種弊病了吧？

毛更祇笑了一笑，在地上掏了一把泥砂，强塞到他嘴裏，然後捏着他軟軟的脖子，要他連血和泥一齊吞了下去。

毛更放下了他，碰的一聲，他的頭立即撞砸在地上，原來他的脖骨已斷折了。

祇聽甘玲泣道：「你答應過我，放了他的，你行行好，功德無量，放了……」

毛更笑了。

笑着說。

「好，我守信，我祇放一個。」毛更扔掉了未燒完的烟，「我不殺妳，妳跟我回去。」

高足忍不住說：「你不是說過要她給我們分享……」

毛更一巴就摑了過去。

「我現在已用過了，極好玩，暫時還捨不得給你們，懂不懂？」

高足撫着給摑得熱辣辣的臉頰，訕訕然退了下去，但體內的火並未熄滅，祇眼光光的看着甘玲若遮未掩的胴體心有不平。

衆人都知沒得輪着幹，咳嗽的、吐痰的、聳肩的都有，那大個子「死士」實在憋不住了，搔頭皮想抗聲，毛更不看也熟悉了這些人所爲何求：「每人各加三千，幹完今晚的事，隨你們去找女人。」

大家才又高興了起來：沒有這

女人，有錢，還愁沒有別的女人？

高就却說：「不是要把她滅口嗎？留着個活口，可萬一……」

毛更身邊一個替他指揮的漢子，長得一臉狡詐，正是傍晚時去鬧大會堂道館的那名「魚生」，這下替毛更說了話：

「你白癡啊！二少爺愛拿回去供着玩，你幾會聽過毛家或是九柳玄壇裏會去得了人？唏！不識好歹！」

高就也就馬上不敢說甚麼了。

「好了，這半死不活的傢伙，就一口一口的餵他吃砂，吃到死爲止。屍首留着有用，這兒放一把火，留着些證物，不要眞的燒掉。」毛更在甘玲慘叫掙扎不給那幾條大漢押走的時候毅然下命令：

「該找人通知顧影，讓他來救他的兄弟吧。大家準備好紅電吧！」

說罷，對着月黑風高的夜晚，忍不住又笑了起來。

仍笑得甚詭。

* * *

顧氏父子的「紅毛拿督」，是夜來了「不速之客」。

他們還動上了手，後來才知「不打不相識」、「大水冲了龍王廟」，都是一家子的人。

來人是陳劍誰、牛麗生、溫文和駱鈴。他們既知顧步是「希望社」的「前輩」，就趁機請教他有關近日發生的奇事和奇案，以及打探毛氏一族的種種行爲。

顧影開始也有參與，介紹解說。

後來，他也離開了「紅毛拿督」。

因爲啞僕胡成才接到了個電話，說是巴閉打來的，那兒遭人狙襲，雖應付過去了，但打傷了兩個人，不知該報警好還是逼問出究竟是誰人指使便放掉算了。

——這種事，顧影比較拿得起主意。

顧影聽說巴閉已控制住了場面，他也就放心了，不過這種事既發生了，他也得去一趟。他這種人，大凡是朋友有事，他都會去解決幫忙。不叫他，反而是瞧不起他；不通知他，等於是不當他是朋友。

胡成才要跟他一道去。

他無所謂，反正家裏還有別的傭人，父親既有客在，正在話頭上，聊到興頭上，也不怕沒人服侍。至於阿才跟巴閉一個啞一個吃，兩人常比手劃脚的談話，正箇「天生一對」。

於是，他開摩托車，胡成才就坐在他的後面，風馳電掣而去。

今晚月黑。

風急。

胡成才的心，也是又急又黑。

* * *

胡成才當然不是啞巴，他進入顧家才不過兩年，也就是說，他當了兩年的「臥底」。

當長工已不好當，還要當一年「啞巴」，那就更不好當了。

可是他得要當。

他認爲想要出人頭地，就得有幾個條件：一，過人的本領。二，特別的幸運。三，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做人未做過或不易做到的事。

頭兩項，他都沒有。他一向都有自知之明。

他只好苦幹：幹第三項。

——他一向能忍。

毛家早已發達，他們有着：經濟上金融、企業、開礦、地產、建築、塑膠、運輸……等各類人材。就算是保鑣、打手、師爺、智囊，也少不了，連毛念行、毛更、毛錫手上都有好些愛將。毛鋒身邊有「刀劍槍箭四大天王」；毛更有兩個心腹：「魚生」(原姓余名生)以及大個子的叫「死士」(原名史斯)，毛錫也有兩名近身的：魚唇樣兇的傢伙叫金劍，使斧頭的叫辜劍也。念毛怎行身邊有七、八個行爲古怪，身手詭異的保鏢。這些人，巴結的、奉迎的、阿諛的、擦鞋的乃至眞材實料、動刀動槍、逞勇鬥智、比狠較技的，應有盡有，要「出類拔萃」，還眞輪不到他。

他爲了要建殊功，只好去當「臥底」。

這不容易。

不是人人都擔得來，當得起。

——拚命容易，拚命再冒險，也不過是瞬刻間就分曉的事。

當臥底却難，因爲要長年累月，失去自己原來的身份，掩藏原來本性，要去做「另一個人」，還要爭得信任，一旦給人發現，因身入虎穴，能保全身而退的可能性，是小之又小，微乎其微的。

胡成才也很無奈。

他就是「不成材」，所以才只好去當「臥底」。

——「胡成才」當然是他的化名，他原名叫林國，人家都戲稱他爲「牛角」，他用的刀，彎彎的也眞像係「牛角」一樣，且共有兩把，貼身收着。

他這麼一個不甘寂寞的人，甘心隱姓埋名整整兩年去當個啞巴長工，這個決心下得不易，這樣子的苦心也極難維持，但「牛角」都做到了。

他忍。

他把打聽到的情報都一一通知了毛家的人。

他立了不少功。

但却沒福去享。

因爲他還得「臥底」下去。

直至今天。

今晚。

——這個沒有月亮，刮着勁風的晚上。

* * *

顧影把車開得飛快。

他敞開壯實的胸膛的迎風馳騁。

他在速度中証實自己的存在。

然而他的敵人就在他的身後，坐在他的車後，眼睛正在注視他的背部：如果一刀插進去該刺在那裡？

* * *

「胡成才」就在他的背後。

他口袋裡有刀。

他只要一按掣，刀鋒就會彈出來，他甚至不必拔刀子，只要頂着衣服挺了過去，就會刺穿而且命中，何況他和顧影靠得是那麼貼近！

這就是「臥底」的好處。

——敵人以爲他是「自己人」，也就不防範着他，臥底可以先把自己置身於一個極安全有利的位置上。

該怎麼下手呢？

這一刀，先刺在那裡？

後頸？背心？還是腰脊椎？

或是用手箍住他，用刀割開他的頸側大動脈？

他和顧影挨在窄窄的車座上，假使顧影能聽得懂他的心跳，一定會知道他正想做甚麼。

可是人最難懂的，就是人的心。

* * *

林國「牛角」始終沒有刺出那一刀。

他沒有把握。

因爲他知道顧影的武功太高强了——萬一一刀刺不死他，他一旦反撲，自己就未必抵擋得住。

何況，這時候，是在飛馳的車上，就算他一刀殺得了顧影，却必定翻了車，自己只怕也得付出沉痛的代價。

而且，顧影快要遇上二少爺他們了，自己能把他引去，已立了一個大功，大可不必如此單獨冒險，萬一一箇搞不好，還前功盡棄！

就算要下手，也應趁着人多的時候，讓人人看到自己立威且立功，才刺出這奪命的一刀，這險才值得一冒。

所以他沒刺下那一刀。

——也許，眞正的理由，他自己也沒弄清楚。

快到巴閉住所，顧影就看見了火光。

他馬上感覺到不對勁。

「萬一有個甚麼，你騎這車子回去通知我爸爸，別管我。」

他吩咐「胡成才」應對措施。

——這兒住宅不多，既然是巴閉家裏起了火，那末，就一定是場面鎭不住了，只要控制得了局面，誰也不會讓自己的屋子起火燒成這個樣子的！

他仍然把車子開向火場。

他不畏懼。

他一向都不是個退縮的人。

不過，他繞了路。

他常來這兒，這裡一帶的路程，他當然非常熟悉。

他把車子開到了住宅的後面，在遠離三百碼以外已停了引擎，要胡成才低頭伏下，他要偷偷掩過去看個究竟。

這一看，只見火光中的那一羣人。

——還有不成人形的巴閉！

* * *

顧影一看，火冒丈八，眞比這焚煙中的大火還旺烈：

巴閉是他的好兄弟，也是好師弟，他是個老實人，看似威猛，却連殺鷄也不敢看，要他殺鷄他則寧可不吃鷄，對別的動物也是一樣。而今，這些人竟把他折磨成這個樣子，他太太和師弟阿虫還不知到那兒去了，試問天良何在？

他正要急急的掩撲過去一拳狙擊奪回巴閉再說。

沒料……

他身形才一竄，背後火辣辣的一痛，轟隆一聲，巴閉的房子在同一時間燒塌下來了，火蛇亂舞，滾了一地。

他痛，是因爲背部先吃一刀。

他怒而回首：胡成才手裡拿着刀子，刀鋒上映着火光，沾着血。

他第一個感覺是：

不信。

然後才是忿恨。

接着才感覺劇痛。

你曾經被你最信任、愛護、喜歡的人「出賣」(或者「背叛」)過嗎？如果有，那麼，第一個反應，必然是不敢相信：他竟會出賣自己！而且憤恨的心痛，還要比對方出賣的打擊來得更苦更痛。

顧影現在就是這樣。

他一向信任胡成才，就是爲了他是啞巴，他處處維護他，不許人「欺負」他，就算他所他作爲有點不對，他也特別保護他，爲他說話。

有一回，啞僕患了肝病，住院的錢當然是顧影替他付的，臨時替工也是顧影替他找的。顧影堅持要他休息三個月，以便調養好這種「手尾長」的病。

有一次，顧影要上擂台打拳賽，事先簽下生死契約，顧影還偷偷的把自己遺產承受人的名字加上了胡成才，把自己的財物分一些給他。

(未完・二)

上文提要： 武小郎智誘程捕頭，使捕頭相信他握有挖寶綫索，另有一宗滄州殺手潛來奪寶之消息，巧賺官府之銀兩。又故意與程捕頭在酒館內大肆吃喝，令司馬不敗等目睹後相信他們之間交情深，以利他下一步行動。橫山兄弟來泰山縣籌備過冬糧秣時，告知王覺血書收悉，並已有決策，為免節外生枝妨碍王宅大案，武小郎義贈糧餉……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鬥智謀美色誘敵　中妙計官賊皆傷

武小郎道：「我是為你們呀！」

有個虬髯大漢沉聲道：「眞的為咱們，那就把寶物之事說出來。」

武小郎道：「有，有關寶物之事當然有。」

「快說！」另一虬髯大漢追上一句。

武小郎道：「我先告訴你，我在程捕頭前用話套，原來他們已經知道滄州又來了人，所以他們要在王覺的凶宅四週佈下天羅地網等着魚兒上網吶！」

五人聽得一瞪眼，武小郎愉快在心裡。

司馬不敗道：「娘的，他們是怎麼知道的？」

武小郎道：「昨日我告訴各位，官家在王宅中找寶，不料今天官家就知道滄州來了人，二少堡主，如果你們想在這兒順利得手，我可有一項重要消息送給你。」

司馬不敗道：「什麼消息，快說。」

武小郎哈的一笑，道：「二少堡主呀，剛才你是親眼見店家向我索銀子吧，那可是數目不少的呀，像我這種靠出賣消息換銀子的人，小命繫在大鳥上，隨時被抖落掉，所以嘛，我這一行才眞正的是人為財死的行業，你……」

司馬不敗吒道：「你又想敲銀子？」

武小郎道：「這什麼話，二少堡主，你若不願意或多或少的意思意思，呶，我退出，再也不管你的閒事了。」

有個虬髯大漢道：「給他。」

司馬不敗似乎很聽這人的話，問武小郎道：「小子，你開價，只不過我以為不值，你是拿不走銀子的。」

武小郎道：「如果眞以二少堡主說的這樣，娘的，我這項消息少說也值十萬兩銀子。」

司馬不敗五人齊吃驚，兩個虬髯大漢還以為是有關寶塔之事，立刻站起來了。

武小郎道：「二少堡主，你怎麼說。」

司馬不敗道：「如果找到東西，便十萬兩銀子送你，小子，你說吧！」

武小郎道：「不是有關寶物之事。」

他此言一出，兩個虬髯大漢便洩氣似的又坐下了，司馬不敗吒道：「還有什麼可值十萬兩銀子？」

武小郎道：「當然啦，我不會獅子大開口的索討十萬兩銀子，有那麼個三五百兩的也就夠了，人嗎，那裡不是交朋友的，是不是？」

司馬不敗道：「小子，算你狠，我這裡再送你二百兩銀子，你該滿意了吧？」

他果然又取出二百兩銀票推在武小郎面前。

武小郎嘆口氣，道：「眞是一筆大賠錢生意呀！」

他還是把銀票收回袋中了，只見他衝着五人直瞪眼，又道：「你們差一點死翹翹。」

他此言一出，五個人都臉現驚怒之色，司馬不敗低吼：「快說呀，小子，你聽到什麼了？」

武小郎道：「是那姓程的親口告訴我的，他們要在凶宅四週佈下天羅地網，準備要把滄州來的人一網打盡，尤其狠的是四下埋伏了弓箭手，要來個死活不論。」

他看看五人，又道：「各位，如果不是我的一頓好酒菜，我又怎麼知道這件事？所以呀，我說這件事，十萬兩銀子也值，難道二少堡主的命不值錢？」

司馬不敗驚怒地道：「令我忿怒的乃是官家為什麼會知道咱們弄回去的寶物是假的？」

于小二想了一下，道：「二少堡主，以我的看法只有一個可能。」

司馬不敗道：「什麼可能？」

于小二道：「落雁堡中有官家潛伏的人，二少堡主，如果再是這樣，咱們什麼也難辦了。」

「叭」的一掌拍在桌子上，司馬不敗狠聲道：「查出是何人，非挖出他的心不可。」

有個虬髯大漢道：「便是官家佈下天羅地網又怎樣？咱們怕他什麼呀？」

另一虬髯大漢道：「這些捕役們多是飯桶，到時候砍翻他幾個，別的非逃不可。」

司馬不敗道：「咱們需好生合計合計了。」

他對武小郎道：「小子，銀子你賺到手了，我這裡再把話說明白，咱們會去試探的，你只管在外多打探，等到有一天弄回失寶，你這一輩子有花不完的銀子。」

武小郎一笑，道：「就憑二少堡主這句話，我武小郎鞠躬盡粹也要把眞寶打探出來。」

他愉快的走了。

＊　＊　＊

泰山縣城牆四丈一尺半那麼高，實際上祇有四丈高，至於那一尺半乃是城牆垛子。

別看這城垛子祇有一尺半高下，垛子與垛子之間夾個人躲起來還是不容易被人發現的，此刻便有兩個人分別躲在那轉角的城垛子之間，露出個頭來往城內看，這一帶正是王覺的大宅子，前後有竹林，左右空地還是個大菜園子，如今灰濛濛的看不清。

雖然看不清，但如果有人在王宅附近走動，城垛子上的人踞高臨下看得就清楚了。

城垛子上的人不敢動，因為便是這一帶城牆上也有人在來回的巡邏，而且每一組就是四個人。

再看城下面，王宅附近也有人在移動，他們每隔半個時辰換位置，口中還叫着暗號，果然是如臨大敵。

二更天剛過不久，就見王覺的大宅子中火把燈球十幾盞，照得宅子中一片紅，至少有二十多個人影在移動，顯然有人在王家宅中在搜甚麼了。

便在這時候，遠處林中有兩個人在輕聲細語的說着話，祇一聽還眞令人吃一驚。

「程大人，你可是看到了吧。」

「不錯，上面是躲着兩個人。」

「那就證明我的消息是正確了。」

這二人不是別人，乃程百里與武小郎二人是也。

武小郎又找上了程百里，他當然有目的。

武小郎的這一回目的不祇是為銀子，他還在製造一個殺戮戰場了。

武小郎指着城垛上二人，道：「大人，你如果今夜挨家挨戶查人，你可就大錯特錯了。」

程百里道：「這話怎麼說？」

武小郎道：「大人乃是辦案的高手，想也知道，如果你祇抓到人，人家並未犯法條，你又拿人家沒辦法，所以我今夜建議你別亂抓人。」

程百里道：「我要怎麼才能把他們一網打盡？」

武小郎道：「引他們出面呀，祇不過……」

他把手一伸，又道：「這銀子嘛……」

「他娘的，你祇認識銀子呀，操！」

武小郎道：「大人，我總得要吃飯吧？比如我請大人吃一頓就要二十多兩銀子，還有……」

程百里沉聲道：「別說了，銀子又不是我的，同官家辦事也得有預算，不能伸手就要錢，也等上面核發呀！」

武小郎道：「同官府辦事眞麻煩，二百兩銀子小數目，也要先向上面去申請。」

程百里道：「小子，你說二百兩銀子小數目呀，娘的皮，你的胃口越來越大了。」

武小郎道：「老實說，官府貼出的告示中，各有五百兩銀子，我想盡了辦法也拿不了。也祇能把個線索換來二百兩銀子花用，如今我又為官家傳消息，這二百兩銀子不

定拿得到拿不到。」

程百里道：「事成之後我包你拿得到。」

武小郎道：「好，我這裏把我的意見解釋給你聽，你祇要按步就班地着手幹，一定能揪住這幾個人。」

於是，武小郎在程百里耳朶一陣嘀咕，聽得程百里直冷笑，也猛點頭，他聽到最後呵呵笑，道：「娘的老皮，你小子是不是當年梁山上的軍師吳用投胎呀！」

武小郎道：「我吳大伯在世的時候我已好幾歲了，我不是吳大伯投胎，我他娘的如果眞的是甚麼人投胎，哎，我是窮鬼投的胎，哈……」

程百里道：「武小郎，今夜不抓人，明天夜裏我下網，你小子如果走漏風聲，小心我剝你的皮。」

武小郎道：「這是甚麼話，我不會搬磚石砸自己脚丫子的，我二百五呀，操！」

程百里看着武小郎走掉，他便自竹林中閃出來，大搖大擺地直往王宅中走過去。不旋踵間，程百里哈哈大笑着站在前廳外，道：「兄弟們，我估計明天夜裏就可以找到了，大伙再辛苦兩夜，完了公事每人至少賞銀子十兩。」

嚄，他這麼大聲一宣佈，喜得捕役們拍巴掌，大伙齊聲大叫：「謝……」

還未拿到賞先是一聲謝，這就是敲定了，祇要寶找到，誰也有一份。

那程百里看天色，立刻又道：「今天到此爲止，看守的要小心了，多的人回衙門了。」

祇見附近暗處紛紛冒出幾十個漢子來，這些人的手中均拿着刀和槍。

誰還去管城垜子上的兩個人呀，便城牆上的巡邏人員也下城回衙門去了。

* * *

武小郎坐在床上往外望，沒多久，兩條人影已自院牆外躍進來了，這二人正是于氏兄弟。

于氏兄弟不停留，推門便進入大客房中了。

武小郎幾乎要笑出來了，因爲今夜過了以後，明天夜裏就看熱鬧。

* * *

武小郎正在房中睡太陽覺，那是今天難得出太陽，大雪祇一停太陽便開始溶雪了，武小郎的房門外傳來叩門聲，有人低聲在呼叫：「武哥，武哥。」

武小郎無奈的坐直身子，道：「誰？」

門外聲音道：「是我呀，我呀。」

「是柴兄弟？我來開門。」

武小郎拉開門，祇見果然是柴大官，柴大官一溜烟似的進了門，然後再把門關上。

武小郎還伸頭往院中瞧，道：「娘的，好一個晌晴天呀，再不晒人就會被蟲腐了。」

柴大官道：「武哥，我剛由十字坡來。」

武小郎關心張水柔與盧小玉二人，立刻急問：「怎麼樣，我的兩個小綿羊相處得好不好？她們沒有爭吵打架鬧意見吧！」

柴大官哈哈一笑，道：「武哥，兩位嫂子好極了，祇差未合穿一條褲。」

「哈……我放心了。」

他猛一瞪眼，道：「柴兄，你匆匆趕來甚麼事？」

柴大官道：「橫山大頭目呼延壽率領着屬下三名兄弟連夜趕來了。」

武小郎道：「他們去了十字坡？」

「不錯，如今正等着武哥回去吶！」

武小郎道：「等我？有甚麼事嗎？」

柴大官笑笑道：「我猜是想要武哥一起去入夥，可是他們沒有說，也許……還有別的事。」

武小郎道：「會是那血衫之事嗎？難道山上已有了決定不成？」

柴大官道：「山上哥們義氣，武哥前些時送的糧秣銀子，衆家好漢心存感激。」

武小郎笑笑道：「休提那件事，柴兄弟，你且在此同我一起，過了今夜咱們再回十字坡。」

柴大官一笑道：「武哥又逮到肥羊了？」

武小郎道：「是不是肥羊那得過了今夜才知道。」

柴大官道：「好，既然趕上，熱鬧總是要看看的。」

這二人房中細商議，柴大官聽了王宅之事以後，也知道今夜王宅有戰事，便也不再多言，同武小郎二人吃個飽之後躺在炕上養起精神了。

* * *

二更天月黑頭，如果不是地上的雪有反光，祇怕這夜伸手不見五指了。

王家大宅中有響動，二十多個兵丁在前面正廳上敲敲打打的不知在搞甚麼名堂，就在這時候，王宅右面近城邊的大片竹林中，忽然冒出五個人來，這五個人行動快似幽靈，眨眼工夫不見了。

不旋踵間，忽見幾個差役自竹林中走出來，幾個差役就快走到王宅右邊圍牆了，忽的幾個差役中傳出一聲低吼：「口令！」

還眞妙，附近有人回應一聲：「燒餅。」

這幾個差役遂又繞到王家大宅後面去了。

就在這時候，城牆附近又是一聲吼叫：「口令。」

這幾個剛繞到後宅的差役中便有人回應一聲：「燒餅！」

原來今夜這兒有暗號，「燒餅」就是今夜的口令。

別看這座王宅中有響動，外面四週可靜得有些嚇人，那個不大不小的菜園子在一片灰白中人影兒不時的在跳動，也不知躲了幾個人在裏面的竹籬附近。

突的，街上傳來梆子聲連三響，隨之王宅中傳出歡呼聲：「找到了。」

祇見自前面大廳上跳出幾個差役來，他們抛去手中傢伙走向了院當中，火把照耀下，祇見是一個長三尺的錦盒，那錦盒十分好看，好像雕有龍鳳圖案，有人大聲叫：「大人，大人，找到了。」

叫聲是興奮的，附近已有人過來了。

就在大伙陷入一片歡呼聲中，忽的兩個差役衝上來，這二人只一出現，一個奪向那錦盒，另一人雙拳舞得虎虎生風，打得附近幾個差役東倒西歪，已有人大叫：「奸細，奸細呀！」

差役中也有奸細？祇見奪走錦盒的差役的手奮力一抛間，大吼一聲：「接着！」

那錦盒已被他傳抛到圍牆上，那兒有個差役接過錦盒再往外抛，三幾下傳遞，錦盒不見了。

程捕頭這時候才自暗中衝出來，甘元也來了。

那甘元厲叱：「逮住他們！」

大伙總算看清了，兩個差役在院中，那滿臉的虬髯遮了大半個臉，兩個人已拔刀在這院中幹起來。

程百里與甘元分別抵住這兩人，二十個捕快圍得緊，牆外面傳來「殺」聲不斷，想是也把外面的三人圍上了。

程百里邊殺邊吼叫：「準備繩索鐵鍊子拴人啦，娘的，今天休再叫他們逃掉！」

甘元隨之也吼叫：「四下裡弓箭手準備好，看準了亂箭齊發不輕饒！」

「殺！」

這是一個虬髯怒漢的厲吼聲，聽起來宛如焦雷，就在他的吼叫中，一道冷芒激射，程百里一聲尖嗥：「嗨！」

程百里一刀挨在肩頭上，這一刀挨得寃，如是大白天，他必能閃過這一刀。

程百里挨刀往外衝去，他的一條左臂抬不起來了。

甘元聽得程百里嗥叫，他不敢轉頭瞧，祇因爲他發覺敵人的刀法辛辣犀利之外還有些邪門，甘元祇有全神貫注的同這人狠幹在一起。

七個差役圍緊了那虬髯大漢亂刀砍，程百里已被兩個差役扶在一邊包紮，他還口中大吼：「看準了殺呀，別叫他跑了！」

這時候場外的差役們二十幾個拚命的往三個人衝殺，祇見這三人中，有一人抱了那錦盒，一手舞刀左劈右砍還冷冷笑。

這人左右的兩人出刀護駕，眼看着就快到城牆邊上了，忽聽得城牆上有人大叫：「別殺了，你們今夜一個也逃不掉了。」

呼叫的不是別人，乃滄州來的杜大北是也，杜大北率領着十多名弓箭手與校刀手正等在城牆上吶。

但就在這時候，忽見院中搏鬥的兩個虬髯大漢齊聲厲吼如下山猛虎：「殺呀！」

「啊……」大院中至少三人又挨了刀，兩個虬髯怒漢便在這時拔身而起直往牆外躍去，半空中一聲厲叱：「看刀！」

「噹」聲起處，那後面躍上牆的大漢肩背上被飛來一刀扎中，眞狠，這虬髯大漢不在乎似的當他往地上落的時候，反手拔出那把尖刀，隨手往追來的差役打去。

「嗨！」

尖刀扎中一個差役，立刻傳來摔落地上的響聲。

於是，兩個虬髯大漢直奔城牆邊，就在二人快到的時候，前面三人中忽然有人大叫：「走，衝向城門！」

果然，這五個怒漢直往附近城門殺去。

守城的五個差役如何擋得住這五個怒漢，祇一照上面便被砍翻兩個，另外三人兩邊閃又躲，那城門「卡察」一聲，鎖被砍落在地，那麼厚重的城門被拉開了，嚄，五個怒漢發足往城外奔，護城河的橋過一半，十幾支利箭射過來，就聽一人低嗥：「我中箭了。」

這是誰中箭呀，祇聽一人道：「哥，我扶你，快走！」

祇見這五個人刹時間沒入黑暗的遠方了。

官兵差役沒有追，因爲追上沒意思，何況追上要死人，祇要沒損失，追又何益。

不錯，被搶走的是假貨，眞貨便官府也還沒找到。

這一戰雖說祇殺了一半，但雙方均有受傷的人，而且差役們傷得更多，便程百里也在牆邊直哼哼。

程百里不但哼呀哎的叫，他還在咒罵武小郎，因爲這是武小郎爲他出的餿主意，害他挨這麼一刀

砍。

「操他娘的武小郎，你不該出這種餿主意，我要是在大街挨家搜，也不會挨這一刀砍，這麼冷的天有罪受的了，操！哎唷！」

甘元過來了，他看看程百里傷得不輕也不重，便對程百里道：「對方也有人受了傷，程兄，至少那件寶物還在這大宅中，咱們這個安排，且叫那五個雜碎空歡喜，你說對不對？」

「哎唷！」程百里痛得快落淚了。

＊　＊　＊

附近的一棵大樹上，有兩個人拍手笑，那當然是武小郎與柴大官二人。

武小郎笑道：「你瞧瞧，殺得多熱鬧。」

柴大官道：「官兵差役眞差勁，那麼多人還抓不住一個，飯桶！」

武小郎道：「嗨，這你就不明白了，官兵人多勢衆，但眞有本事的誰幹呀，一月祇那麼幾個錢，撐不死餓不着，這一輩子也休想發大財，我問你，叫你幹你幹不幹？」

柴大官道：「我不是侍候人的材料，哈……」

武小郎道：「兄弟，咱們暫時別在這裏了。」

柴大官道：「武哥，你說咱們不回酒館後面客房了？」

武小郎道：「咱們連夜回十字坡。」

柴大官道：「爲甚麼走得那麼急？」

武小郎道：「泰山城中已無油水可撈了，程百里受了傷，必然恨死我了。」

柴大官一笑，道：「好，咱們立刻翻城牆回十字坡，哈哈……」

武小郎道：「莫忘了，橫山來了好兄弟，正等着我們快點回去吶！」

柴大官道：「對呀，他們正等着要見見武哥的。」

這二人原是過午睡足了覺，如今的精神可大了，祇見他二人拉了袖子捲褲腿，曾曾曾地的躍過了四丈一尺半的泰山城牆，輕快又瀟灑的直往十字坡方向走去。

＊　＊　＊

泰山城距離十字坡八十里多一點，武小郎與柴大官二人天亮以後只不過一個時辰，便看到十字坡前的那棵大槐樹下飄的布招子。

武小郎微微笑，他可沒開口說甚麼，因爲他想到了張水柔又想到了盧小玉，想到了她們，他就吃吃的笑起來。

柴大官邊走邊笑，道：「武兄呀，我知道你如今日子過得很愜意，叫你去當響馬，你是不願意的，對不對？」

武小郎道：「誰見過當響馬的還帶上兩個女人呀？」

柴大官道：「武哥，當年咱們前輩們不是也有攜家帶眷的？你也可以呀，把兩位嫂子留在橫山住起來，再說，我看兩個嫂子好身手，她們個個有幫夫相呀！」

武小郎笑笑，道：「我們三人一條心，只可惜還未拜堂成夫妻，是她二人抬舉我，我也就馬馬虎虎的同她們偎在一起了，哈！」

柴大官道：「甚麼年頭呀，還拜的甚麼堂，咱們江湖漢，講的是誠意眞心一句話，搞那麼多的鬼名堂有甚麼意思。」

武小郎道：「說的也是。」

忽的，附近傳來一聲歡叫：「武哥呀，你今天總算回來了，水柔姐正在叨念你吶。」

武小郎與柴大官二人抬頭看，嚄，盧小玉正自山坡往這面跑來了，她的手上還提了一隻山兔。

盧小玉奔到武小郎面前，也不管有個柴大官，猛的一個投懷送抱，可把冷兮兮的一張臉貼在武小郎的臉上蹭起來，她口中低呼：「武哥，武哥！」

武小郎愉快地抱住盧小玉，道：「玩命呀，這麼早往山坡上跑。」

盧小玉道：「我發現這兒野兔多，水柔姐又愛吃兔子肉，所以我便一早起來了，太好了，武哥呀，你喜歡醬的還是滷的好？」

武小郎道：「妳怎麼做我都喜歡！」

他回頭去看柴大官，不料柴大官早已走了。

柴大官走進野店中，大炕上他把橫山來的四人也招呼起來了。

那橫山大頭目呼延壽一聽武小郎回來，哈哈大笑着便率領另外三人迎出門來。

武小郎抬頭看，只見這呼延壽是個大塊頭，寬肩膀水桶腰，銅鈴眼大蒜鼻，巴掌似蒲扇，背後插了一對烏溜鐧，大踏步地過來了。

武小郎連忙迎上去，他哈哈一笑，道：「哥兒們，你們大家好哇！」

呼延壽四人可樂了，圍着武小郎哈哈笑起來。

那時代好哥兒見面三聲笑，巴掌拍在肩頭上，可不是現代人，見了握手猛着搖。

一行人進野店裡，才見張水柔與小丁小馬三人走出來，三個人也哈哈笑起來了。

一行人在野店中坐定，小丁小馬便在灶上忙起來，如今這兒全是自家好哥們，人肉包子就免上桌，燉羊肉上來兩大盆，兔子肉醬得紅嘟嘟，各樣小菜滿桌，高粱酒搬出兩罈子。

大伙先灌酒，每人大碗乾三次，呼延壽站起來。

「武家兄弟，山寨上大伙聽說武兄弟乃當年武二爺的侄子，沒話說，全是自家人，咱們當家的就派我請你上山入夥了，武兄弟，你眞夠義氣，有你送的那些糧秣，已把山寨缺的補足了，今年這個冬季沒問題。」

武小郎愉快地一笑，道：「呼延兄，你們且莫太客氣，我雖然人不在橫山，但我的心同衆家兄弟在一起，爲甚麼我不能馬上跟兄弟們上山去聚義，實在眼前還有兩件大事正在辦，我在這兒好弄錢，更何況山寨上需要各路消息送上山，我就充當山寨的眼綫也不錯吧，哈……」

武小郎當然不能上山寨，他答應盧小玉要找出兇手的，更何況他還正在打探滄州司馬亮的陰謀。

一邊的盧小玉知道武小郎是爲了她，不由露齒一笑，她眞的好感激。

張水柔道：「十字坡我們開了這家野店，來人好的我管飯，來了壞人他就休想走出我的這片店，如果山寨上下來的人，進店先露個口風咱們不要他的錢。」

呼延壽一聽也樂了，他重重的一抱拳，道：「我懂你倆的意思，好吧，你們十字坡開野店，如果遇到山上兄弟們幫忙的事情，只管帶個信，兄弟們水裡火裡不眨眼，刀山油鍋不皺眉。」

武小郎道：「有呼延大哥這句話，武小郎心中熱呼呼，來！今天喝個痛快。」

大伙舉杯喝起來。張水柔道：「武哥哥，這些天你在泰山城中幹些甚麼名堂呀！」

武小郎便把這些天發生的事仔細地說了一遍，那盧小玉忿怒地道：「就叫他們去狗咬狗吧，都想我家的傳家寶，這是甚麼世道呀！」

呼延壽聽了武小郎的話，便對他帶來的三人道：「咱們今天就回山，咱們不能坐視，找機會去滄州找司馬亮的麻煩去，看一看司馬亮甚麼樣的三頭六臂。」

武小郎道：「呼延大哥的意思也是我想的，至於如何動手，我以爲等我把事情弄清楚以後再動手。」

於是，呼延壽四人別了武小郎與柴大官、張水柔、盧小玉，當天便又回去橫山了。

呼延壽四人只爲了要武小郎上橫山聚義才下山嗎？當然，如果武小郎願意上山是最好不過，但他們最主要乃是上門致謝，武小郎花銀子爲山上辦糧食，這就必需前來一趟，無他，也是江湖禮數。

＊　＊　＊

天下就有那麼巧的事，就在呼延壽四人走後一個多時辰，小路上跳出五個漢子來。

這五個人不是別人，乃司馬不敗五人又來了。

五個人中有兩個受了傷，一個是虬髯大漢，另一人乃是于小二。

司馬不敗如今空手而來，氣得他臉皮泛青色，只不過當他走入野店門口抬頭看見張水柔的時候，他立刻滿面笑容的走進來。

司馬不敗進得門，他發覺院子裡面還有兩男一女在說話，其中一人乃是武小郎，他怔住了。

「那不是視銀子如命的武小郎嗎？」

武小郎吃一驚，怎麼這小子也來了？

「啊哈，是司馬二少堡主來了，快請坐呀！」

他也發覺涼山神偷兄弟與兩個虬髯大漢了，正巧，每人扶着一個傷的進來了。

武小郎心中在盤算，可能幾人受了傷，才躲到如今走回來。

武小郎迎出去，那司馬不敗却笑指張水柔，道：「武小郎，你認識這位大姐嗎？」

武小郎立刻心中明白了，這個滄州色狠愛上他的張水柔了，娘的，愛過柔的又愛剛，好嘛，今天叫你小子嚐一嚐這「剛」是甚麼味道。

心念間，武小郎哈哈笑道：「當然認得，他是我的大妹子呀，我兄妹是一條心呀！」

盧小玉走出來，司馬不敗却只是斜了盧小玉一眼，武小郎道：「她是我的女人呀，二少堡主。」

司馬不敗一聽更樂了，他已相信張水柔是個未出嫁的女子。

武小郎的這個說詞令張水柔一瞪眼，她心中當然不舒服，那盧小玉想解釋，武小郎忙拉住她，沉聲道：「去，灶上弄些好吃的，今天有貴客上門呀！」

司馬不敗雙目盯着張水柔，一副饞涎欲滴的樣子，武小郎笑嘻嘻的道：「二少堡主呀，我這位大妹子與別的女子不一樣的呀！」

司馬不敗嘻嘻地道：「特殊有特殊的味道，哈！」

武小郎對張水柔道：「去，爲五位爺們做些吃的送過來，叫小丁小馬地窖中的酒熱在火盆上，沒看五位一身的疲憊呀！」

張水柔心不甘地轉身大步往二門走，她走地有聲宛似一個男人樣，司馬不敗看得直點頭。

武小郎道：「各位，你們坐，我去後面招呼他們快一點先送好吃的。」

他匆匆的走到二門後，嚄，張水柔一把拉住他：「武哥哥，你甚

麼意思？」

「發財意思，還有……」

他看看盧小玉，又道：「我正愁無法打進落雁堡探聽小玉的仇家到底是甚麼人，眞是老天幫了忙，送來這個小色狠，哈……」

盧小玉道：「落雁堡？」

武小郎道：「落雁堡在滄州城外，乃是司馬亮的老巢，也是司馬亮調兵遣將的大本營呀！」

張水柔忽地笑了。

「好嘛，武哥的妙計我知道了。」

武小郎道：「妳明白了？」

「是呀，叫我嫁這小色狠，是不是？」

武小郎道：「玩假不玩眞，嫁去是假的呀！」

張水柔道：「如果他硬扯我上大床，怎麼辦？」

武小郎道：「我把任務交妳，也叫妳同他玩假的，至於臨場狀況，全由妳自己去應付，我不干涉。」

張水柔道：「這小色狠怎麼會喜歡我，娘的老皮，我如果帶他去地室中看我怎麼切人肉，保証他調頭就逃走。」

一笑，武小郎道：「這小子至少已有了三五個女人吧，只不過妳令他更快樂，剛柔併濟去收拾他。」

三個人這麼一商量，立刻點頭笑哈哈。

張水柔托着一盤肉包子，盧小玉提着一壺熱呼呼的酒，那小丁小馬端肉湯，小菜放了十幾樣。

有個虯髯大漢雙目落在盧小玉的身上，他想說又未開口的直瞪眼。

盧小玉眞怕這大漢看中她，不由扭身回後面去了。

那虯髯大漢立刻道：「這個女人好面熟，好像在甚麼地方我見過。」

武小郎道：「她是我的女人嘛。」

「她貴姓？」

「姓盧呀！」

虯髯大漢一笑，道：「是我看錯人了，嘿……那些人早就……嘿……」

司馬不敗拉過武小郎坐一起，他放下公事談私的，道：「武小郎，本公子看中妳的這位大妹子了。」

武小郎道：「那是我大妹子的福氣。」

司馬不敗道：「開價吧，我很大方的。」

一笑，武小郎道：「二少堡主呀，我又不是人口販子，開的甚麼價？」

司馬不敗道：「怎麼？你小子忽然不愛銀子了？」

武小郎道：「王八蛋不愛銀子，要說我不愛銀子，那是騙人的，二少堡主，人人愛財，取之有道呀，如今你看中了我這大妹子，一旦成了司馬家的人，咱們就是一家人了，這銀子還會少花呀，你說是不是？」

司馬不敗哈哈一笑，道：「你的話頭一回令我感動，好，我是不會虧待你們的。」

忽的，他變了臉色，沉吼道：「武小郎，我得問問你，泰山城中那姓程的，他是怎麼知道我要去搶奪東西呀，用計策引我上當。」

武小郎吃驚的道：「二少堡主上了甚麼當？」

司馬不敗道：「姓程的有埋伏呀！」

武小郎道：「這個消息我早告訴二少堡主了呀！」

司馬不敗道：「咱們當時下手搶，他媽的，用性命搶到手的却是一根木頭在那錦盒中，這是怎麼一回事？」

武小郎道：「二少堡主，這有兩種可能。」

「你說說，我聽聽。」

武小郎道：「第一種情況，那是姓程的也不知道錦盒中裝的是木頭棒子一根；第二種情況，便是那姓程的來一個計中計。」

「怎麼說？」

「他引你們出來呀，然後用假的叫你們搶。」

「眞的呢？」

武小郎道：「眞的還在王覺的宅中未找到，姓程的必然還會在那兒繼續找，他先把想奪寶的人清除掉！」

有個虯髯怒漢道：「媽拉巴子的，這姓程的眞不是東西。」

另一虯髯大漢道：「再遇上非砍了他不可。」

武小郎很想聽出這二人的來歷，只可惜二人不說了。

司馬不敗道：「我不甘心，這一次原是會得手的，要不咱們找了三次還未得手呀！」

武小郎聽出司馬不敗的話中有毛病，因爲就他所知，王覺的宅中發生奪寶也只有兩次。

於是，武小郎決心叫張水柔跟着司馬不敗了。

他可不能明白地的表示把張水柔白白送給司馬不敗，對於這種有銀子的肥羊輕易放過，那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武小郎不做傻瓜，他精得如同花果山上下來的孫猴子一樣。

＊　＊　＊

武小郎回頭看二門，他忽然低頭對司馬不敗道：「二少堡主呀，你是不是眞的喜歡上我那大妹子了？」

司馬不敗呵呵一笑，道：「我可是玩眞的。」

武小郎一拍巴掌道：「好，我來促成你們這一段不是姻緣的好姻緣。」

司馬不敗道：「全看你的了，想不想當我的大舅子，就看你的造化了。」

武小郎道：「你們慢慢的吃，我回後面勸勸她。」

他站起身就走，匆匆的回後面去了。

＊　＊　＊

「二公子，你眞打算要那女人呀！」于小七木然地說！

司馬不敗道：「怎麼啦，不可以？」

于小七道：「我上次也見過，這女人邪得緊。」

司馬不敗道：「酸菜豆腐拌大葱，各人的喜好不同，本公子就是喜歡她的那股子邪氣。」

于小二道：「二公子可得小心上當呀！」

司馬不敗雙目一厲，道：「你兄弟乃涼山神偸有名聲，這一回找你們來盜寶，寶呢？娘的，差一點死翹翹。」

于小二忽的滿面不悅道：「司馬不敗，這一路咱們聽你的，別是以爲咱們沒能耐，一千兩銀子至今未見分紋，好，咱們不要了，從此咱們分道吧！」

司馬不敗冷冷道：「請便。」

嚄，還眞的翻臉了，于氏兄弟起身便走，他們不回滄州也不回涼山，他們又奔向泰山縣去了。

司馬不敗冷冷道：「可惡！」

有個虯髯怒漢道：「二公子，要不要幹掉他們兄弟二人，別是他們……」

司馬不敗搖搖頭道：「你二位不知道吧，我這是找機會激怒他兄弟二人，我明白，江湖人物尤其是成了名的人物，爲了掙一口氣，他們會玩命，所謂人掙一口氣，佛掙一爐香，窩窩囊囊的話，倒不如轟轟烈烈地死，嘿……」

司馬不敗笑着看門外，門外早已不見于氏兄弟的影子了，他這才又接道：「他兄弟必是又去泰山縣城了，嘿！他們要使出看家本領了。」

武小郎走出來，他發覺于氏兄弟已不在，便驚訝地道：「嗨，兩位神偸呢？」

「走了，被我臭罵了一頓氣走了。」

武小郎道：「涼山名人，他兄弟也是一身的傲骨呀！」

司馬不敗道：「別提他兄弟了，武小郎，你到後面說項，你這位大妹子她答應了？」

武小郎臉有難色，道：「我說了，只是……」

司馬不敗緊張地道：「怎麼了？」

武小郎道：「我是好說歹說幾乎說破嘴，她總算是點頭了。」

「太好了。」

武小郎道：「可是難就難在她有條件。」

司馬不敗道：「什麼條件？說出來。」

武小郎道：「她不要什麼八抬大轎來接人，兩匹快馬坐着兩位新人就成了。」

司馬不敗高興地拍巴掌，道：「聽聽，眞是與衆不同呀，正合我意，哈哈哈！」

武小郎嘆口氣，道：「我這大妹子最愛面子了。」

司馬不敗道：「每個女人都愛面子。」

武小郎笑笑道：「那好，二少堡主只要諒解就好。」

他乾咳一聲，又道：「我大妹子說，她要四大件。」

「什麼樣的四大件？」

「金銀珠寶衣……」

司馬不敗道：「武小郎，你細說。」

武小郎道：「一百兩重的金元寶一個。」

司馬不敗笑笑道：「可以。」

武小郎道：「一百兩重的銀元寶四個。」

司馬不敗道：「有。」

武小郎道：「珍珠首飾要一套，什麼樣的就隨意了。」

司馬不敗道：「還有一件什麼衣？」

武小郎道：「織錦緞的衣裳帶長靴，她穿上了便同你騎馬上滄州。」

「哈……」司馬不敗笑了，他太高興了。

兩個虯髯大漢似乎沒意見，他二人直關心走了的涼山于氏兄弟。

司馬不敗爲了娶回張水柔，他吃飽喝足就上路，兩個虯髯大漢只好跟着他回滄州去了。

＊　＊　＊

武小郎送走司馬不敗三人之後，他在野店中捧腹哈哈大笑起來，眼淚也笑出來了。

他笑，大伙跟着笑，只有一人笑不出來，那人便是準備嫁給司馬不敗的張水柔。

張水柔無奈地道：「武哥呀，你叫我啃蘿卜呀，我會切人肉，就是不懂當新娘，更何況我怎麼同這小色狠睡一張床？」

武小郎道：「這小子迷了竅，這光景妳就好辦了。」

張水柔道：「怎麼辦，你教我。」

武小郎道：「先算一算妳的紅色好日子。」

「什麼紅色好日子？」

「妳們女人的月信呀！」

他先撥動指頭算日子，又道：「女人月信共五天，妳把日子算一算，算到妳大紅的日子再上床，他就不能對妳怎麼樣。」

「然後呢？」

武小郎笑笑道：「我的大妹呀，臨場經驗最重要，妳難道也要我來教？」

張水柔道：「武哥的鬼門道我知道高明，爲我想一個好不好？」

武小郎何用想，他立刻就說出來了。

武小郎仍然搬指頭，笑道：「大妹子呀，妳可以對那小色狠撒個熱烈的嬌，再對他說，妳有三大戒律呀！」

張水柔與大伙都瞪眼，跟人結婚還有什麼三大戒律的，倒也新鮮。

武小郎接道：「三大戒律嘛，這第一戒，你對他說，日子逢到一四七妳不脫衣，他怎麼能壓妳呀，對不對？」

張水柔口中重覆：「一四七不脫衣。」

武小郎又道：「日子遇到二五八，妳說妳練瑜珈。」

張水柔道：「我只練柔功夫呀。」

武小郎道：「妳記住，日子二五八練瑜珈，妳練上幾個時辰，叫那小子乾瞪眼。」

張水柔道：「他若發火怎麼辦？」

武小郎道：「妳撒嬌呀，哈哈哈！」

張水柔道：「我只會對武哥撒小嬌，動刀差不多。」

武小郎道：「別動刀，只撒嬌。」

張水柔道：「還有呢？」

武小郎道：「日子遇上三六九，妳在房中跑步走。」

張水柔道：「我能跑多久？」

武小郎道：「跑到那小子慾火熄滅爲止呀。」

大伙一聽哈哈笑，張水柔也笑道：「那小子如果眞對我動手，看我不好生砍了他。」

武小郎搖手道：「大妹子呀，妳不是去跟那小色狠過日子的，妳有任務呀！」

張水柔道：「什麼樣的任務？」

武小郎道：「去打探，爲什麼司馬亮要奪那寶物，什麼人血洗王覺一家人。」

張水柔看看盧小玉，道：「爲了小玉妹的事，娘的，便是同那小子上上床又怎樣。」

武小郎道：「爲了義字，命都可以賠上，何況只是上上床，我體諒妳，我更愛妳。」

柴大官與盧小玉二人感動了。一邊的小丁道：「咱們就是因爲張姑娘的義氣，才甘心情願跟她在這十字坡幹營生。」

小馬也點頭道：「咱們老板最義氣不過了。」

兩個人說得似要落淚了，武小郎道：「今天我這麼安排，他日必會有結果，各位，那件寶的事，大家千萬把口風緊上再加緊，非找到凶手不可。」

張水柔笑笑道：「眞是的，我還眞想過過當新娘是什麼滋味。」

盧小玉道：「去年今日我嫁到王家，不到一年多就遇上這麼慘的事，我這新人不當也罷！」

張水柔道：「我得好生把這身上的血腥味洗一洗擦一擦，香料胭脂抹上半斤遮全身，要不然一身的陰氣帶腥羶，司馬不敗就不會再愛我了，是不是？」

她這麼一解釋，大伙又是一陣笑。

「哈……」

* * *

什麼叫快，三天事兩天完就叫快，滄州落雁堡二少堡主辦事就叫快，他在第三天中午便備齊了一應「四色大禮」，親自騎上他的「一條鞭」，牽着他的「胭脂紅」，兩匹千里駒來到了十字坡前大槐樹下的野店來，嚇人一大跳。

爲什麼會嚇人一跳？無他，武小郎的估計需個五七天才會見人來。

這時候張水柔正在房中偎在武小郎的懷中學撒嬌，一邊橫躺着盧小玉，三個人擠在一起好舒坦，暖暖和和的在打商量，要如何去滄州攪茅坑吶，聽得前面小丁一聲叫：「哎呀呀，司馬二少堡主來了呀！」柴大官也隨之撕破喉嚨的哈哈笑。

這當然是向武小郎三人示意的，怎不能叫司馬不敗衝進來撞破張水柔的眞面目吧。

門外已聽得司馬不敗的笑聲，道：「哈哈，馬上我馱來四大件聘禮了，快快解下來，良馬乃是我親手養的千里駒，一條鞭，胭脂紅，想騎那匹就騎那匹。」

小丁與小馬走上前，粗蔴繩子用力解，匆匆忙忙的就把兩隻箱子扛到屋裡了。

「哈……」二門走出兩個人，正是武小郎與盧小玉，司馬不敗迎上去，他對武小郎道：「大舅子呀，我的美人兒呢，她怎麼不出來？」

武小郎道：「二公子呀，你別猴急呀，姑娘家到了這一刻，便是不羞也要假裝着嬌羞做作一番的，何況我這位大妹子一聽要嫁到滄

州，她兩隻眼睛也哭紅了。」

司馬不敗道：「她會哭？她那麼剛。」

武小郎道：「所以聽了你來，她又剛了呀。」

司馬不敗呵呵一笑，道：「原來是這樣，太好了，剛性强的女人不一樣呀。」

武小郎道：「什麼地方不一樣？」

司馬不敗看看站的幾個人，他對武小郎道：「你……大舅子呀，你眞的想知道？」

武小郎道：「我在這方面沒研究，你說說，我聽聽。」

司馬不敗拉過武小郎，二人走到門邊下，司馬不敗帶着幾分不好意思的道：「咱們都是男人，我才會告訴你的。」

武小郎道：「他們也是男人呀。」

司馬不敗道：「沒有老婆的男人，他們不夠資格聽。」

他忽的把聲音放低，又道：「剛性强的女人喜歡玩男人，她們在床上喜歡在上面抓狂呀，哈！」

他的笑聲大，但武小郎沒笑，武小郎心中想：「他娘的，落雁堡有財又有勢，專門研究這玩意兒，操，你小子眞把我的水柔當成了女强人呀，叫你小子喝老子的刷鍋水。」

司馬不敗巴掌拍在武小郎的肩頭上，正在發呆的武小郎嚇一跳。

「大舅子，你發的什麼呆？」

「我突然覺得捨不得我的大妹子嫁去滄州呀。」

司馬不敗道：「晚了，我的東西全都送來了，你快叫我的未來女人出來吧，騎上馬今天就去滄州。」

武小郎道：「滄州落雁堡？」

司馬不敗道：「不是落雁堡，你見誰把他的小公館也與家人住一起的？」

武小郎道：「那要住在什麼地方？」

「府城我有的是屋子，如今正命人快收拾好了，此去正可以住。」

武小郎道：「我的乖，二少公子辦事的效率奇高，尤其辦這件事叫人佩服。」

他對一邊笑的盧小玉，又道：「妳去後面吧，幫着把大妹子好生的打扮，這就出門上馬去滄州。」

柴大官道：「急什麼，二公子急咱們不能急，吃杯酒再騎馬走呀。」

武小郎巴賞拍在頭頂上，道：「對呀，傷心大妹要遠去，倒把正事給忘了。」

他對一邊哈哈笑的小丁、小馬二人吩咐道：「快，去備好酒好菜擺出來。」

小丁、小馬一路走去灶房忙，那盧小玉也去了二門院，柴大官道：「武哥，四色禮瞧一瞧，咱們這輩子還沒有看到過什麼樣呀。」

武小郎也不再客氣了，他伸手桌上掀箱子，頭一口箱子掀開來，嚄，那百兩重的金元寶比較小，四支銀元寶大又亮，另外一個首飾盒，裡面的首飾一全套，外帶珍珠一大串滑不溜秋的好可愛。

另一箱也不弱，錦衣外罩帶皮靴，看得武小郎急忙叫那去到後院的盧小玉再出來。

盧小玉出來哈地一笑，「武哥呀，你叫我兩頭跑，到底怎麼了？」

武小郎指着一箱錦衣帶外罩，道：「快去叫大妹子穿起來，她穿了必定更好看。」

盧小玉見那箱中錦衣，不由得笑笑道：「還是有錢好辦事，這麼快就把嫁衣也做妥了。」

她端起箱子就往後面去了。

* * *

這是十字坡辦喜事的時候，只可惜少了祝福的親朋好友湊熱鬧，也沒有大鼓大鑼吹洋號，看上去似乎帶着那麼一點兒寒傖。

只不過張水柔是不喜歡俗氣的那套禮節，他只聽武小郎的安排，自從武小郎得知她乃孫二娘與張青二人的唯一姑娘，而張水柔又被捉進大牢中等着挨刀宰的時候，武小郎動心機把她救出來，她就一心跟定武小郎了。

有人這麼說，前輩子是豬，這輩子富，前輩當官這輩子開山，這意思就叫輪迴，如果這人想富三代，這人就必需多行善，又說：「行善不昌祖上必有餘殃，殃盡則昌。」

武小郎接的是武大郎香煙傳薪火，他乾爹一輩子受人窩囊氣，娶個乾娘却又偷人，乾爹找上酒樓去理論，挨一脚被踢吐血而死，所以無論如何上天也要爲武大郎弄個精靈的人物來。

武小郎就是這麼出世的，他却被武松帶大。

司馬不敗正與武小郎幾人在吃酒，二門後忽的一片紅，嚄呀呀，張水柔變成天仙美女。

張水柔粗綫條，她平日不打扮，有什麼穿什麼，有什麼吃什麼，是男是女她不在乎，殺人她也幹。但此刻她在盧小玉攙扶下，一搖三擺的走來了，只見她頭上插着馬櫻花，珠寶穗子垂下來，錦衣就是美，美得人間不多見，那一雙皮靴套毛襪，走起來還「咯吱咯吱」響，引得大伙也低頭看，發現靴尖上還墜了一朵花。（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阮不悔目睹呂文彬乘船逃走，萬分懊惱，決心單刀赴會，不殺惡師爺誓不罷休。令狐長江與馬小倩不願他隻身到海島冒險，苦苦相勸，但他心意堅決，感動了捕頭大人，決心由官府發兵陪同阮不悔攻打台山島。馬家寨在大掌鞭的率領下組織了十多名武士及掌舵能手，駕着雙桅快船，乘夜直駛台山島……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單刀赴會撲個空　怒馬疾奔六橫島

祇聽那位掌舵的大漢低聲道：「大掌鞭，到了耶，快出來！」

黑暗中有個大漢爬出艙來，他抬頭，迎面一片漆黑，那便是台山島，再看附近，果然礁石七八處。

那大漢正是大掌鞭馬安太，他低聲問掌舵的道：「馬三元，這兒離岸多遠？」

「近了，不過十幾丈，可以下去了。」

「我去叫阮朋友。」

大掌鞭話說完，立刻又爬進艙中，沒多久，他陪着阮不悔走到掌舵馬三元的身邊，這時候已經有兩個大漢把小筏子划到船旁來了。

馬安太拍拍阮不悔，小聲細氣的道：「阮兄弟，你可要多加小心吶，海盜們一個個都兇殘，一個個也精得如同猴子一般，一個疏忽，你就麻煩大了。」

阮不悔淡淡一笑，道：「放心，敢來，就不怕他們，怕他們我就不來了！」

他輕身躍上小筏子，抬頭看上快船，又道：「等我一個時辰，時辰一過，你們快走！」

他說完便見小筏子直往礁中划去，果然很快的到了台山島的後山邊。

阮不悔跳下小筏子，交代划筏子的兩個漢子道：「煩勞二位暫時躲在礁石後面，聽口哨聲來此接我。」

「去吧，你多加小心了！」

阮不悔再看看已模糊的快船，猛可裡一咬牙，轉身便往島上躍去。

他的精神可大了，腰上的霸王刀似乎在跳動了。

他奔到一處斷崖下，抬頭看崖高三丈餘，往下看，海水輕柔的湧上岸，發出細細的花花聲。

這個高度難不倒阮不悔，他雙臂箕張拔身起，猿猴似的已躍在斷崖上。

阮不悔仔細看這台山島前面，零零落落的好像村莊似的，有幾處還發出燈火來，便前面的海面上十幾條大小帆船上，也還有燈火露出來。

阮不悔仔細觀看一陣子，他找到了島上小道，那是用石板鋪的一段小道，小道直通一處五間矮房的正前方。

抬頭看那彎月，好像二更天快盡了，阮不悔就快走到那片房子附近了，忽的自房中走出兩個漢子，這二人幾乎與阮不悔撞在一起。

「嗨，你……」

阮不悔心頭一緊，因爲他也發現屋子裡擠了二十幾個大漢正在賭牌九吶！

門外事是沒有人去注意的，正在賭興濃，誰會去注意對自己不相干的事。

「喂，老兄，你是誰？你從那兒來？」

阮不悔乾乾一笑，他低頭，不知是否該對這二人出刀，不料另一人開口了。

「喂，你是不是從溫州逃出來的那些人呀？」

眞幸運，阮不悔立刻搓搓雙手，苦笑道：「不好意思，咱們已是喪家之犬了！」

那人哈哈一笑，道：「呂爺溫州風雲十年，到頭來落個家破人亡自己受了重傷，可也眞是的。」

那人忽的向阮不悔道：「聽說你們在溫州弄了不少銀子，喂，你是不是聽到這兒有賭，想來摸幾把呀！」

阮不悔道：「老哥，你猜得眞準，在下就是這個毛病，聽了牌聲我廢寢忘食呀！」

「你帶了多少銀子？」

阮不悔不是來賭的，他是來殺人的！

聽了這人的話，他琢磨，此刻最好先進去賭幾把。

他也曾同鏢局子裡兄弟們賭過，雖不精亦不差矣！

笑笑，阮不悔道：「不多啦，百來銀子我還有。」

他把得自「天台山八狼洞」洞主「跳澗母狼」石婆婆寶貝女兒石兎兒的那一百兩銀子說出來了。

石兎兒與「六橫島」島主「毒蛟」海千仁兒子海飛豹有勾搭，兩個人正在海邊小船上快活吶，偏被阮不悔撞破「好事」，原是海飛豹要殺了阮不悔，反被阮不悔殺傷，無奈何由石兎兒送了阮不悔一百兩銀子。

過後阮不悔有些後悔，因爲他應該「獅子大開口」的。

* * *

此刻，阮不悔說出身邊有一百兩銀子，兩個漢子哈哈笑起來，兩個人一齊對阮不悔勾肩搭臂的好親熱。

左面的漢子道：「好哥們，咱們進去賭幾把。」

右面的漢子道：「好兄弟，進去來他娘的一馬掃，贏光那幾個小癟三！」

阮不悔道：「要是輸了呢？」

這二人齊聲道：「我二人保駕，輸不了。」

其實這二人是輸光了才要回去睡大覺的，却在走出門時碰上了阮不悔。

二人擁着阮不悔又走進這間大屋子裡了。

阮不悔幾乎想嘔，一片煙霧瀰漫，脚臭汗臭加上潮濕的霉味，眞是五味雜陳不好受。

「砰」的一聲還關上門，阮不悔不用擠向破方桌，自有兩個漢子爲他開道。

「讓讓，讓讓，財神爺來了。」

果然被他二人擠出一條「賭路」，可把阮不悔「恭敬」的扶上正中間。

二十幾個漢子都瞪眼，有人就向那兩個人道：「他是誰？臉生得緊！」

有個漢子回應得妙：「你管他是誰，財神爺。」

另一漢子對阮不悔道：「銀子掏出來，叫這些小鼻子小眼的窮光蛋看一看。」

阮不悔乾乾一笑，他把一張百兩銀票取出來，平整的攤在桌面上。

「哇！」

「嚄呀呀！」

這種驚叫聲，果然令二十多人全瞪大了眼，也把十幾張大毛嘴咧開來。

有人就問：「怎麼賭，怎麼賭？」

分守在阮不悔兩邊的漢子便也看向阮不悔。

阮不悔再細看這些人的手，沒有一人是成形的元寶，都是些碎銀子，倒是對面推莊的兩個漢子，還有幾個五兩重的銀錠。

他淡淡的一笑，道：「我推莊，一百兩銀子這一鍋！」

嚄，屋子裡立刻爆出一聲哄堂叫：「好耶！」

方桌在動，有人吼叫：「別擠呀！」

仔細看，雖是二十幾個漢子，可是裡三層外三層，有幾個人頭上疊着頭的快頂住屋樑了。

「下，下，有下就有贏，不下一輩子窮。」

這是誰在吼？站在阮不悔身邊的那個眼睛一隻圓一隻斜的大漢在吼叫，他也幫着阮不悔收拾桌上的三十二張清了灰色的天九牌。

阮不悔未出牌，他先提高聲音道：「咱推的是小牌九，來得叫人爽快！」

有人更附和：「一翻兩瞪眼，乾脆啦！」

還有人罵着：「操那娘的，來呀，誰怕誰？」

方桌不動了，方桌上有人把碎銀子一把把的擱成堆，對面原是推莊的，如今也把銀子堆在桌面上，嚄，大夥一個個磨拳又擦掌，等着出牌了。

阮不悔心中急，他不是來賭的，他的目的是來找呂文彬，他也準備着殺人的。

於是阮不悔糊裏糊塗的出牌了。

爲甚麼說他糊裏糊塗出牌？那是因爲他根本不打算在這裡賭，他打算趕快輸光一百兩銀子，好去找

那惡師爺呂文彬。

他寧願一百兩銀子不要了。

「嘩」頭一把牌抓起來，阮不悔看也不看的便把兩張牌翻開來，喲！竟然是至尊至寶猴王爺呀！

圍在四週的人吃一驚，牌也不看了。

守在阮不悔身邊兩人可樂了，兩個人四隻大毛手，立刻把桌上的銀子摟到阮不悔面前來。

這二人又在叫：「下，下，不下不贏呀！」

另一漢子還逗樂吶：「不下咱們當然不會贏，哈……」

還眞嘔人，不下桌上沒銀子，當然他們不會贏。

二十多人心中不是味，立刻再往桌上砸，而且比剛才的多一倍。

阮不悔心中罵：「誰想贏是王八。」

他也明白，如果他贏了大夥的，他想馬上走就會有痲煩，因爲這些人全是海盜。

第二把牌推出來了，阮不悔擲了個骰子是兩點，出門一把拿過牌。

天門跟着也拿牌，末門的取牌由兩個人看，人堆裡他們還呼叫着。

「是不是地你亮出來。」

另一人也在吼，「七七八八不要九呀！」爲甚麼不要九？九來是癟十呀！」

阮不悔也懶得去看牌，他叫身邊二人各自取一張去過過牌癮吧！

這二人每人一張也叫起來。

「金四銀五呀你小板櫈……」

這人才呼叫一聲，另一人不開口了，他氣得把牌猛一砸，道：「癟他娘的十呀，操！」

嘩，四週一聲叫好，可也不是幸災樂禍。

阮不悔道：「賠！賠！」

一百兩銀票換開了，是對面推過莊的兩人換開的。

阮不悔又把牌推出去了。

他身邊兩個幫腔的又大叫：「下，下！」

這一回二人再抬起桌牌，另外三家的牌却在人堆裡動起手脚來了。

阮不悔不是二百五，他更不是個散財童子，他早就看到灰濛濛的燈光下幾個人在換牌，他老弟祇在心中冷笑。

阮不悔看看身邊二人，他二人還在一唱一和的大聲叫：「八王爺出征走前頭喲，好兄弟，咱們去迎老王的駕喲，嗨……」

另一人可急了，他急得叫溜了嘴：「操他娘的十一太保他摟住九姑娘了耶！」

「嘩」，又是一個滿堂彩，大夥樂歪嘴子，十一碰上九個點，活脫又是個大癟十。

賠銀子吧！

守在阮不悔兩邊的兩個漢子苦兮兮的把銀子數出一大半，有人就開口笑了。

「娘的，八成你二人摸到了姑娘不該摸的地方去，臭手一對呀！」

其中一人回吼：「去你娘的那條腿，爺們不摸牌，你們贏個鳥！」

不料阮不悔對二人淡淡一笑，道：「休放在心上，你二位再摸這一把！」

二人骰子擲出個五，五是莊家先取牌。

兩張牌早已被身邊二人取在手上了。

另外三把牌也分別被取走，那六張牌在人叢中一陣傳送便也一陣交換。

阮不悔還低頭看桌面，光景是你們這些狗東西，把你家阮少爺當成白癡了。

這一把牌攤開來又是個通賠——六張牌對付兩張牌，不輸才叫怪。

阮不悔的一百兩銀子所剩無幾了，他乾脆來個大方的把十幾兩銀子推給身邊二人，道：「兄弟一場，這是我送你二位的了。」

有人大叫：「眞大方呀！」

阮不悔身邊二人還仔細的分吶！

你一塊，我一塊，你一兩我一兩。

銀子分完，二人哈哈笑，阮不悔手一攤，道：「在下不奉陪了。」

分銀子的人笑對大夥道：「瞧瞧，人家跟在呂師爺身邊辦事的人，多慷慨，多大方呀，哈……」

忽有人高聲問阮不悔，道：「嗨，呂師爺不是去了六橫島嗎？你一人留下來幹甚麼？」

阮不悔一怔，道：「你說甚麼？」

忽又聽得後面有人吼：「不對，不對，我一直看他覺得有些眼熟似的，我忽然想起來了。」

「船老三，你想起甚麼來了？」

那人大聲道：「我看他好像是追到海邊想殺呂師爺的那個年輕人，像極了。」

「眞的？」

原來阮不悔追到海岸邊，差一點未追上呂師爺，可是快船上就有人看到他。

這個叫船老三的人就快認出阮不悔來了。

阮不悔一聽心中吃一驚，他對身邊二人道：「輸了銀子還被人寃枉，我走了。」

兩個人收了銀子不忘阮不悔的

好處，立刻對船老三對吼罵：「去你娘的老皮，胡說八道！」

另一人又道：「他是天上掉下來的？水裏蹦出來的？你白話放狗屁呀！」

船老三看着阮不悔快出門，又看到阮不悔腰後插的那把刀，立刻狂叫：「不好了，就是那小子偸上咱們島上來了！」

他這麼一吼，大夥不賭了。

有人叫道：「快把他叫回來，娘格皮，小子好大的狗膽，找上爺們島上來了！」

幾乎是擠着出門的，二十多個莽漢擠到屋外面，那裏還有阮不悔的影子。

阮不悔一路又奔回礁石邊，他撮唇吹口哨。

聲音尖的，也帶着高亢，便把礁石後面的小筏子叫過來了。

阮不悔跳上小筏子，他的心中窩囊呀！

猛古丁斷崖上有人指着後山大聲吼叫：「不好了，山後面有條船呀！」

有人附和着：「準是那小子乘這船來的，快追！」

台山島上的牛角號響起來了，那吼叫的聲音在半夜裏聽起來是嚇人的。

＊　＊　＊

阮不悔跳上快船，大掌鞭馬安太立刻問道：「阮兄弟，得手了？」

阮不悔道：「呂文彬不在島上，他去六橫島了。」

「六橫島呀？」

「是的，六橫島，是他們說的。」

大掌鞭道：「六橫島在北面，在泉山瀑外呀，咱們順風順流也需要兩天才能到。」

阮不悔幾乎氣結，好不容易追到台山島，却是撲了個空，呂文彬去六橫島了。

阮不悔木然的坐在船艙內，他眞想抱頭哭。

就在快船往岸邊方向駛去的時候，兩條快船已自台山島兩端往他們追上來了。

馬家寨的人一聽阮不悔撲了個空，心中自也懊惱不已，那李玉峯更是氣得大罵呂文彬奸詐可惡。

其實馬家寨的人尙不知道阮不悔不但未找到呂文彬，而且還把身上的一百兩銀票白白送給那批海盜手上。

＊　＊　＊

十七名馬家寨漢子們齊動手，拉帆之外還操槳，船頭指向溫州灣，不要命的往岸邊駛去。

再看兩艘海盜船，斜着直往馬家寨的快船已抄夾攻過來了，船上的人噢噢叫，指手劃脚的還罵人吶。

阮不悔坐在船艙不爲所動的呆看着大海，對於海盜們追上來，他連看也懶得看。

兩條海盜船追得緊，祇不過才兩個時辰不到，兩條船已快追上馬家寨的快船了。

忽聽有人大叫：「準備搭繩了。」

這是海盜的話，搭繩就是掛鈎，雙方祇要搭上繩，海盜們立刻便盪鞦韆般往這面過來了。

還眞的叫人心寒，兩條船共來了四十多個黑衣人，這正是黑衣人對黑衣人，馬家寨的人也穿黑衣褲。

他們原是喬扮海盜來的。

「砰！」

有一個索鈎掛緊了馬家寨的船，就在這時候，大掌鞭馬安太厲聲道：「兄弟們，留點力氣宰人吶！」

於是乎划船的收起槳，便帆也落下來了。

當然，海盜船上已有人噢噢叫着舉刀準備大幹一場了。

就在兩船尙差兩丈就要碰在一起的時候，自海盜船上忽見一怒漢抓了一根繩索向對方的船桅邊盪過來了。

這人看起來眞勇敢，口中大叫：「殺！」

祇可惜他祇叫了這麼一聲，忽然一道冷焰快逾流電般的閃過來。

「噢！」

「噗通」一聲，這人齊腰被砍斷，落在大海就沒再露出水面來。

這光景引得海盜船上的人厲聲罵起來。

「操他娘的老皮，還有如此砍人的！」

「衝呀，殺呀！」

立刻，又見七個海盜往馬家寨的船上撲來，他們不去迎殺阮不悔，紛紛落在黑衣人那面。

他們想錯了，馬家寨的三位武師就在那船頭等着宰人了，果然，雙方祇一交上手，就見四個黑衣强盜被活活砍死在船邊。

阮不悔提刀冷眼瞧，另一條海盜船以船頭頂撞過來了。

這正是海盜們的戰術，先把船撞破，再慢慢的砍殺，細細的搜刮。

如今馬家寨的快船上沒船貨，黑衣大漢十七個，而阮不悔的心頭正冒火。

此刻，第二條船上的黑衣大漢十幾個，當他們船頭抵緊了馬家寨的快船之後，兩個一起併肩便往快船上衝殺過來了。

祇不過他們不走運，因爲當面站的是瘟神。

這瘟神非別人，乃阮不悔是也！

兩把砍刀照準阮不悔就砍，陡然一道流電疾閃間，這二人尚未跳落船面上，便被殺在兩船之間，全都是腰斷。

阮不悔大聲吼：「來送死了！」

於是隨之而衝來的兩個人齊聲吼：「殺！」

阮不悔已迎上去了，披荊斬棘般的站在船頭前，一口氣就砍死九個海盜，有一半被他砍死在海裏面了。

黑夜原是看得不清楚，但一連被砍死一半人還多，後面的海盜罵開了。

「操他娘，那裏來的殺胚魔王，出刀就要死人！」

忽的，阮不悔的雙目一亮，他想起剛才不久在台山島上那間烏七八糟的屋子裏，他的銀票就是由這個傢伙換走的，如今這傢伙來了，忍不住他燃起了收回銀票的決心了。

阮不悔見沒有海盜再衝過來，他這架式也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樣子，正想着如何引誘那人過來，忽又聽那人厲吼：「兄弟們，莫忘了『六順子』死在溫州灣呀！咱們給順子哥報仇！」

聽口氣，這傢伙還是個頭目。

這人提到六順子，那正是呂文彬逃出縣大牢以後連夜奔到了海岸邊，等到阮不悔追到海岸邊，由船上下來攔住阮不悔的那幾個人，其中的頭目叫「六順子」，被阮不悔砍死在海岸上就沒回來。

如今船上那人吼叫着，他已接下六順子當了這個船上的頭目了。

他提到了六順子，十來個黑衣人忽的齊聲吼叫：「咱們爲順子哥報仇哇！」

「殺！」

這一回阮不悔還眞的賣個破綻來，他故意轉身欲離去，他頭也不回頭看。

立刻，他聽得身後「噗噗通通」響，就知道賊子們一擁而上來了，阮不悔忽然一聲吼：「天雷斬！」

「卡！咻！」

聲音甫起，幾聲厲嗥如夜梟，三個黑衣漢就像一堵牆倒在阮不悔的面前。

後面幾人分開來，接近阮不悔的那人可不正是換去他一百兩銀票的傢伙。

阮不悔雙目一厲，上來的幾個人猛一退！

阮不悔的刀斜指，幾個人已閃擠在一堆了。

這是氣勢，出刀就砍了三個人，他們還是初次遇到，太厲害了，這功夫眞嚇人！

阮不悔就是這樣把他們幾個鎮住了。

阮不悔見這幾個擠一塊兒不再向他撲殺，他的心中立刻想到大叔說的話。

龍一飛就曾告訴過他，遇上殘酷敵人，就必須比敵人更殘酷。

阮不悔此刻就是比海盜們更殘酷，他出刀就要人命。

是的，再厲害的人也怕死，當你使出更勝一籌的手段來的時候，他們就會搖尾乞憐了。

* * *

阮不悔不管另一方的搏殺，他相信大掌鞭他們足夠應付另一條船上過來的海盜。

而他，他已把餘下不足十個人的這羣海盜堵在一邊，他也仔細看，嚄，其中還有個幫他「輸銀子」的傢伙呀！

阮不悔嘿嘿笑，他的左手一伸，對那人指了一下，道：「過來！」

那人不動，他怯怯的道：「我要過去你動刀，我才不過去！」

阮不悔道：「過來我就不殺你！」

那人立刻往幾人的前面擠，爲了表示他不會對阮不悔動刀，他的砍刀倒抓把。

阮不悔道：「你說呂文彬去了六橫島？」

那人道：「六橫島島主與他是八拜之交的老交情，與我們頭兒更是換了帖的好哥兒！」

阮不悔像是向朋友請教似的，道：「呂文彬爲甚麼要去六橫島？」

那人膽子放大，臉上一鬆，道：「呂爺非去不可，因爲呂爺同魏八爺、高大爺都被人砍成重傷，他們爲了治傷，便趕往六橫島去了。」

阮不悔道：「六橫島有大夫？」

那人道：「六橫島沒有大夫，不過從六橫島山入象山，抄山路可以上『四明峯』。」

他頓了一下，又道：「四明峯有座四明廟，廟裏有個武功高的老和尚，叫四明和尚，他的醫道很高明，善於治刀傷，而四明和尚與呂爺的交情也夠！」

阮不悔道：「呂文彬他們去了有多久？」

那人想了一下，道：「一整天了！」

他似乎忘了此刻生死關頭，臉上一片拍馬屁的樣子。

阮不悔忽然向那人伸手，道：「拿來！」

那人往後面退半步，緊貼後面幾人身上，道：「拿來？拿甚麼？」

阮不悔道：「娘的，貴人多忘事呀！我操！」

他對回他問話助過他「輸銀」的漢子道：「去，把我的那一百兩銀票搜來還我！」

那大毛漢猛一楞，道：「我留

在島上。」

阮不悔道：「沒帶在身上？」

「沒有，眞的沒有哇！」

阮不悔冷冷一哂，道：「沒帶來呀，那算你們倒楣，我原本是要放了你們的，可惜你一心想吞掉我的銀票，得，你們死吧！」

阮不悔退後半步，就要掄刀殺，忽聽有人大聲吼：「等等，等等！」

阮不悔叱道：「等甚麼？」

那人已對換銀票毛漢子吼道：「換是我，要命不要那張銀票了，還他呀！」

另一人在後面道：「還他，還他，你想死呀！」

這七八個海盜快鬧內訌了。

阮不悔一聲吼：「大爺不要了，殺死你們再搜身！」

他怒吼着刀已揚起來。

果然，那毛漢用力的把銀票取在手上，他痛苦的大聲道：「拿去，拿去呀，操他娘！」

不用阮不悔去接，幫他「輸銀子」的那人已把銀票送到阮不悔的手上，他還諂笑道：「你的，是你的誰也弄不去，你收起來。」

阮不悔一把塞入口袋裡，他冷笑了。

「我喊一二三，誰在後面誰挨刀。」

他還眞的大聲吼：「一！二！」

他三還未出口，八個海盜連蹦帶跳的又回到自己那艘快船了。

兩條船分開來，毛臉大漢一腳蹬開船，他可罵起來了：「操他娘，你威風吧，咱們頭兒回來後，必殺你！」

阮不悔這才知道那沈東海並未在這台山島上，他回身，嚄，那艘先撞來的海盜船早已駛遠了。

原來海盜們衝上來就知道要吃虧，只不過雙方對上，海盜們像遇上奪命三郎似的被馬家寨的大掌鞭幾人砍死六七人，這光景還有十人緊守在船中央。

於是，他們見苗頭不對，立刻逃離，等到阮不悔回過身來，嚄，大夥哈哈笑了。

大掌鞭拉住阮不悔，笑道：「阮兄弟，眞好刀法，咱們總算開眼了。」

馬文山、王天剛、李玉峯三位武師也圍上來，大夥對阮不悔豎起大拇指叫起好來了。

阮不悔不痛快，他煩惱極了。

沒有宰了呂文彬，他就無法回去向龍大叔作交代。

阮不悔抬頭看，兩條海盜船早已消失在夜幕裡了，他有些忿怒的道：「又是晚來一步，姓呂的眞命大！」

大掌鞭馬安太道：「咱們也聽到了，呂文彬這惡師爺去了六橫島已有一天了，追之不及，不如回去馬家寨，大夥從長計議。」

阮不悔咬咬牙，道：「我打算追到六橫山，各位，你們可否與在下再一次合作？」

大掌鞭馬安太道：「阮兄弟，六橫島離此二百多浬地，咱們這條船上欠缺補給，更何況這條水路不平靜。」

他拉着阮不悔坐進船艙，又道：「老實說，大海盜沈東海聽說是個大力士，他那一根鑌鐵棍一百二十斤，別說是正面鬥，便是他用手中的鐵棍在船面上猛力頓，船就會出現大窟窿，今天沒有遇上姓沈的，那是幸運，阮兄弟，還是先回馬家寨再商議。」

阮不悔無可奈何的點點頭，心想：「這一夜算是白白的折騰過去了。」

* * *

阮不悔與馬家寨的人一路奔回馬家寨的時候，最高興的當然是馬小倩，只不過當馬小倩聽到呂文彬由台山島轉去六橫島，她立刻又發愁了。

呂文彬不在台山島，阮不悔就會追去六橫島，兩下裡相距兩百多浬水程，馬小倩心中明白，憑馬家寨的這點力量，很難對付海盜們。

馬小倩見阮不悔不樂，她也苦惱不已，果然，阮不悔要離開馬家寨了。

「馬姑娘，我要走了，溫州能認識你，我眞的很高興，我會記在心上的。」

馬小倩道：「爲甚麼急着要走？太家商量商量嘛！」

笑笑，阮不悔道：「姓呂的一天不死，我心裡就有個疙瘩，痛苦啊！」

馬小倩道：「阮兄弟，我先陪你到縣城，去縣城也是順路嘛！」

阮不悔道：「馬姑娘，妳已對我阮不悔仁至義盡了，千萬別淌進混水裡。」

馬小倩道：「我不怕！」

阮不悔道：「我却良心不安。」

馬小倩道：「如果我不去，我才是良心不安吶，別多說了，我先陪你去縣城！」

於是，過了不久，馬小倩與阮不悔二人便又騎馬轉回溫州縣城，還眞巧，大街上碰到捕頭令狐長江。

令狐長江一見阮不悔與馬小倩雙雙騎馬過來，他攔在大街上哈哈笑了。

「太好了，太好了，你可回來了！」

他只對阮不悔說，根本不看馬小倩。

阮不悔道：「你說甚麼太好

了？」

令狐長江道：「當然是你回來呀！」

阮不悔道：「我回來馬上要走了。」

令狐長江道：「去那裡呀？」

阮不悔道：「當然是追殺呂師爺。」

令狐長江道：「怎麼？你沒有在台山島殺了姓呂的惡師爺呀？」他邊說邊指向東南方，那正是台山島的方向。

阮不悔道：「姓呂的早一天去了六橫島了，唉，我白忙了一整天，倒楣！」

令狐長江道：「六橫島呀！那不是象山灣外嘛，離此二百多浬呀！」

阮不悔道：「所以我說我倒楣嘛！」

令狐長江道：「奇怪了，呂師爺去六橫島，曾聽人說六橫島上由姓海的把持着，說他們是良民，行爲上同海盜差不多，難道呂師爺與姓海的有一腿？」

阮不悔道：「他們不但有交情，而且還是換帖兄弟，還有，那兒距離不遠有個四明山，他們要請四明和尚爲呂師爺三人醫傷吶！」

令狐長江道：「好嘛！出家人也同呂師爺攀上了！」

阮不悔道：「所以我要馬上趕去六橫島，我饒不了呂文彬。」

令狐長江道：「別急呀！且隨我走一趟衙門，如何？」

阮不悔道：「去衙門？幹甚麼？」

令狐長江道：「去了便知道。」

他轉而又對馬小倩道：「馬姑娘，妳回瑞祥綢緞莊去，妳父兄的傷好多了。」

馬小倩道：「我們本來是回綢緞莊的，捕頭大人，你叫阮兄弟去衙門做甚麼？」

令狐長江道：「妳會知道的，還是先去看妳父兄吧！阮兄弟，跟我走吧！」

馬小倩看看阮不悔，道：「你去嗎？」

阮不悔道：「我會很快回來的；我不能久留！」

於是馬小倩看着阮不悔與捕頭二人向衙門去了。

馬小倩有些悵然若失的樣子，不知如何才能留得住阮不悔這個人。

* * *

阮不悔跟着令狐長江來到縣衙門，他的心中不痛快，他當然惱火，明明姓呂的關在大牢，怎麼會半夜裡被逃掉，太荒唐了。

其實他怎麼會知道呂文彬在溫州呼風喚雨十幾年，他自己當然培植他的人馬在身邊，一旦出了事，放走的必是他平日信賴的人，本不爲怪！

令狐長江把阮不悔帶到縣衙門的後堂上，就見那位縣太爺背手而立在院子的一片花牆下。

令狐長江緊走上前，道：「太爺，卑職把這位少年俠士阮兄弟……」

他回頭向阮不悔道：「阮兄弟的大名是……」

搞了半天他還不知阮不悔的名兒吶！

阮不悔立刻向縣太爺道：「草民阮不悔！」

「阮不悔！」

「草民在！」

阮不悔十分恭謹，他這是頭一次遇上當官的，心中略帶那麼一點緊張。

縣太爺名叫張公友，他撫着短髭微點頭，一副嘉許的模樣，道：「好，很好。」

他上下看看阮不悔又道：「聽說你的武功好極了，捕頭一直在我面前稱許你。」

阮不悔道：「那是捕頭大人的抬愛，若論武功實在平常得緊。」

縣太爺道：「你能收拾呂師爺那批人，便知道你的功夫了得……」

他走近阮不悔，又道：「聽說你去過台山島？」

「是的，大人！」

「你們一共去了多少人？」

「只草民一人登上台山島。」

縣太爺一驚，道：「單刀隻身一個人吶，可曾找到那可惡的呂文彬？」

阮不悔道：「找到就好了，可惜姓呂的去了六橫島，草民撲了個空。」

縣太爺吃一驚，道：「這老賊，他果然與海上的盜賊有勾結，哼，此罪禍及家族，他慘了！」臉上突然變得一團和氣，縣太爺對阮不悔又道：「你大喜了！」

阮不悔一楞，道：「我大喜？喜甚麼？」

縣太爺道：「捕頭一直在保荐你，他寧願當你的副手，這捕頭一職由你來擔綱，你做了官，豈不是你的大喜事一件呀！」

阮不悔猛抬頭，他發現令狐長江也在一邊對他直點頭，表現的是他的坦白。

阮不悔怔了一下，立刻向縣太爺道：「太爺的美意太好了，只不過草民還不打算當官，草民有要事待辦，而且今天就要去六橫島，這捕頭一職，免了！」

他此言一出，便縣太爺張公友也怔住了。

捕頭令狐長江道：「阮朋友，我把我的職位讓你當，我寧願當你

的副手，在這溫州地方，除了太爺之外，你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官呀！你……你不幹？」

阮不悔道：「我有要事呀，捕頭大人。」

縣太爺道：「可惜，可惜，你竟然不馬上謝恩，反而一口拒絕，大好前程呀！」

他搖着頭，又道：「你的功夫好，幹個三五年捕頭，也許有機會幹上將軍，一生前途無量，你考慮吧！」

阮不悔道：「太爺，這確實是草民的機會，只不過草民沒時間當官，太爺若沒別的事，草民要走了。」

縣太爺道：「去殺呂文彬？」

阮不悔道：「姓呂的非死不可！」

縣太爺道：「也罷，只要你能殺了呂文彬，也算爲官家幹了一件大事，事成之後你再來幹捕頭，這個職務我看中你了。」

阮不悔道：「太爺，那是以後的事，以後再說，草民要告退了。」

令狐長江道：「別以爲這個職務好當，多少人拍馬屁還拍不到吶，你却一口拒絕，你……不再多想想呀！」

阮不悔道：「捕頭大人，我不是不想幹，我是不能幹，我的任務未了，往後的日子連我也不知道，你的美意我心領了。」

他再一次恭敬的施了一禮，轉身便走。

走得眞快，三五步便出了衙門口，眞怕又被拉回去。

阮不悔出了溫州縣衙門。

他不打算再去瑞祥綢緞莊。

他以爲自己沒有再找馬姑娘的必要。

於是，他騎上馬便出了縣城往北馳去。

這匹馬他就暫時向馬家寨借騎，有機會他會再騎來溫州還給馬家寨。

阮不悔騎在馬上，心中可眞急躁。

他算算日子，呂文彬已離開台山島有兩天過半了，如果不及時的追去六橫山，祇怕這狡猾的師爺又轉去甚麼地方了。

阮不悔的心中一直這麼想着，便也不停手的拍馬疾馳，這一天他走了一百二十里。

這一百二十里濱臨海邊，就在天將黑的時候。

忽然發現高山下面有紅光閃爍，阮不悔發覺這一帶很荒凉，祇有靠山口崖下面那麼兩間小茅屋，紅光便是從小茅屋中發出來的。

阮不悔並不關心屋子裏甚麼光景，他要的是有些吃的喝的，最好能借宿一夜。

阮不悔緩緩的把坐騎馳到茅屋門外，拴在一棵小樹下，附近靠土牆邊尚有三隻大水桶，桶內還有大半桶清水。

阮不悔不多想，他上前去拍門。

「開門啦！」

「呀」的一聲門拉開了。

阮不悔猛一怔，他發覺小屋內正中央支起一座大火爐子，一對白髮蒼蒼的老夫婦正在把火爐的火用風箱吹得紅光一閃一閃的發出「忽嘟」「忽嘟」響。

開門的正是那老婦人，阮不悔尚未開口，老婦人已先說道：「又完了，又完了，材料不佳，難呀！」

阮不悔道：「老婆婆，妳說甚麼呀？」

老太婆仔細看看阮不悔，道：「你不是小和尚，你是俗家子弟呀！」

阮不悔楞然的道：「甚麼小和尚，老婆婆，在下是來打個尖，找地方歇一宿的！」

忽聽屋內那老人叱道：「去，去，這兒沒地方讓你住，別來攪和！」

阮不悔發覺這老人雙目赤紅，口唇更紅，好像剛喝過人血一般，再看老人雙手，青筋虯結，兩手抓着鐵鋏與錘子，祇那麼厭惡的斜了阮不悔一眼。

老婦人指指門外道：「咱這兒甚麼也沒有，年輕人，你快走吧！」

阮不悔發覺一件怪事，門裏近牆邊堆了上百個似刀狀的鐵片，有的早已生銹，而火爐中正在冶煉着一把刀。

他以爲這老夫妻二人是鐵匠。

阮不悔沒有拉馬走，他對老婦人道：「住不住沒關係，有甚麼吃的可否賣給在下一些？」

火爐前面的老人叱道：「囉嗦，滾開！」

這老人火爆性子令阮不悔不快，他雙目一厲，道：「吼甚麼，不方便在下沒關係，你火甚麼？」

老人奔到門邊，他用力拉過那老婦人，另一手便去關門了。

這光景阮不悔心中明白，這是叫他吃閉門羹了，他冷沉的一哼，回身便走。

他也怒吼着：「甚麼玩意，老不死的！」

忽聽關門老者大叫一聲：「喂，你站住！」

阮不悔道：「幹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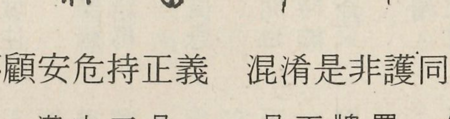
他發覺老人的臉上似是和平多了，還伸手向他招手，一副吃驚的樣子。

（未完•八）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 徐元平身負重傷後有意避開丁氏姐妹，藏身一處古廟運氣行功療傷，無意中窺見神丐宗濤與小叫化跪在大殿之上接受「金牌門」門規處罰。何行舟手持金牌傳令諭，命神丐宗濤奪取南海門奇書，三日後來此交差。三日後果見一綠衣麗人姍姍步入大殿，自恃金牌掌門之尊，目無尊長，百般刁難擺佈神丐宗濤……



不顧安危持正義　混淆是非護同門

宗濤兩道冷電般的眼神投注在那綠衣麗人的臉上，問道：「咱們金牌門中素有牌無二主之規，執牌之人，就如祖師復生親臨，師妹既以金牌掌門人自居，金牌却又執在別人手中，不知叫老叫化何適何從？」

綠衣麗人笑道：「我以掌門身份，要何行舟代我行金牌令諭，有何不可？」

宗濤微微一歎，道：「罷了，罷了，老叫化實不願親眼看着咱金牌門的醜事，揚拂在江湖之上，倒不如死在金牌令諭之下，落個眼不見心不煩……」

何行舟冷笑一聲，道：「你想一死百了，祇怕沒有那麼容易……」突然提高了聲音，接道：「三日之前，我傳下金牌令諭，要你去奪取南海門下奇書，今宵限期已滿，還不交呈奇書，用心何在？」

宗濤正容答道：「老叫化已盡所能，曾和海南門下護書之人力鬥一晝夜，但對方武功高強，致未能遵諭奪得奇書，願領受門規制裁。」

何行舟回頭望了那綠衣麗人一眼，問道：「宗濤未能奪得奇書，咱們該如何懲治於他？」

綠衣麗人道：「你既未奪得南海門下奇書，約我來此作甚？」

宗濤突然哈哈大笑道：「幸得老叫化沒有奪得南海門下奇書，否則就愧對歷代祖師的陰靈了！」

綠衣麗人嬌笑道：「你覺得我沒有南海門下奇書，就不敢擴大咱們金牌門的門戶麼？」微微一頓，斂去笑容，又冷冷的接道：「師兄視死如歸的豪氣，實叫小妹佩服，但咱們誼屬同門，昔年小妹學藝師門之時，又得師兄多方愛護，如要我親手殺死師兄，小妹心中何忍？」

小叫化臉現歡愉之色，伏身拜道：「自師叔離山之後，師父無日不在想念之中。」

綠衣麗人輕伸纖手，一推宗濤，笑問道：「師兄果眞日日夜夜都在想着我麼？」

宗濤黯然嘆道：「師妹要懲治老叫化子，盡管下手就是，這般的譏諷於我，老叫化死難瞑目。」

小叫化子忽然想起師叔的性情，愈是笑得滿臉春風，下手愈辣，心頭一凜，霍然躍擋在宗濤面前，求道：「師叔如若憤怒難抑，祇管對小叫化子下手，但望能饒了師父，小叫化子縱受零割碎剮之苦，也是一樣感戴師叔大恩。」

綠衣麗人緩緩抬起右腿，水綠羅裙下露出紅花綉鞋，纖纖蓮足，撩人心旌，臉上媚笑生風，嬌聲嬌氣的說道：「像你這般敬愛師父之人，世上眞還少見。」蓮足緩伸，

輕輕點在小叫化子前胸之上，羅裙飄飄，舉步如舞，姿勢曼妙，好看至極。

可是那小叫化子竟然擋受不住這綠衣麗人的輕輕一點，大喝一聲，噴出一口鮮血，跪在地上的身軀，倏然間飛了起來，跌到五六尺外。

神丐宗濤目光如電，望了那綠衣麗人一眼，喝道：「師妹這等辣手對付一個晚輩，不覺着太狠了一點麼？」

綠衣麗人嬌笑道：「你們師徒情如父子，如若師兄一人死去，他定也是痛不欲生，那倒不如我一手包辦，成全你們師徒兩人。」

宗濤冷笑一聲，回頭望着那小叫化子，說道：「蛟兒，從現在起，你已不算金牌門下弟子……」

小叫化掙扎着跪在地上，接道：「師父待弟子恩重如山，弟子縱然不明不白的濺血這荒廟大殿之上，也不願落得被逐門牆之名。」

宗濤怒道：「老叫化言出必踐，還能由得你作主不成，還不快給我滾出廟去！」

綠衣麗人道：「我已點傷他『肺海』重穴，縱然不死，短時間也難養息得好，師兄功力深厚，這點傷勢，自是有能療治，但怕師兄即將失去替他療傷之能。」陡然一沉臉色，右手食中二指一併，疾向宗濤「玄機」穴上點去。

突聞一聲大喝：「住手！」呼的一股掌風，由神像後面直擊過來。

綠衣麗人疾向旁側一閃，轉頭望去，祇見一個丰神俊朗的少年，和兩個嬌艷如花的少女，由神像後緩步而出。

原來徐元平和雲夢二嬌躲在神像之後，把幾人對答之言以及神態表情均都看到眼中，丁氏姐妹本就擔心徐元平動了俠義之心，挺身而出插手入這場是非之中，已暗中阻止他，不讓他自找麻煩。

兩人如果不阻止他，或許他自認大傷初癒，還不致於出面管人閒事，但丁氏姐妹這一阻止於他，反而激起他俠心豪氣，他見綠衣麗人冶蕩神情，和何行舟大背師倫狂妄之態，越瞧越不順眼，越聽越難入耳，祇覺一股憤慨不平之氣由心中直衝上來，待那綠衣麗人伸手要點宗濤穴道之時，再也忍耐不住，霍然挺身躍起，大喝一聲「住手」，運氣打出一記劈空掌風，人隨着由神像後面緩步走出。

丁氏姐妹一見徐元平挺身走出神像，祇得跟着他一起走出。

徐元平經過這一次療傷之後，內功又增進不少，蓄勢劈出一記劈空掌力，勢道威猛異常，在他本人並未覺出甚麼，可是綠衣麗人却知來了勁敵，故而不肯硬接那逼擊過來的猛烈潛力，向旁側讓避開。

丁氏姐妹亦看出他經過這一番療傷之後，內功似又深了一層，心中既感驚駭，又有些歡喜，說不出是一番甚麼滋味。

那綠衣麗人被徐元平一掌擊得讓閃開去，心中本來甚是憤怒，但一見徐元平之後，不覺怒意頓消，星目流波，微微一笑，道：「你是甚麼人，可知江湖之上，偸窺別派執行典規內幕，乃是武林中大忌麼？」

徐元平冷然一笑，道：「在下三日之前就在此殿養息傷勢，你們自己不查，在有人養息之處舉行派規家法，那自然是怪不得我。」

他乃毫無江湖經驗閱歷之人，一開口就先把自己曾經受傷之事說出。

綠衣麗人兩道汪汪澄澈的秋波，在徐元平臉上仔細的打量了一陣，搖搖頭，笑道：「看不出你小小年紀，竟然會說謊言，而且臉不改色。」

徐元平怒道：「住口，我乃堂堂男子漢大丈夫，豈肯說謊騙妳。」

綠衣麗人微微一笑道：「就算你說的是實話吧！那兩個女娃是你甚麼人？」

徐元平道：「甚麼人妳還能管得着麼？」

綠衣麗人嬌笑道：「我管不着，難道連問都不能問麼？」

丁鳳看那綠衣麗人和徐元平說話的時候，滿臉媚笑，故作嬌態，不覺心頭火起，冷笑一聲，罵道：「哼！妖裏妖氣的怪樣子，難看死啦。」

綠衣麗人星目流轉，嬌艷的粉臉上閃掠過一抹殺氣，但口中却仍嬌笑着說道：「這位姑娘可是罵的我麼？」緩步直對丁鳳走去。

丁鳳道：「妳怎麼知道我罵的是妳，哼！做賊心虛！」

丁玲早已看出那綠衣麗人不懷好意，急聲叫道：「妹妹快些閃開……」她雖然洞悉先機，招呼丁鳳後退，但那綠衣麗人行動奇快無比，猛然一挫柳腰，突然向丁鳳身邊欺去，身法怪異，疾逾飄風，綠影一閃，人已欺到，右手羅袖一拂，猛向丁鳳肩上搭去。

這綠衣麗人的羅袖，似是專門留作和人對敵之用，一拂出手，突然暴長數尺。

丁鳳萬沒想到對方身法如此迅快，微一怔神，綠衣麗人已欺近身，匆忙中一吸氣橫向一側跨了兩步。

那綠衣麗人一袖拂空，頭不轉，勢不收，暗中運勁一帶，那拂出的羅袖，有如長了眼睛一般，倏忽之間倒轉過去，又向丁鳳拂去。

眼看丁鳳就要被那綠衣麗人羅袖拂中，突聞徐元平大喝一聲，呼的一掌，猛然向綠衣麗人後背擊去。

綠衣麗人嬌軀疾轉，拂向丁鳳的右手突然一收，長舞羅袖忽然自行折疊腕上，露出纖纖玉指，好整以暇的理着鬢邊秀髮，左手却同時一揮擊出，長袖帶風，反向徐元平疾掃過去。

徐元平雖然覺出她揮出的羅袖來勢甚勁，但却不肯閃避，左臂一舉，硬把拂來羅袖架開。

綠衣麗人似是未想到，他竟敢硬接自己拂出的羅袖，匆忙中一挫玉腕，收回擊出之勢，嬌聲笑道：「好蠻的打法，你就不怕傷着麼？」身軀一旋，衣袂飄飄的向一側讓開三步。

徐元平借她退讓之勢，倏然欺身而進，左掌一翻，拍出一招「飛瀑流泉」，右手却施出十二擒龍手中一記「五嶽困龍」，直向那綠衣麗人手腕之上扣去。

左掌力打，右手巧取，剛柔互濟，奇正並施，左掌威勢如鐵鎚擊岩而下，右手却去得疾奇難測。

綠衣麗人一着退讓，失去先機，趕忙斜側嬌軀，避開了徐元平左手掌勁，但左腕却無法讓開徐元平玄奇的擒龍手法，祇覺手腕一麻，雪白的皓腕已被徐元平握在掌中。

徐元平這一攻得手，不但出了一側觀戰的何行舟和丁氏姐妹意外，就是神丐宗濤也看得臉色微變，祇覺這少年的擒拿手法，和江湖所有的手法完全不同，出手部位之怪，中途變化之奇，爲生平僅見。

那綠衣麗人心頭大吃一驚，暗中運氣，一隻柔軟滑膩的皓腕，登時變得堅逾鐵石，正待用力摔脫徐元平的右手，忽覺左腕一鬆，徐元平竟自行鬆開右手五指，向後退了三步，冷然說道：「妳剛才自動收回了拂向我臂上的衣袖，我現在也自動放開妳被我扣住的左腕，彼此各不相欠。」

何行舟自目睹師叔手下留情，陡然收回羅袖，心中已是不滿，又見徐元平竟還報施惠，放了師叔被扣左腕，心中妬憤大起，一舉手中金牌，大聲喝道：「金牌門一十二代弟子宗濤接聽金牌令諭。」

宗濤抱拳當胸，答道：「弟子宗濤恭候令下。」

何行舟冷然一笑道：「限你百招之內，搏殺那姓徐少年，不得有誤！」

宗濤霍然起身，轉臉望了徐元平一眼，祇見他神充氣足，英氣勃勃，橫掌待敵，毫無懼色，不覺心中暗生惜愛之心。

何行舟看宗濤遲遲不肯出手，一舉手中金牌，正待以擲牌絕令催迫宗濤，忽見那綠衣麗人嬌軀一晃，欺到身側，伸出右手，笑道：「把金牌還給我，今晚之事，由我自己處理吧！」

何行舟呆了一呆，道：「爲甚麼？」

綠衣麗人笑道：「我和你師父誼屬同門，從小就在一起長大，見了面，自然要生出見面之情。」

她說話聲音雖然仍甚柔和，但神色之間已隱隱泛現怒意，何行舟素知這位師叔喜怒難測，一句話說不對，立刻就要變臉，看她已現怒意，那裏還敢多說，乖乖的把手中金牌遞了過去。

綠衣麗人回頭對宗濤笑道：「不管你同不同意我擴大金牌門的門戶，我已經決定要做，同時我也不一定非要用金牌門的名字不可，你如果能奪得南海門下奇書，我願把數年辛苦尋得的金牌和你相換。」

宗濤嘆道：「老叫化已盡了最大的心力，南海門下武功，確是詭異難測，但咱們金牌門下的金牌，乃祖師留下的信物，老叫化祇要能活一天，就要想辦法收回金牌，師妹如把金牌交還於我，恢復了老叫化的掌門身份……」

綠衣麗人微微一笑，接道：「你恢復掌門身份之後，就要行施掌門之權，把我看作背叛金牌門弟子，追踪生擒，按咱們金牌門的門規，懲治於我，是也不是？」

宗濤道：「不錯，此乃祖師遺規，凡是咱們金牌門下弟子，均應一體遵奉。」

綠衣麗人笑道：「如果我不從金牌令諭，你怎麼辦呢？」

宗濤道：「老叫化既蒙師祖慈悲，忝爲本門十二代掌門之人，自然要盡我之力，以維護咱們金牌門各種門規，師妹祇要把金牌交還於我，老叫化自會奉牌執法。」

綠衣麗人笑道：「奉牌執法是你的事，聽與不聽，那要看我。不過，你現在還沒有取回金牌，這些事最好暫時別談，沒有南海門下奇書，你就別妄想取回金牌，金牌換書，各求所需，誰也沒有吃虧，我花了數年之功才把金牌找到，你花一點氣力，奪書換牌，那也是應該之事。」

宗濤嘆道：「奪書之事，老叫化已失信心，但我總要盡力而爲。」

綠衣麗人沉思了一陣，突然道：「這個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但你必須要全力以赴……」話至此處，突然回頭望了徐元平一眼道：「你豎眉橫目的幹甚麼，如果存心想和我比個勝負出來，咱們就找一處無人所在，好好的打上一架看

看，究竟誰勝誰敗。」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當得奉陪。」

綠衣麗人又轉望着宗濤說道：「你那寶貝徒弟，我下手之時，已留了三分情面，他傷勢雖重，但決不致損命，以你功力，不難替他療治復元，我把何行舟留這裏，如有需我相助之事，讓他去通知我，我立即就可趕到……」突然盈盈一笑，又道：「師兄萬安，小妹就此拜別啦！」緩移蓮步，直向大殿外面走去。

何行舟急聲叫道：「師叔留步，弟子……」

綠衣麗人回頭一笑，道：「你放心跟着他好啦，你師父未取金牌之前，決不敢傷害於你。」

何行舟道：「弟子爲着師叔，死亦無憾，不過……」

綠衣麗人一顰柳眉，笑道：「你既然死都不怕，還怕甚麼呢？放心留在這裏好了。」

何行舟道：「弟子……」

綠衣麗人微現慍怒之色，道：「不必說啦，兩三天內，我自會派人來接你回去。」說完，轉頭向殿外走去。

四個紅衣婢女迅快的一個轉身，隨在那綠衣麗人身後，護擁着她出了大殿。

那綠衣麗人走出大殿之後，一瞧徐元平沒有跟來，立時又回過頭，伸手指着徐元平笑道：「你不是要和我比試武功麼，爲甚麼不來呢？」

原來徐元平仍然站在原地未動，聽得那綠衣麗人叫陣，立時怒聲說道：「難道我還怕妳不成？」大踏步向殿外走去。

丁鳳心頭一急，大聲叫道：「站住！」

徐元平怔了一怔，回頭問道：「是叫我麼？」

丁鳳道：「當然是啦，這女人心懷鬼謀，你幹嘛要聽她的話，哼！比武就比武，爲甚麼要找一處無人之地去比……」

丁玲微微一笑，接着說道：「妹妹說的不錯，這女人並不是眞的要和你比試武功，祇怕是另有存心了吧。」

綠衣麗人眉宇間閃掠過一抹殺機，雙肩微晃，衣袂飄風，綠影閃動，人已欺入大殿，格格一陣嬌笑，望着丁玲問道：「這位妹妹，妳說我另有存心，可知我存的甚麼心啊？」口中問着話，却緩步直逼過去。

丁玲雖然機警絕倫，但她畢竟還是黃花閨女，被那綠衣麗人追着一問，登時嬌羞泛頰，啐了一口，罵道：「誰知道妳存的甚麼心，哼！反正妳心裏有數！」

綠衣麗人連受丁玲口上羞辱，殺機早起，但外形仍然不動聲色，故意大聲嬌笑着說道：「這位妹妹說話實在叫人費解，年輕輕的女孩子，怎麼能胡思亂想，信口開河……」

宗濤想不到二十餘年未見的師妹，竟然變成這樣一個輕浮放蕩之人，心頭大感羞忿，冷哼一聲，轉過臉去，面壁而立。

丁玲心竅靈活，聽得宗濤一聲冷哼，心中忽然一清，不待那綠衣麗人出手，縱身向右側躍開五尺。

綠衣麗人暗罵一聲：「好機伶的丫頭！」微一躬身，笑道：「妳跑甚麼？」突然一長身，疾比電火閃動，直追過去，同時右手疾拍而出。

她武功本已高强，這一招又是蓄勢含怒而發，其勢不但迅快絕倫，而且還含蘊着極歹毒的一種內家氣功，丁玲兩脚剛剛落地，突覺一股熱氣直逼過來。

徐元平畢竟是缺乏江湖閱歷之人，雖然感覺丁玲所受那綠衣麗人一掌，大是怪異，但却不知出手攔住那綠衣麗人。

丁玲中掌之後，已然覺出不對，淡淡一笑，道：「我中了那女人的暗算了……」

丁鳳驚道：「甚麼！姐姐受了傷啦？」

但見丁玲粉頰之上忽然泛現出艷紅之色，滿頭汗珠紛紛滾下，右手覆額，緩緩坐下身子，說道：「我快要熱死了……」這位一向堅强的少女，忽然間變得柔弱起來，嬌呼吁吁，似正勉强忍受着無比的痛苦。

徐元平想不到那綠衣麗人出手一掌，竟有這等厲害，不禁也有點慌了手脚，他乃情感既豐富又易衝動之人，一見丁玲傷得很重，陡然向前一上步，伸手按住丁玲額角上，祇覺高熱燙火，心頭大吃一驚，忽然想到神丐宗濤乃那綠衣麗人的師兄，或可知道解救之法，當下回頭對宗濤說道：「老前輩和那綠衣麗人有過同門之誼，想必知道她用的甚麼武功。」

宗濤在江湖之上身份極爲尊高，徐元平在慌急之間，問話神情未免有些躁急，宗濤一皺眉頭，冷然答道：「這個麼？老叫化也不知道。」他因感激徐元平相救之恩，心中雖然不快，但却勉强忍下怒火，沒有發作出來。

丁玲雖然非世俗兒女，但她畢竟還是黃花閨女身份，在衆目睽睽之下，被徐元平按在額角之上，心中又羞又喜，婉然一笑，接道：「我還支撐得住，別太爲我擔心。」

徐元平回頭望了丁玲一眼，又轉身對宗濤說道：「老前輩乃俠名

卓著之人，晚輩早已心慕甚久，如若眼看着一個女孩子身受着極大的折磨痛苦而不加援手，那可是大損老前輩威名之事。」

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激動，但又義正詞嚴，宗濤果然被他說得心中一動，緩步走到丁玲身前，仔細的瞧了一陣，又回頭對徐元平道：「她是被三陽眞氣所傷。」

徐元平聽得怔了一怔道：「老前輩可有解救之法麼？」

宗濤沉吟了一陣，道：「三陽眞氣是我們金牌門中最難練的一種內家氣功，老叫化子尚無解此傷勢之能。」

徐元平道：「這麼說來，那三陽眞氣是中人無救的功夫了？」

何行舟突然插嘴說道：「救雖有救，但必須我師叔自己出手，除她之外，當今之世，祇怕難找第二人能夠解救。」

丁鳳聽姐姐無救之言，芳心大是傷感，兩行淚水奪眶而出，緩緩蹲下身子，抱住丁玲嬌軀，說道：「姐姐，咱們回去吧！也許爹爹能救治妳的傷勢。」

丁玲雖覺身如火焚，但她神智仍極清醒，伸手握住丁鳳的左腕，搖着頭笑道：「我恐怕支持不到回家了，妳一個人回去吧，見着爹娘之時，就說我病死客地，別告訴他們我是被人用三陽眞氣所傷。」

忽聽徐元平大聲喝道：「妳放心好了，我必要把綠衣女人抓來，讓她替妳療好傷勢。」陡然欺身而進，雙肩微一晃動，人已欺到何行舟身邊，右腕一翻，疾向何行舟手腕扣去。

何行舟已和徐元平動過手，又曾目睹他和師叔過招，自知武功難是敵手，當下縱身一躍，向旁側閃了開去。

但徐元平早已存了一擊必中之心，出手之前，早已想好了對付何行舟的辦法，見他向旁躍避，立時一伸左掌，打出一股奇勁的掌風。

這一掌蓄勢而發，打出的時間恰當之極，正好封住了何行舟躍避之路，硬把他逼了回去，右手又向前一探，五指已搭在何行舟左腕之上。

何行舟被勢所迫，祇得一提眞氣，正待揮掌反擊，忽覺腕骨一痲，全身力道頓失，脈門已被徐元平緊緊扣住。

神丐宗濤一皺眉頭，瞪了徐元平一眼，似欲出手搶救，但他終於忍了下去，轉身向那小叫化子身旁走去。

徐元平暗中猛地加力，五指漸緊，何行舟祇覺左臂行血返向內腑回攻，腕骨劇疼欲裂，滿頭汗水滾滾而下。

宗濤本已蹲下身子，準備替小叫化子療傷，但見何行舟滿臉疼苦之色，立時又站了起來，冷冷喝道：「老叫化的門下，從不願別人管教，快些給我放手。」

徐元平回頭望了宗濤一眼，傲然問何行舟道：「那綠衣麗人在甚麼地方落脚？」

何行舟側臉望了宗濤一眼，看他眉目間隱泛怒意，大有出手相救自己之心，立時膽氣一壯，強忍着痛苦，答道：「不知道。」

徐元平眉泛殺機，怒聲問道：「你是說也不說？」右手突然又加了一分內力，抖了兩抖，何行舟突覺左臂上的筋骨有如散了一般，不但奇疼刺心，而且痠痲難耐，不覺哼了一聲。

突聽宗濤大喝一聲：「放手！」颯然微風聲中，欺身直攻過來。

徐元平早已有備，右肘向前一推，點了何行舟左肘間京門穴，左手反臂拍出一招「神龍出水」，把宗濤攻來之勢一擋，人却借勢向後疾退了三步。

宗濤攻來之勢，看去雖然猛快絕倫，但他心中並無眞和徐元平相搏之心，祇不過想搶救何行舟而已。

徐元平向後躍退之時，右手同時鬆開了何行舟被握的右腕，他穴道被點，身已勁力全失，徐元平一鬆手，身軀立時向後倒去。

宗濤左手一探，抓住了何行舟的身子，右手向何行舟被點穴道上面推去。

徐元平大喝一聲：「老前輩這般作爲，可莫怪晚輩無禮了。」揚手一掌，平推過去。

他自療傷之後，內力大爲增強，掌勢出手，立時有一股強猛的暗勁直逼過去。

宗濤武功淵博，內力深厚，徐元平一掌擊出，他已警覺不對，祇覺這少年在短短幾天工夫之中，內力似有增進很多，不禁心頭一震，顧不得再解何行舟被點穴道，左手用力一推，把何行舟身體推震出五六尺遠，摔出徐元平掌勢威力圈外，右手向後一揮，硬接了徐元平劈來一掌。

徐元平已吃過苦頭，知道宗濤功力較自己深厚極多，他若和人硬拚，決非敵手，怕他反震之力強猛難擋，掌勢劈出之後，立時向後飄身而退。宗濤倉促之間硬接了徐元平一掌，只用出六成眞力，掌勢一接之下，竟被震退四步。

徐元平向後飄退的身子，一點地之後，猛向前面欺去，輕飄飄落在宗濤身前三四尺處，說道：「老前輩乃俠肝義膽之人，眼看着一個女兒家受了暗算，不但不肯相助施救，反而阻撓晚輩，一旦傳言開去，只怕有傷老前輩的俠名。」

宗濤怒道：「老叫化作事，素來不求聞達武林同道，何行舟雖然是背叛我的門下徒弟，但他仍然算是金牌門中人，任何人也不能在老叫化面前欺侮於他。」

徐元平道：「如若金牌門下弟子犯了十惡不赦大罪，老前輩也要翼護於他不成？」

宗濤道：「那自有我們金牌門中規戒裁治，用不着別人多管。」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金牌現在綠衣女人手中，老前輩只不過也是金牌門下一個傳人，有甚麼憑執能裁治金牌門下的叛徒。」

宗濤道：「老叫化乃金牌門堂堂正正第十二代掌門之人，縱無金牌，亦可約束我金牌門下弟子，誰還敢說老叫化多管閒事不成？」

徐元平怒道：「你這般強詞奪理，翼護門下惡徒，天下英雄，人人可以責備於你，在下素來心慕老叫化的俠名風範，但如以老叫化今宵這等作爲，實叫晚輩看得寒心。」

他乃生性率直之人，想到之言就衝口說了出來，也不管對方能否受得了。

神丐宗濤威名卓著，江湖上人人都對他謙讓三分，幾時聽過別人這等面對面相責之言，也不知心中是急是氣，一時之間，呆在當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徐元平罵過宗濤之後，轉身走到丁玲身前，問道：「妳現在能不能支持得住？」

丁玲雖覺五內如焚，燒得十分難過，但見徐元平關懷之情，芳心甚是感動，暗中咬牙，強忍痛苦，搖着頭笑道：「這點傷勢，我還能支持得住。」

徐元平一揮左手，對丁鳳說道：「二姑娘請抱着令姐先走一步。」

丁鳳看他滿臉忿怒之色，只得依言抱起丁玲，向外走去。

丁玲雖受重傷，但神志尚未昏迷，低聲對丁鳳說道：「叫他和我們一起走吧！宗濤武功何等高強，他決然打人不過。」

丁鳳依言回頭叫道：「徐相公，我姐姐要你和我們一起走啦。」

徐元平一皺眉，道：「妳們先走一步，我還有點事要辦，隨後就到。」

丁鳳看他神色堅決，不敢再勸，低聲對丁玲道：「姐姐，他不肯走，怎麼辦呢？」

丁玲道：「那咱們也別走啦……還是留在這裏看他和宗濤動手，必要時，妳還可助他一臂之力。」

徐元平看丁鳳停在大殿門口，知道兩人已看穿自己用心，略一沉忖，朗聲對神丐宗濤說道：「三日之前老前輩一掌震傷了晚輩內腑，使我在這荒廟之中，療息了三日……」

宗濤接道：「老叫化幸還未死，你如不服，盡管討還欠債。」

徐元平冷然一笑，接道：「晚輩生平之中，最恨僞善行惡之人，因平日常聽得老前輩行俠江湖的諸般事跡，是以，對老前輩的俠名、風儀，也就特別嚮往，不幸今宵所見，竟使我大失所望，看來江湖的傳言，十九都是子虛烏有，以訛傳訛。」

宗濤仰臉一陣大笑，道：「罵得好，幾十年來老叫化都沒有被人這般罵過了。」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我知道我的武功多半不是你的敵手，但我如不和你打上一架，心中這股怨忿之氣實在難以平下，不過，在沒有動手之前，我有一件事必須要事先說明，希望你也能共守此約。」

徐元平的豪氣，使這位生平中罕逢敵手的大俠爲之心折，他輕輕的歎息一聲，笑道：「就憑你當面向老叫化挑戰的這份膽氣，就足以自豪了，甚麼事，盡管說吧！」

徐元平道：「說起來也不算甚麼大事，今宵這場搏擊，不論誰勝誰敗，都不能牽涉到別人身上，如果我敗了，你只能對我一個人下手，不許波及到和我同行的朋友，萬一我勝了，我也只對你一人說話。」

宗濤笑道：「老叫化生平之中，從未聽過別人的話，今宵破例依你，你有甚麼事，請一起說出，免得一件一件的聽來痲煩。」

徐元平回頭望了丁氏姐妹一眼，嚴肅的說道：「我和宗老前輩相約動手比武，生死各憑本領，不管我們誰勝誰敗，都不許別人插手，即使我死了，也不許妳們移動我的屍體。」徐元平傲然一笑，道：「我的話已經說完了，老前輩請出手吧！」

宗濤笑道：「老叫化的年紀比你大了一大把，那有搶先出手之理？」

徐元平道：「既然如此，晚輩就恭敬不如從命了。」陡然向前欺進三步，舉手一掌劈去。

神丐宗濤雙肩微一晃動，向後躍退五尺，轉臉望着殿門喝道：「甚麼人！鬼鬼祟祟地躲外面。」

徐元平聽得怔了一怔，收掌向後躍退。只聽大殿外面哈哈一聲大笑道：「在下誤打誤撞到此，實非有心偷瞧，兩位不要見怪才好。」一個身着長衫少年，手撩衣角而入，正是冀東查家堡少堡主閃電手查玉。

神丐宗濤一皺眉頭，正要發

作，徐元平已搶先說道：「查兄來得正好，勞請爲宗老前輩和兄弟做個比武的見證如何？」

他這一叫，宗濤只好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嚥了回去，冷冷的望了查玉一眼。

查玉是何等機警之人，一見宗濤臉色，已知他對自己偷聽兩人談話之事，甚是不滿，當下一轉頭，裝做沒看見，轉臉望着徐元平道：「宗老前輩是一代武學宗師，徐兄是身懷奇學之人，兄弟不才，如何敢當見證重任，但徐兄既已吩咐下來，兄弟也不便推辭，說不得只好勉强應命了。」

徐元平喜道：「查兄肯賞兄弟面子，兄弟十分感激，但兄弟還有一個不情之求，不知查兄是否也能答應？」

查玉聽得心頭一跳，道：「徐兄有事，盡管吩咐，兄弟只要力能所及，無不遵命。」

徐元平黯然一笑，道：「兄弟承查兄看得起，折節下交，甚感榮幸，但兄弟自知難是宗老前輩之敵手，我死之後，請查兄看在咱們相交一場的份上，把丁氏姐妹護送到鬼王谷去，丁玲姑娘已身受重傷，唉！但願皇天佑她，能使她支撐着回到鬼王谷去。」

查玉笑道：「徐兄不可存有此絕念，要知宗老前輩乃一代大俠客身份，縱然徐兄不是宗老前輩敵手，宗老前輩也不致眞的傷着徐兄。」

神丐宗濤對二谷三堡中人沒有好感，聽得查玉之言，冷笑一聲接道：「這個可不一定，老叫化素來心狠手辣。」

徐元平突感一股怒火直衝上來，大聲喝道：「查兄不可以虛名測度人心，兄弟今宵親眼看到幾樁事情，想來就覺氣忿難平，既是動手，生死各憑武功，查兄只可一側觀戰，作個見證，即使我負重創，也不可出手相救，免得給人藉口，惹火燒身。」

向前大踏一步，左手「手撥五弦」，右掌「飛鈸撞鐘」，一攻之勢，用出兩種大不相同的力道，左手巧取，右掌力攻。

神丐宗濤見多識廣，一看徐元平攻出右掌，立時認出是少林派的手法，不覺心頭一震，左手「乘風破浪」，消去徐元平右手擊來掌力，右手「傍花拂柳」，破解了徐元平之一招「手撥五弦」，問道：「你是少林寺那位高僧弟子，快些說出令師尊號，免得老叫化開罪故友。」

原來宗濤這人性情冷怪，很少朋友，只有少林寺慧字輩中的高僧慧因和他相交莫逆，徐元平以不及弱冠之年，身挾武林絕技，這使宗濤想到當代高人之中，調教出這等弟子之人，實在寥寥可數，見他出手施展出的掌法，乃少林派十八羅漢掌中一招奇學，不自禁想到老友慧因大師，故而出言喝問一聲，如是故友慧因的衣鉢弟子，今宵倒是要讓他一着，拚上數十年英名受損，讓他一戰成名武林。

徐元平看對方一眼就辨出自己武功淵源，心下亦是暗自敬佩，他本想承認自己武功學自少林一脈，但轉念又想到慧空大師在傳授武功時相誡之言，不許自己承認是少林門下弟子，當下一挺胸說道：「天下武功本屬一源，無知世人故意把它分成派別門戶，這無非私具用心，在下武功雖有和少林相同之處，但並非少林門下。」

宗濤冷哼一聲，道：「好大的口氣，老叫化好意相問，你竟敢信口雌黃，今宵如不讓你受點教訓，你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

陡然欺身而上，舉手劈下一掌。

徐元平大喝一聲，右手一舉，「天生托塔」硬接宗濤劈下的掌勢。

雙掌接實，蓬然微響，激蕩的潛力渦旋成風，吹飄起數尺外觀戰的查玉衣袂，但徐元平却仍是屹立不動。

宗濤冷哼一聲，道：「好小子，果然不錯，再接老叫化一掌試試。」右手橫擊而出。

徐元平厲聲喝道：「再接一掌，也未必能要我的命！」

左掌斜出一招「力屏天南」，果然又硬接一擊。

這一掌，宗濤已運足了八成勁道，心想這一擊定能把徐元平重創當場，那知大出了宗濤意料之外，徐元平硬擋他這橫擊一掌，竟仍兀然嶽峙，紋風未動，不覺微微一怔，暗道：三日之前，他被我一掌震傷，那一掌力道，未必就强過這一擊暗勁，怎生三日之後，他武功竟似陡然增强許多。

這兩人幾招攻拒手法，祇看得一側觀戰的查玉心中大生驚駭，祇覺徐元平的武功較數日之前，似又增進極多。

相偎坐在大殿門口的丁玲、丁鳳原本十分緊張，在她們想像之中，徐元平決難擋接宗濤十招，不被擊斃掌下，亦將重創當場，那知幾招攻拒過後，徐元平不但毫無敗象，而且掌法愈出愈奇，功力竟也似與宗濤在伯仲間，力拚巧打，絲毫不落下風。

宗濤一掄急攻被徐元平硬拚巧封的擋了回來，心中既驚又怒，大喝一聲，正又揮掌攻了上去。

徐元平揮拳接鬥，兩人重又打在一起，這次激鬥較剛才尤爲猛

烈，霎時間掌影繽紛，四週風生，十合之後，已然難分敵我，祇看得雲夢二嬌和查玉眼花撩亂。

激戰中忽聽神丐宗濤大聲喝道：「再接老叫化一招『五嶽壓頂』試試！」運起眞力，當頭一掌劈下。

徐元平聽得宗濤一激，果然一橫右掌「一柱撐天」，運起功力，橫架一擊，左手突然施出十二擒龍手中一招「金索縛龍」，疾如閃電而出，扣住了神丐宗濤左腕脈門。

這一套獨步武林的奇奧之學，果是招招變化精妙，饒是宗濤見識廣博，能辨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學，竟也無法閃避徐元平這一招擒拿手法，左腕竟被他一把扣住。

這奇詭的一擊，使宗濤驚駭得怔了一怔，右掌下擊力道，減去不少。

徐元平振腕一招，推架開宗濤下擊的右掌，大喝一聲，左手用力向旁側一帶。

宗濤左腕脈門被扣，勁力消失不少，被徐元平一帶，不自禁向前一栽。

這是他出道江湖以來，從未受過之辱，不禁大怒，暗中運氣，貫注左腕，左腕頓時堅逾金石，用力一掙。

徐元平在宗濤運氣之時，已自警覺，暗運內勁，五指勁力突然增强。

彼此互運內力一較暗勁，竟然是半斤八兩，難分勝負，徐元平無法逼宗濤血脈逆行，消失抗拒之力；就範受縛，但宗濤亦未能掙脫徐元平的五指擒拿。

神丐宗濤一掙未脫，左膝一抬，猛向徐元平小腹上撞擊過去，同時一側身右肩直撞前胸。

這等近身相搏，乃高手相鬥中極少見聞之事，徐元平雖身懷曠絕千古的「達摩易筋經」上功夫，但他畢竟是缺少搏鬥經驗之人，吃宗濤膝擊肩撞，迫得他收回扣着宗濤脈門之手。

神丐宗濤擺脫了被扣左手，又放手搶攻，他已知對方武功高强，心中再無顧忌，掌劈指戳，着着襲向徐元平的要害大穴，這番攻力，威勢之猛，直似波翻浪湧，而且掌力愈來愈强，招術愈打愈奇。

徐元平三日養息，雖把慧空大師轉授的眞元之氣引入經脈，融合吸收不少，但還未能全爲己用，動手之初，憑一股英銳之氣，運功對敵，借助引用慧空大師眞力，看來內功勁道似和宗濤在伯仲之同，但經過一陣搏擊之後，漸感內力不繼，運氣受阻，和功力深厚的宗濤相較，漸感相形見絀，掌力越打越弱，全憑奇奧的手法，勉强支撐不敗。

要知宗濤被譽爲一代武學宗師，不但功力深厚，掌勢雄渾，而且見多識廣，博通各門各派武學，徐元平初和他動手相搏，所用手法大都是江湖上罕見之學，宗濤雖有着精博的武功，廣博的見聞，豐富的搏擊經驗，但因瞧不出他武功來路，無法搶制先機，每每被徐元平一招奇學迫得他退避開去。

但在兩人激戰到百招之後，徐元平熟記的各種手法都已用過，必須要想上半晌，才能再出一招奇學，是以他攻出之勢也愈來愈慢。

可是「達摩易筋經」上記載的武學，無一不是奇絕之學，他雖然招術越來越慢，但每攻出一招，必把宗濤迫退。

這時兩人的神態看上去極是怪異，宗濤雖然已取得絕對優勢，但心中却是愈打愈覺驚駭，祇覺對方手法怪異奇奧，招招是未聞未見之學，不自覺心神專注在對方手法之上，反而忘記了傷敵求勝之事。

徐元平却是凝神沉思，不時皺起眉頭，想了半晌才打出一掌。

兩人就這樣的又對拆了二十餘招，徐元平出掌時間愈來相隔愈長，但攻出手法却是越來越奇，指襲部位無不出人意料之外。

這一場搏鬥，不但使徐元平和宗濤獲益良多，就是一側觀戰的查玉和丁鳳，也看得心神俱醉，受益不淺。

兩人又拆了兩招，徐元平忽然心頭一動，暗道：我和他這般打法，如何能勝得了他？不如專以熟記胸中十二擒龍手和他快速相搏，以決早分勝負。

念轉掌動，正待改易十二擒龍手和宗濤相搏，忽聞噗通一聲，似是有人摔倒在地上。這陡然的變故，使兩人不約而同的停下手來。

轉臉望去，祇見小叫化側臥地上，口中還不停汩汩流着鮮血。

原來他看師父和徐元平動手相搏的招數神妙無比，攻拒之間醉人如酒，不覺忘了自己身負重傷之事，掙扎起身，全神貫注着兩人搏擊攻拒。

他身受內傷本極慘重，這一用心神，突覺腹中氣血上衝，一陣頭暈目眩，再也支撐不住，噗通一聲摔倒地上。

宗濤聞聲警覺，想到愛徒身受之傷，必須及早施救，遲則傷脈硬化，祇怕要落得終身殘廢，不禁心頭大急，望着倒在地上的小叫化子，滿臉愁慮。

徐元平看到小叫化摔倒情形，忽然想到了丁玲傷勢，轉頭望去，祇見丁玲倚牆而臥，雙目緊閉，不禁心頭一震，慌忙一個縱起，躍飛過去，伸手一摸她的額角，祇感高燒燙手，暗自吃了一驚，急聲叫道：「丁姑娘，丁姑娘！」（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令狐爽被師父所騙，回家偷銀子，被其父發現關入大牢，當晚流寇血洗虎牢關，他則倖免逃過被殺，但却成了孤兒。他繼續追隨四魔、四邪南下，追阻押寶官兵，來到陝南一處野店，見馬寡婦母女正與官兵拚殺，乘機偷窺馬車上藏寶木箱，發現其內藏有利箭暗器，令狐爽及時阻止馬寡婦母女開箱，以免遭受暗算……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饞嘴吃雞大瀉肚　分贓開箱中毒計

趕大車的抖着手上長皮鞭，他厲叱：「閃開，閃開，那有那麼多的米糧送你們。」

另一怒漢吼道：「咱們這是長安沈大人的家私，你們攔住路，就不怕爺們動刀呀？滾開！」

兩個老花子對着看，二人忽然也翻了臉。

左邊的指着七八百花子大吼道：「他娘的，咱們這麼多人沒吃的，貪官把銀子往家鄉運，天不開眼呀！」

右面的也吼道：「他娘的，餓死也是死，挨刀也是死，不如死個他娘的轟轟烈烈的！」

大車上兩個大漢站起來了。

車後邊過來一怒漢，他憤怒的吼叱：「再是轟轟烈烈，也沒聽過花子美名傳千年！」

忽聽一聲大吼：「放屁，誰說花子不能美名傳千年呀，操他娘的，咱們太祖皇帝朱元璋，不是也幹過杆上的偉大事業嗎？」

他這麼一吼，大家抬頭看，西門風過來了。

西門風說得對，朱元璋也幹過花子郎，然後又去當和尚，天下人人皆知的事……

西門風對兩個老花子道：「他們如果不救濟，今天大家在這兒泡，他們吃，咱們搶，就當是太祖老皇下的詔，他們能把咱們怎麼樣？」

車上大漢火大了。

「娘的老皮，你是要造反呀？」

西門風道：「不是造反，是要幹掉你們這些貪官，你們可把爺們害慘了，害得爺們當了要飯的！」

「嗆嗆」之聲響起來了。

忽聽大車上有人厲吼：「殺了攔路的！」

十五個大漢舉刀奔過來，花子們大叫：「殺人了！」

叫殺人就該逃走呀，可是他們一個也不逃，舉起打狗棒幹上了。

有道是：窮人造反天下大亂，花子造反為了吃飯！

窮人不一定沒飯吃，花子沒有隔夜糧，所以說，花子造反理由更強。

祇不過西門風這批花子不一樣，因為他們鎖定了對象，對象就是沈長明。

沈長明幹了二十年長安太守，搜刮不少黑心錢，要不然每個人原本都是爹娘生，爹娘養，為甚麼姓沈的有那麼多的銀子花不完！

姓沈的不會帶着銀子來做官，那當然是貪了贓又枉了法，大撈一筆要回家。

西門風的花子幫總舵就設在長安大雁塔附近的歪柳村，多年前就知道姓沈的最有錢。

天下不亂不敢搶，天下大亂搶翻天！

西門風此刻就大吼一聲有力量。

「兄弟們！打死這批平日裏為虎作倀的王八蛋，搶了這些贓銀子大家分。」

「打呀！」

「殺！」

押車的一共四十人，這其中有五人乃是有功夫的人！

這五人的本事有多大？說起來不比車風、崔明仁、勝英、甘天和四人差。

祇是這五人早被六名花子幫六袋高手圍上了。

其實這五人都是有來頭的人。

那個與方圓對上的矮漢子，滿臉長了青春痘，此人他叫文昌大，乃關西大俠文過的兒子，人稱他小霸王文公子，看他使刀的架式，就明白他的刀法夠辛辣！

那個同花子幫長老之一的史明對決的叫伍作人，秦川人送他個外號叫伍剝皮，一對短刀上下交織着舞得緊，史明一上來就差一點被他削破頭皮！

還有個同花子幫田和幹的傢伙叫崔明貴，這人曾在五老峯下打過獵，個頭大，有力氣，人們叫他催命鬼！

花子幫池水同一個半百壯漢幹得狠，那人半百力氣大，鐵棍掃打帶風聲，池水的打狗棒就不敢硬碰上！

西門風撲擊另一怒漢，那怒漢名叫吉方，一杆槍舞得嗚嗚響，西門風幾次未奪過來，氣得他咒罵不休！

六袋高手六個人，圍在四週等出手。

近千個花子往大車上衝，死守大車的官兵不放鬆。

雙方道上幹得凶，忽然間，從半峯飛落八個人。

不，應該還有一個少年人，吶，這少年人在山峯半崖處跑得幾乎往山下滾！

這少年人就是令狐爽。

那四魔四邪飛奔而到，他們早就看準了。

八個人分兩批，一批四人擊殺護車官兵們，另一批撲殺護車的五個武功高的人！

祇見那宇文鳳厲叱一聲：「方長老閃開，看我三招之內收拾他！」

方圓正與文昌大幹得凶，忽聽是宇文鳳來了，他便也哈哈的笑了。

「好，看你三招收拾他……」

宇文鳳出劍疾挑，她旋身打出柳葉刀！

宇文鳳的飛刀向無虛發，祇見一點寒星直奔文昌大的面門。

文昌大吃一驚，這個女人眞叫狂，一照面就打暗器！

文昌大也冷笑，他張口就去咬，因為接之不及了。

祇是文昌大想不到，宇文鳳的飛刀只是誘敵的，她的長劍才是眞的要殺人！

「咻」的一聲，文昌大還眞的咬中那支打來的柳葉飛刀，不料他還未吐出來，就覺左肩頭一陣劇痛。

「哎呀！」文昌大的肩頭冒鮮血，小霸王成了小癟三，他挽着刀就拔身逃。

宇文鳳並不追殺，她持劍吃吃笑。

那方圓與一個六袋高手去追殺，追到了山邊不追了，因為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寶！

司馬元衝向與史明對殺的伍剝皮，別看伍剝皮一對短刀鋒利，他見是終南老人司馬元撲來，一雙腿肚子幾乎轉筋難提起。

終南老人司馬元，秦川道上不論是黑白高手，誰也討厭遇上這老東西，無他，單祇司馬元的十指能穿石，就嚇跑很多人。

伍作人一聲怪叫：「老子不幹了。」

他叫了這一句，拔身就狂逃，他心中明白，這老怪的輕功已至化境。

令狐爽就以為這老東西會飛！

伍作人連回頭看的機會都沒有，他全力的逃，逃到了半山上回頭看，他罵了！

「操你老親娘的，還以為你追來了，沒得害你家伍大爺拚命的逃！」

原來他發覺司馬元並未追殺他，他才會咒罵！

司馬元當然不會追他，司馬元又不是傻子。

＊　＊　＊

東方東撲向崔明貴，他仗劍大叫：「田長老，看我來收拾他！」

田和道：「呂洞賓，咱二人合力宰活人！」

崔明貴一聽來了東方東，江湖上都知道東方東的外號是呂眞人！

崔明貴拚了命的狂砍十一刀轉身就跑，他一邊跑還一邊叫罵：「不要臉，想兩打一呀，老子心裏記下了這筆賬，早晚找你們討！」

東方東哈哈笑了。

「娘的，逃就逃吧，還找個鳥的下台階！」

那池水已奔到外圍了，因為那個半百老傢伙力氣大，鐵棍掄得不敢用打狗棒去碰！

夏侯金便在這時過來了。

這位高原野狠鐵拐李，力氣大，內功高，最喜歡同人比力道，他見這老者憑力氣，打得花子們難近身，他撲過來就是一拐掃……

「噹……」

嚄，一根粗鐵棍上了天，「叭」的一聲又落在花子羣中，就聽有人一聲「哎呀」，人也被砸倒在地上了。

那半百老者直把雙手用力甩，還抖着手臂雪雪呼痛，而夏侯金已哈哈笑地打來了。

半百老者不幹了。

「操你娘，你力大，老子怕你了！」

他已經跑入林中了，他還大聲賣字號！

「老子席大，後會有期啦！」

原來這老者是出身太行山區的獨行大盜席上天！

五個人逃了四個，祇有一個舞花槍的正與西門風幹得凶，花子幫的人已包圍了七處，正同那些押車的拚命！

那四邪也加入了。

這四人之中「神目殺手」公治長一連殺倒三個押車的，他才哈哈笑了。

「公羊山吶，今天咱二人比賽殺人吶，且看那一個殺得多，哈……」

公羊山回應道：「這批傢伙才幾個，不過癮！」

申屠艮道：「眞是一批二百五！」

上官文厲叱：「再不走你們死絕吧！」

這四個人大聲吼，果然有效了！

押車的還有十四人，發一聲喊全逃了。

那個耍槍的吉方發覺自己在唱獨脚戲，四週圍了許多人，全是花子幫的人，心一慌，掄槍狂扎十七下，騰空便往山上林中逃。

西門風大笑：「回去找你媽！」

有人問西門風：「叫他找他媽幹甚麼？」

西門風笑道：「找他媽去問問，爲甚麼祇給他生兩條腿，生四條腿跑得不是更快了嗎！」

「哈……」

「哈……」

花子幫的人全笑了。

令狐爽也笑了，他笑的聲音也最大了。

這場面令狐爽一看就淸楚，因爲他發現大車上並非放着金銀財寶，那是坑死人不償命的機關，想也知道，這些護車的官兵們會爲了這些拚老命？

如果眞的是財寶，爲甚麼不見有頭兒出現，又爲甚麼砍殺幾刀拔腿就走掉！

當然，那些被活活打死的押車人，八成不知道大車上是機關，死得眞寃！

現在，花子幫中傳出哈哈大笑聲！

西門風十分愉快的站在大車前，他愉快的看着四邪與四魔！

東方東當先過來了。

「花子頭，這一回應該不會再上當了吧？」

西門風道：「上當不上當，看了才知道！」

東方東道：「由誰來看？」

西門風道：「當然是分了大車以後，咱們各自觀看自己的！」

於是，四魔與四邪全圍上來了。

申屠艮罵大街：「娘的老皮，想弄姓沈的銀子，還眞他娘的夠費力氣的。」

宇文鳳道：「這費甚麼力氣？人家姓沈的長年累月剝刮地方，二十年才存下來，咱們吃苦十天半就弄上手，這個苦也叫苦呀！」

申屠艮道：「你這女人不想想，咱們還要動刀槍，不是白白拿的呀！」

上官文道：「分了，分了！」

公羊山道：「還是他娘的『外甥打燈籠，照舅(舊)』分嗎？」

西門風道：「十輛大車一個樣，當然是四六分！」

他頓了一下，又道：「八位，要不要再叫這十輛車馳一段路呀？」

上一回大車在熊耳大山野店前繞場一週，八個惡魔爲的是看車輪壓在地面上的車痕。

這一回他們不這樣，這一回又有了新主意。

東方東跳上大車上，他對花子幫的人們大聲吼：「你們聽淸楚了，天下事如果要太平，那得離不開兩個字！」

西門風道：「是甚麼兩個字？」

「公正！」

說着，東方東以手上長劍指指大車，又道：「大車上裝的是什麼？不知道。」

四邪聖中，公羊山大吼：「有什麼話快說吧，別他娘的咬文又嚼字，吞吞又吐吐惹人煩。」

一笑，東方東道：「話說淸楚好辦事。」

他一頓，又道：「咱們把大箱子全都搬下車，每個箱子打開來，寶是寶，金是金，綾羅綢緞分成批，古玩玉器擺一起，然後再四六的分，你一件我一件，大伙笑着再打包，駄在馬上都會笑。」

宇文鳳笑呵呵的道：「我贊成。」

申屠艮道：「我們四個也同意。」

西門風開口了。

「不行，我們花子幫不贊成。」

一怔，東方東道：「爲什麼你們花子幫不贊成？」

西門風道：「仍然與前一回相同，大車十輛分六四，我們不用去開箱。」

東方東一笑道：「萬一你們六箱是雜物，那時候見我們的四輛大車上是寶物，你們不就要瘋了？」

西門風道：「人生下來就是賭，時時賭，天天賭，有賭就有爭，你也爭，我也爭，爭到後來一場空，早也空，晚也空，何如此刻叫她娘的空？」

他還大聲的叫道：「兄弟們，便是賭空又怎樣？你們說，賭不賭呀？」

「賭！」

嚄，近千人叫得震天價響，氣壯山河似的還有人拍手在大笑。

西門風對東方東道：「怎麼樣？還是原來的四六分帳好吧！」

東方東思忖一下，他看看十輛大車，再看看申屠艮道：「你們四個怎麼說？」

申屠艮道：「花子幫怎麼說就怎麼吧，不錯，人生本是賭一場，造化弄人又何妨，操他娘的賭了。」

東方東也點頭笑了。

令狐爽心中爽極了，今天要有人上當，這些花子們不認命，一心想着發大財，同流寇差不多，就叫他們死幾個，還有那八仙洞中的邪聖。

令狐爽只對宇文鳳四人關心，因爲他打定主意要跟他們四人學功夫。

* * *

令狐爽閃到大路上，他還側身抱住一棵大樹偏頭看，光景好像是在躲人似的。

大道上，只見花子們紛紛跳上大車，前面六輛全是花子幫的。

後面四輛分給了四邪與四魔。

現在，這八人也分家了。

東方東與申屠艮划拳挑大車，二人划的是猜酒拳。

東方東連着贏，他挑八九兩輛車，那第七與第十輛大車便屬於四邪的了。

於是，大車也移開了。

於是，令狐爽奔到了宇文鳳身邊來了。

「師父，這可是緊要關頭到了。」

宇文鳳叱道：「馬上分寶了，有什麼緊要關頭？」

令狐爽道：「生死已到最後關頭了。」

東方東怒叱道：「小子呀，你他娘的少攪和，公鷄生蛋，無中生有呀！」

令狐爽道：「各位師父們，兩輛車已是師父們的了，只不過我小子只是提醒師父們，千萬由他們先開箱，完了沒事咱們再動手。」

宇文鳳道：「小子，你發現什麼了？」

令狐爽道：「四位師父快過來，我只一說，你們就知道，你們收下我這個徒弟是多麼的幸運呀！」

夏侯金叱罵道：「這小子吃了一肚子的衝天炮，盡放些出溜屁，你想幹什麼？」

他四個人還是走到了大樹下。

只聽令狐爽道：「我可是爲了增加四位師父的收益，才有這一着的。」

宇文鳳看看東方東。

東方東已指着道上，道：「大箱子他們搬下來了。」

四人轉頭看過去，果然花子幫的人把大木箱一口一口的抬下了大車。

申屠艮四人也把大木箱抬下來了。

東方東問令狐爽道：「你小子到底發現什麼了？」

令狐爽帶着幾許神秘的小聲道：「大木箱中有機關，裡面藏的是利箭飛刀帶毒針呀！」

他此言一出，宇文鳳四人也怔住了。

令狐爽笑笑道：「我是要他們去開箱，射死那些王八蛋，最好射死光，所有的寶物全是師父四人的了。」

「嘿！」

「哈！」

夏侯金四人齊聲狂笑起來了。

令狐爽又道：「師父們，剛才看你們同人拚命，徒兒的心中好緊張。」

東方東道：「你緊張什麼？」

令狐爽道：「我怎麼不緊張？你們是我師父呀，我也想，如果你們把功夫全部敎會我，衝鋒陷陣殺敵人，打砸燒殺弄銀子，我就會代替師父們，替師父們分勞擔憂了，是不是？」

宇文鳳已笑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有幾個花子在吼叫了。

有個六袋頭目吼道：「開啦，開啦。」

嚄，花子們一個個圍上去了。

這一回每口箱子並不重。

在野店前土場子上，每口箱子沉甸甸，因爲裡面裝的是石頭蛋。

這一回不一樣，每口箱子不重也不輕。

這時候，那四邪聖正自圍站在兩部大車前，四個人不動手，申屠艮看那箱子直瞪眼。

「娘的，不像是裝了銀子的。」

公冶長道：「裝的什麼古景呀？」

公羊山道：「也許是綾羅和綢緞。」

上官文道：「三位老友呀，兩輛大車四隻箱，何不每人分一隻，各自去看各自的箱。」

公羊山道：「我同意，這樣誰也吃不了虧，攤到什麼是什麼。」

這四邪聖正在車上搬大箱，忽聽得花子幫中有人尖聲嗥叫起來了。

「啊！」

「錚錚，咻咻」之聲傳來，十幾個花子已往地上倒去。

仔細看，有五人滿面黑慘慘，中了毒針在地上哀嗥着，隨之，又是幾個大箱掀開來，便也把三十多叫花子射得滿地滾爬哭叫起來，七口大木箱藏的不是寶，全是設計妥當的暗器，射得幾十個花子眞正成了「蒼蠅啃西瓜，滾的滾爬的爬」，哀叫聲傳出三里外。

西門風大叫：「快閃開，快走開呀！」

花子羣不圍觀了，一個個閃出七丈遠，目瞪口呆的半天未出聲。

申屠艮四人每人搬了一個大木箱在身邊，一見花子幫死傷一大片，他們嚇得急忙跳出五丈外。

上官文大叫：「我操，八成又上大當了！」

四個人轉頭看向大樹邊，宇文鳳四人撫掌笑起來了。

「神目殺手」公治長雙目一厲，吼叫道：「喂，你們怎麼不開箱？」

東方東已對令狐爽另眼相看了。

他聽公治長在吼叫，便也回應道：「公治長呀，大年初一過年呀，熱鬧還在後頭吶，哈！」

公治長拔身奔到大樹前，他發現令狐爽在笑，心中一緊：「喂，大箱中不是裝的寶呀，你們不信開開看。」

東方東四人當然不會去開箱。

東方東却對公治長道：「我們當然會開箱，等你們開過以後我們開。」

公治長怒視令狐爽道：「小子，我叫你替我去開箱，你去不去？」

不料令狐爽眞乾脆：「去！」

宇文鳳一聽大怒，罵道：「去送死？」

東方東也接道：「你是我們徒弟呀，我們不答應叫你去送死，功夫尚未教你吶，小子。」

令狐爽笑了。

「各位師父，你們體諒徒兒，愛護徒兒，關心徒兒，那眞叫我溫暖全身，只不過我爲他去開箱是有條件的。」

一聽有條件，公治長道：「什麼條件？」

令狐爽道：「我的條件很簡單，我不是用手去開箱，我用石頭砸木箱，木箱砸爛，裡面的寶物自然會出現，我也不會挨箭。」

公治長道：「砸壞箱中寶物怎麼辦？」

令狐爽道：「大叔呀，除此之外，我就沒法做了。」

想了一下，公治長道：「好，小子你就用石頭砸我的箱子吧！」

令狐爽道：「砸爛寶物我不管。」

公治長已往他的大箱走過去了。

令狐爽奔上一處斷崖上，他抱了幾塊大石頭，他站的地方距離地面五丈高下，對下面的公治長道：「快放在山崖下，我砸了。」

公治長果然把大木箱平放在山崖下，四魔四邪忙閃開，全心專注令狐爽。

令狐爽站在崖上大聲叫：「西門大爺唷，想開箱子快過來唷，過來我替你們把箱開。」

西門風正在着急，忽聽令狐爽如此吼叫，立刻命人把剩餘的幾隻大木箱抬過來了。

花子幫的人近千人，一大片擠在山崖前。

四邪四魔也站在山崖下，這時候，大伙瞪着眼睛抬頭看，嚄，令狐爽頓覺有一種「君臨天下」的氣概。

他覺得爽呀！

想也知道，這麼多人聽他一人的，怎麼會不爽，他爽得不得了。

「喂，閃開了，我這就開箱了。」

只見一塊大如西瓜的石頭自崖上拋擲而下，那石頭瞄得準，直往大木箱上落去。

「彭！」

「咻……卡……」

怪聲在木箱破碎中發出來，十幾支利針四下射，只可惜有一大半暗器被石頭砸壞了。

公治長飛身過去，他撿視大木箱內，只見木箱中上層安裝四種暗器，機簧連在鎖後方，箱蓋一動就會射。

令公治長奇怪的是箱中放了一個油紙包，香味已經溢出來了。

只見他撿起大油包，拆開來一看，嚄，他笑了。

「好大一隻滷鷄在裡面。」油包上有張字條，寫的是：

「你若不死，請你吃鷄。」

公治長哈哈大笑，他高舉大滷鷄，道：「嗨，他娘的，吃隻滷鷄也不錯。」

公治長果然大吃起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道。

這時候，花子幫的人們全楞了。

就聽那公羊山也叫起來。

「喂，小王八蛋，你也替我把箱砸開來呀。」

令狐爽大笑道：「好呀，你把箱子快放好，我照準大箱拋石頭。」

公羊山果然把大木箱也放到崖下面，人也立刻跳開在五丈外。

令狐爽大聲吼叫了。

「喂，你們閃開了。」

他雙手舉大石，對準木箱砸下去。

「彭！」

「咻！」

又是幾隻毒針射出來，大木箱也破了。

木箱一破，機關失靈，公羊山急忙奔過來。

公羊山掀起破木箱低頭看，只見安裝的機簧也碎了，果然也發現一個大油包。

公羊山哈哈笑，他把油包打開了。

「滷鷄……不是的，這是道口燒鷄呀！」

在豫西南有個地方叫道口，那兒的燒鷄最出名，也是供品一種，吃一口香三天。

公羊山舉着燒鷄看字條，同樣的，上面寫着：

「你若命大，請你吃燒鷄。」

公羊山舉着燒鷄啃起來了。

這光景花子幫的人們在流口水了。

於是，上官文的大木箱與申屠艮的大木箱，也由令狐爽如法炮製的砸開來。

果然，箱中不是滷鷄就是燒鷄。

西門風一見大聲叫起來。

「等一等！」

申屠艮道：「等什麼？」

西門風道：「你們每人一口箱子，每人就是一隻香噴噴的燒鷄滷鷄呀！」

他指指近千人的花子們，又道：「我們分了六輛大車，剛掀箱子就死傷數十人，六輛大車也只有十二隻大木箱，每隻箱子一隻鷄，一共才有十二隻鷄，我們每人吃半口也不夠呀，你們口下留情，手底下留德，餘下半隻給咱們也嚐嚐，怎麼樣？」

申屠艮四人怔住。

忽聽崖上的令狐爽大聲叫起來。

「我親愛的師父們，你們是大慈大悲的好人吶，你們救苦又救難，你們扶危濟貧有正義，何不把你們箱中的燒鷄贈與花子幫中飢寒人？」

宇文鳳道：「放屁，送他們吃呀，我們自己不會抱了燒鷄去享用。」

令狐爽道：「師父，你聽徒兒的，就慈悲這麼一回，下不爲例，如何？」

東方東道：「這小子有毛病。」

夏侯金道：「我看他欠打。」

司馬元道：「三位，這小子必有陰謀，咱們何妨就聽他這一回。」

東方東道：「娘的，眞鬼。」

他抬頭，又對崖上的令狐爽道：「好吧，師父們開始寵你了，小心你的皮肉。」

令狐爽一聽道：「謝謝！謝謝！」

西門風大聲對令狐爽道：「等我老花子找到了我的女兒西門吹花，我叫她同你做朋友。」

忽聽申屠艮叱道：「你女兒是我的徒弟了！」

西門風道：「可以呀，把你們的燒鷄分過來，我就答應我的女兒當你們的徒弟！」

他此言一出，申屠艮四人不吃了，把燒鷄滷雞拋向花子羣中了。

嚄，花子們接住四隻幾乎已啃一半的雞，可是沒有一個人敢張口咬。

於是，等到宇文鳳四人的大木箱，與花子幫的十二隻大木箱中燒鷄滷雞集中之後，西門風在這些燒雞中納頭一拜，他可開口了。

「信陽的滷雞，道口的燒雞，又怎比得咱們花子雞，無奈如今天下大亂，誰還養甚麼雞呀！」

他再作揖一拜，當先抓起一隻滷雞，十分小心，又十分溫雅的咬了一口。

僅是一小口，他便往幾位長老手上傳過去。

再由長老每人輕咬一口，再往頭目們傳下去，別看那麼多的花子，每人或多或少的均咬了一小口，看吧，每個人盡在口中嚼味道，就是不往肚內嚥。

不能嚥，嚥了口中就不香了。

* * *

令狐爽對西門風大叫：「西門大爺呀，怎麼不派人去找你的閨女她呀！」

西門風口中有雞在含，他聞言也不開口，只把大手搖了幾下。

於是，東方東一把揪住剛走下來的令狐爽，吼罵：「你他娘的幹的好事呀！」

令狐爽道：「我又怎麼了？」

東方東道：「你爲甚麼當衆叫咱們當善人？你他娘的管別人肚皮，忘了咱們自己人了！」

夏侯金也吼道：「看別人吃得油了嘴，我恨不得一拐子打死你！」

司馬元道：「小子啊，你說說，我聽聽，爲甚麼你不叫咱們吃燒雞？」

令狐爽笑笑，道：「我的師父們，你們都是有道的高人呀，幾乎成了眞八仙，難道不知道一件

事？」

宇文鳳道：「甚麼事，咱們不知道？」

令狐爽道：「餓！」

宇文鳳道：「餓還不知道呀，要你問呀！」

一笑，令狐爽道：「師父們，你們知道天底下甚麼樣的東西命最長？」

他此言一出，宇文鳳四人也楞了。

令狐爽道：「烏龜王八命最長，蟒蛇也活幾千年，因爲他們不怕餓，越餓活得越快活，所以啦，師父們也學烏龜王八蛋！」

東方東大怒。

「娘的，你轉彎抹角罵師父們呀，揍你了。」

令狐爽道：「別打了，我這說的實話呀！」

不料就在這時候，忽聽公冶長雙手捂住肚子，大聲吼叫道：「要拉稀。」

他還眞快，立刻往林中奔去了。

不旋踵間，公羊山也按住肚皮一聲叫：「我也要拉稀了！」

公羊山跑得更快，飛一般的不見了。

於是，上官文與申屠艮也慘了，提了褲子往林中跑，轉眼不見這四個人，只聽林中在响鞭炮。

當然沒人放鞭炮，申屠艮四人拉稀了。

宇文鳳一見這光景，她由不得哈哈笑起來了。

東方東不打令狐爽了，他摸着令狐爽的頭大笑，道：「他娘的，天才兒童呀，哈……」

令狐爽道：「師父，你不打我了？」

東方東道：「師父不但不打你，這以後如果有人鞭打你，師父就會爲你出氣。」

夏侯金道：「小徒兒，你怎麼知道那麼香的滷雞不可以吃？」

令狐爽道：「我是想的，因爲我見箱中放了雞，這箱子必是兩人合製的，叫人上當。」

他此言一出，「終南老人」司馬元猛一驚，道：「如果這兩個老小子聯手，那眞叫可怕！」

宇文鳳道：「誰？」

司馬元道：「一個是『中原暗器機關王』戈然，另一人就是那河南唐河毒王白無忌。」

他此言一出，東方東也吃一驚……

「娘的，如果眞是這兩個老東西作怪，我們八仙就不得不佩服沈長明有辦法了。」

宇文鳳道：「難怪咱們連着上當。」

夏侯金道：「娘的，我們二人去，幹掉他們。」

東方東道：「我們到甚麼地方找去，如今兵荒馬亂的。」

幾個人正說着，忽見花子們紛紛往林中奔去。

有的大聲叫：「拉肚子了呀！」

有位長老也吼叫：「花子肚皮鐵打的，觀音土，榆樹皮，生吃老鼠不在乎……哎呀……」

他本來叫着打算提高士氣的，不料他老兄叫一半，自己也忍不住的要拉了。

他往林中跑，頭也不回的直哎呀！

只有一人靜靜的坐在地上不動了。

這人不是別人，西門風是也。

西門風此刻把眞氣運在肚皮裡，有一塊青紫色巴掌那麼大小，在他的肚皮上運行着。

西門風就是本事大，內功練到家，眞功夫抵擋肚子裡面的巴豆粉，他就是不拉。

花子們見門主如此能耐，誰不暗中佩服了。

令狐爽就覺得西門吹花的老爹本事大。

幾乎鬧了半個時辰之久，忽見許多人提着褲子走出荒林外。

大道邊上的西門風，忽然間張口大吐，他幾乎連膽汁也吐出來了。

東方東走過去，冷冷道：「別人由下面拉，你却偏偏由上面吐，多難受呀！」

忽的，西門風一聲叫：「哎呀！」

他拔身就往林中跑去了。

當然，他入林是去拉稀的，他的功夫再大，可人家用毒之人太過高明了。

滷雞是香的，誰會知道上面有巴豆粉擦入肉裡？

西門風白白忙了半天，他仍然要去拉。

* * *

令狐爽笑了。

「師父們，常言道得好，好漢架不住三拉，你們看，他們才剛開始拉呀！」

那面，幾個六袋花子們大罵起來了。

「操他先人祖奶奶，缺八輩子德呀！」

「這人太可惡，生兒沒屁眼！」

令狐爽笑笑，道：「各位的寶物還要不要了？」

誰也不開口，因爲肚子在骨碌碌地響。

大伙不再談追劫寶物的事了！

這光景誰的肚子響的聲音大？那當然是四邪聖四個功夫高的人了。

這光景又是誰拉得最厲害？那

當然也是申屠艮他們四個邪聖了。

爲甚麼他們拉得凶？那當然是他們吃的燒雞滷雞最多的原因了。

「無影刀」上官文忽然摸近令狐爽，嚇得令狐爽一瞪眼，而上官文的那把如幻之刀已架在令狐爽的脖子上了。

「小王八蛋，你引老子們上惡當！」

令狐爽這一回笑不出來了，因爲他明白，這八人不是八大仙，這八人是黑道上成了精的人物。

他更明白，這種人殺人也是隨心所欲，他們殺個人，就如同踩死一隻螞蟻那麼的不在乎。

「哎，大叔呀，刀子不是開玩笑的呀！」

宇文鳳一邊厲叱，道：「上官文，你想幹甚麼？」

上官文吼道：「老子想殺了他。」

宇文鳳道：「你們拉肚，關我們的徒弟何干呀？」

東方東也點頭：「對呀，關我們徒弟甚麼事？」

夏侯金一頓鐵拐，吼道：「上官文，你找打架呀，那過來試試。」

申屠艮又自林中走出來。

申屠艮第二次拉完，滿鬆散的直喘氣。

申屠艮道：「拉慘了，那有精神鬧內鬨。」

宇文鳳道：「出刀無名嘛，憑甚麼？你們厲害？再過十年你試試！」

她的意思是，再過十年，令狐爽習他四個人的功夫以後，你上官文就不是他的對手了。

上官文還是收刀了。

「小子，我問你，你的四個狗屁師父爲甚麼未吃？」

令狐爽道：「我叫我師父四人等等吃。」

「爲甚麼要等一等？」

令狐爽道：「我以爲大木箱既然有坑人的機關，木箱中的燒雞就有問題，何不等一等先看吃過的人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問題，就別吃，如果沒問題，連我也要伸手向我的四位偉大師父討隻雞腿吃。」

上官文叱道：「你怎麼不提醒我們四人？」

令狐爽哈哈笑了。

「大叔呀，我爲甚麼要提醒你們呀？對我有甚麼好處？又不會教我幾手功夫！」

申屠艮道：「至少咱們八人聯手是同路，你小子就應該說出來。」

令狐爽道：「我要是攔阻呀，準挨揍！」

他對宇文鳳道：「師父是我的師父，我叫他們等一等再吃，反正等一等也沒損失，怕誰來搶呀，師父，你說對不對？」

宇文鳳吃吃笑了。

上官文拔腿又跑了。

他爲甚麼突然又跑走，只因爲又要拉肚子去了。

上官文邊跑邊罵：「操他娘的，非到唐河找那毒王白無忌不可，老子殺了他。」

上官文剛跑入林中，花子幫幫主西門風走來了。

西門風也不管當着個宇文鳳，他邊走邊挽褲帶子。

「小子，你好像知道這件事呀！」

令狐爽道：「知道。」

西門風一聽大怒：「他娘的，知道還叫老子們上這大洋當，我揍你！」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我是說我知道你們上當了，要不然，你們一個個的往林中跑，拉的稀屎滿天臭。」

一怔，西門風道：「老子是問你，這件事情事前你知道，是不是？」

令狐爽道：「我怎麼會知道，我一直同我的四位偉大師父在一起的呀！」

東方東道：「不錯，我們這徒弟一直與我們在一起，他過河還是你們花子幫好人背他過河呀。」

西門風道：「不錯，是我們兄弟背他過的河，可是這小子沒良心，他就沒有提醒花子幫們別上這個當。」

令狐爽道：「我過河，你們要我出銀子呀，過了河還要揍我，我不敢去攔你們呀！」

西門風咬咬牙，道：「娘的，可惜呀！」

「可惜甚麼？」令狐爽只問了一句，又笑了

「呵呵呵。」

西門風叱道：「你笑甚麼？」

令狐爽道：「我明白西門幫主可惜甚麼。」

西門風道：「你小子是我肚子裡蛔虫呀，竟然知道老子心中想的事？」

令狐爽道：「我就是知道。」

西門風道：「好，你說說，我聽聽，我心中要說的是甚麼？」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呀，難道你心中不是在想的你那聰明可愛的女兒西門吹花嗎？」

他此言一出，西門風楞住了！

一笑，宇文鳳道：「老叫化，怎麼樣，我的徒弟是不是猜中了？」

西門風忽然一聲大叫：「女兒呀，你在那裡呀！」

他邊叫邊跑，又衝入林中拉稀去了。

「哈……」

宇文鳳四個魔神捧腹大笑！

令狐爽不笑。

令狐爽應該大笑的，他很少不笑，因爲他總是會爲自己製造愉快的事情。

然而，令狐爽爲甚麼此刻突然不笑了？

他的表情宇文鳳注意到了。

「我們的徒弟呀，你也有心事？」

令狐爽嘆口氣，道：「我心中難過呀！」

宇文鳳道：「難道你想花子頭的女兒？」

司馬元叱道：「小子，你下面長鬍子沒有？」

令狐爽道：「下面甚麼地方長鬍子？」

他就是這件事不知道，所以他回頭問。

「哈……」便是宇文鳳也笑了。

司馬元道：「伸手褲襠摸一摸，你那個小鳥上面是否有毛長出來？」

令狐爽笑了。

因爲他聽了司馬老頭的話，忽然想到了他在家鄉虎牢關讀私塾的同學，那是個比他高出一個頭的同學。

那位同學叫莫南河。

令狐爽有一回要整莫南河，他暗中跟踪莫南河，他也在手上抓了一把小石頭，等到莫南河上茅坑，露天茅坑是個大糞坑，莫南河蹲在兩塊大磚頭上用力拉，令狐爽把十幾個小石頭往天空抛，石頭像下雨，落在莫南河的身上頭上打得叮咚響，石頭也落在糞坑裡，激起了漣漪與尿水。

莫南河提着褲子奔出來，他發現莫南河的小鳥上方有那麼小小的一撮黑毛生出來。

那一回他也少不了同莫南河幹了一架。

如今令狐爽他對宇文鳳道：「師父們呀，你們這是遠走中原來幹甚麼的？」

一語提醒夢中人，東方東道：「不好了，咱們把事情就誤了。」

司馬元道：「咱們不能等下去吧，這要等到幾時才會上路呀！」

夏侯金道：「看他們進進出出老林中，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吧？」

東方東道：「娘的，這是甚麼人替那貪官沈長明出的餿主意，缺德呀！」

宇文鳳道：「不如我們先上路，憑咱們四人之力，難道還劫不下沈長明的寶物呀！」

夏侯金道：「對，咱們先走！」

令狐爽道：「我贊成。」

宇文鳳道：「咱們也不要吃這些含有巴豆的燒雞滷雞了，去他娘的。」

她正要把燒雞抛去，令狐爽攔住了。

「不能丟呀！」

「你吃？」

令狐爽道：「四位師父呀，我在學堂中，玄老先生說過，天下萬物皆有用，端看用得正不正！」

他笑笑，又道：「咱們把滷雞拴起來，今夜掛在大樹林子裏，必會引來野猪野狼山豹甚麼的，咱叫這些野獸吃，然後再抓他們，剝皮破肚燒了吃！」

「哈……」

四魔齊聲大笑。

夏侯金大笑，道：「眞是天才兒童，妙呀！」

司馬元道：「廟後一個大窟窿——廟(妙)透了！」

宇文鳳拍拍令狐爽，又摸摸他的臉，笑道：「你呀，要是多個十來歲，我今兒非嫁你不可！」

東方東本來也笑了，聽了宇文鳳的話，臉也灰了，他還死咬牙！

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乃是八仙之中公認的一對老相好，他二人也毫無忌諱的攪和在一起。

* * *

大道上，荒林邊，這些拉稀的已有不少人在哎呀哎呀的直喊叫。

有道是：「祇進不出肚子脹，祇出不進餓得慌。」

這些人早就餓得肚子裏空空如也了。

宇文鳳幾人要上馬，西門風過來伸手攔。

「你們要走？」

東方東道：「去攔殺沈長明呀！」

西門風道：「別急，去是要去的，大家一齊去。」

「你們有力氣嗎？」

西門風道：「至少等到明天一大早吧，到時候再如此，咱們也認了。」

看看天色，再想想前方有一大段是山路，東方東道：「也罷，咱們就等到明天一早吧！」

於是，令狐爽跟着宇文鳳上山去了。

她帶着令狐爽到了深山上，四隻燒雞吊在大樹下，這師徒二人躲起來了。

宇文鳳對令狐爽道：「徒兒，我告訴你，等我把發飛刀絕技告訴你，你勤練，練成了以後再習劍法，你以後在江湖上吃香喝辣橫着走！」

令狐爽道：「我祇學師父妳七八成的功夫！」

一怔，宇文鳳道：「你倒是不貪心嘛！」

令狐爽道：「爲了取得師父信任呀，師父留一手，也是應該的。」

「哈……」宇文鳳笑了。

令狐爽也笑，心中大笑，因爲他想過了，你們四個人，每人教我學會了你們的功夫七八成，四人的功夫加起來，你們四個也打不過我一個。

宇文鳳是看不穿猜不透這小子心中的詭謀的。

* * *

「別出聲，附近有動靜！」

令狐爽就聽不出來甚麼地方有動靜。

宇文鳳指指右方密林中，又道：「來了，快躲起來！」

令狐爽把身子貼在樹背後，沒多久，就聽得哼叱哼叱聲，果然就在右前方。

天色已暗，月光並不明亮，好像把人推入霧中似的，令人覺得十分不方便。

令狐爽瞪大了眼睛看遠處，忽然間冒出一個黑呼呼的怪物來。

那怪物奔跑到大樹下，抬頭看向掛垂下來的四隻滷雞……

不旋踵間，這黑怪物猛一跳，四隻滷雞掉下地，嚄！這才看清楚，是一隻大野豬。

野豬這玩意兒葷腥不忌，甚麼牠也吃。

四隻燒雞吃一半，忽的兩支飛刀射過來，一支射進肚子裏，另一支扎在野豬的一隻眼睛裏。

那野豬嗥叫一聲發了性，拋下燒雞找生人。

令狐爽一見發了慌，他祇好繞着大樹轉，宇文鳳也一驚，怎麼這野豬吃了兩飛刀不倒下，反而更厲害。

宇文鳳騰身上了樹，樹下面的令狐爽可慘了。

那野豬獨目認定令狐爽，拚了豬命的追咬令狐爽，彷彿要與令狐爽同歸於盡，死也要拉令狐爽墊豬背似的。

令狐爽要是死被豬吻，多冤呀！

他是一邊跑一邊叫：「師父快救我！」

不料宇文鳳在樹上哈哈笑起來了。

「師父救我呀！」

宇文鳳道：「徒弟，不要喪失機會學本事，這不但有助你的定力，更提升你的輕功，跑呀！」

當然跑，那野豬追得更急。

樹上，宇文鳳叫道：「跳，跳！」

令狐爽聽叫，立刻拚命的跳起來，大野豬連咬三口咬了空，宇文鳳大笑：「你長進不少，哈……」

令狐爽道：「牠怎麼還不死……」

忽的，野豬一口咬住了令狐爽的褲腿，差幸未咬到腿肚子上的皮肉。

那野豬祇一咬中，立刻拖住不放鬆，令狐爽大叫：「師父呀，我完了！」

就在這時候，樹上的宇文鳳飛身而下。

祇見她頭下足上，雙手抱劍，「颯」的一聲，長劍直入野豬的肚子裏面，殺得野豬長嗥一聲，無力的倒下去了。

令狐爽的身子幾乎虛脫。

宇文鳳拔劍急叫道：「咬傷你了？」

令狐爽道：「差一點呀，師父！」

宇文鳳道：「太好了，沒咬傷就好。」

她指指地上死豬，道：「拖走，咱們下山去燒野豬肉，哈……他們想不到呀！」

令狐爽試着去拖拉，不由叫起來：「拉不動！」

「那就背起來。」

令狐爽道：「背呀，拖都不行，能背？」

宇文鳳道：「來，我幫你把豬背起來。」

她還眞有力氣，雙手托起野豬，放在令狐爽的背上了，她還拍拍野豬：「背好，走吧！」

令狐爽被大野豬壓得齜牙咧嘴走了半里遠，他不背了，他把野豬拋下地。

宇文鳳道：「徒弟，怎麼不背了？」

令狐爽道：「太重了。」

宇文鳳叱道：「這還重呀？我告訴你，想學功夫有三項苦要吃的！」

令狐爽道：「師父，甚麼三項苦要吃？」

宇文鳳道：「第一，要苦練重力奔跑，第二項要苦練不怕熱也不怕冷，第三就是要練氣力！」

她拍拍野豬，又道：「這背豬就是練氣力，背……」

令狐爽道：「師父，我們要當傻瓜了。」

一怔，宇文鳳道：「你說甚麼當傻蛋？」

令狐爽道：「咱們何不在此架起火來先烤豬肉呀，烤了豬肉咱們先享用，而且撿好的先吃！」

他指指遠方，又道：「背了去，那兒人多，烤熟了肉也沒有了，早被花子們搶光了！」

宇文鳳吃吃笑了。

令狐爽又道：「師父呀，那些花子的肚皮早拉空了，餓慘了，這隻豬怎夠千人吃？」

宇文鳳又笑了。

（未完・四）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欲尋短見反偷生　勸慰個郎卻殉身

這木屋搭建在山坡上林邊，此刻一燈如豆在夜風中搖曳，一個斜眼塌鼻，三十出頭的大漢正在桌邊大口喝酒。

深夜山野中，風吹動着草木，夾雜着蟲鳴及野獸吼叫聲此起彼落，膽大的人並不感到寂寞。

當附近的夜梟振翼飛起時，屋中的漢子側耳一聽，沉聲道：「是哪位朋友光顧『蝸居』？」

「出來看看不就知道了。」

漢子抓起桌上的雙戟，開門竄了出來，一個二十六、七歲以上，三十不到的年輕人，衣袂飄飄地卓立在山風之中。

「你……『九爪飛鷹』陸浩？」

「正是區區。」

「娃陸的，我巫雲一向是無事躲事，有事不怕事，見過大風大浪。」

「巫雲，你這塊料子，本來我陸浩並沒有在眼中，就算要逮你湊數，也排在第七十名以後了，怎奈陸某近年生意清淡，正是所謂『獵兔』的淡季，為了弄點酒錢，祇好提前……」

巫雲綽號「花花溫侯」，在黑道中兒名甚著，武功極高，公門中人對他沒有辦法，他作的姦殺案不少於三十件，姦而未殺者向不在此數。

「娃陸的，你缺酒錢，小事一段，在巫某這兒拿就是了，你用多少？老實說，為了一點酒錢，出賣武林同道，這算甚麼？」

「呸！虧你說得出口，陸某缺錢四出逮人，固然要錢，非十惡不赦之徒絕不出手，你捫心自問一下，你一生中作過多少壞事？」

「你並非六扇門中的人，何必多管閒事？凡事留點餘地，造物便不忌你，神鬼不能損你；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不生內變，必有外憂！」巫雲道：「在下以十兩黃金作為……」

「作夢！巫雲！亮傢伙自衛吧！要不，乖乖地跟我認命打官司去。」

巫雲雖然忌憚陸浩，卻也未便妄自菲薄，他的雙戟功夫頗深，能接下他五七十招的也不多見。此刻「嗡嗡」聲中，雙戟「上下交征」，猛取陸浩的「志室」及「擅鼻」二穴。

陸浩一味閃挪，空手接了十來招，「嘩啦啦……」亮出了九節烏龍鞭，巫雲暴退三步，道：「娃陸的，你如果願意交我這個朋友，我奉送你一個大秘密。」

「巫雲，祇要是陸某認定的目標，隨便你玩甚麼花樣，我也不會上當。」

「絕非玩花樣，而是有關這次武林女子較技盛會，有個極大的陰謀。」

陸浩以為，此賊為了保命，不過是想要嘴皮子，苟延殘喘。武林女子較技大會就算有甚麼秘密，他也不會知道，遑論根本也不會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陸浩開始進攻，配上他的絕技輕功，眞像是烏雲中的孽龍滾騰，出沒莫測，烏龍鞭有時如棍，有時如槍，如流星，也有時有如軟索。

巫雲在心理上就打了折扣，才四十餘招，就被烏龍鞭纏住了右足踝，一抖之下，單膝跪地，但此賊了得，往前順鞭一竄，出手戟呼嘯而至。

這一手夠快也夠狠，兵刃出手是一大忌，但雙兵刃出手其一，尚有其一，在緊要關頭，也未嘗不是保命絕活。

陸浩頭一偏，一戟旁耳而過，這工夫巫雲已掙脫了九節鞭，疾彈而起，衝向那一片楓林，祇要入林，他就篤定可以脫困了。

但「九爪飛鷹」的輕功之高，在武林中還沒聽說有出其右者，巫雲一掠十二丈，正要再次拔身，人影已凌空飛落。

「嗆」地一聲，單戟被捲飛，左肩背上實實地中了一掌，接着點了他的軟痲穴，扛起來就走。

半途中陸浩道：「巫雲，你剛才說女子較技大會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是甚麼秘密呀？」

「你以為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會告訴你？」

「老兄，你除了偷錢就是偷人，你哪有閑工夫去幹正經營生？這次女子較技大會是由武林五大門派主辦，這幾位武林名宿，都是極受尊重的長者，娃巫的，你少來這一套鬼劃符。」

「娃陸的，我也懶得和你扯淡，但也不妨透露一點，這次女子較技大會將引起軒然大波，總之，現在你是不會相信的。」

「武林較技，那一次沒有糾紛？巫雲，以你的罪行，不出今年底，必被處決，不過在你來說，二十年後，又是一個『花花溫侯』偷香名手了。」

由此去知縣衙約五六十里，走捷徑應不超過四十里，但必經過斷腸崖。

此崖是個峭壁處探出七八丈長的一塊窄石，祇容一人行走，下臨百丈深澗，澗水極淺，嶙峋怪石，都露出水面。

據說有些失意人在此一躍而下者，已不下百餘人之多，所以名為斷腸崖。

當陸浩挾着巫雲來到斷腸崖附近時，突見不少人麕集在附近，有個三十多歲，儒士打扮的人，站在斷腸崖的尖端處，似要跳下去。

百丈懸崖，下有怪石，沒有人能跳下去而不死的，因為即使沒有嶙峋怪石之處，水深也不過及膝，水底盡是岩石，仍然活不成的。

聽一干旁觀的武林中人竊竊私語，才知道此人正是「才子棍」裴華，此人被稱為才子，倒不是文才出衆，學富五車，而是他的記憶力强，不論是哪一派的武學，他看過兩三次，即可使用。

正因為如此，他的武學博雜，身份極高。

當然，也有人以為，學別派武功，且未經人家許可，終是難登大雅，所以在武林中，他的地位頗高，卻永遠無法登峯造極。

祇是此人的人緣不錯，原因是他學了各派中的武功，如有各派的門人向他求教，他絕不藏私，知無不言。

因而，各派雖被他學去了武功，但也都不甚計較，有的反而以為此人能為其門派的武技廣為宣傳，抬高身價，也不是壞事。

因而，「才子棍」裴華的身份，和各大掌門人的身份不分軒輊。此刻衆人竊竊私議，也有人在呼叫：「裴華兄，有甚麼解不開的事，對在場諸同道說說，讓大家給你拿個主意，何必如此呢？快退回去吧！」

裴華側身站在尖端處，如有人接近，他即跳下，所以無人敢接近那六七丈的突出窄石。

而輕功再高的人，要渡過這六七丈救他，也沒有他湧身一跳來得快些。

此刻被陸浩挾着的巫雲道：「娃陸的，我說的糾紛和秘密，已經逐步開始驗證了。」

這工夫一個瘦小的年輕人一閃而至，道：「小陸，又有貨了？」

「嗯，蹩腳貨，祇值一千二百兩。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這個二十八、九歲的瘦小之人，是「九爪飛鷹」的朋友，也是個義賊，身手不俗，但外人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作無本生意的，所以祇知道他叫「泥鰍」，因為他滑不溜的。

「泥鰍」大致說了，祇知道「才子棍」裴華不想活了，問他也不說原因，可是到現在還沒有跳下去。

陸浩道：「『泥鰍』，這個『花花溫侯』交給你，立刻交給縣衙，記住，要交給總捕頭，或者刑名文案簽收給據，至於賞格，我親自去談也成，你順便帶回也可以。」

「泥鰍」道：「成，一切交給我來辦，他值多少？」

「一千二百兩。」

「就這麼辦，這兩天正好他娘的手頭緊得很，今天祇啃了一個燒餅，換了銀子，我要先去大嚼一頓。」

「好，你就放開肚皮吃吧！順

便把我欠狀元居的飯資還清了，可是你要記住，要是被這小子跑了，這十天的日子可就不大好過囉！」

「這，這是甚麼話？」「泥鰍」說：「你『九爪飛鷹』也未免把我『泥鰍』看扁了吧！」

「泥鰍」走後，不久就有人發現了「九爪飛鷹」陸浩，這號人物在武林之中名頭之大，絕對在幾個大門派之上，而且除了黑道之外，人緣也很好。

既然都知道他的人緣好，輕功又是一等的，要救「才子棍」裴華非他莫屬，於是七嘴八舌地要他挺身而出。

這工夫萬家堡堡主萬全道：「陸大俠，無論如何，你要幫這個忙，第一，裴華和你我也都認識，而且他是這次女子較技大會的仲裁人之一。」

較技大會共有五位仲裁人，一是陸浩，二是裴華，三是「逍遙羽士」宇文光，還有一個是「擎天手」方無極。

陸浩打量一下這地形，他要一掠而至，根本不費力，但裴華側立在尖端處，有人向那邊掠，他就會跳下，不論輕功如何高超也不成。

陸浩道：「這是打鴨子上架，我也不成，因爲我就是竄過去，他如不合作，不是我掉下去，就是他掉下去，要不就同歸於盡。」

萬全道：「陸大俠，如你也辦不到，也就祇好眼睜睜地看着他跳下去了。」

陸浩大聲道：「裴華兄，我是陸浩，希望你看我的面子，退出那兒，有任何事，在下都能一肩承擔，設法子爲你解決。」

「……」裴華不出聲。

「裴華兄，陸某說話一向算數，希望你想開點。世人爲薄利纏縛，鎭日塵世苦海，不知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咲，谷答樵謳，世亦不塵，海亦不苦，彼自塵苦其心爾……」

裴華道：「陸兄，這件事你也管不了，誰也管不了。」

「裴兄，你也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怎麼可以輕易自尋短見呢？因爲這麼作，仍然解決不了問題呀！」

「既然誰也解決不了，就不必多此一舉。」

別人問他，一句話也不說，而陸浩問他，也僅僅說了這麼幾句話，可以說沒頭沒尾，和沒說也差不多。

當然，至少可以知道，他遭遇了無法擺平的事，祇有一死了之，而陸浩再問他任何話，一句也不說了。

陸浩打量這斷腸崖，裴華站在尖端處，那兒更窄，根本不容另外一人下足，至於伸出的另外六七丈這一段，有些地方勉强可容兩人下足。

到這麼一塊探出的危石上去救一個不願再活的人，眞是太難了。然而，不論是爲了友誼，衆人的期望，或者是那誘人的秘密，他都必須一試。

他叫萬全站在顯明之處，繼續勸他改變心意，而他在其背後方向潛近。可想而知，距離裴華就遠了一倍，而且還有一段約六七丈的距離沒有落脚之處，而是絕崖。

要救人，祇有出其不意，一掠而至把他硬挾轉回來，但一定要出其不意才成。

陸浩也知道這是玩命，自己危險，也可能加速裴華的死亡，此時此刻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他暗提一口氣，身子拔起五丈來高，向那尖端處斜掠而下。這一手高絕美妙的輕功，眞使在場諸人開了眼界。

可是，也正因爲在場諸人的注意力都貫注在他一人身上，在他還沒有躍起時已被裴華發覺，當陸浩身子拔起之後，他即一腿垂於絕崖之外，厲聲道：「陸浩，你一落下我就跳！」

誰也不敢斷定他說的是否眞話，所以陸浩此刻眞是進退維谷，驚險萬狀。

進，可能導致裴華的立刻死亡。退，已經向前掠了五、六丈，而且正在絕崖虛空處，無處墊足，祇能退不能進。

要知道，以他的絕頂輕功來說，一掠可及十五、六丈，但是，向前疾掠時要他突然打住，無物墊足借力再側掠回去，這是任何人所無法想像，也認爲絕對不可能的事。

可是陸浩此刻非這麼做不可，儘管裴華不想活了，可是他迄今並未跳下，他如接近，伯仁即由他而死，他絕不這麼做。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的身子突然在空中打住，不再前射，而且蜷成人球，雙臂往脚下一圈，雙足在自己的雙手上一蹬，身子立即又挺直，「刷」地一聲，身子倒射回來。

現場上一片驚呼聲中，他已落在絕崖邊緣上，如再退半步，即落崖下。

也可以說，祇要他剛才向前一掠之勢再多進半步，這回掠之勢即會力有未逮而葬身崖下。

一片驚呼之後，又爆起一陣讚嘆聲及叫好聲，其實連陸浩自己也驚出一身冷汗。

裴華見他又射了回去，這才收回那隻懸空的腿。萬堡主長長地吁口氣，道：「裴兄，這麼多的人爲

你操心，你難道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嗎？到底是爲了甚麼，非尋短不可？」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大叫道：「『織女』來哩……『織女』來哩……」一干人等紛紛讓開一條人牆胡同，「毒織女」款款走向絕崖。

「毒織女」黃玉，手段毒辣，據說過去也交過幾個武林有頭有臉的人物，很少動眞情。裴華人品不錯，武功也頗爲可觀，要說黃玉對他動了眞情，恐怕連他自己都未必相信。

黃玉向探出的絕崖窄路上走着，道：「裴華，你這是幹甚麼？堂堂男子漢，有甚麼事解不開，非往絕路上走不可？」

裴華見到了及時而來的「毒織女」黃玉顯然十分激動，說不定他遲遲未跳下去，等的就是見她最後一面吧？

這工夫兩個人正在低聲交談，由於他們所站之處是逆風，在七八丈外的人根本聽不到。

由此可見，他們二人的確有極深的交情，反之，一個決心要死的人，站在絕崖尖端之處，萬一他要和來人同歸於盡，祇要圈臂一抱，湧身一跳就成了。

所以敢站在裴華身邊和他低聲交談，似在爭執甚麼，這份交情已非泛泛了。

站在七八丈外的人聽不到半句話，祇能爲他們焦急，靜觀其變。

那知就在這時，「毒織女」黃玉躍身一跳，沒於絕崖之下。衆人大嘩，陡然驚變，裴華竟然手足無措，祇怪叫了一聲，表示也出乎他的意料。

就在這時，一道人箭疾射而至，足一沾地，挾起裴華又掠了回來，原來又是陸浩，趁裴華精神分散時把他救了回來，絕崖下隱隱傳來「蓬」地一聲。

但裴華呼叫着，道：「陸浩……你這麼多事……她下去了……我不能獨活……」

這眞是出乎意料的事，要自絕的未能自絕，無意自絕的反而自絕了。

這工夫一干人紛紛繞路絕崖下，去看「毒織女」到底有沒有死？其實這是多餘的，百丈絕崖下面全是嵯峨怪石，那有不死之理？能落個全屍就很不錯了。

「毒織女」並非使毒，而是爲人惡毒，由於人長得不錯，武林中人慕其美色者大有人在，她往往冷面無情，當衆羞辱對方。

甚至她看着不順眼的，或者她認爲絕對不夠資格向她接近的人物，一旦表現得太露骨了，她會以爲是對她莫大的侮辱，因此下手至爲狠辣。

「毒織女」的綽號即由此而來。

可是也有些人以爲，那不能怪她，是那些登徒子不自量力，對於黃玉的被干擾，寄予無限的同情。

人人都不斷地想，爲甚麼「毒織女」要殉身？而「才子棍」爲甚麼尋短見？而當「毒織女」跳下之後，他爲何又不跳？

在那一刹跳下，不是最好的自殺時機嗎？也許可以解釋爲他乍見心愛的女人突然跳下，事出意料之外，驚怖之餘而忘了跳，才被陸浩所救。

黃玉死得極慘，可以說肢體不全，血肉模糊。

如果黃玉祇是爲了勸他不要自絕，則不必當場跳崖，因爲她一自殺，反倒令他更不想活了。要是黃玉和他的情感不夠深，她大可不來，所以這件事十分費解。

所以黃玉的自殺更使人想不通，當然，裴華對於黃玉爲他而死，一直悲慟萬分。

但在陸浩救裴華，長身掠起，身懸半空的刹那，他隱隱覺得有十餘把牛毛似的暗器自他身邊瀉過，由於他一早就有了預感而有所提防。

陸浩並未到絕崖下看黃玉屍體，這工夫由南海派長老譚長風及長白派掌門人汪奇小心照料裴華，並不斷地開導他。

而華山掌門及其師弟趙斌以及武當派的天機道人等却在另一邊下風處低聲談論裴華的事。

趙斌道：「這件事很怪，裴華自絕，就已經很怪了，黃玉勸他回頭，居然先自殉身，這裏面必有很大的秘密。」

武當派的天機道人，是掌門人之下的頭號人物，所謂五大門派，不外乎少林、武當、華山、長白及南海五派，另外還有所謂武林三大家。

這三大家的身份絕不比五大門派低，他們財大勢大，武功自成一家。第一是麥家，其次是唐家，另一是龍家。

這工夫天機道人道：「前兩天有人跟踪黃女俠，五大門派掌門人知道此事之後，立刻派人暗暗保護黃女俠。」

長白掌門汪奇道：「依在下猜想，這件怪事的發生，或許與此番武林女子較技大會有關……」

少林的護法了性大師道：「阿彌陀佛！汪施主所言，貧僧也有同感，裴施主是此次較技大會的仲裁人之一，突然尋短，不由人產生此種聯想……」

汪奇又道：「風傳武林三大家之首的麥家主人，要在此次大會上選一位才藝雙全，品貌驚人的媳婦……」

就在此時，有人低聲道：「麥氏夫婦來哩……」衆人望去，果然自山坡上走過兩個身軀高大的中年夫婦。一干人紛紛向他們見禮。

由此可見，麥家在武林中的地位及聲望了。

中年人頭頂稍禿，自然形成一道溝，頗似吳道子所畫的鬼王圖那鬼王的頭頂，前額與下顎突出，眉骨奇高，雙目深陷，目光銳利逼人，嘴巴直裂到耳根，而且有一臉銅錢大的紫痲子。

中年婦人牛眼、塌鼻、聳顴、暴牙、耳朵之大之厚無與倫比。

經人介紹，陸浩認識了麥氏夫婦，這對夫婦對「九爪飛鷹」也十分注意。而陸浩對這武林三大家之首的這一對生得奇醜的主人，更感到好奇。

這麼醜的夫妻，下一代會是甚麼樣子，陸浩道：「麥大俠，對於這件不幸的事，賢伉儷有何獨到的看法？」

麥大熟道：「麥某也不便妄斷，不過，人所共知，發生這等事，大多和男女之情有點關連的……」

這說法有理，但看裴、黃兩人的近日表情，似乎兩人的情感未產生極大的裂痕。

陸浩道：「麥大俠，據說麥家欲在此次較技大會上選一位品貌及才藝俱佳的媳婦……」

麥大熟道：「愚夫婦確曾有此念頭，但選媳是一件大事，並非一定要在這次大會上選擇，如有合適的，當然不會放過，反之，也不勉強……」

陸浩道：「這次武林女子較技大會，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可能有人會以爲是專爲府上選媳而舉辦的吧！」

麥夫人哂然道：「這想法太幼稚了，本宅選媳的標準，爲了麥家的傳統，自與世俗不同，陸大俠身爲仲裁人之一，不久將來，當能明瞭一切的。」

「夫人對裴、黃二人的事有何看法？」

「我和大熟的看法略同，想陸大俠向以辦案有過人之能見稱，必然有深入一層的見解。」

陸浩道：「在下初步的看法是，黃女俠苦勸不成，衹好死諫了……」

「死諫甚麼？」

陸浩攤攤手，道：「臆側之詞，不便言之過早。」

* * *

較技大會在黃山舉行，已經進行了兩次初賽及預賽，尚有決賽擇日舉行。

這兒是黃山附近一個小鎮，雖僅有兩百來戶，但商旅、餐飲倒也方便。泥鰍挾着「花花溫侯」到了小鎮上，心想，反正也不急在一時，先找家飯館賒次酒飯，回頭再算賬不遲，總不能讓肚皮受委屈。

進入一家牛肉館，叫了一大盤牛肉、牛腩，一大碗牛肉湯，半斤酒，三個燒餅就大嚼起來。

快吃完時，來了個小叫化，大約二十左右，頭不梳，臉不洗，衣衫雖未破爛，却很骯髒，長得倒是很清秀，可惜有好久未洗臉了。

小叫化往泥鰍桌邊對面一坐，道：「泥鰍，你怎麼還不把人犯交出去？」

泥鰍脖子一伸，吞下一大口的牛腩，道：「要飯的，我泥鰍目前是自身難保，不打發……」

「娘的！你把我當作要飯的哩？」

「難道不是……」泥鰍打量一陣，道：「看你這份德性，逆着風臭四十里，橫看豎看，也衹是個吃伸手飯的傢伙。」

「去你的！這套衣服要是叫你換上，隨便找誰來品評一下，也會說你像個小叫化。」

「幹甚麼呀？吃接羅是不是，喏！還有半碗牛肉湯，幾片牛腩，半個燒餅，你就將就點吧！」

「放你娘的春秋屁！喏！你看這是甚麼……」他自髒兮兮的衣衫內掏出一把銀票，衹攤開一張銀票，就是三百七十多兩，道：「你他娘的簡直是狗眼看人低！」

「泥鰍」笑笑道：「小子，原來你是個不冒烟的財主，嘿嘿！要不，就是個幹這個的！」伸出兩個指頭，表示是剪綹之輩。

「我說你是個混球，你還充大個的。阿浩怎麼會交你這個朋友。」

「甚，甚麼？你叫陸浩是阿浩？」

「他是我姐姐的兒子，我不叫他阿浩叫甚麼？」

「這……」「泥鰍」瞪着眼道：「可是陸浩從未對我說過有你這麼一個舅舅。」

「你以爲他會把甚麼事都告訴你？」

「好好，你說說看，陸浩現在何處，而我又要往何處去？」

「他在斷腸崖處，你要把『花花溫侯』送到縣衙的簽押房去，把此賊交給總捕頭，要不，交給刑名文案也成……」

泥鰍一愣，事實正是如此。小叫化道：「我還可以奉送你一點，阿浩以爲裴華自絕未成，黃玉反而先他而去，八成和女子較技大會有關，也可能和麥家選媳有關……」

「甚麼？黃玉死了？」

正好其他食客正在談論，自殺的未死，勸諫的女郎却跳下絕崖的事，「泥鰍」訝然道：「『毒織女』黃玉死了？」

「怎麼？事到如今你還不信？好，我再奉送你一個綴頭，我大姐正在找阿浩，要他回家，這次逮住他，恐怕暫時不會放他出門了……」

關於這件事，阿浩也對「泥鰍」說過，所以「泥鰍」幾乎完全相信了小叫化的話，道：「老弟，你貴姓？」

「老弟？」

「不叫老弟叫你甚麼？你今年貴庚？」

「不要管我多大，你和陸浩平輩論交，而他却是我的外甥，你該叫我甚麼？」

「哼！你倒會佔便宜，好吧，我也叫你一聲小舅吧！陸夫人知不知道他在這兒？」

「這還用問，此處正在舉行女子較技大會，陸浩他會不來湊熱鬧？不過我和阿浩有個默契，我是站在他這邊的，大姐問我阿浩在何處？我總是指相反的方向……」

「爲甚麼？」

「和阿浩一起，有吃有喝，而且他到處抓賊，得了獎金，總會分一些給我，在家裏呀！花錢哪有這麼方便？」

「說的也是……」這工夫小二來算賬，共八錢銀子。「泥鰍」道：「小舅，你先給墊上，等會兒領了獎金還你。」

「不成！這銀票原是朋友叫我代他還債的，我馬上就要付出去。」

「小舅，這點忙都不能幫嗎？」

「不是不能，而是你要守信，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你稍等一會，我把這件事辦了再說……」說畢，出門而去。

「泥鰍」心想，這小子眞絕，一絲不苟。他對小二道：「小二哥，才八錢多銀子，我手頭不大方便，待我交出這個人犯，馬上可以領到獎金，到時候再一併算清。」

小二道：「東主說，不論何人，一概不能賒欠，因爲此例一破，今後就不好拒絕別人掛賬了……」

「小二哥，我和你找個商量，半個時辰之內，一定回來還清，還要大吃一頓。」

小二道：「客倌，小的作不了主！」

「那好，叫你們的掌櫃的來談。」

掌櫃的四十出頭，一聽有人付不出飯資，一張馬臉拉得更長了，負手走了過來，道：「怎麼回事兒？」

「泥鰍」道：「掌櫃的，人都有一時不便的時候，才八錢銀子，我對小二說，待我把此犯人交出領了獎金，馬上回來清償！」

「小號東家訂的規矩，就算是至親好友，也概不賒欠，如你付不出錢來，在下代你去把這犯人交出領了獎金。」

「不成，此賊神通廣大，萬一跑了，獎金就要泡湯，而且爲害地方。掌櫃的……」

掌櫃的把衣袖捋起，就要動手。

那知小叫化正好趕了回來，伸手一抓，掌櫃的本想閃避！竟未閃開，被他一把抓到一邊，踉蹌退了三大步，道：「『泥鰍』，這人眞不給面子，才不過欠他八錢銀子，居然不肯通融，好吧！你在這兒等着，我給你去交犯人，待會阿浩來了，一定要叫他等我，我有要緊話要告訴他……」說着已提起「花花溫侯」出門而去。

「泥鰍」本想攔阻，一想算了。反正這小子手底下似也不含糊，看他剛才把掌櫃的抓了個踉蹌，身手不比自己差多少。

掌櫃的吃了暗虧，雖然恨恨不已，却也不敢再當場現醜，後生可畏麼！如今黃山又有女子較技大會，這小鎮上眞正是藏龍臥虎之地，以少找痲煩爲妙。

小叫化當然不是叫化，他提着巫雲出了小鎮，在一座小破廟中往地上一摔，道：「姓巫的，你想死還是想活？」

「小弟，你何必多問？想你也是道上朋友！」

「娘的！你少套交情，先回答我的話。」

「當然想活。」

「你願不願意爲我去辦一件事？」

「願意……願意。請問小弟以甚麼爲酬勞？」

「這還用問嗎？當然是以你的自由交換囉！」

「成，成，巫某一定能全力以赴，爲小弟完成任務。」

「你不會中途跑掉？」

「不會的，小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麼會愚弄你呢。請說吧！小弟要在下去辦一件甚麼事？」

「你馬上到安平客棧，武林唐家女主人的客房中去盜取一個大包袱。」

「只是一個包袱？」

「對！就是一個包袱。」

「請問包袱中是甚麼東西？」

「這你就不必管了！」

「成成，小弟，這件事在下一定能順利辦成，而且一個時辰之內即可完成，請爲我解開穴道吧！」

小叫化爲他解了穴道，巫雲等於死裡逃生，因爲一旦送到縣衙

去，處決是少不了他的，所以小叫化是他的救命恩人。但這血賊可不講那一套，而且由於他被提着走了一段路，知道了他的秘密，突然冷冷一笑，道：「小弟，這是命中註定，我巫雲命不該絕！」

「當然，我叫你去辦事，就等於成全你。」

「這麼說，你並不是陸浩的甚麼舅舅了？」

「當然不是。」

「那包袱中有甚麼貴重的東西呀？」

「我說過，你只能去做！不必問。」

「小子，你眞以為，你那兩套能吃住我巫雲？」

「要是我吃不住你，會隨便為你解開穴道？」

「嘿……」巫雲獰笑道：「小子，高估了自己，這下場可就慘了……」撲上就是一式「野馬分鬃」。

小叫化閃了開去，巫雲再次施出「五丁開山」，力大勁猛，誠心一掌奏功，這哪是對待救命恩人的態度？

那知小叫化又閃了開去，一腳側踢，差點踢中巫雲的「中極穴」。巫雲暗吃一驚，他眞的低估對方，高估了自己，正要再次下煞手，小叫化道：「巫雲，你已經中了毒……」

巫雲一驚，暗試眞氣道：「你少來這一套。」

「眞氣通暢是不是？要不，我怎會叫你為我辦事？我算準了時間，你辦好了事後回來，毒已逐漸發作，到那時候，我才給你解藥……」

巫雲臉色微變，道：「是甚麼毒呀？」

「愚人帖……」

「甚麼？甚麼叫愚人帖？我看你是一派胡言。」

「愚人帖是一劑毒藥，大約一個時辰到兩個時辰之後即會發作，先是失去記憶，然後失去理性，六親不認，不知飢餓，甚至還會吃自己的糞便！」

巫雲心頭大駭，一個人眞的變成那樣，眞不如死了好，所謂好死不如歹活，這話未必全對，道：「那你是甚麼時候為我下的毒呀！」

「剛才我為你解穴道之前，可曾在你的鼻孔處用手指抹了一下？」

巫雲心頭一沉，果然如此，看來自己是中了毒了。要想生擒此人迫他交出解藥未必有此把握，只好乖乖地去辦事，況且這件事並不難辦。他道：「小弟，我是決定為你辦事，回來時一定要給我解藥。」

「那要把事辦成才行，況且你的雙戟要留下來作抵押。」

「當然，在下這就去了……」

此刻正是初更時分，巫雲一去，譚珍就半依在神龕前石階上。原來她是南海掌門人的掌珠譚信的獨生女譚珍。

這個姑娘自幼被寵壞了，老譚也管不了她，她聽說「九爪飛鷹」很厲害，心有不服，而且對此也十分好奇，就溜到中原來了。

她把自己一幅美好的容顏弄成這樣子，正是出於一種微妙的心理，總之，女人的心思是很難捉摸的。

就在這時，人影一閃而至。

譚珍還以為是一隻大蝙蝠飛了進來，却發現身側站了一個人，譚珍嚇了一大跳，正要躍起，來人道：「譚姑娘，窮緊張甚麼呀？」

「你……」一想也對，對方如要對她不利，她是逃不了的，其實巫雲被她提着走了一段路，就猜出她是個女人了。因為姑娘身上的氣味不同。

她坐了起來，來人也蹲了下來。

當她發現是陸浩時，內心極不平靜，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死鷹』。」

「鷹還沒有死，獵物可就被人騙走了，譚姑娘可眞有兩手啊！」

「我這兩手哪能及得上你？」

「譚姑娘，妳派巫雲去幹甚麼呀？」

「辦一件事。」

「是甚麼事啊？也不怕他跑了？」

「哼！他雖滑，可逃不出我的掌心。」

「就那麼篤定嗎？」

「當然，要不，我會輕易解他的穴道？」

「可是，若非有十成的把握，可以控制他，他這一走，可就不願意回來了……」

「不會的，第一，我在他身上下了毒……」

陸浩笑了起來，道：「據在下所知，南海派譚老爺子，可不作興玩毒，妳這一手未必能矇得住那個淫賊！」

「小聲點！」譚珍低聲道：「我已經把他矇住了！另外，我要他留下雙戟，你可知道原因？」

「不，不知道。不會是因為他用這戟很稱手吧？」

「這點理由能使他必須回來取戟嗎？我是說除非他不要這雙戟中的銀票了……」扭開雙戟把手，用食指一勾，各勾出一卷銀票，點了一下，計十七張，大票面的有三千六百餘兩，最小票面的也有五六百兩，總計五萬零九百餘兩。

「妳怎麼知道他把錢藏在這兒？」

「你陸大俠似乎該問問，我怎能自『泥鰍』手中把這淫賊騙到手的？」

「對，妳說說看！」

「還不是消息靈通，說出的話能唬得住人？」

「妳是怎麼唬『泥鰍』的？」

譚珍說了，兩人大笑，陸浩道：「妳叫這淫賊去偷甚麼？」

「唐家夫人一個大包袱。」

「裡面有甚麼貴重東西？」

「包袱來了你自然知道。」

這工夫「泥鰍」已經追了來，人一落在石階下，就向譚珍撲到，道：「媽的！我已經夠滑的，你比我更滑，操……」

「泥鰍」的功夫是小巧，譚珍學的是南海門的韋陀掌，精深博大，只可惜，自幼嬌生慣養，沒有下過苦功，只得乃父之五六成。

即使如此，泥鰍要想在五六十招內贏她也不大可能。

兩人折騰了五六十招，陸浩道：「別打了！你們正是棋逢對手，誰也不比誰差些，估計巫雲也快回來了！」

譚珍道：「回來了就還給你哩！」

「妳可眞會廢物利用！」

「陸浩，有一天你會知道，我這麼作是為了你……」

「為了我？這我就不懂。」

「不懂就算了！反正有一天你一定會明白的，我問你，包括你和五大掌門人以及三大家的男主人，誰的武功最高？」

陸浩道：「為甚麼忽然要問這句話？」

「談談也無妨嘛！」

此刻她和「泥鰍」也不打了，「泥鰍」搔搔頭皮，道：「眞沒想到，她是個女的……」

譚珍一掌劈去，「泥鰍」閃到陸浩背後道：「媽的，這麼兇！誰敢要？」

陸浩道：「五大掌門人的武功和三大家的主人差不多……」

「我以為這八個人的武功未必如你，而你的武功，又未必如另一個人，而另一個人的武功，又未必如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和尚……」

「來人了！」陸浩本要問她這一連串的啞謎，知道來者可能是巫雲，立即藏在神龕之後，就連泥鰍也躲了起來。

果然，來人正是「花花溫侯」巫雲。

這賊子很機警，提着個包袱，先在牆頭上打量一下，再傾聽一會，這才落在院中道：「小弟，在下幸未辱命。」順手一丟，大包袱被譚珍接住。

譚珍打開包袱一看，也沒有說甚麼。巫雲道：「小弟，請給我解藥吧！」

譚珍道：「算了，我下的藥量極少，你只要三天內別妄動太大的眞力，不久就消散了……」

「怎麼？小弟要反悔？」

「這你就不懂，這解藥是烈性毒藥配製而成，服之反而對內腑有害，不服也絕對無礙。」

「那麼小弟是騙我了？」

「不騙你，你怎肯為我去辦這件事。唐夫人可曾發現你？」

「沒有，他們正好在前廳用晚膳。這麼一個大包袱裡面全是一些女人的內衣，不知對你有甚麼用？就算你也是女的，那夫人已屆中年，你們的身材也相差甚多，她高大，你小巧……」

「你不要多管閑事，你的任務已經完成，我說了也不能不算數，喏！還你的雙戟……」立刻把雙戟丟了過去。

巫雲扭開把手一看，銀票不見了，不由色變，道：「丫頭，本來爺們對妳這條小魚還無甚麼興趣，想不到妳要滑頭要到我的頭上來了！銀票拿來，我還要玩妳！」

譚珍道：「你他娘的死到臨頭，還敢大言不慚？」她講話也不在乎，完全男人化。

巫雲獰笑道：「那好！爺們反正閑着沒事，看看妳行還是我行……」說着就撲上石階來。

譚珍向黑暗的小殿內一閃，巫雲想立刻逮住她，疾閃而入。那知神龕之後人影一閃，他的脈門差點被扣住。

巫雲是個老油子，知道這人絕非譚珍，不由猛吃一驚。他算是死裡逃生，此刻突生警惕之心，心想，此刻不走，難道忘了「九爪飛鷹」在此了嗎！

一念及此，一個倒縱，剛落在石階之下，忽見一道人影快逾流矢，竟自他頂上瀉過，擋住了去路。

巫雲看清了來人，心頭大駭，可以說遇上五大門派或三大家的主兒，他都不怕，因為他還可以耍耍嘴皮子或玩點花樣脫困，只有對陸浩，他就沒咒可唸了。道：「姓陸的，你是趁人之危？」

陸浩道：「本來此刻應該是獎金已經入了口袋，並在酒樓大吃大喝的光景，結果是泥鰍混球，譚珍搗蛋，就誤了我的晚餐……」

巫雲自忖過不了關，回頭一看，泥鰍和譚珍雙雙站在石頭階上，這條路也不通。

他本打算往黑暗的小殿中一竄，裡面有後窗、天窗及側窗，容易脫身，此刻只有向左邊猛竄，而且一竄起雙戟之一已經出手。巫雲

逃出小廟之外，十分慶幸見機較早，看到一片樹林，立刻鑽入，那知樹上落下一人，道：「巫大俠，你現在才來……」

巫雲心膽皆裂，就憑人家這份速度，今夜要想脫困，那可眞要天老爺幫忙了。

「陸浩，殺人不過頭點地，何必趕盡殺絕？」

「巫雲，只怪你壞事作盡，再讓你到處糟蹋女人，那就沒有天理了！」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交換如何？」

「你的秘密不值那麼多。」

「陸浩，你一向聰明，爲甚麼今夜腦子裡全是漿糊？」

「就讓它全是漿糊好了！」

「陸浩，據我所知，這次女子較技盛會，有極大的陰謀，而且殺機重重……」

「別誇大哩！巫雲，你可以盡量自衞了……」

巫雲咬牙切齒，以單戟撲上，完全是只攻不守的亡命招式，這一次陸浩連兵刃也不亮，東飄西盪，逗得此賊牙根癢癢的。

論輕功，武林中人比陸浩更高的也不能說絕對沒有，但那可就太少了。所以不久巫雲就洩了氣，幾招過後，單戟一式「手揮五絃」帶着嘯聲掃出，但竟被陸浩一把抓住。

眞正是「九爪飛鷹」，又豈僅是九爪而已。

一蓬腿淚罩下，腰上實實地中了一腳……

* * *

送去領賞時，陸浩對管刑名的呂文案以及總捕頭暗暗交代了幾句話，就回到小鎮上，大約正好午夜稍過。

一有了錢，派頭可就大了，叫了一桌翅席，「泥鰍」和譚珍都是座上客。別看「泥鰍」有時候窮得只能啃燒餅，連一碗麵錢都掏不出來，一旦有了辦法，也最會折騰，嚷嚷着道：「掌櫃的，這魚翅沒洗淨，有沙……」

「貴客叫得太倉促，實在來不及，請多包涵……」

「還有這紅燒海參，掌櫃的，可別欺負我們鄉熊！咱們別的談不上，死了就是不虧嘴，你來嚐嚐這海參爛不爛？」

「貴客……這麼晚了……各位又像是三年沒吃飯似的窮催，又怎能把菜做好？」

「甚麼？你他娘的不耐煩是不是？泥鰍，揍人！」譚珍脚踏在長櫈上，一面在大口吃菜嚷嚷着。

「泥鰍」道：「娘的，妳只會支使人，妳不會去揍他？」

「算，算了！」陸浩道：「掌櫃的，這桌翅席上了幾道菜？」

「三道。」

「去看看還有幾道菜已下了鍋？後面沒做的我們不要了，把帳算一算，我們要換個地方去吃。」

「是……是的，貴客……」掌櫃的就是那個馬臉傢伙，爲了八錢多銀子不許泥鰍離開的那個人，到廚房去看了一下，回來道：「客倌，僅僅第四道菜下了鍋，後面的還沒做。」

陸浩丟下十兩銀子，道：「掌櫃的，夠不夠？」

「夠了，客倌，還有餘，謝謝，謝謝。」

「泥鰍」低聲道：「掌櫃的，餘多少？」

「這……大概有三、四兩也夠了吧！」

譚珍也很絕，掏出三兩銀子丟在桌上，把那十兩抓起，往「泥鰍」袋中一塞，掉頭就走，道：「『泥鰍』，這是舅舅送你的見面禮。」

「去妳的，妳要冒充男人，還差那麼一點點。」

譚珍要揍他，「泥鰍」奔出門外，追上陸浩，道：「陸浩，譚珍不久前自稱是你的舅舅，說是伯母是他的姐姐。」

陸浩淡然道：「本來如此嘛！」

泥鰍一怔道：「她……的姐姐眞是伯母？」

（未完・一）